

市井英雄（市井奇俠齊燕歌故事）馬行空・著

一個殘暴的武林高手，爲了本身的一件秘密，不惜大開殺戒，連番殺人……引出了市井奇俠齊燕歌，與之周旋……

$3.50

1131

編者話

我們自從刊出了由蹄風先生親自重新參訂名作品「海南俠隱記」及「密勒池劍客傳」後，引起了讀者們對該類民間故事深感興趣，紛紛要求有重刊之必要，隆情難却，因此我們由今期起，繼續推出「游俠英雄傳」，是篇也是由原作者蹄風先生及編者共同參訂，去蕪存菁，增刪數番，務求達到讀者們所需要，敬希垂注。

＊＊　　＊＊　　＊＊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一個簇新故事：「市井英雄」。這是一個描述市井奇俠齊燕歌生平事蹟的巨著，充滿豪邁伕義氣氛，故事發展由一個殘暴成性的武林高手出現江湖開始，殺人如麻，羣相辟易！他爲了甚麼？本故事自有交代。

＊＊　　＊＊　　＊＊

「無名鎮」作者慕容美君近因由於斷絃之痛，數期脫稿，情非得已，他曾囑編者向各位讀者致萬分歉意，一俟恢復情緒定當繼續撰作，敬希原諒。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作品：雪刀浪子故事「碧血洗廬山」，屆時敬請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武俠世界

第113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市井齊燕歌故事之一

馬行空・文
黃白石・圖

市井英雄

陽君開殺戒 火劍血腥濃

烈日。

炎陽下。

一人挺立在無遮無蔽的荒野地當中，任那炎炎驕陽暴晒，汗流滿臉，濕透了長衣，人，却彷彿一尊銅像般，紋絲不動，連眼睫也不眨一眨。

烈烈炎陽下，這人濕透的頭髮，長衣上，騰冒起絲絲水氣，水氣籠罩住了這人全身，驟一看，這人似乎化爲水氣騰升而去，瞧清楚，那又不是。

這人在烈烈炎陽下，足足挺立了有二個時辰，依舊像石像般動也不動，汗濕的長衣上，乾了又濕，濕了又乾，不斷蒸騰起絲絲水氣，彷彿這個人是水造的一樣，不然，任是何人，早已被炎陽烤乾，成了人乾！

這一天，是近十年來最酷熱的一天！就連平日低翔高飛，婉轉啁啾的雀鳥，在這炎炎烈日下，也歛翅收聲，棲息在枝葉蔭蔽下，失却了往日的活潑。

但那人却一站就在烈烈炎陽下，站了二個時辰！

莫非這是個怪人？

最少在正常人看起來，這的確是個怪人。

但看他的樣子，一點也不像個怪人。

這人被炎陽烤晒得通紅的臉龐，五官端正，熱辣辣的眼光有如炎陽，正瞬也不瞬地盯視着自己的足尖。

驀地，一陣微風掠過，傳來一陣輕微的步足聲，一個人有如從空氣陽光中幻現般一下子出現在「怪人」的身側。

柳炎陽與東郭城

「怪人」對於來到他身側的人一點反應也沒有，依然動也不動，目光依舊盯着足尖，彷彿他的生命已隨着蒸騰的水氣，脫離了軀體。

「怪人」沒有反應，來人却有。

來人一雙尖冷的目光如尖針般盯在「怪人」身上，淡淡地，不疾不徐說：「柳炎陽，你到底在此烤晒了多久？我差點以爲你已被烈日晒死！」

站在烈日下烤晒的柳炎陽依舊沒有動，不過目光却從足尖移到來人臉上，熱辣辣地道：「東郭城，你若再不來，我眞的會被晒死！」

東郭城白皙的臉上，只一會，已淌着豆大的汗水，伸手抹掉臉上的汗水，輕笑道：「再站多一會，只怕我會被晒死！咱們過那邊說話吧。」

說時，一雙眼睛移望向丈外的一棵大樹下。

大樹枝葉茂盛，濃蔭匝地，好個蔭凉地方！

柳炎陽却望也不望，火辣辣的目光依舊盯在東郭城不斷冒汗的臉上，簡捷地說：「就在這裏說。」

再次舉手抹去臉上的汗水，東郭城苦笑道：「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說着，向樹蔭下走去。

「受得了，受不了，如今對你來說，都無關緊要了！」柳炎陽目中像有火光閃耀，霍然踏出了一步。

東郭城聞言一怔，轉身問：「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尖冷的目光像兩把尖刀般盯在柳炎陽紅通通的臉上。

「這樣說的意思就是——」柳炎陽故意不說下去。

東郭城盯在柳炎陽臉上的目光微變——詢問。

這刹那，柳炎陽疾聲道：「你是個死人！」手隨聲出，衣袖翻揚中，一道耀烈眩目的紅光從他手上閃現，烈火閃躍般竄進了東郭城的腰眼！

東郭城整個人霎時像被火炙般，倏的跳起，可惜，跳起不到半尺，沉重地落回地面。

他永遠也不能再跳起。

——一把通體火紅的短劍，已然深深扎入了他的腰間體內，嵌了一粒拇指大小，紅如火球的劍柄，就握在柳炎陽的右手掌中。

一縷鮮血，迅速從東郭城受創的腰間裏流出，將他的一件白綢長衣染紅了一大片。

柳炎陽臉上露出一抹濃烈如火的笑容，沒有將扎入東郭城身上的短劍拔出，是以東郭城沒有馬上死去。

但痛苦却令到東郭城白皙的臉上汗如雨下，扭曲不成形，身軀悚顫着，目中露出憤怒訝異之色，嘶聲問：「你爲何要殺我？」

柳炎陽却不答反問：「你如今是否覺得沒有那樣熱得難受？」

東郭城此刻豈但全不覺得酷熱，簡直冰冷得要命，如跌落在酷寒冰窟中。「你爲何要殺我？」東郭城仍然重復先前的問話，身軀搖搖欲墜。

柳炎陽整個人像燃燒的烈火般，火辣辣道：「你還要問我？」

東郭城目中閃過一抹驚色，黯澀地說：「你已經知道？」

柳炎陽的目光像可以將東郭城整個人燒成灰燼般。「你以爲可以瞞得過我？」

東郭城聞言，劇烈一震，呻吟一聲。「原來你一直對我不信任。」

柳炎陽厲聲道：「像你這種人，你以爲我會信任你？」

東郭城頹然垂下頭。

「說！你究竟將這件事對誰說了？」

柳炎陽握着劍柄的手微一絞動，痛得東郭城渾身震顫，垂下的頭猛然抬起，瞋目嘶叫道：「你以爲我會告訴你？不會，永遠

也不會！」說完，抬起的頭再次頹然垂下，身軀也慢慢向下滑墜！

柳炎陽神色微變，疾伸手，托起東郭城的頭，一看，東郭城緊閉的咀角，有一絲鮮血滲流出。「該死的傢伙！」柳炎陽罵了一句，猛抬腿，一腳踹在東郭城的身上，將東郭城踢飛丈外。

東郭城的屍體，噴出一溜血雨，摔跌在丈外的大樹下，像一堆爛泥。

柳炎陽握劍的右手一甩，沾在劍身上的血漬如珠串般脫落在地，手一翻，短劍沒入垂下的衣袖內。

「你以為不說，我就查不到？你錯了！」柳炎陽烈焰一樣的目光怔怔盯視了東郭城躺在樹下的屍體好一會，一揮袖，轉身急疾而去。

追殺之一

羅振北今天心情很好，正一個人坐在後園小亭中，品嚐着自釀窖藏多年的陳年佳釀——雪飄香。

近幾年來，他的事業不斷擴展，而他又是個事事親力親為的人，他記得很清楚，這幾年來，是他第二次這樣獨自一人，悠閒地坐在這小亭中喝酒！

第一次，是在他打敗了生平最強大的對手，在這城中與他分庭抗禮，實力不相上下的快刀堂堂主趙南山。

自從打敗了趙南山，瓦解了快刀堂，將快刀堂的地盤歸拼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之後，他的事業蒸蒸日上，就在兩天前，他的勢力已控制了這座城的每一個角落，從此，他可以高枕無憂，沒有人敢輕捋虎鬚。

這就是他今天一大早，就在小亭中喝酒的原因。

也是他心情特別輕鬆的原因。

喝着醇濃芬芳的雪飄香，欣賞着園內精心栽設的花草山石樹木池閣，羅振北臉上泛起深深的笑意。

他喝酒從來不准有人騷擾，這是他的習慣，也是他的規矩。

但就在他喝第六杯的時候，他的眉頭却皺了起來，目中閃射出怒意。

——他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朝園子中傳響。

是誰敢這樣大胆，在他喝酒的時候，擅自闖進來？難道他不怕死？

羅振北用力揑握着手中的白玉杯，一雙眼緊緊盯着園門口，他要看看，到底是誰這樣大胆，敢在他喝酒時間闖進來！

他終於看到了是誰。

那是他的親信手下蘇烈勇！

蘇烈勇不但是他的心腹親信，亦是他的得力助手，是一個極之能幹的人。

羅振北眼看着蘇烈勇急匆匆奔進園內，不由氣惱得握杯的手微一加勁，「波」一聲脆響，白玉杯在他掌中碎裂成粉，香濃的酒流瀉在桌子上。

換了是第二個人，羅振北會毫不猶豫殺了他，但闖進園中的是蘇烈勇，他可不捨得殺，一腔怒氣無處發洩，全都發洩在那只被握成粉碎的精美白玉杯上。

羅振北雙眼一直沒有離開急奔而來的蘇烈勇身上。蘇烈勇來到亭前止住腳步，他的目光也停留在蘇烈勇身上。

蘇烈勇可沒有時間留意羅振北在此刻的神情——外面發生了大事，他躬身垂手朝亭內怒容滿臉的羅振北急聲稟道：「大爺，外面有人指名求見！」

羅振北壓抑着的怒火終於爆發了，怒吼道：「難道你瞎了眼，看不到我在喝酒嗎？」

蘇烈勇聞聲才知羅振北在盛怒中，知道是為了自己擅自闖入園中，騷擾了他的喝酒所致，忙惶聲解釋道：「此人出手很毒，屬下等一再阻攔他，却被他一出手殺了幾人，屬下見勢色不對，才斗胆闖進來，稟告大爺！」

羅振北畢竟是個做大事的人，聞說立刻冷靜下來。「究竟是什麼人？」

蘇烈勇連忙回答道：「『陽君』柳炎陽！」

羅振北眼角肌肉跳了跳，瞳孔收縮，說：「原來是他！」

「正是我！」聲隨人現，像一團火一般的柳炎陽，一下子衝進了園中，來到亭前。

十多名身穿藍衣的勁裝漢子，本來追趕攔截柳炎陽往內闖，竟然攔不住，追到園門前，一個個自動停下來，不敢再追，站在園外，眼睜睜看着柳炎陽闖進園中。

柳炎陽今次穿一件大紅長袍，紅巾束髮，配上他紫紅色的臉膛，整個人看來有如一團烈火般，散發出一般炙人的熱力。

那股炙人的熱力，連坐在亭內的羅振北也感應到，舉手揮了揮袖。

站在離柳炎陽不到一丈的蘇烈勇，感受更深，被柳炎陽身上散發出的熱力逼得退了兩步，才好過一些。

羅振北雙眼眯成一條綫，盯着柳炎陽，從齒縫中道出語聲：「閣下就是大名鼎鼎的『陽君』柳炎陽？」

柳炎陽火辣辣地說：「如假包換，正是柳某！」

羅振北霍然站起來，冷聲道：「你好大胆！」

柳炎陽嘿嘿笑道：「對！柳某一向大胆！」

羅振北臉色一凝，厲聲道：「你可知道擅闖後園的結果？」

柳炎陽燃燒的雙眼像要噴出火般。「羅大老板，你那一套，在我柳某身上不管用，柳某不是你的人！」

羅振北窒了窒，眼睛一轉，厲聲問：「那你殺了我的幾個手下又怎樣說？」

柳炎陽淡然道：「那只怪你的手下不知好歹，竟然出手阻攔柳某來見你羅大老板！」

羅振北被柳炎陽這番話氣得渾身抖顫，本待發作，但念頭一轉，語氣稍緩，道：「然則你找我有何事幹？」

柳炎陽刹那騰冒起一股熱氣，道：「剛才的都是廢話，只有這句，最有用。」

羅振北從來未曾被人以這種語氣奚落過，氣得臉色一變，就要發作。

柳炎陽却及時道：「羅大老板，莫生氣，你不是問柳某何事找你嗎？柳某現在告訴你！」

羅振北吞下一口氣，沒有說話，靜聽柳炎陽說下去。

那料柳炎陽話題一轉，問：「羅大老

板，聽說東郭城是你的好朋友，是嗎？」

羅振北見他突然轉了話題，不知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一怔，點頭。「不錯，東郭城確是我的好朋友！怎麼，難道你來找我與此有關？」

柳炎陽烈焰飛揚般一笑，讚聲道：「羅大老板果然是個聰明人，見微知著。」

接又道：「羅大老板，東郭城在你面前，可有提起柳某？」

羅振北點頭道：「曾經提起過，不然，我怎會一見就知是你！」

柳炎陽目光像火焰般跳動，凝聲問：「可有對你說什麼？」

羅振北詫異地望着柳炎陽。「這個我可記不清楚了，怎麼，難道你來找我，就是要問這些？」

柳炎陽點頭道：「不錯，柳某來找你，就是要問清楚，東郭城到底對你說了柳某一些什麼！」

羅振北被柳炎陽的口氣激怒了，冷冷道：「這是我與東郭城之間的私事，沒有必要要告訴你，何況，我也記不起，也不願說！」

柳炎陽威嚴地踏前一步，洪聲道：「羅大老板，你若不想死！奉勸你最好能清楚記起，並一字不漏說出來！」

羅振北自從擊敗了趙南山之後，從沒有一個人敢在他面前用這種語氣說話，不由被氣得臉也青了，由於盛怒，令到他有好一陣說不出話。「柳炎陽，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威嚇我！烈勇，給我斃了他！」

站在一旁的蘇烈勇，早已忍不住，聞令暴喏一聲，也不用兵器，身形前撲，一拳衝擊向柳炎陽當胸。

柳炎陽目中火焰一閃，也不打話，一拳迎着蘇烈勇當胸擊到的拳頭還擊。

蘇烈勇一身外功已練到九成火候，這一拳擊出，力能開碑裂石，就算有九條大水牛，也禁受不了他這凝了八成功力的一拳，眼見柳炎陽竟然以拳頭還擊他的拳頭，不禁暗喜，拳上的勁力又加了一成，立心想一拳毀了柳炎陽一條右臂。

「啪」一响，兩拳互擊，蘇烈勇的拳頭像擊在一塊燒得通紅的鐵板上，一股酷烈的熱力從柳炎陽的拳頭上傳到他的拳頭，電一般傳至他的整條手臂，灼痛得他大叫一聲，忙不迭往後躍退。

定睛細看，發現整條手臂連拳頭變得像焦炭一樣，皮肉萎縮焦枯，一動，皮肉像蛇皮般碎裂脫落，痛徹心肺，不由呻吟痛叫，驚恐不知所措。

看來，他的一條右臂是毀了。

柳炎陽自與蘇烈勇兩拳相擊後，一直沒有再動過，仍是站在原地，朝着蘇烈勇像和煦的陽光般笑着。

「烈陽神功！」羅振北一眼瞧見蘇烈勇像燒焦的整條手臂，眼色驟變，脫口叫出：「你好惡毒！」

柳炎陽陰陰一笑：「羅大老板，更惡毒的還在後頭，你到底說是不說？」

羅振北瞪眼道：「你以為露了一手，我就會怕了你？慢說我記不起東郭城對我說了你的一些什麼，就算記起，我也不會說！」

柳炎陽臉色刹那變得有如烈火般紅，雙目火焰大盛，厲聲道：「老匹夫，簡直是找死！」

搶步入亭，一拳直出，擊向羅振北。

拳還未到，羅振北已感受到如烈焰般的拳風熏撲向他，窒了窒，前車可鑒，不敢硬接，閃身橫移，避其鋒銳。

拳風過處，「畢剝」一响，擊在羅振北身後一條亭柱上，亭柱立刻現出一道火燒過的焦黑痕跡。

——好厲害的烈陽神功！

羅振北心頭一懍，不敢大意，袍袖一翻，揮手亮出一條金絲軟鞭，「呼」一聲，軟鞭如靈蛇飛舞，疾纏向柳炎陽咽喉。

柳炎陽拗身仰頭，堪堪避過飛捲纏到的金絲軟鞭。

接一挺身，雙拳齊發，烈焰般的拳風如箭疾射！人亦跟着倒射出亭！

柳炎陽這一連串動作，可將羅振北弄糊塗了，發出的幾拳不是擊向羅振北，而是擊向三條亭柱！

不過他很快就明白過來！

拳風到處，其餘三條亭柱被烈焰般的拳風擊燒斷，「喀啦」一陣大响，小亭失了支柱而坍塌！

羅振北料不到柳炎陽不擊人而擊亭，待要逃出亭外，已自無及，吼一聲，整個人迎着塌下的小亭，冲空拔起，一陣木裂瓦碎聲中，羅振北撞破塌下來的亭頂，人在空中三丈高下。

人在空中，一眼瞥見柳炎陽正與蘇烈勇動手，腰身一折，如鷹隼般斜斜俯冲向柳炎陽，一條金絲軟鞭硬挺如槍，點刺柳炎陽頸後大脈！

柳炎陽空手與蘇烈勇鬥得正烈，驀覺頸後銳風襲到，他是何等機靈之人，剛巧蘇烈勇一拳擊向他面門，百忙中他身形朝下一蹲，一拳擊向蘇烈勇小腹！

刹時，「叭」、「篤」兩聲同時响起，被擊中的不是柳炎陽，而是蘇烈勇！

可憐蘇烈勇，先是被廢了一條右臂，如今小腹上不但中了柳炎陽一拳，更致命的是，咽喉上中了羅振北一「槍」！

——羅振北點刺向柳炎陽頸後大脈的軟鞭，不幸却點刺在蘇烈勇的咽喉上。

蘇烈勇一聲也沒有出，只是睜着一雙環眼，雙眼中露出絕望之色，死了。

就連羅振北，也差點不相信點刺向柳炎陽的軟鞭，會點刺在蘇烈勇的咽喉上，刹時間怔了怔。

恰在這時，蹲下的柳炎陽猛擰身，長身而起，一拳擊向羅振北胸膛！

這一拳好快！

快如電閃雷擊！

人在空中，將落未落的羅振北，由於身形不似在地上那樣靈活，要閃避柳炎陽這一拳，根本無可能，眼看灼人的拳風觸體，一拳就要擊在胸膛上！

羅振北不愧是羅振北，危機一髮間，竟然不閃不避，踢腳揮鞭，腳踢小腹，鞭纏頸脖！

這是同歸於盡的打法，柳炎陽若不撤拳退身，就算他能一拳擊殺羅振北，也必然死在羅振北的鞭、腳之下！

——好一招死裏求生！

以羅振北今時今日的身份地位，仍有這般狠勁豪氣，實在不可多得。

柳炎陽是來殺人的，不是來被人殺，

當然不會這樣傻，來個同歸於盡，悶哼一聲，曲臂收拳，仰身倒射，一氣呵成，如箭矢般倒射在丈外。

羅振北見死裏逃生，疾忙一沉，脚踏實地，噓了口大氣，壓下狂跳的心情。

「果然有兩手！」柳炎陽像一團烈火般挺身站在丈外，嘿嘿一笑。「羅大老板，你現在說還未遲！」

羅振北看一眼倒斃在地的蘇烈勇，恨毒道：「你以爲我會說？」

嘿嘿一笑，柳炎陽說：「老匹夫，既如此，柳某要你永遠也說不出！」

說完，人如燎原烈火般衝撲向羅振北，雙拳齊出，一擊頭面，一面胸腹！

羅振北不敢硬接，一個風車大轉身，人如旋風般捲向柳炎陽背後，金絲軟鞭如電閃長空，攔腰抽擊柳炎陽！

柳炎陽聳身拔起，軟鞭堪堪從他脚底揮過。

柳炎陽人在空中，脚踢羅振北雙目，左拳如雷貫頂，擊向羅振北頂門！右手却沒有動！

羅振北叱喝一聲，仰身倒縱。

柳炎陽在這刹那間，右手衣袖一揚，一道火紅的綠焰自他袖中電閃飛出！

仰身倒縱的羅振北大驚，金絲軟鞭盤空飛舞，企圖擋截激射向他胸前的綠焰。

說起來眞是不可思議，綠焰竟然「颯」的穿入羅振北的鞭網，「噗」聲刺入了他的心窩要害。

羅振北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叫，刹那鞭影散亂，倒縱的身形倏的在半途中如隕星般墜跌，「蓬」然摔跌在地，張口睜目，全身抽搐了幾下，頭一歪，寂然不動！

在他的胸前心窩要害處，赫然揷着一把劍身通紅，劍柄鑲有一顆明珠的短劍。

柳炎陽輕捷地飄落在羅振北的身旁，用足尖踢了踢羅振北的身軀，冷笑自語道：「老匹夫，如今你想說也說不出了！」

俯身拔出插在羅振北心胸上的短劍，閃身橫移，免被羅振北心窩噴出的熱血噴洒長衣。

一甩手，將沾在劍身上的血漬甩掉，手一翻，衣袖垂復，短劍沒入袖中，打量了地上的兩具屍體一眼，也不由園門出去，縱身一躍，飛鳥般掠上牆頭，再一縱，消失在牆外。

追殺之二

嚴秋山不但是羅振北的把兄，亦是東郭城的好朋友。

今天，他一起身，就接到消息：羅振北被一個全身穿紅衣，像一團烈火般，名叫柳炎陽的年輕人所殺，驚怒得將手中的靑瓷杯摔了個粉碎。

嚴秋山還不知東郭城已死！

但他知道羅振北已死，那就够了。

羅振北是他的拜弟，拜弟被殺，此仇不共戴天，他一拳擊在桌子上，切齒道：「不殺姓柳的小子，誓不爲人！」

他的語聲才落，已有一名家丁急匆匆奔來，神色張惶他說：「稟莊主，莊外有一名全身穿紅，像一團火般，自稱柳炎陽的年輕人求見。」

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

嚴秋山霍然從椅上站起來，道：「哼，既然找上門，省得老夫到處找他！」

「拿本莊主的劍來！」袍袖一揮，急步向外行去。

那家丁應一聲，忙到後堂取嚴秋山的長劍。

嚴秋山在往莊前走去時，心中意念飛閃，人也冷靜下來，不似在接到羅振北被殺的消息時的驚怒！

對於柳炎陽這個人，他也略有所聞，聽東郭城說過這個年青人的一些來歷。

雖然所知不多，但却知道柳炎陽出身於西域拜火教，至於師承何人，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從柳炎陽能殺死羅振北這一點，他知道柳炎陽身手必定很高。

他雖則對柳炎陽所知不多，對拜弟羅振北却知之甚深，羅振北的一身修爲，雖比他略遜一籌，但也是高手中的頂尖人物，不然，他如何能打敗趙南山，併吞了趙南山的地盤？

一路行一路想，來到莊門前，他整個人已完全冷靜下來。

未出莊前，離遠一眼就瞧見站在莊門外丈許處的一個像團烈火般，穿紅衣的年青人，正靜靜地站着。

嚴秋山眉頭皺了皺——一眼就看出柳炎陽是個辣手人物，一步跨出莊門。

目光落在火團般的柳炎陽臉上，整個人却感到從柳炎陽身上傳來一股灼熱的氣勁，渾身感到燠熱。

柳炎陽看着嚴秋山走出來，表情一點變化也沒有，只是眉毛聳了聳。

未等嚴秋山開口發話，柳炎陽搶先道：「你就是嚴秋山嚴大莊主？」

柳炎陽這個人好像很喜歡「大」字，對羅振北，稱之爲羅「大」老板，對嚴秋山，又稱呼爲嚴「大」莊主。

嚴秋山上下打量着柳炎陽，頷首道：「正是老夫。你就是柳炎陽？」

柳炎陽火焰般的目光在嚴秋山臉上燒灼着，不答反問：「難道東郭城沒有對你嚴大莊主提及過在下？」

嚴秋山在他的注視下，臉上竟有一種灼痛的感覺，心頭暗懍，橫移一步，好避開他的注視，冷聲道：「好像你這樣特別的年青人，又是東郭城的朋友，他怎會不向老夫提及你！」

柳炎陽目中火焰一閃，追問：「他對你嚴大莊主說了些什麼？」

嚴秋山默然不答，反問：「你爲何要殺羅振北？」

柳炎陽懍烈一笑。「因爲羅大老板是東郭城的朋友，而他又不願對柳某說出東郭城對他說了柳某一些什麼，柳某爲了愼重起見，只好令他永遠不能開口說話！」

死人當然永遠不能開口說話。

嚴秋山强忍一股翻湧的怒氣，平靜地問：「如此說來，你已將東郭城殺了！」

柳炎陽點頭道：「殺了！」

「爲什麼？」嚴秋山接問。

「因爲他知道了柳某的秘密，却又守不住，對人說了！」

「他知道了你什麼秘密？」嚴秋山乘機追問。

柳炎陽却沒有答他，反問：「難道東郭城沒有對你說過？」

至此，嚴秋山弄明白了，柳炎陽有一個大秘密被東郭城知道了，却又對一個人說了，被柳炎陽知悉，殺死了東郭城，却從東郭城口中問不出到底說給那一個知道，猜想之下，就從東郭城的朋友身上追查下去，先是追查到羅振北，問不出個結果——好可能東郭城沒有對羅振北說過，遂動手殺了羅振北，如今又來找自己。

嚴秋山又推想到，柳炎陽的秘密，必然是一個不可告人的大秘密！

故此，嚴秋山斷然道：「老夫根本不知你的什麼秘密，只從東郭城口中，聽說過你的名字！」

「眞的？」柳炎陽不相信地盯視着嚴秋山。

嚴秋山又隱隱感到臉上灼痛，遂冷冷道：「你不相信，老夫也無可奈何！」

柳炎陽淡淡道：「柳某已上了一次當，再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人的話。」

嚴秋山怒道：「然則，你要怎樣才相信？」

柳炎陽嘿嘿一笑道：「若想柳某相信，除非你嚴大莊主死在柳某面前！」

嚴秋山强吸一口氣，抑住衝動，冷冽一笑。「柳炎陽，你口氣好狂，撇開羅振北被殺的一筆不說，老夫倒要看看你小子有何能耐，要老夫死在你面前！」

柳炎陽如早春二月的陽光般和煦地笑道：「嚴大莊主，不論你知不知道柳某的秘密，爲了小心起見，說不得只好讓你嚴大莊主見識見識柳某殺人的手殺了！」

嚴秋山自十七歲出道江湖，三十一歲成名，自此之後，從沒有人敢用如此輕狂的口氣對他說過話，不由被氣得臉也白了，喝道：「拿劍來！」

早已捧劍站在他身後的莊丁，立時上前一步，雙手將劍交到他手上。

一劍在手，殺氣如嚴霜！

這時劍還未出鞘！

若劍出鞘，只怕單是劍氣也可殺人！

嚴秋山畢竟是嚴秋山！

嗆一聲拔劍出鞘，立時殺氣大盛，劍氣森森，而嚴秋山的人，也像出鞘的利劍般，殺氣迫人！

面對着這樣一個人，柳炎陽不敢托大，右手一翻，袍袖翻揚中，露出右手握着火紅短劍——火劍。

刹那，殺氣瀰漫，凜冽如霜！

兩人都凝立着，久久沒有發動。

終於，柳炎陽忍不住，短劍如火蛇般，從劍尖吞吐出一道如火焰般的劍芒，游動着襲向嚴秋山胸前！

別小看了柳炎陽這一劍，游動吞吐的劍芒，刹那將嚴秋山胸前七大穴全部籠罩了。

嚴秋山口裏叱喝一聲：「來得好！」手中長劍在胸前一絞，但聽「叮叮叮」一連七响，接住了柳炎陽刺向他胸前七大穴的七劍！

嚴秋山不愧被武林人稱許爲劍術大家，眼光銳利，出手恰到好處，一劍不多，一劍不少，恰好施出七劍，接下柳炎陽攻向他的七劍！

柳炎陽七劍被擋，毫不遲疑，一劍硬生生當胸再刺入！

這一次，一劍就是一劍，沒有花巧！

接下了柳炎陽一劍化七的嚴秋山，對於柳炎陽這絕無花巧刺來的一劍，却沒有接下剛才那七劍那樣輕鬆，神色凝重，偏身飄退三步，長劍接一刺，「叮」一聲，恰好刺在柳炎陽的劍尖上。

這一次，嚴秋山不再以柳炎陽以先機，一劍接下柳炎陽的一劍，接一抖腕，劍光化爲千百點寒星，罩洒向柳炎陽全身。

柳炎陽舞劍急退！

嚴秋山劍隨人進，千鋒化一，迫刺柳炎陽！

柳炎陽一退即停，短劍紅光大盛，硬接嚴秋山一劍。

嚴秋山一劍之後，接又十七劍。

退一步，柳炎陽運劍接下十七劍！

接一劍反手迴刺，亦將嚴秋山逼退一步！

兩人同時叱喝一聲，迅速交接在一起，但見一紅一白兩道劍光，互相交擊纏貼，兩人以快打快，激鬥在一起。

不過，兩條貼纏翻飛的人影很快分開，各自躍後一步，你眼望我眼虎視眈眈！

這一輪快攻，兩人都沒有佔到便宜，嚴秋山衣袖被割裂，柳炎陽束髮紅巾，亦被削去一截！

兩個人互視了一會，像約定一樣，悶聲不响，同時仗劍衝向對方。

這一次，柳炎陽一口氣攻出一百零七劍，被嚴秋山一一從容接下；嚴秋山攻出一百零一劍，亦被柳炎陽逐一接下。

兩人一輪快攻之後，都想搶制先機，在同一時間，同時其疾無比地刺出一劍！

照說，若兩人同時刺出一劍，吃虧的必然是柳炎陽，因爲他的劍短，嚴秋山的劍長，這是再明顯不過的。

幸好，無巧不巧，兩劍却刺擊在一起，針尖對麥芒，劍光刺在劍尖上！

刹那，一紅一白兩劍互相沾着，嚴秋山與柳炎陽各運全力，貫注在劍尖上。

這成了比拚內力。

照計，若比拚內力，嚴秋山必是佔上風，但事實却不然，兩人互相僵持了不久，嚴秋山陡的發出一聲大叫，整個人像生蝦般蹦跳起來，忙不迭甩手鬆開抓住長劍的手！

你道嚴秋山爲何會像着了邪般？

一看就明白，只見柳炎陽手中的短劍，此刻就像一柄剛從火爐中拿出來，燒紅通透的鐵枝，而嚴秋山的長劍，通體發紅，冒出絲絲白烟，已像麵條一般彎曲。

嚴秋山之所以甩去手中長劍，就因爲被長劍傳來的熱力灼烤得皮焦肉爛，灼痛難當，再也把握不住，甩手鬆劍！

好厲害的「烈陽神功」！可惜嚴秋山懵然不知，致上了柳炎陽的惡當！

柳炎陽把握機會，右手一抖，沾黏在短劍上的長劍，嗖的飛射向嚴秋山！

嚴秋山雖然右手受傷，還有左手，一伸，接住了早已不成劍形的長劍。

那知道這裏才將劍柄發熱的長劍接住，紅焰一溜如天虹飛渡般向他頭面射到。

——柳炎陽將手中短劍脫手擲出。

嚴秋山急忙將頭擰偏。

柳炎陽身形已如鬼魅般揉閃至，一掌印在他胸膛上！

嚴秋山再也避不了，實實在在挨了柳

炎陽一掌。

渾身像遭雷殛般，嚴秋山胸前衣服「嘶嘶」冒出白烟，散發出焦臭氣味，抽搐了幾下，「噗」聲朝後跌坐在地。

這一次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嚴秋山胸前有一個焦黑的掌印，深陷入肉，那情形就像被人用一只燒紅的鐵掌烙上去一樣。

嚴秋山肺腑已經被震碎，氣若游絲，臉如白堊，張口欲說甚麼，始終說不出，雙眼一閉，頭一歪，傾側在地，含恨死去了。

侍立在莊門前的莊丁，在一見嚴秋山捱掌跌坐在地時早已拔腿飛奔入莊驚告噩耗。

柳炎陽不慌不忙，檢起地上的短劍納入袖中，呼嘯一聲，急馳而去。

待到莊中高手盡出，已不見了柳炎陽的影踪，只有地上嚴秋山的屍體。

追殺之三

柳炎陽找到東郭城的第三個要好朋友——郭青。

郭青今日很不開心，因爲一只心愛的波斯貓竟會無端端死了。

平時，在這個時候，他必是悠哉悠哉地坐在後園魚池旁，慢慢品啜着上好的龍井茶。

他這人與一般江湖人不同，他不喜歡喝酒，只喜歡喝茶，當然必要極品的茶。

除非實在必要，他決不喝酒。

今天，由於那只心愛的波斯貓暴斃，令到他茶也不喝，心情鬱鬱，不知不覺，來到他平時最喜歡到的雪林。

雪林是一個很多梅樹的地方，每當梅花盛開之際，花白如雪，皚皚一遍，如雪覆林，故名雪林。

這時候，正是梅花盛開的時候，一眼望去雪白一遍。

嗅着清香沁人的梅香，郭青鬱悶的心情豁然開朗，漫步在梅林中，令人如置身在一遍白色世界中。

郭青漫步在梅林中，早已將一切不快拋諸腦後，心中盡是欣悅。

驀地，他眼前一花，看見雪海般的梅林中，有紅點出現，在如雪的世界中，分外醒目。

他以爲自己眼花，看錯了，眨眨眼，看清楚，的而且確，在不遠的一株梅樹後，有一片紅影在飄揚。

跟着，令他驚訝得瞪大了眼，望着那株梅樹後慢慢轉出的一個人。

——一個穿一件大紅火袍，臉膛紫紅的年青人。

這個如火般紅的人，驟然出現在梅林中，份外觸目，就像一團燃燒的烈火。

燃燒的烈火向他移近，很快就來到他面前，在一丈不到處停下來。

郭青一直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這個如一團烈焰般的怪人，直到他停下來，他也猛然省起，脫口叫道：「你就是『陽君』柳炎陽？」

烈焰般的年青人頷首答道：「正是柳某。」

接突然問道：「郭兄，是否你一只心愛的波斯貓死了？」

郭青一怔，接點頭。「你怎知道？」

柳炎陽如火焰歡跳般笑了笑。「因爲是柳某將它弄死的。」

郭青刹那熱血上衝，瞳孔收縮，臉色因了憤怒而漲紅，怒聲道：「爲甚麼要這樣做？」

柳炎陽目中有火焰閃躍。「因爲柳某知道那畜牲是你最愛的寵物，殺了牠，你必然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你必會到雪林來散心。」

郭青聽着柳炎陽說，越聽越心寒，這個人竟然對自己了解得這麼透徹，而自己，對他可說一無所知，僅從東郭城口中，聽說過他的名字及容貌衣着特徵。到柳炎陽說完，他整個人已完全冷靜下來，一絲一毫怒意也沒有了，他必須冷靜下來，應付眼前這個有如一團烈焰般的年青人。

這個人出現在這裏，說出這樣的話，必然不懷好意，這是郭青首先想到的。

郭青一向都以思慮細密快捷見稱。他自信，今次自已沒有猜錯。

「你何以如此肯定，我必定會到梅林來？」郭青想從交談中，知道這個人多一些。

——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這是郭青自出道以來，奉爲金科玉律的至理名言。

也因此，他能在險惡江湖中，活到現在。

柳炎陽却很坦白地說：「因爲柳某知道你這個習慣。你若遇到不開心不如意的事，必會到雪林來走走，柳某弄死你的波斯貓，就是要你到雪林來。」

「你究竟還知道我多少？」郭青毫不動容，冷靜地盯着柳炎陽。

柳炎陽却不答他，突然問：「你想不想知道柳某將你引來雪林的目的？」

當然想，那還用問！郭青心裏雖然想得要命，却裝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沒有答話，只是靜靜地盯着柳炎陽。

柳炎陽大概早就想說出來，所以接道：「柳某引你來雪林，就是想殺你！」

好狂妄的口氣！

但郭青却不這樣想，他從來不輕視任何對手，他知道，一個人說出這樣的話，必然有七成以上的把握。

他現在只想知道，柳炎陽爲何要殺他，所以他問：「爲甚麼？」

柳炎陽嘿嘿一笑道：「你已是第三個這樣問柳某的人！」

郭青心中一動，表面却依然平靜如常，淡淡道：「那兩人是誰？」

柳炎陽一字字答道：「羅振北，嚴秋山！」

郭青心一跳，脫口問：「他們被你殺了？」

柳炎陽揚眉道：「殺了！」

「爲何？」郭青目光如尖針般盯視着柳炎陽。

「因爲他們是東郭城的朋友！」

「還有另一種更重要的原因吧？」

柳炎陽突然哈哈地笑了：「郭青，你猜對了！」

接又道：「不怕告訴你，柳某人殺他們，是懷疑他們從東郭城口中，知道了柳某的一項秘密！」

郭青目中光芒一閃。「難道你懷疑我

也知道你的秘密？」

柳炎陽頷首。「你又說對了。」

「所以你要殺我？」郭青睜目。

「你再一次說對了！」柳炎陽嘆息一聲：「你眞聰明！」

「你憑甚麼認爲我知道了你的秘密？」郭青忍不住問。

「就憑你是東郭城的朋友，而東郭城又知道柳某的秘密。」柳炎陽目中焰光大盛，「就憑這兩點，也要殺你！」

「簡直是强詞奪理！」郭青憤然道：「如果我說不知道你的秘密，你是否相信呢？」

「柳某很想相信，」柳炎陽再次嘆一口氣，「只可惜爲了萬一起見，柳某仍是不相信，我定要殺你！」

郭青雙拳虛握，冷冷道：「如此說來，你是必欲殺我而後安心？」

柳炎陽頷首道：「你又說對了。」

「那麼，請動手！」郭青不帶一絲火氣地說。

「你好冷靜！」柳炎陽踏前一步說：「至少你比羅振北，嚴秋山冷靜多了。」

就這一步之差，郭青感受到逼近一步的柳炎陽身上散發的一股壓人的熱浪，層叠向他湧迫到。

刹時，他渾身感到一陣燥熱燠悶，如近烘爐。心頭一緊，郭青猛然想起了東郭城以前曾對他說過，有關柳炎陽的一些話。「好厲害的『烈陽神功』！」說時打橫移出一步，避免正面對着柳炎陽。

「你還知道柳某多少？」柳炎陽再迫進一步！

郭青心一動，不再說話，身形一欺，右手一翻，長劍脫鞘，「刷刷刷」，連攻柳炎陽九劍。

柳炎陽左閃右避，連避九劍，但也退了一步。

一退即進，柳炎陽竟然偏身欺進，「霍霍霍」連發三拳！

三拳襲擊向郭青長劍！

郭青只覺一股灼熱無比的氣流，射擊向他的長劍。因不知柳炎陽的「烈陽神功」到底有多厲害，不敢硬接，一個跨步旋身，避過三股拳風，同時一劍削向柳炎陽右臂。

柳炎陽右手一翻，「鏗」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把通體赤紅的短劍，擋開郭青長劍。

郭青退一步，偷目一瞥，但見自已適才立身的地方後面，一棵梅樹的樹幹上，如火燒般烤烙出三個深深的焦黑拳洞，不覺心頭一懍，加了小心。

柳炎陽猛喝一聲，整個人如團烈火般向郭青欺近，赤焰流轉燦耀中，刹那向郭青攻出八劍十一拳！

郭青清叱一聲，避重就輕，閃過八劍，還一劍，力砍向柳炎陽的拳頭！

柳炎陽在郭青那一劍力砍之下，不得不抽回拳頭！

郭青乘機進擊，一劍六式，一式四劍，刹那向柳炎陽刺出二十四劍！

柳炎陽右手赤焰盤舞，「叮叮叮」一連二十四响，將郭青的二十四劍盡皆封在外門！

接一拳平胸擊出，擊向郭青胸膛。

郭青一轉身，閃在一株梅樹後。

拳風擊在梅樹上，「格勒」一聲，一樹梅花如瑞雪紛飛般簌簌落下，樹幹一折爲二，朝後就倒，斷口處，如烈火焚燒。

郭青迫得自斷樹後斜躍出——不然，就會被斷樹壓着。

柳炎陽恰在這時，人劍如虹，飛射郭青。

郭青腳才沾地，柳炎陽人劍已到，吸一口氣，運劍迎擋，硬生生將柳炎陽飛射的身形逼落。

郭青又已闖到另一棵梅樹背後。

——他不想與柳炎陽硬拚，也不想死了也沒人知，他決定暫時逃避。

柳炎陽似乎立心要殺郭青，身形才落地，倏又飛起，人劍依舊飛射郭青。

於躍射起的刹那，左拳疾轉，擊向郭青藏身的梅樹。

「拍勒」一响，那株梅樹如摧枯拉朽般被拳風摧斷，一樹梅花簇簇飄落，樹幹折斷處，亦是如被烈火焚燒般呈現焦黑。

人未到，樹已斷，柳炎陽人劍可以毫無阻擋地追刺郭青。

但郭青也不慢，在梅花一落的刹那，人已靈捷地閃躍到另一株梅樹後！

就這樣，一個逃避，一個追擊，一棵棵梅樹腰折倒下，一片片梅花如雪飄落，落了兩人一頭一身。

落在郭青身上的梅花仍如雪般白，落在柳炎陽身上梅花，却迅速變成焦枯捲裂，化成灰燼。

兩個人，就這樣在梅樹雪花中你逃我追！

整林梅樹，却遭到了無妄之災。

柳炎陽爲了要殺郭青，此刻人如烈火燎原般，所過之處梅樹成炭，梅花化灰。

看看就要追上郭青，驀地郭青整個人挺拔起，騰躍上一株梅樹枝葉頂，踏「雪」而行！

柳炎陽拳擊劍砍，連斷了七八株梅樹，仍然阻不了在樹頂上踏「雪」而行的郭青。

怒吼一聲，柳炎陽已發了急，雙腳頓地，整個人振臂而起，像一只火紅的火鳥般，騰仆在樹頂，一瞧，郭青踏「雪」而行，已在十丈過外。

柳炎陽眞恨不得一把火瞬時燒了這梅林，阻住郭青，就這一怒之間，前面的郭青身形急速下墜，落回地上。

柳炎陽大急，踏葉急馳追去，到墜落地上，已不見了郭青的人影。

這一來，眞氣得他拳擊劍砍，毀折了一大片梅樹，如遭火焚般！

郭青是逃了，柳炎陽第一次殺不死一個他要殺的人。

第一次，他嚐試到受挫的滋味！

市井出奇俠　仗義管不平

齊燕歌

揚州城。

第一樓上，臨街樓欄前，一張方桌旁，倚坐着一個黑衫青年。

黑衫青年人年約二十四五，長眉入鬢，目如點漆，直鼻，方口，束髮如冠，正自一杯酒接一杯酒往口裏倒。

看他喝酒的樣子，簡直不像是喝，而像吞。桌上，已橫七豎八放了十多個空酒壺，而黑衣青年人的臉上，也微有醉意。

執起一個酒壺，黑衫青年人正要往杯中斟酒，這才發覺酒壺是空的，他輕輕放下酒壺，聲音不高不低地喝叫一聲：「小二——。」

一個站在樓梯口的小二，聞聲望了黑衫青年一眼，像是知道黑衫青年的意思，忙不迭送來一壺酒，邊替黑衫青年斟酒，邊尊敬地說：「齊大哥，今天喝得差不多了。」

黑衫青年咧嘴一笑，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牙齒，笑笑道：「小七子，我喝完這一壺就立刻走。」

說完，一手拿起酒杯，將滿滿的一杯酒倒入口中！

小七子關切地一皺眉頭，低聲道：「齊大哥，你爲何要喝這樣多酒？」

黑衫青年落寞地一笑，說道：「我好寂寞！」

小七子道：「齊大哥，你不是有很多朋友嗎？怎會寂寞，像我小七子這種人，才會寂寞。」

黑衫青年連倒了兩杯酒下肚，低沉地說：「你既然也寂寞，何不也喝它兩杯，解解悶？」

小七子囁嚅道：「我好想喝，但我不會喝酒。」

黑衫青年人再倒了杯酒入肚，醉意加了幾分。「小七子不會就學，任何事，都要大胆嘗試，來，喝一杯試試。」

斟了滿滿的一杯酒，遞到小七子的唇邊。

小七子被辛辣的酒味薰得皺眉苦臉，猶豫着，但當他觸及黑衫青年人的鼓勵目光，咬咬牙，接過酒杯，一口把酒喝光。

辛辣的酒味嗆得他咳彎了腰，喉嚨像火燒般難受，一張臉孔，紅通通的。

青年人連忙斟了杯茶給小七子，小七子一口喝乾，好受了一點，頭部有點暈。

「小七子，這才像個男子漢！」黑衣青年人拍拍小七子的肩頭，讚許地笑着。——他的笑容很好看，給人一種平易近人的感覺。

「我小七子終於敢喝酒了！」小七子興奮得臉色更紅，執着黑衣青年一只白皙頎長的手，喃喃自語道：「我要做個男子漢！」

黑衫青年執起酒壺，一口氣喝了個乾，咂咂嘴唇道：「小七子，我要走了，算算該多少錢。」

小七子鬆開執着的手，急聲道：「齊大哥，這次小七子非要請你不可，你走吧。」眼中露出懇求之色。

黑衫青年人望着小七子，一點頭道：「好！多謝你，小七子。」

接站了起來，一伸手，塞了一塊足有五兩重的銀子在小七子手中，狡黠地笑道：「這是賞你的！」

不等小七子說話，一閃身，越過小七子，快步走向樓梯。

小七子一怔，急忙轉身叫道：「齊大哥……」

黑衫青年已落到樓下。

小七子只好搖搖頭，將銀子揣入懷中，口中喃喃道：「明是我請，實是他自己出錢。」

× × ×

黑衫青年人脚步有點虛浮地走出了第一樓的門口，站在街上，眯着一雙明亮的眼睛，左右看了看，方待邁步朝右邊走去，倏的瞥見一人從左邊匆匆向他走來，遂站定下來，靜等那人奔來。

那急匆匆向他奔來的人，是一個虬髯大漢，年約三十出頭，身材高大，穿一套青色衣褲，來到黑衣青年面前，急急停步，一把拉住黑衣青年，急聲道：「齊大哥，不好了……」

看這虬髯大漢年紀比黑衣青年大，却叫黑衣青年做大哥，不明底細的人，定會覺得好笑，但在他們那帮人看來，却是表示尊敬。

黑衣青年截斷了虬髯大漢的話，說：「魯豹，不要急，發生了什麼事？」

虬髯大漢魯豹咽了口唾沫，說：「那個姓錢的小子，又在胡大叔的店舖逞兇，聲聲說要將胡大叔的女兒小意帶走抵數！齊大哥，俺魯豹看那小子是見色起心，存心坑胡大叔！」

黑衣青年一聽，滿臉酒意刹那全消，道：「魯豹，咱們去看看！」

魯豹二話不說，轉身立刻就走。

× × ×

黑衣青年與魯豹像一陣風般，來到一間雜貨舖前，離遠就看到雜貨舖前圍了一大堆人。

兩人來到雜貨舖前，分開衆人，往內走去。

圍在雜貨舖前的人羣，一見黑衣青年，立時自動讓開一條路，紛紛道：「好了，齊哥兒來了，看姓錢的還敢兇！」不少人親熱地與黑衣青年打招呼。

黑衣青年一面點頭還禮，一面往雜貨舖內走去。

魯豹終於帶着黑衣青年進入雜貨舖。

雜貨舖內如今名符其實變成了雜貨舖，只見醬醋油鹽撒滿了一地，缸破甕裂，幾個兇神惡煞的錦衣人，正在動手砸爛雜貨舖內的東西，一個年約六十多歲，頭髮斑白的老漢，拉着一個公子模樣的年青人，在哀哀求告。

黑衣青年見了，目中威光一現即斂，沉喝一聲道：「住手！」

這一聲喝雖然不甚响亮，却震得那幾名錦衣人俱不由停住了手，一齊望向黑衣青年。

那老漢見了黑衣青年，像見了救星般，一下子撲到黑衣青年面前，緊緊執着黑衣青年的手臂，老淚縱橫，抖聲道：「齊哥兒，他們要拉小意去抵賬，他們欺負人，你要爲老漢出頭做主。」

黑衣青年雙手扶着老漢，柔聲道：「胡大叔，你放心，有我在，小意不會被他們拉走的，你老先過去那邊坐下歇歇。魯豹，快扶胡大叔過去歇歇。」

魯豹立刻伸手扶胡大叔在櫃台前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黑衣青年冷冷瞧着那幾名停止了砸東西的錦衣人一眼，對其中一個公子模樣的人冷聲說：「錢大，難道上次揍得你不夠痛？還敢再來胡鬧？」

被喚做錢大的公子目中兇光一閃，羞怒道：「齊燕歌，你這市井無賴，今日本公子再不會怕你！胡老頭若不還清債，本公子今日就砸爛他的鳥店，拉她的女兒去抵賬！」

黑衣青年原來就是揚州城中，家喻戶曉的市井英雄齊燕歌！

× × ×

這齊燕歌雖出身市井，祖上却是書香世家，直到他父親這一輩，家道才完全中落，他也就在市井中混跡遊蕩，直到他父母雙亡，在十三歲的那一年，他却忽然失了踪，令到平日與他混在一起的市井少年，皆不明所以。

但他失踪了足足十年之後，却又在揚州再現，並找到了昔日的同伴——如今個個已是青年，當然個個喜出望外，問長問短，他却對失踪的這段日子，諱莫如深，只敷衍說被一個行商看中，帶到京中，學做生意，後來覺得學做生意很辛苦，所以又跑了回來。

他回來之後，仍然在市井中混跡，不過人却變了很多，雖則也呼盧喝雉，飲酒鬧事，却專抱打不平，爲坊衆隣里排難解紛，與惡勢力作對。並勸導一般市井強徒，令他們改邪歸正，不再滋擾父老坊衆，由於他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並不時教授各市井兄弟武功，遂被弟兄們尊爲大哥，以他爲首，聽其指使。

由於他這一連串行動，令到父老鄉親對他大爲改觀，個個刮目相看，對他及他的一班弟兄，好感日增，視爲可以依賴的人，不再討厭鄙視。

至於他的武功有多深，擁戴他的一班市井弟兄，也不甚了了，他也從不炫耀，故此，始終是個謎。

不過，那班市井弟兄却一致認爲，他的武功深不可測。至於他們何以如此認爲，那就不得而知了。

× × ×

齊燕歌不屑地問：「錢大，胡大叔到現在又欠了你多少銀子？」

錢大這下可神氣了，嘴一藐，尖聲道：「不多不少，連本帶利，一共二百九十五兩八錢一分。」

人羣中一聽這個數目，不由吐舌搖頭，驚呼出聲。

坐在櫃前的胡大叔，一聽，像被針扎了一下般猛跳起來，氣急敗壞地指着錢大，抖着聲說：「你……你簡直吃人不吐骨！老漢當初只不過借你二……二……」一口痰湧上喉頭，乾翻着一雙眼，却說不出聲。

這時，在店舖裏間，傳出一聲嬌呼：「爹——。」接奔出一個身材苗條，樣貌清麗可人的少女，急步撲向兀自喉嚨咕嚕作响的胡大叔。

錢大一見那少女出現，立時雙眼發亮，餓狠一樣緊緊盯着少女不放。

「爹，你不要嚇女兒，你若有三長兩短，女兒也不想活了。」少女撲到老漢面前，一邊扶着他坐下，一邊在他胸前一陣揉搓，終於，老漢「咳吐」一聲，張口吐出一口濃痰，喘了喘，愛憐地輕撫着少女烏柔的秀髮，沙聲道：「小意，別担心，我沒事了。」

齊燕歌恰在這時，也上前問道：「大叔，可要找個大夫來看看？」

老漢搖頭擺手道：「齊哥兒，你大叔人窮命硬，現在沒事了，這是老人病，大夫看不看也沒問題。」

就在兩人對答間，少女一雙含情脈脈的眼睛，愛慕地偷偷斜睨着齊燕歌。

齊燕歌吁了口氣，輕聲道：「小意，快扶妳爹坐下。」

少女的如水柔波，恰好與齊燕歌明亮的目光相觸，沒來由的，臉上一熱，飛紅上頰，忙低下頭，輕聲應喏。扶着老漢坐回椅上。

齊燕歌轉對一雙色眼正死盯着少女的錢大，鄙夷地說：「錢大，我記得很清楚，胡大叔曾對我說過，他在一年前借了你二十兩銀子，先後陸續還了你十二兩四錢銀子，怎會欠你二百多兩銀子？」

錢大雙眼一直沒有離開少女的身上，聞言冷笑尖聲道：「他陸續還的十二兩四錢銀子，還利息也不够，這一年多下來，利疊利，利滾利，本來不只欠本公子二百多兩銀子，念在他多也還不出，才減收他的！」

人羣中有人大聲道：「黑心鬼，借你二十兩，居然要人還二百兩，還說減收，眞虧他說得出！」

齊燕歌轉身面向在門外圍觀的鄉親隣里，大聲道：「各位鄉親，你們評評理，借二十兩，要還二百多兩，合不合理？」

衆鄉親隣里平日恨透了錢大的倚勢橫行，欺壓善良，齊聲起哄道：「不合理，不合理！一錢銀也不要還給他！」

衆人羣情激奮，鼓噪不已。

錢大看了，也不禁慌了手脚，臉青手震。

齊燕歌霍然轉身，手一翻，掌中亮出一錠足有十兩重的銀子，沉着臉道：「錢大，你聽到了沒有，鄉親們都對你不滿！這裏有十兩銀子，就當還你欠下七兩多銀子，剩下的二兩多銀子，就當利息吧，怎樣？」說着，一雙明亮銳利的眼，刀一般盯着錢大。

錢大在齊燕歌的盯視下，偷眼瞥視了圍在門外，神情奮激的人羣一眼，心虛意亂，但又不甘心就這樣罷休，虛怯怯地眼珠轉了轉，陡然心中一亮，自己罵了自己一句：「笨蛋！」胆氣一壯，昂起頭，道：「不要胡老頭還銀子也可以，不過，本公子有個條件！」

齊燕歌愕然問：「錢大，你又想耍什麼花招？」

錢大傲然道：「不是花招！齊燕歌，只要你答應與本公子的師父一較高下，不論勝敗，本公子雙手奉上胡老頭的借據，從此一筆勾銷！」

齊燕歌眼珠一轉，詫聲問：「錢大，你幾時又請了個教你挨揍的師父？」

錢大被齊燕歌一言勾起上一次在街上調戲一個少女，被齊燕歌恰好撞見，出手教訓了他一頓的羞人事，不由羞惱道：「齊燕歌，別神氣，一會你就知厲害！」

齊燕歌淡淡笑道：「錢大，你的師父呢？」

錢大得意地說：「他就是本公子師父。」說着用手一指，指着站在他側後，一

個身穿錦袍，目光陰沉，鷹眼勾鼻，頷下留着一撮山羊鬍的半百老者。

半百老者立刻大剌剌地踏前一步，與錢大併肩站着，傲然望着齊燕歌。

由於剛才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着主角人物的錢大與齊燕歌，忽視了他帶來的幾個人，只以為是他的惡僕豪奴，如今眼見那老者從錢大身後閃出，才知錢大有備而來，似乎專為對付齊燕歌。

齊燕歌也是在那老者踏前，才注意到，心中念轉，已知錢大這一提議，是想報復上次當街被辱之恨。

在錢大來說，不單要報當街被辱之恨，還有另一個目的，那就是，若老者勝了齊燕歌，則必殺燕歌，除去眼中釘，到時，他就可為所欲為，依舊迫胡老頭還債，還不出，就可公然拉走小意，迫她為妾，這是他打的如意算盤！在此行之前，他早已對老者說清楚，務必殺死齊燕歌！

至於這個老者，却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在江湖上有個極响亮的名頭：「三環奪命」莫不愁！是錢大用重金請回來的，目的就是想殺齊燕歌。

齊燕歌雖然稱雄市井，在揚州名頭响亮，無人不識，但對於江湖上的人事，却所知甚少，不知此人之來歷。

打量了老者一眼，不恭不卑地抱拳道：「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老者冷電一樣的陰森目光在齊燕歌臉上一掃，冷聲道：「老夫莫不愁！」

齊燕歌從老者的目光中，窺測到這個莫不愁內功深厚，是個辣手人物，暗自提高了警惕，淡笑道：「久仰，原來是莫前輩當面，請恕齊某眼拙。」

錢大見齊燕歌對莫不愁如此客氣，以為齊燕歌怕了他師父，遂嘿嘿一笑，神氣起來。「齊燕歌，你還未答應是否與本公子師父一較高下？」

齊燕歌考慮了一會，終於毅然點頭道：「好，我答應你，不過，未知如何較量法？」

錢大見齊燕歌考慮一會才應承，以為齊燕歌胆怯，更加神氣，尖聲道：「當然是找個寬敞的地方，你與本公子師父一對一較量。」

齊燕歌頷首道：「就這樣決定。」

胡老頭顫巍巍站起來，行到齊燕歌面前，伸出微顫的手，拉着齊燕歌衣袖，急急說：「齊哥兒，老漢怎忍心你為了老漢與小意，去冒兇險……」

齊燕歌笑着安慰胡老頭道：「大叔，你放心，我不會有事的，你老歇歇吧。」

小意扶着她爹，一雙明媚的眸子，一直注視在齊燕歌臉上，目光中流露出無限關切，嘴唇動了動似有話說，却沒有說。

齊燕歌目光觸及小意的目光，却有意避開了，垂下眼臉道：「小意，快扶妳爹進去躺下歇歇。」

小意默默點點頭，扶着胡老頭慢慢往裏間走去，忽然回頭道：「齊大哥，千萬小心。」目光中盡是關切焦慮之色。

齊燕歌擺擺手。「請放心，快扶妳爹進去。」

錢大在一旁看見，直恨得牙癢癢的，妒火中燒，含恨道：「齊燕歌，你還磨牙什麼，還不走！」

齊燕歌毫不動氣地說：「那咱們一道走吧！」

錢大一跺脚，帶着他的師父，及兩名惡奴，快步行出雜貨舖。

圍觀在門外的鄉親隣里，雖然閃開一條路讓錢大等人走過，却有人不斷發出噓聲及嘲笑聲，令到錢大有如過街老鼠，狼狽不已，心裏對齊燕歌更痛恨！

齊燕歌也跟着走出雜貨舖，不斷與相識的打招呼，人們都關切地叮嚀着齊燕歌要小心，簇擁着他向前走，歡呼喧笑。反而走在前頭的錢大幾人，孤零零的，好不孤獨。

走在齊燕歌身旁的魯豹關心地說：「齊大哥，俺看那糟老頭不時目露兇光，八成不安好心，等一會動手時，千萬小心，別着了那糟老頭的道兒。齊大哥，要不要俺去召集哥兒們來為你助陣？」

齊燕歌伸手拍拍魯豹的肩頭，笑道：「魯豹，你眞是我的好兄弟，別去驚動了哥兒們，我一個人足可應付，等一會動手時，你千萬要盯着錢大那小子，不要讓他趁機溜了。」

魯豹本來提着的心，聽齊燕歌如此說，知道他一定有把握勝得了莫不愁，遂放下心，一拍胸脯，豪聲道：「放心吧，齊大哥，保證那小子溜不了！」

齊燕歌笑笑，搭着魯豹的肩頭，在衆人擁簇下，往決鬥的地方走去。

決　鬥

原來錢大他們早就選好了決鬥的地方——城隍廟後面的一幅空地。

以此看來，錢大這次約鬥齊燕歌，早有預謀。

齊燕歌明知，却依然不懼。

衆人很快在空地上圍成一個大圓圈，不過所有的目光都關切地注視着站在場中的齊燕歌，從衆人的表情看出，明顯的希望齊燕歌贏。

齊燕歌感激地環視了圍站着的鄉親隣里一眼，然後朝站在對面的莫不愁說：「莫前輩，請教如何比鬥法。」

莫不愁站在齊燕歌對面丈許遠，頷下山羊鬚一翹，冷哼說：「隨便你！」瞧他那倨傲的樣子，大有不把齊燕歌放在眼內之意。

事實上，他也實在不把齊燕歌放在眼內，以他在江湖上的名聲地位，又怎會將一個他以為是市井無賴的青年放在眼內呢！在他以為，齊燕歌縱然有兩下子，也只不過是江湖上的二三流角色，而他「三環奪命」莫不愁，可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只要他一動手，齊燕歌不跪地求饒才怪。

齊燕歌對莫不愁的倨傲輕視，却全不為意，眉一揚，道：「莫前輩，咱們無怨無仇，空手一較高下如何？」

莫不愁事前早得到過錢大關照，務必殺死齊燕歌，他認為，就算空手，憑着他的獨門絕學「擒獅裂虎」手法，亦足以擊殺齊燕歌，遂點點頭，說：「隨便。」

兩人立刻拉開架勢，準備動手。

圍觀衆人，立時緊張起來，屏息靜氣，眼也不眨地注視着蓄勢待發的齊燕歌莫不愁。

莫不愁自持身份，不肯搶先發招，齊燕歌也看出了這一點，遂採身進步，口裏說一聲：「得罪！」一拳直直向莫不愁當胸擊到。

莫不愁足踏子午步，雙手如握如爪，提蓄在腰間，見齊燕歌一拳當胸擊到，覺出勁道不很強，心裏更存輕視之意，右手疾探，五指如鈎抓扣齊燕歌右手脈門。

莫不愁這一抓，暗中凝聚了八成功力，快如閃電，存心一抓毀了齊燕歌右手，將再之擊殺！

在他以為，齊燕歌絕對躲不過他這一抓，因為有很多武林高手，也避不開他這一抓。

那知事實却不然，就在他右手五指剛觸及齊燕歌手腕脈門的一剎那，齊燕歌的右手像要魔術般，一扭一沉，竟奇跡般脫出了他的五指抓扣，一拳依舊向他當胸擊到！

這一來，莫不愁可吃了一驚，忙不迭一個大旋身，才堪堪避過齊燕歌平平無奇的一拳，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站在人羣中觀看的魯豹，先是看見莫不愁一爪就抓扣上齊燕歌的手腕，驚得差點驚呼出聲，一顆心「卜卜」跳，及至看到齊燕歌神奇地脫出了莫不愁的抓扣，並逼得莫不愁旋身避讓，不禁脫口喝彩，引得圍觀衆人，亦跟着歡呼喝彩如雷轟响。

這一來，可令莫不愁難堪極了，惱羞成怒，沉叱一聲，左拳右爪，施出他的成名絕學，「擒獅裂虎」手法，但見抓影拳勁，剎那將齊燕歌的身形圈住！

齊燕歌在他的爪影拳勁圈罩中，似乎已沒了還手之力，顯得手忙脚亂，一味左閃右避，情況危殆。

連圍觀的人，包括魯豹，眼看齊燕歌剎那陷於兇險境地，個個立時緊張握拳張口，一顆心提到了嗓子眼，只恨自己不會武功，不然，不理三七二十一，衝出去助齊燕哥一臂之力，雖死無憾！

魯豹衝動得好幾次想衝出去，但不知怎的，却始終忍着沒有亂動。

這時，莫不愁的爪影拳勁，簡直已將齊燕歌的身形圈罩得不見了影，就只見他的爪影綿密如幕，拳勁呼嘯作响，捲起一陣陣塵土，聲勢確是嚇人。

圍觀的人羣，有的已捂住了眼，不忍看見齊燕歌被擊敗的慘狀——敗，亦即是死！

錢大在一旁看了，高興得手舞足蹈，一心只想莫不愁快點將齊燕歌擊殺，好遂他霸佔小意的狠子野心。

只有在激鬥中的莫不愁心裏叫苦不迭，越鬥越驚。因為只有他最明白，雖然他那如狂風暴雨般的爪影拳勁，看似將齊燕歌圍困住，隨時可將齊燕歌殺死，但事實却不是，齊燕歌在他的爪拳狂攻下，不是無還手之力，而是故意不還手，只仗着一種怪異的身法，飄閃遊走在他的爪影拳勁交擊之間，從容到極！

也只有他心中最明白，齊燕歌之所以一直不還手，是不想他丟面，要他知難而退。可是，他又怎能退呢？他可丟不起這個人，這事若一傳出江湖，說他敗在一個市井青年手上，叫他以後怎有顏面再在江湖立足？所以，他狠着心，硬撐下去。

但是齊燕歌可不耐煩了，他已一直忍着不還手，目的就是想莫不愁知難而退，他不想傷人，也不想令莫不愁太丟臉，那知，莫不愁却不知情識趣！

莫不愁不是不知情識趣，而是不能！

齊燕歌只好不再留情。

但見原本將齊燕歌圈籠在爪影拳勁中的莫不愁，驀地發出一聲悶叫，身形打着旋，一連旋出一丈有多，才能煞住旋轉衝跌的身形，圈籠住齊燕歌的爪影拳勁，隨着莫不愁旋跌開的身形，剎那消散，現出氣定神閑，完好無缺的齊燕歌！

本來一直緊張得將一顆心提到嗓子眼的人羣，看到齊燕歌安然無事，毫髮無損，不禁齊齊發出一聲歡呼——一聲發自內心的歡呼，拍掌跳脚，狂喜不已。

錢大眼見奇變突生，一直佔着上風的莫不愁，却眨眼不到間，落敗了，剎那整個人像掉進了冰窟中，臉色灰白手脚震顫，嘶聲道：「師父，你怎會敗的？快動手殺了那小子啊！快動手啊！我在你身上可花了不少銀子的啊！」

莫不愁此刻臉上連一點高傲輕視之色全無，代之的是羞怒驚疑，臉色陣青陣白，顯出他內心震驚不已，目中盡是怨毒之色，肩頭上，衣衫被撕下了一塊，却沒有受傷。

原來，齊燕歌心存厚道，雖然忍耐不住，却仍不想傷了他，只在他肩頭上推了一掌，撕下他一片衣衫！

但，莫不愁却不領他的情，所謂羞刀難入鞘，他的一世英名，可說是毀了，加上錢大一個勁在場外鬼叫，更令到他羞怒交加，遂生出了拚命之心。

頷下山羊鬍抖動着，莫不愁喘了口氣，獰笑道：「小子，你到底是誰？」

齊燕歌被他這一問，不禁有點莫名其妙，詫聲道：「我就是我，齊燕歌！」

莫不愁被齊燕歌這一答氣得差點閉過氣，眼翻了翻急喘了幾口氣，氣抖抖地說：「小子，老夫是問你師出何門何派！」

齊燕歌總算聽懂了，淡淡一笑，為難地說：「師命不可違，在下不能說，請前輩見諒！」

「你……你……」莫不愁再也忍不住了，敗在一個連師門也說不出的市井青年手上，夫復何言，只好拚了！人像瘋虎般衝撲向齊燕歌，同時抖手發出了他威鎭江湖的奪命三環。

齊燕歌見莫不愁人像瘋虎般撲向他，不由一怔，一怔之間，一大兩小三個星光閃爍的金環，成品字形，發出「嗚嗚嗚」响之聲，電飛旋擊向他。

他不由也動了怒，想不到莫不愁如此給臉不要臉，竟然想置他於死地，口裏微哼一聲，手一翻，掌中已握着一把通體烏黑發亮的量天尺！

他這把量天尺有二尺長短，尺頭壓在眉心間，雙目瞬也不瞬，注視着空中旋擊飛閃而至的三個金環，眼角餘光，却瞥視着瘋虎般衝來的莫不愁。

歡欣跳躍的人羣剎時又緊張得靜默下來，全都瞪大了眼，望着旋飛向齊燕歌，發出異响的三個金環，心裏在暗暗為齊燕歌禱告。

錢大一見莫不愁施展出他的絕活奪命三環，並衝前與齊燕歌拚命，早已緊緊閉

上咀巴，目中兇光閃動，雙手緊緊扯着自己的雙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齊燕歌被殺死！

齊燕歌尺壓眉心，神情肅穆，渾身散發出一股無形的殺氣，望之令人生畏，連見慣了齊燕歌的魯豹此刻見了，也不禁心生敬畏，恍似齊燕歌變了別一個人。

× × ×

三個金環，一大兩小，成品字形，霎眼間旋飛到齊燕哥眼前，却在齊燕歌眼前一停，後面那兩個細的金環倏的向前一撞，撞在前面那個大金環身上，發出一聲極清脆悅耳的「叮」一聲，兩個金環經這一撞，倏的在空中劃了個弧，左右旋擊向齊燕歌的太陽穴。

當中那個最大的金杯，被兩個小金環一撞，速度快了一倍不止，金光閃爍中，原本旋擊向齊燕歌雙眼鼻樑的金環，出人意外地向下折墜改爲旋擊向齊燕歌腹部。

「奪命三環」，果然名不虛傳，單是這三個金環的發放手法，已令人嘆爲觀止，防不勝防！

齊燕歌凝神不動，直到三個金環再無變化，分擊向他小腹及左右太陽穴，才在這刹那動了。

壓在眉心的量天尺如流星飛墜，叮一響，尺頭恰好點在擊向腹部的大金環之上，擊得大金環濺出十數點金星。離他腹部不到二十處，閃飛斜旋開去！

就在齊燕歌一尺點擊在大金環的同時，齊燕歌的頭頂，也响起一聲「叮」的清脆响聲，擊向他左右太陽穴的金環，電擊般互相撞在一起。

却原來，齊燕歌在鐵尺墜點的刹那身形跟着向下微矮，擊向他左右太陽穴的小金環從他如冠的髮髻上閃旋過互相撞擊。

兩個小金環在互相撞擊之下，不是向左右兩旁再旋飛開去，却大大出人意料地同時向下一墜，金環如輪刄，倏的併立，旋滾豎斬齊燕歌頂門！

同一時間，撲衝向齊燕歌的莫不愁，驀的改變了方向，不撲向齊燕歌，却中途打横斜縱出，剛好迎上被齊燕歌量天尺點擊横飛的大金環，手一伸，接住了大金環，一旋身，看也不看，手中大金環砸向齊燕歌腿膝！

這一招上下夾擊，才是莫不愁奪命三環的殺着！因爲這一招，已將齊燕歌的所有退路封死了！

上衝既不能——金環貫頂，滾身避閃也無可能——大金環横掃雙腿，旋身而出也不可能——已來不及，這一次，齊燕歌可說已陷在絕地！

更詭異的是，任何人也以爲小金環相擊，必然會藉勢左右旋飛開，劃一弧形，再度旋飛而回，那知，兩個小金環却一齊墜落，迎向一矮身即挺起的齊燕歌頭頂，旋砸豎斬而下，這是始料所不及的，也是無從估計的！

——奪命三環，果然一擊奪命！

身陷絕境，看來齊燕歌這次死定了。

錢大已高興得手舞足蹈，忘形大叫：「齊燕歌，你這次死定了！」

魯豹看了，心胆俱裂，嘶吼一聲，如豹子般躍衝入場中，欲救齊燕歌。

但就在這時，衆人皆以爲必死無救的齊燕歌，在雙金環電旋斬砸頭頂，莫不愁大金環掃向他雙腿的刹那，縮腿弓背低頭，整個人蜷縮成一只煮熟的蝦公般，及時避過横掃向他膝腿的大金環，頭頂兩個小金環，却由於他低頭弓背，改爲砸斬向他頸背！

但齊燕歌的動作却快如電光石火，一氣呵成，蜷縮的身子驀然彈起，挺成一字形，横在空中，反手一尺直插而出，頸上像長了眼睛般，正正連穿了兩個旋飛墜斬的小金環。

這一連串動作，都在霎眼間完成，快得所有在場的人都看不清楚，只是一眨眼，就看見必死的齊燕歌活生生地挺立在地上，右手量天尺中，串着兩個金光閃爍的金環。

至於莫不愁，由於用力過猛，金環掃空，整個人收勢不住，被帶得斜蹌出一步，待到他穩住脚步，齊燕歌却已瀟洒地串着他的兩個小金環，微笑望着他。

這一下，令到莫不愁像只鬥敗的公鷄般，垂下頭，洩氣地不敢望齊燕歌。

這一次，他可算輸得口服心服，再也提不起拚命的氣，他知道，若再拚下去，他的一條老命，必定會被拚掉！

一個連他自出道以來從沒有人逃得一命的那招「雙環貫頂」殺着下從容破解，完好無缺的人，肯定拚不過，除非你自尋死路！

——但他現在却不想死了。

躍入場中的魯豹本以爲齊燕歌死定了，驟眼見齊燕哥好端端地站着（他因一心只顧救齊燕歌，一頭躍入場中，看不到齊燕歌破解莫不愁那招「雙環貫頂」的身法招式）。還以爲眼花看錯，身形一窒，愕了愕，齊燕歌眞的活着——毫髮無損地活着！不禁歡呼一聲，撲上前一把緊緊摟住齊燕歌的肩頭，大笑大跳、

齊燕歌却不敢大意，偸眼覷着一下子彷彿蒼老了十年的莫不愁，恐怕他乘機偸襲！

莫不愁却泥塑木雕般，大金環垂下，一動不動，像個沒有生命的木偶。

再一次從興奮的雲端跌落失望的冰窟中。錢大整個人僵呆了，有一刹那，他不相信這是事實。但事實擺在眼前。他終於接受了，也驚懔害怕——眞眞正正的害怕了！有好一會，他不言不動，驀然間，他却像鬼迷般，跳脚嘶吼起來：「師父，那小子還未死，你拿了我的錢，還不快動手殺了那小子，你拿的可是我家的白花花的銀子，快動手啊！」那神情既像一個瘋子，也像一個小丑，衆人看着他那個樣子，齊聲哄笑起來。

木偶般站着的莫不愁，被錢大鬼叫般的聲音一吼，整個人像觸電般渾身一悚，猛抬頭，朝着鬼叫跳脚的錢大狠聲道：「錢大，你窮吼個什麼勁！你以爲你有幾個臭錢，就可以頤指氣使？你錯了，老夫雖然受了你的銀子，但也盡了力，爲你拚過命，出過力，足可抵償！你，錢大，老夫沒有你這樣的徒弟，從此一刀兩斷，你是你，老夫是老夫，你若再對老夫窮吼，休怪老夫對你不客氣！」

眞怪，莫不愁這一喝叫，錢大立刻收口，噤若寒蟬，縮作一團。

莫不愁見震住了錢大，才轉臉朝齊燕歌訕訕一笑。「齊燕歌，老夫低估了你，只道你是市井無賴中較有名氣的一個，想不到你却是混跡市井的高人，老夫今日敗在你手下，無話可說，要殺要剮，悉隨尊意。」

齊燕歌趕緊朝莫不愁抱拳道：「莫前輩，齊某與前輩你無怨無仇，承前輩手下留情，讓齊某倖勝，咱們的比鬥就到此爲止吧！」

莫不愁雖然平時爲人陰沉，却是個爽快人物，聽齊燕歌如此說，明是給他面子，遂頗爲感激地深望了齊燕歌一眼，抱拳道：「齊少兄，老夫不會忘記你的，告辭！」話落轉身，也不看錢大一眼，急馳而去。

「莫前輩慢走，還你金環！」齊燕歌差點忘了手上還有莫不愁的兩個金環，量天尺一抖一揚，滴溜溜兩道金虹旋飛電射向聞聲止步的莫不愁。

莫不愁聽齊燕歌呼叫，才猛省起，停步轉身揚臂，無巧不巧，電旋飛至的兩個金環，嗖的套在他的手臂上，這一手乾淨俐落，贏得在場觀看的人羣一陣彩聲。

「後會有期！」莫不愁收回兩個金環，留下一句話，眨眼走得無影無踪！

× × ×

莫不愁一走，錢大才驀然驚覺到失去了靠山，如若這時不走，有可能永遠走不了。想到可怕的後果，他立刻像只老鼠般，彎腰低頭，往外逃竄。

這時各鄉親隣里見齊燕歌打勝，都高興地擁上前去，都想對齊燕歌說一兩句話，摸摸齊燕歌，以表示親熱，忘記了錢大這個人。

這正好給了錢大機會，忙不迭逃竄。跟着他的兩個惡奴，見主人逃竄，他們自然緊緊跟隨。

今日對錢大來說，可說倒霉透頂，他以爲趁衆人不覺，可以平安溜走，那知，逃竄出兩丈不到，驀然在前面有一個鐵塔般的人擋住了他的去路，要不是他驚覺得快，不一頭撞在大漢身上才怪。

急刹步抬頭一瞧，渾身打了個冷顫，叫一聲：「苦也！」

你道攔住錢大去路的是什麼人，却正是魯豹！

七尺多高的魯豹，叉手而立，像天神般擋住了錢大的去路！

錢大急得像瘋狗一樣，兩頭竄突，就是走不脫，魯豹總是擋住他的去路。「錢大，你怎也走不脫了！」魯豹笑嘻嘻望着狼狽至極的錢大。

錢大終於像只洩了氣的癩皮狗般，癱在地上。

平日兇神惡煞，專門欺侮弱小良善的兩個惡奴，見了魯豹，就像小鬼見閻王般，嚇得手脚也軟了，「噗」聲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

魯豹平日最惱的是欺善怕惡的人，卑夷地朝兩人吐了口唾沫，揚聲朝齊燕歌呼叫：「齊大哥，莫忘了錢大這小子應承你的事。」

齊燕歌與衆人聽魯豹一呼叫，才猛省起，齊皆朝魯豹望過去，見錢大在三丈外軟倒在地，「哄」地吶喊一聲，朝錢大蜂擁過去。

他們平日皆受錢大的欺壓，這時見錢大面無人色地癱在地上，高興得拍手歡跳，有的出言嘲諷。

錢大這一次，可說是他自出娘胎以來，最丟臉難堪的一次，地上若有洞，他會毫不猶豫鑽入去。

齊燕歌站在錢大面前，含笑望着簌簌發抖的錢大，說：「錢大，你先站起來，我有話與你說。」

錢大掙了幾掙，好不容易從地上勉强站起來，一雙脚兀自抖顫個不停，抖着聲說：「齊大俠……求你……放……放過我，你……要什……麼，我都應承。」

齊燕歌伸手道：「那麼，拿來！」

錢大一時間不明白齊燕歌要的是什麼東西，一雙驚恐的眼睛怔怔地呆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見他這樣子，淡淡笑道：「錢大，你不是嚇昏了吧，你不是說過，只要我打贏你的師父，你就將胡大叔的借據交給我嗎？」

錢大經齊燕歌一說，才省起。這時，他只要能不死，什麼也不在乎了，急忙從懷中掏出那張借據，雙手遞給齊燕歌。

齊燕歌接過，打開看清楚，摺好揣入懷中，冷冷道：「錢大，胡大叔借你二十兩銀子，還你十二兩四錢，爲了以示清楚公平，我代胡大叔還那欠剩你的七兩六錢銀子，從今後一筆勾銷，若你敢再去騷擾胡大叔，勿怪我手下不留情！」手一翻，掌中托着一錠十兩重的銀子，送到錢大面前：「這是還你的銀子，多出來的，就算做利息吧！」

錢大但求齊燕歌能放過他，如何還敢收銀子，連連搖着雙手說：「這……這……算了吧，齊大哥，請……請收回。」

齊燕歌面色一正，說：「欠債還錢，天公地道，你一定要收下！」將銀子塞在錢大手上。

錢大無可奈何地接過銀子，苦笑着，拿眼瞅着齊燕歌。

「還不快滾！」魯豹叱喝一聲，嚇得錢大與兩名惡奴不自主抖顫一下，拔腿就想溜。

「慢着！」齊燕歌喝止。

錢大與兩名惡奴一震，乖乖停步，驚恐地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肅容道：「聽着，你雖然有幾個臭錢，却輪不到你横行，你若不知悔改，欺壓良善，我決不饒你！」

錢大連聲應是，十足一只哈巴狗，往日的神氣，不知丟到哪裏。

衆人見了，皆暢快地哄笑起來。

——齊燕歌爲他們出了口氣。

「走吧！」齊燕歌一擺手。

錢大與兩名惡奴在衆人的嘲笑哄叫聲中，抱頭鼠竄而去。

救助

齊燕歌挫辱錢大的義行，不到半個時辰，在一傳十，十傳百的情形下，刹時間傳遍了整個揚州城。

待他將錢大交還的借據送回給胡大叔，便回到他那破敗的祖屋，他的市井弟兄，早已從魯豹口中得知，集資買了酒肉，

等着祝賀他。

齊燕歌的祖屋雖然破敗，但仍有一兩間尚算完好，他就用來作爲他的居室，倒也收拾得乾淨整齊。平時，也用來作爲弟兄們聚集之地。

齊燕歌一脚才踏入屋內，鼻子嗅到一陣酒肉香，一眼看見十多名弟兄，正向他迎來。

「齊大哥回來了，今日非喝他個痛快不可！」魯豹敞着嗓門高興地嚷叫。

「齊大哥，聽說你今天痛懲錢大那小子，弟兄們都好高興，特地買了些酒肉，爲大哥慶祝一下，弟兄們都好高興！」一個年約二十左右，一臉精靈活潑的小伙子，上前執着齊燕歌一只手，拉他到一張大圓木桌前。

圓桌上，擺滿了大盤大盤的鷄鴨鹵味，大碗大碗的酒。

齊燕歌爽朗一笑：「弟兄們，咱們有一段日子沒有聚在一起大碗酒喝，大塊肉食了，好，難得今日弟兄們聚在一起，來，先乾一碗，不醉不休。」

衆人哄的一聲歡應，各自「骨嘟嘟」直往喉嚨倒。

眞豪氣！個個喝了個碗底朝天。

有人忙着添酒。

「齊大哥，再來，這是俺魯豹敬你的！」魯豹今天可說大開眼界，也眞正見識到齊燕歌一身高明的武功身手，對齊燕哥欽敬得五體投地，爭先敬齊燕哥一碗酒。

齊燕哥一舉碗道：「弟兄們，我也敬你們一碗！」

衆人轟聲齊呼：「敬齊大哥一碗！」

轟天呼叫聲中，一陣牛飲鯨吞中，衆人又乾了一碗酒。

也不用筷子，衆人手執鷄鴨，大口咀嚼，大口飲酒，那種放蕩不羈的粗豪作風，在這刹那表露無遺。

齊燕哥就是喜歡這種無拘無束的豪爽作風，雖則他也曾飽讀詩書。

衆人在吃喝中，七咀八舌，講說着齊燕歌今日懲戒錢大的義行，莫不交口稱讚齊聲叫好，齊燕歌一面吃喝，一面環視着興高彩烈的衆弟兄，打從心裏喜歡他們。

「齊大哥，你那身出神入化的功夫，是從何處學會的，說給咱們聽聽好嗎？」魯豹一咀油漬，咀裏堵着一塊肥肉，說得含糊不清。

衆人却還是聽清楚了，相處在一起的弟兄，只要一言半語，就能明白意思。一齊停下吃喝，瞧着齊燕歌，靜等他說話。

齊燕歌做任何事也不會隱瞞衆弟兄，獨有這一件，因有隱衷，故一直沒有對衆弟兄說，聞言，笑了笑，搪塞說：「其實我這一身武功也不算很高明，是在京中，跟一個跑江湖學的。」

他說的當然不是眞話。

「齊大哥，聽說你今日鬥的那個老頭子，可是個响噹噹的人物，外號叫什麼『奪命三環』，在江湖上是個人物，却也敗在齊大哥你手上，齊大哥，你眞了不起！」那個一臉機靈的小伙子直翹拇指。「今後，咱們就不怕別人欺負了。」

齊燕歌笑道：「小李子，可也不准你欺負人！」

被稱爲小李子的小伙子一吐舌頭道：

「齊大哥，咱小李子可沒有欺負過一個人啊。」

忽然一個瘦不溜秋的黑小子擠到小李子身邊，扮個鬼臉道：「齊大哥，他說謊，小李子他專門欺負我。」

小李子冷不防小黑子會來這一手，一瞪眼，笑罵道：「小黑子，咱們是自家弟兄，怎說欺負你。」說着就要揍小黑子。

小黑子可溜滑得緊，一縮身已從桌子底下鑽到齊燕歌身邊，哇哇叫道：「齊大哥，這可是假不了的，他又欺負我了！」

衆人看着兩人的滑稽相，俱不由轟聲大笑起來。

齊燕歌一把摟着靈巧狡黠的小黑子，哈哈笑道：「小黑子，有人能够欺負你才怪！」

小黑子望望大笑中的齊燕歌，也跟着大笑起來。

笑聲充盈屋內，直達戶外。

笑聲喧嘈中，齊燕歌却倏的似有所覺，笑容一斂，朝屋門外低叱：「誰！」

衆人見齊燕歌的低叱，才知門外有人，但他們却毫無所覺，齊皆煞住笑聲，一齊望着門外。

——內心中，他們對齊燕歌更加敬佩，視爲奇人。

隨着叱喝聲，屋門外有人說道：「齊燕歌？」

齊燕歌一怔，隨即驚喜道：「郭青！」急步走向門口。

門口刹時出現一個人，一身青衣，年約三十出頭，正是令到柳炎陽第一次殺人不遂的郭青！

兩人在門口執着手，互相打量着對方。

兩人都互相笑着打量對方，大概郭青的笑容有點慘淡，被齊燕歌看出，訝問道：「郭青，是否有事？你怎會找到我這裏來？」

郭青笑容頓斂，點點頭道：「是有事，是件很麻煩，很棘手的事，至於我怎會找到這裏，一問就知了，你可知道，城裏隨處有人在談說你懲戒錢大，挫敗『三環奪命』莫不愁的義行，他們都很樂意指點我來找你，燕歌，看來你雖混跡市井，却很受人愛戴。」

魯豹等不等齊燕歌答話，已一拍胸脯，齊聲道：「郭大哥，你說是齊大哥的朋友，你的事就是咱們的事，天大的事包在咱們身上，先喝它兩碗！」

郭青這才發現屋內還有一班好酒任情鬧事的市井青年，望望齊燕歌，羨慕地說：「想不到你還有班好弟兄！」

「他們確是我的好弟兄，來，天大的事也比不了喝酒要緊，先喝兩碗再說！」拉着郭青，來到圓桌前，爲大家介紹。

只要是齊燕歌的朋友，他們都會歡迎，他們熱誠地歡迎郭青，小李子更是第一個捧了碗酒，遞給郭青。

郭青原本心有急事，這下受了他們的感染，也就暫時丟開了，一舉酒碗，道：「借花敬佛，郭某敬各位一杯。」

轟然聲中，衆人齊舉酒碗，互一碰，各自一口氣喝了個乾！

於是乎，你敬我，我敬你，猜枚賭酒，呼了個不亦樂乎。

初會陽君

寢室中，齊燕歌與郭青對坐在窗前，兩人雖則喝了不少酒，居然連一點醉意也沒有，隔室，不時傳來魯豹小李子等人的猜拳鬧酒聲。

「郭兄，到底何事令你如此憂懼？」齊燕歌盯着一臉憂懼之色的郭青。「自從結識你，還未見你怕過什麼來着，我若能帮你，決不推辭！」

郭青遲疑着，吁了口氣，終於開口道：「燕歌，你有否聽說過一個外號叫『陽君』的年輕人。」

齊燕歌微一思索，道：「『陽君』柳炎陽？略有所聞，聽我的一個弟兄說，此人一身武功很邪，近二年來聲名大噪，近日來更殺了大風堂的堂主羅振北，劍胆莊的莊主嚴秋山！這兩件事已轟傳江湖，引起武林人的注意，你忽然提起此人，莫非與此有關？」

郭青沉重地點頭。「確與此事有關！燕歌，你還聽說過叫東郭城的人嗎？」

齊燕歌思索一下，搖搖頭。「沒有聽說過，這個東郭城可有與此事有關？」

郭青嘆口氣道：「不錯，確實有關，而且是個關鍵人物。」

齊燕歌訝問：「郭兄，你怎會牽扯進這件事的？」

郭青皺眉道：「因爲我認識東郭城。」接又道：「按柳炎陽在動手殺我前說，東郭城由於知道了他一項秘密，却被他查到曾經對某一個人說過，但又查不出對那一個人說過了，他在逼東郭城說出時，却不幸殺死了東郭城，這一來，綫索斷了。他在無法可想之下，却想到一個最笨也最兇毒的辦法，逐個去找認識東郭城的武林同道，查問東郭城是否將他的秘密對其說過，不論答覆是有是無，最後皆殺之，我是他查問的第三個，也是能够不死的第一個。」接將柳炎陽用手段誘他到雪林的經過說了一遍。

齊燕歌很用心聽着，直到郭青說完，才問：「那到底東郭城有否將柳炎陽的秘密告訴你？」

郭青苦着臉，攤手說：「我雖然認識東郭城，且是朋友，也從他口中知道柳炎陽的一些出身來歷，却沒聽東郭城說過他的什麼秘密！」

齊燕歌眨眨眼道：「柳炎陽爲了秘密不外洩，不惜接連殺人。嗯，這一定是個大秘密，或不可告人的秘密。郭兄，依你看，柳炎陽的武功如何？」

郭青略一思索。「若論他的身手，可列入一流中的頂尖人物，但他最怪異的是，對敵中，能予對手以一種灼熱的壓力，整個人看來就像一團燃燒的烈火，無論他的劍氣拳風，都會激發出一種灼熱的氣焰，令人如置身烘爐，拳風過處，草木成灰，像被火燒灼過的一樣，確是驚人。雪林那一戰，要不是我地形熟悉，又存心逃走，只怕不能全身而退！」

齊燕歌動容道：「若照你所說，此人外號『陽君』，一定修習了一門剛陽至極的內功，火候可能很深，難怪以大風堂主羅振北，劍胆莊主嚴秋山的身手，也被他殺了！」

郭青搓着手道：「所以，我特來請你助我對付他！」

齊燕歌訝道：「你想殺他？」

郭青急澀聲道：「不是我想殺他，而是他不會放過我。」

齊燕歌頷首道：「這一點我倒未想及，這樣吧，郭兄你如不嫌簡陋，就在我這裏住幾天，看看情形怎樣，才再定奪，我派一些弟兄四出打探一下，看那厮可有什麼對你不利的行動，你認爲如何？」

郭青感激地道：「燕歌，我果然沒有識錯你！你確是一個可以托賴的朋友。」

齊燕歌拍拍郭青的肩頭。笑道：「郭兄，你看得起我，才來找我，我怎能不竭盡所能帮你！」

接突然問：「依你估計，柳炎陽會不會追查到這裏來？」

郭青深吸口氣，說：「他爲了殺我，遲早會追查到這裏來，這一兩天，他不會追查到來！」

「郭兄，你根據什麼如此肯定？」齊燕歌忽然扭頭望着窗外，似有所覺。

郭青道：「他起碼要花一兩天的時間，才能查到我的行踪，因爲我在來你這裏的途中，佈下了幾個疑陣。」

驀地，望着窗外的齊燕歌不等郭青說完，朝窗外沉叱一聲道：「是誰？竟敢擅闖蝸居，鬼鬼祟祟的，還不現身出來！」

手一按身旁茶几，人已穿窗而出，立在破敗的庭園中。

郭青也很機警，緊攝在齊燕歌身後，穿窗躍落庭園中。

隔屋正在喝得一場糊塗的魯豹等人，一聞齊燕歌叱喝，沒有醉倒在地的幾個，都搶着奔出來，一見齊燕歌，齊聲問：「齊大哥，什麼烏龜王八闖了進來？」

齊燕歌沒有回答，靜靜地站着，雙目烱烱有光，注視着丈外一座經已頹毀的假山，冷冷道：「朋友，出來吧！」

聲隨人現，假山後紅光一閃，閃飄出一團紅焰。

郭青一眼看見，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脫口驚呼道：「柳炎陽！」

紅焰墜地，隨着郭青的驚呼，現出一個紅彤彤的人來，紅頭巾，紅臉膛，加上一身大紅袍，驟眼一看，眞的會以爲是一團火焰。

「正是柳某！」一團火焰般的人嘿嘿一笑，「郭青，想不到吧？柳某只費了半天時間，就追查到你的行踪！」

齊燕歌雖明知眼前人就是柳炎陽，却故意問：「你就是柳炎陽？」

柳炎陽一雙燃燒般的目光落在齊燕歌臉上，問：「你是誰？」

齊燕歌哂然一笑道：「既然追查到這裏，連我也不知是誰，看來，你也不過爾爾。」

柳炎陽目光如烈焰般投注在齊燕歌身上，遲疑了一會說：「想來你就是那個在揚州有點混名的齊燕歌！」

魯豹一見這人開口就侮辱齊燕歌，禁不住怒火上衝，握拳吼道：「你這個怪物一樣的小子，休要狂妄，看俺一拳將你砸扁！」說着就要衝上前動手。

「魯豹，且慢動手，我與他還有話說。」齊燕歌知道魯豹不是柳炎陽的對手，

衝上去等於送死，喝阻了魯豹。

別看魯豹昂藏七尺大漢，却眞還聽齊燕歌的話，停下來，沒有衝上去動手。不過，兀自怒氣難平地對柳炎陽揮動着一雙瓦砵大的拳頭。

齊燕歌喝阻了魯豹莽動，轉對如烈焰騰燒，隱隱散發出一陣逼人熱力的柳炎陽道：「你闖進我的地方，意欲何爲？」

柳炎陽死死盯着齊燕歌身旁的郭青，烈聲道：「殺他！」

——雖然是短短的兩個字，却令到在場所有人，同時感到一股强大的殺氣直迫而來。

齊燕歌也不例外，感受到那股殺氣。

郭青張口剛想說什麼，却被齊燕歌搖手阻止了，語氣沉毅地說：「這是齊某的地方，任何人不准在這裏殺人！郭兄是我的朋友兼客人，你想殺他，辦不到！」

柳炎陽眉毛聳了聳，目中焰光大盛，沉聲道：「柳某要殺的人，一定要殺，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阻止不了！」

「好大的口氣！」齊燕歌故作傲然，說道：「就憑我齊燕歌，足可以阻止你殺郭兄！」

柳炎陽嘿然一笑，道：「就憑你一個在市井中混，薄有名氣的混混兒，居然敢說阻得了柳某殺人？」

齊燕歌傲氣更盛。「不錯，光說沒有用，你可以動手試試！」

柳炎陽忽然不聲不響，死死盯着齊燕歌，過了好一會，才說：「既然要找死，柳某只好多殺一人。」話未說完，一掌朝齊燕歌拍出。

齊燕歌雖然口裏說得輕鬆，心裏却極愼重，一個能够連郭青這樣的高手也不敢攖其鋒銳的人，一定有眞材實學，决不是膿包，因摸不清對方的虛實深淺，不敢貿然出手封擋，偏身一閃，避過拍來一掌。

可是，他的一角衣袖，仍是被柳炎陽拍來一掌的掌風掃中，這本來很平常，殊不料齊燕歌却驀覺手臂處一股灼熱炙人的氣流擦過，「嗤」的被掃中的衣袖竟然着火燃燒，嚇得齊燕歌忙不迭一拂袖，將火揮滅，但衣袖已被燒了一幅。

却原來，柳炎陽自現身的第一眼看見齊燕歌，就隱隱感到齊燕歌是個少見的强敵，及至看見郭青站在齊燕歌身旁，一副有恃無恐神情，就更加對齊燕歌加了小心，後來在對答中，齊燕歌的語氣明顯地顯出不將他放在心上，令到他更不敢小覷齊燕歌或有輕視之意，至於他的說話，只是想激怒齊燕歌（就像齊燕歌想激怒他一樣），齊燕歌却不上當，他心裏就更加重視，是以，他表面上平平無奇的拍向齊燕歌的一掌，暗中蓄了七成「烈陽神功」的功力——平時他對敵，至多用三四成功力，想驟出不意，將齊燕歌擊斃！

可惜，齊燕歌够謹愼，沒有出手接他那一掌，不然，他整個人就會像被燒毁的衣袖般，被燒成焦炭。

看一眼被燒毁的衣袖，齊燕歌吸了口氣，暗自道：「好險，看來，此人果然身懷一種很邪門的內功。」

遂加了小心，决定盡量避開他的掌風拳勁，不與之相觸，那樣可以減少損傷。主意打定，遂淡淡一笑道：「果然好厲害的邪門功夫！」身形左一閃，右一幌，同時擊出一拳，踢出一脚！

——拳擊右肩頭，脚踢左腿彎。

柳炎陽眉毛聳動，見一招傷不了齊燕歌，只是燒了齊燕歌一幅衣袖，不由怒哼出聲，風捲狂焰般，整個人一下子像一股被狂風吹捲的烈焰般，倏忽捲撲到齊燕歌背後，一掌無聲無息拍向齊燕歌背心。

齊燕歌那一拳一脚，自然落了空，眼前人影不見，他心知必是繞到背後，遂毫不遲疑，身子往地上一撲，兩手撑着地，堪堪避過了柳炎陽拍向他背心的一掌。在撲下的同時，驀然撑出一記虎尾脚，電閃般撑擊向柳炎陽腹下！

柳炎陽一拍再次拍空，暗叫一聲：「不妙！」驀覺腹下勁風襲到，忙不迭跨步旋身，仍是慢了一點點，避得了小腹，避不了腿腹後側，被齊燕歌的虎尾脚，重重撑了一下。

痛叫出聲，腿股後側火辣骨折般痛，人也衝前兩步，才能够煞停下來。

這一次，是他自出道以來，第一次受到損傷！是以，他怒火上升，一張原本紅彤彤的臉，此刻紅得像着火燃燒般，猛回身，洪然地大吼一聲，如烘爐烈火般撲向剛挺回身的齊燕歌。

齊燕歌因有燒袖之鑒，當然不肯與他硬接，脚跟一旋，打橫移出足有一丈。

柳炎陽一撲撲空，如怪蟒翻身般，扭身追撲齊燕歌，拳掌齊施，攻擊齊燕歌。

齊燕歌再一旋又避過柳炎陽的拳掌。

兩人就這樣一個撲擊一個閃避，但見兩條一黑一紅的影子在庭園中翻閃縱躍，柳炎陽擊空的拳風掌勁，有時會掃到魯豹他們身上，灼得魯豹等人痛叫不已，惶不迭一退再退，連郭青也在原地站不住，退到屋簷下。

齊燕歌仗着一套靈巧迅捷的閃避身法，每一次都堪堪避過柳炎陽拳掌擊出的灼熱氣流。不過庭園中的殘花亂草都遭了殃，像遭火燒般，凡拳風掌勁掃及處，無不乾焦枯萎，變成灰燼。

柳炎陽見狂攻了這樣久，連齊燕歌的衣衫也沾不到，不由發了急，他的「烈陽神功」雖然厲害。但却最耗內力，施展的時間越長，內力消耗越大，若不能速戰速决，耗下去，到內力不繼時，吃虧的將是他！是以，他不再提聚「烈陽神功」，而改用短劍。

但見紅光一閃，柳炎陽終於亮出了他的「火劍」，紅光飛閃中，「噹噹」連響，接連向齊燕歌刺出不下二十劍！

齊燕歌身形不斷騰閃縱避間，冷不防紅光連閃，柳炎陽不再以拳掌攻擊他，而改爲用短劍，用短劍與用拳掌在距離上陡然改變，縮短了，原本拳掌僅及他衣袖邊的短劍却已變了能削臂刺身。這一改變，令到驟不及防，大出意料的齊燕歌，差點吃了大虧。

尚幸第一下劍刄裂帛聲令他驀然驚覺，身形一閃再閃，連閃十七八劍，但身上衣衫，却多了四五道裂口，「叮叮」兩聲，他也不吃眼前虧，亮出量天尺，接下柳炎陽第一輪攻勢的最後兩劍。

接下兩劍，齊燕歌立刻反攻，量天尺幻洒出千百點烏光，罩擊柳炎陽身前各大

穴。

柳炎陽右脚踏後一步，身軀微仰，晶紅暴現，迎向烏光！

晶紅烏光立刻交纏互擊在一起，响起連串的金鐵交擊聲。兩人身形游閃，烏芒與晶紅閃擊追纏，激鬥在一起。

魯豹等人何曾見過如此激烈兇險快速精彩的交手，直看得目瞪口呆屛息靜氣。

郭青這時也從簷下走出來，站在一個適當的位置，凝神觀看着，隨時準備助齊燕歌一臂之力。

激鬥了大約有盞茶時份，柳炎陽與齊燕歌同時發出一聲叱喝，接响起一聲「叮」的脆响，漫天烏芒晶紅倏然收斂。游閃旋移的人影也一齊停頓下來，量天尺頭與「火劍」劍尖互相抵觸着，齊燕歌與柳炎陽各自身形微蹲，運力推拒！

這一來，兩人從激鬥中刹那靜止下來，作力的拚鬥。

郭青領教過柳炎陽「烈陽神功」的厲害，雖則他深知齊燕歌的一身修爲深不可測，但也暗暗担心他是否抵受得了柳炎陽「烈陽神功」的奇異熱力。

魯豹小李子等人從沒有見過這種拚鬥方法，但見齊燕歌柳炎陽兩人神情肅穆專注，自然也看出情勢之嚴重，閉口噤聲，緊張得大氣也不敢出。

這時，以量天尺短劍互相作着力的比拚的齊燕歌，柳炎陽，有了很大的變化，柳炎陽一張原本紅通通的臉膛，變成深紫紅色，頭頂不絕地冒出大股嘶嘶作响的騰騰熱氣，火紅的短劍劍身上，像剛從冶煉的烘爐中抽出般，通體透明，紅得發亮，一層艷紅的絲焰，將劍身包裹住，流轉閃躍不已。

——看來，柳炎陽又用上了對付嚴秋山的那一招，而且將「烈陽神功」提聚到有八成左右。

反觀齊燕歌，無絲毫變化，只有一張臉，變得如玉般晶瑩，握着量天尺的右手，亦如白玉。量天尺沒有像柳炎陽預期的那樣，被他藉短劍催逼過去的「烈陽神功」奇熱功力，變得像冶煉過的鐵條般發紅變軟，反而散發出一層淡淡的烏芒！

這種詭異的奇景，令到魯豹等人看得驚詫不已，疑幻疑眞，若不是親眼所見，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相信！

郭青起初一見柳炎陽將「烈陽神功」提聚到前所未見的程度，一顆心立時卜卜狂跳起來，金絲軟鞭握在手中，準備一見情況不對，不顧一切，衝上前解救齊燕歌，及一眼看見齊燕歌量天尺絲毫沒有受柳炎陽從短劍上催迫過去的「烈陽神功」影响，依然烏漆發亮，並還散發出一層烏光，再看齊燕歌臉色如白玉般晶瑩，不禁完全放下心來，知道齊燕歌這種內功，足以尅制柳炎陽的烈陽神功。

果然無錯，不到一袋烟功夫，柳炎陽那柄通紅透亮，赤焰流轉閃躍的短劍，竟然像變戲法般，自劍尖開始，絲焰退滅，就像一條燒紅的鐵枝逐寸放入水裏那樣，通紅透亮的劍身逐寸逐寸變成土紅色，連一絲光澤也沒有，逐漸移向劍柄處。

而柳炎陽頭上冒出的「嘶嘶」熱氣更濃，濃如烟霧，一張臉，却變成了暗紅之色，身軀也開始微微震幌。

終於，通紅透亮的劍身變得全無光澤，流轉在劍身上的紅焰也完全幻變，柳炎陽身軀劇烈震動了一下，整個人像受到猛烈撞擊般，「蹬蹬蹬」一連退了八九步，幌了幌，勉强站定下來，一雙平時焰光四射的眼睛，變得黯然無光，胸脯劇烈起伏，緊閉的嘴唇一張，哇的吐出一口鮮血。

齊燕歌顯然擊敗了柳炎陽，只見他若無其事地站起來，深深吸了口氣，臉上白玉般晶瑩的色彩漸漸消褪，量天尺垂握，明銳的眼睛緊緊盯着柳炎陽。

柳炎陽擧袖抹了抹嘴角的血漬，嘴唇動了動，似想說話，却沒有說出，猛一轉身，脚步蹌踉，急奔而去。

郭青想追，却被齊燕歌搖手阻止了，只好作罷。

霎眼間，柳炎陽走得無影無踪。

齊燕歌這時才長長吐了口氣，身形幌了幌，臉色刹那變白！

郭青看在眼內，吃一驚，一把扶住齊燕歌，急問：「燕歌，你沒事罷？」

齊燕歌神色顯得很疲累，搖搖頭：「沒事，只是內力損耗過度，坐息一下就沒事了，那厮好厲害的邪門內功！」

魯豹小子等人，也驚呼着奔過來扶住齊燕歌，興奮而又關切地問：「齊大哥，不要緊吧，快進去坐下歇歇。」

衆人扶着齊燕歌走入他的寢室，讓他坐在一張椅子上。

郭青現在明白了齊燕歌爲何不讓他追擊柳炎陽，是不想他冒險，柳炎陽雖然受了不輕的內傷，仍能一戰，而齊燕歌未必帮得了他。

郭青看一眼閉目坐息的齊燕歌，默然不語，走出屋外爲齊燕歌守護。

弟兄遭殘殺　郭青一戰亡

魯豹遇難

「二分明月照揚州」。

揚州乃天下商賈雲集之地，商業繁盛，自然也笙歌處處，熱鬧無比。

華燈初上，該是揚州最熱鬧的時份了——特別是秦樓楚館。

魯豹就在這時候，走過長街，轉入一條燈火明亮的橫街——揚州城中等妓院集中之地——薈芳里。

魯豹是揚州城的土混混，開妓院的鴇母龜公，自然認識他，也有點怕他，見他走過，忙不迭與他打招呼。魯豹也笑着與他們打招呼，脚下却不停，一直往前走。

終於，他走到橫街最尾的一間妓院前停下來，摸一摸懷中揣着的銀子，抬眼望一望掛在門前的燈籠——留香院三個字，興奮地一笑，跨步入門！

× × ×

剛巧，一個半老徐娘的微胖婦人，正從院內走出，尖利的眼光自然見到跨進來的魯豹，立時臉上堆滿假笑，猶有風韻地朝魯豹「喲」了一聲，踏着碎步，擺動着手中的巾兒，迎上前說道：「魯爺，這幾天到了哪裏？人影也不見，可想死小紅桃那丫頭了，天天叨念着你，盼你來，啊哈，終於讓她盼到了，魯爺，快進去吧。」

一連串說話，令到魯豹這大個子，有

點尷尬地紅着臉，一雙大手互握着，望着那鴇母只是笑。

鴇母挨到魯豹身邊，一扭身，睨了魯豹一眼，嗔道：「喲，魯爺，還站着，要不要老身帶你進去？」

魯豹咧嘴一笑，急急忙忙道：「不用，俺這就進去。」說着從懷中掏出一錠銀子，塞在鴇母肥白的手中，一閃身，從鴇母身邊走過，步履輕快地朝內走去。

銀子在手，鴇母這次才眞的從心裏笑出來，在後面對快步走着的魯豹提高語聲說：「魯爺，別摸錯了門口，小紅桃在臨院的房間裏等着你。」

魯豹已無暇回應，脚下更見輕快。

× × ×

小紅桃是他的老相好，只要魯豹袋中有銀子，又感到需要，他就會自然然地來找小紅桃。

想着小紅桃光滑白嫩的胴體，魯豹心頭砰砰跳動，喉頭發燥，乾乾地咽了口唾沫，步下更快——他已有點急不及待了。

終於來到小紅桃的房門前。

魯豹再次咽了口唾沫，站在房門前，吸了口氣，語聲乾澀地輕喚：「小桃紅，俺來了，快開門。」

門內沒有半點聲息，等了一會，魯豹再次輕喚：「小紅桃，妳怎麼了，還不開門？」

房內依然沒有小紅桃的聲息傳出。

魯豹不耐煩了，伸手拍門。

那知手才觸在門上，兩扇門應手而開，原來是沒有栓上的，只是虛掩着。

魯豹以為小紅桃在故意要他，也不以為意，微微一笑，一步跨入房中。

× × ×

房內燈火光明，魯豹才一入房，一眼就看到小紅桃那光滑白嫩的胴體側伏在床上，臉朝內，一腿微微伸張開，姿勢極是誘人。

魯豹的心跳加速了，喉頭更乾，眼中發出了光芒，貪婪地注視在那誘人的胴體上，一面放輕脚步走上前，一面低喚：「小紅桃。」

小紅桃像熟睡了一般，一點反應也沒有。

魯豹來到了床前，站下來，目光貪婪地在小紅桃赤裸誘人的胴體上溜轉了一會，然後伸出雙手，輕撫在小紅桃光滑嫩白的大腿，肩背上，再一次地輕喚：「小紅桃！」

語聲未落，他整個人像被毒蜂螫了一下般，倏地縮回手，退了一步，一臉驚容，眼中驚色盡露！

你道他為何會這樣，却原來他雙手觸摸在小紅桃光滑白嫩的胴體上，驀然發覺原本溫熱的胴體，却觸手冰涼！

這現象，只有一個答案可以解釋：小紅桃已死了！

由於小紅桃是臉朝床內側伏的，所以魯豹始終看不到小紅桃的臉容。

定一定神，魯豹俯下身，伸出手一扳小紅桃的肩頭，將小紅桃扳轉過來，仰臉朝天。

目光觸及小紅桃的臉面，魯豹整個人從一百度的高溫中，猝然掉落冰窟中，臉色大變，僵立發怔！

——小紅桃絕無疑問是死了，而且死了足有半個時辰，因為她雪白的脖子上，咽喉處，已開了個尾指尖般的血洞，顯然這個血洞就是致小紅桃死地的致命傷，血洞上的血已凝結，有一縷凝結在白嫩的胸脯上，全身上下，再沒有別的傷口！

不過小紅桃張大的眼睛中，凝着一抹詫訝不信的神色。

好明顯，小紅桃可能是被一個嫖客殺死的！

魯豹終於從震驚中回過神來，餓豹般嘶叫一聲，雙拳緊握，鬚髮皆張，大吼道：「是誰殺了她？是誰殺了她……」

× × ×

「是我！」一聲簡短有力的語聲從床後傳出，接着一道紅光自床後閃轉出。

魯豹這時已失了理性——小紅桃是他最心愛的女人——不管她出身如何，總之是他一生之中最愛的女人！吼一聲，也不理會床後轉出的是人是鬼，揮拳就擊！

——誰殺了小紅桃，他就殺誰！他要為小紅桃報仇！

但他揮起的拳頭在將要擊實的刹那，却倏然停頓下來，像見了鬼怪般，神情劇變，退了一步，以驚詫的語氣說：「原來是你！」

「正是柳某！」原來從床後轉出的人，是「陽君」柳炎陽！

柳炎陽背負着雙手，身穿大紅袍，臉上似是紅通通的，整個人像團烈火，不過明顯的比上次魯豹見他時，那種炎炎逼人的氣勢，減了幾分，這大約與他受了不輕的內傷有關。

雖是如此，魯豹仍然感受到從柳炎陽身上散射出的炙人熱力。

魯豹雖然知道自己絕不是柳炎陽的對手，但他這時已紅了眼，豁出去了，嘶聲大吼道：「你為何要殺她？」

柳炎陽目中火光閃躍。「因為我要殺你！」

接又續道：「柳某殺你，是要向姓齊的顯點顏色！」

魯豹怒火塡胸，虎吼道：「俺與你拚了！」

雙拳直擂而出，瓦砵大的拳頭擊向柳炎陽胸腹！

柳炎陽嘿嘿一笑，一拳直搗而出，後發而先至，一拳搗在魯豹的胸膛上。

魯豹大叫一聲，整個人朝後飛跌，砰一聲，龐大的身軀，撞在房壁上，口吐鮮血，背貼着牆壁，滑跌在地，頭一垂，死了。

「磁磁」微响中，魯豹的胸前，有一個拳大的凹痕，胸衣焦黑，露出像被火燒灼，正冒起黑烟的胸肉，一陣難聞的焦臭，瀰漫在房中。

柳炎陽一揮袖，看也不看像座山般倚壁死去的魯豹，一舉步向房門口走去。

倏的他一窒步，接着倒翻仰射，像一道火箭般，穿窗而出，一閃沒入夜色中。

門外立時响起一陣脚步沓雜聲，人語聲，顯然，來的是妓院中人。可能是魯豹的吼聲驚動了他們，他們趕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看到的，只是小紅桃與魯豹的屍體。

整座妓院立刻被驚動了。

錢大

齊燕歌聞訊與小李子小黑子匆匆趕到留香院，直闖進小紅桃的房子，一眼看到倚倒在房壁地上的魯豹屍體，臉肌一陣抽搐，瞳孔收縮，目光落在魯豹胸前像被火燒灼、焦黑凹陷的傷口，牙關緊咬，從齒縫中迸出語聲：「好狠毒的柳炎陽！」

小李子與小黑子一眼見到魯豹的屍體，驚怔了一下。接呼叫一聲：「魯豹！」衝上前撲抱魯豹。

却被齊燕歌一手一個攔下來。「冷靜點，別太衝動，魯豹已死，這個仇咱們一定要報！」

伸手撫在魯豹眼瞼上，輕聲道：「好兄弟，你放心，大哥不會讓你死不瞑目，」將魯豹的眼瞼闔上，雙手一抄，將魯豹屍體抱起，大步向外走！

小李子小黑子一臉悲痛憤激之色，跟在齊燕歌身後，走出妓院。

× × ×

錢大是錢如山之子——獨子。

錢如山的錢財，恰如他的姓加上名——錢財如山。

錢如山在揚州，可說是首屈一指的首富，但雖有如山之家財，却人丁稀少，任他廣置姬妾，却依然只得錢大一根獨苗。

錢如山只得錢大一根獨苗，自然如珠如寶，視如命根，縱寵有加。

錢大於是乎書讀不成，吃喝嫖賭却無一樣不精，十足十的一個富家無賴子。

仗着有財有勢（有財必定有勢），錢大經常欺侮旁人，更甚的是，每有姿色不俗的良家少女少婦被他看見，少不免都會被他調戲一番。

故此，無財無勢的窮苦人家，莫不對錢大視如豺狼，恨之入骨。

但恨歸恨，却一點也奈何他不得。

直到齊燕歌重回揚州，錢大遇到了尅星，被齊燕歌當衆教訓了幾回之後，才不敢像以往那樣放肆無忌，但却恨透了齊燕歌。

由於齊燕歌無家無業，光棍一條，身又手高，像「三環奪命」莫不愁這樣有名氣的人均也敗在齊燕歌手上，錢大雖然恨之刺骨，却無可奈何。

× × ×

錢大平時除了吃喝外，最喜歡是嫖，其次是賭。

賭，不是小賭，而是大賭。看他在賭場中十萬八萬地賭，臉不改容，十足一個敗家子。

——逢賭必輸。不輸二三十萬，也輸上五七萬。

幸虧他家錢財如山，才不至被他輸清，不但輸不清，而且永遠輸不清。因為他老子——錢如山幹的買賣，是天下間一種最賺錢的生意——鹽商。

既有散不盡的家財，錢大又何在乎輸呢！

今天，他又去賭了。

不過他今天去的不是揚州城最大的賭場——金銀賭場，而是去一間小賭場。

說這間賭場是小賭場，一點也不假，因為它與金張賭場所下的注碼相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那間小賭場的賭法，最小可以下一個銅錢，最大也只准下十兩銀子；而金銀賭場，最小的注碼規定不少於一千兩銀，最大却沒有規定，客人買多少，賭場都受起，換言之，就算客人下注一千萬兩銀子，賭場也一樣受起，輸贏絕無問題。

× × ×

錢大一進入那間沒有名字的小賭場，立刻引起了所有在場上賭得興高彩烈的賭客注意，很自然，都停止了下注，一齊注視着錢大。

他們每一個人都認識或見過錢大這個人，自然也知道錢大的身份，對於像錢大這樣的人突然來到這間小賭坊。都感到有點意外。

事實上是大出意外。

像錢大這種動輒下注萬兩以上的富家公子，竟然會有興趣來到這間下注最高只限十兩銀子的小賭坊，不引人注意才怪。

錢大神氣活現地行到賭桌前，顧盼自豪地掃了在場賭客一眼，傲然一笑，抖抖衣袖，一伸手，將一張銀票放在賭桌上。

衆賭客的目光立時一亮，接一驚——銀票的面額竟是一萬兩！

來這小賭坊賭錢的人，都是揚州城中最低下的人，不要說一萬兩銀子，連一百兩也沒有見過，望着賭桌上那張一萬兩的銀票，個個張口結舌，呼吸粗濁。

連那個庄家也呆住了。結結巴巴道：「錢……公子，咱這裏……最……最多只能下……下注十兩……銀子，你……」

錢大揮手大笑道：「本公子肯到你這間下九流的賭坊來賭，是本公子瞧得起你們，什麼規矩不規矩的，本公子喜歡下注多少銀子，你們都要照受！」

庄家苦着臉說：「咱們受起了，也賠不起，錢公子若執意要下注一萬兩，請到別家吧。」

錢大一拍桌子，冷笑道：「這算是那門子開賭坊的，客人來賭錢，不但不歡迎，還趕人走，哈哈，不如收檔關門罷！」

看錢大那一副盛氣凌人，大呼大叫的樣子，分明不是來賭錢，而是來鬧事，那些賭客既是來尋刺激的，當然也不會放過這種免費的刺激，一個個站着看熱鬧。

庄家的這時也看出錢大是在故意搗亂，不由怒道：「錢大，別以為你有兩個臭錢，別人就怕了你，聽着，若還不走，待會齊大哥來了，可有你受的！」

錢大一聽「齊大哥」三個字，眼中掠過一抹驚色，但隨即兇巴巴地說：「別拿你們的齊大哥來唬人，哼，本公子不會怕他，他來了更好！想不到，你這間賭場是他開的！」

這時有一個人從賭坊的裏間走出來，看見錢大，怔了怔，立刻快步上前，冷冷看了錢大一眼，怒聲道：「錢大，別人怕你有財有勢，咱們可不怕你，識趣的，快點走！」

從裏間出來的人，正是小李子。

錢大却有恃無恐地瞪眼道：「你是誰？敢對本公子無禮！」

小李子迫前一步，迫視着錢大。「你別管我是誰，說出來你也不認識，總之，我不准你在這裏搗亂，你若想賭，依足這

裏的規矩下注，我絕不干涉你！」

錢大被小李子這一頓話說得怔了怔，兩眼一翻，哇哇大叫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本公子偏不走，看你小子奈何得了本公子何！」

小李子鄙夷地看了錢大一眼，淡淡道：「趕他出去！」

立有兩名穿着土布衣褲的漢子上前，一左一右挾住錢大，架着他就往外面走！

錢大跳脚掙扎，却哪裏掙得動，被兩個漢子挾着硬往外走。

小李子望着跳脚嚷叫的錢大，咀角現出一抹嘲笑。

突地，小李子渾身一震，笑意凝結，雙目發直，望着門口。

門口，出現了一個紅臉膛，身穿大紅袍，像一團烈火般的年青人。

賭坊內原本就有點悶熱，這年青人一出現，賭場內刹那變得燠熱非常，衆人只感覺到，一陣陣熱浪，自那年青人身上湧發出來，直迫過來。

「柳炎陽！」小李子終於回過神來，低沉叫出。

錢大一見柳炎陽出現，立刻停止了跳脚嚷叫，神氣地叫：「快放下本公子！」

兩個挾持錢大的漢子雖然被柳炎陽的氣勢所攝，呆了一呆，停下脚步，却沒有被錢大的喝叫而窒住，反而更用力挾着錢大。

錢大這一來却受苦了，被挾得痛叫起來。

「放下他！」柳炎陽目光如兩道烈焰般在兩個漢子身上燒灼，向前踏進一步。

兩個漢子但覺身上莫明其妙地灼痛起來，窒了一窒，手一鬆，被錢大乘機掙脫，二步跳到柳炎陽身後，神氣活現地對小李子吼叫：「該死的小子，現在還敢不敢趕本公子出去？有種的就過來！」

小李子眼望着柳炎陽，心裏却意念飛閃，他很清楚在目前情形下，可能會難逃一死，但他不怕死，他担心的是賭坊若被砸了，那很多弟兄就會失了依靠。

原來，賭坊雖是齊燕歌主理，但齊燕歌開賭場的目的，只是想從賭客身上抽點水，以養活一班弟兄，以免他們爲了生活，出來胡混詐騙，爲害鄉里。

衆弟兄在他的約束下，生活又有着落，所以能安份守紀，不再像以前那樣子，欺搾鄉里。

小李子正是被齊燕歌分派到這家賭坊主持一切的。

在揚州城平民百姓住的地方，齊燕歌他們還開了好幾間賭坊，不然，單靠一間，不足以維持衆弟兄的日常生活開銷。

小李子眼珠一轉，朝呆站在賭桌後的庄家打了個眼色。

那庄家微一點頭，慢慢往後退。

柳炎陽立刻朝他厲喝：「站住！」

那庄家哪聽他的，疾轉身，拔腿朝裏間奔去。

——裏間有道通到外面的後門。

柳炎陽見喝止不了那庄家，怒嘿一聲，像一頭豹子般，紅光一閃，怒撲向那庄家。

兩個漢子由於不認識柳炎陽，怒吼一聲，齊齊撲上，攔阻柳炎陽。

柳炎陽看也不看撲前攔阻的漢子，冷哼一聲，照直向兩個漢子衝去，一衝而過，直撲那個已奔到裏間的門口的庄家。隔着丈許距離，遙發一掌，一道暗紅熱流疾湧向那庄家背後。

那庄家立刻慘叫一聲，脚下一窒，背後心焦黑一片，冒起縷縷黑烟，撲伏在裏間門口。

衆賭客何曾見過如此奇異的殺人手法，隔空一掌，竟能殺死一人，而死的人竟然像被火灼燒過一般，無不驚悚動容，驚呼出聲。

小李子臉色也變了。

柳炎陽就站在他對面，距離約六尺。

兩個攔阻柳炎陽的漢子，這時已倒地死去，衣服化爲灰燼，全身焦黑。

小李子打從脊樑骨冒起一陣寒氣，但他却不怕。

眨眼間，死了三個弟兄，小李子悲痛不已。

錢大這下可更神氣了，跟在柳炎陽身後，來到小李子面前，嘿嘿笑道：「小子，現在求饒還來得及！」

小李子突地吐了口唾沫，鄙夷地說了聲：「狗！」

錢大一張臉漲得通紅，如豬肝色，渾身顫抖，咬牙切齒地指着小李子：「小子，等會瞧瞧誰是狗。」

小李子咀裏再吐出一聲：「狗！」

錢大怒吼一聲從柳炎陽背後撲出，揮拳向小李子毆擊。

他已被小李子那一聲「狗」，惱羞得像瘋子般，失了理性，瘋狗一樣撲向小李子。

小李子對錢大帶引柳炎陽來此，殺了他三個弟兄，早已恨之入骨，見他搶撲上來，殺機已動，只等錢大臨身，立刻痛下殺手。

柳炎陽一伸手，却將瘋狗般的錢大抓拉住，錢大掙了幾掙，哪裏掙得動，只好作罷。

小李子眼見殺不了錢大，吸一口氣，怒視柳炎陽。「柳炎陽，你意欲何爲？」

柳炎陽嘿嘿一笑。「燒了這賭坊！」

小李子語聲異常平靜地說：「只管燒，齊大哥自會找你算帳！」手一指錢大：「還有你！」

錢大嚇得一縮身，猛然想起有柳炎陽撐腰，胆氣一壯，挺胸道：「本公子隨時等着他來算帳。」

柳炎陽道：「說完了沒有？」

小李子大聲道：「說完又如何，未說完又如何？」

柳炎陽目中焰光一跳。「殺你！」

小李子未等話落，一頭衝向柳炎陽，右手寒光一閃，疾刺柳炎陽小腹！

明知不敵而還能不顧一切衝前拚命，這需要何等的勇氣，不怕死的決心！

柳炎陽如紅雲般往旁飄閃，一伸手，揑住小李子頸脖，五指一緊，「喀勒」一陣碎响，小李子身子一搐，雙脚一蹬，頸骨盡碎，窒息而亡！

衆賭客直到這時才如夢初醒，驚呼懼叫，奪門就走。

柳炎陽沒有阻攔他們，直到人走清光，才滿意地一笑，對錢大說：「錢兄，這

一次，只怕齊燕歌不吐血才怪！」

錢大奉承道：「柳兄，齊燕歌那小子，簡直不能與你比。」

柳炎陽却正容道：「誰要小覷了齊燕歌，誰就犯了大錯，若你還不想死得這樣快，最好別輕估了他！」

錢大臉上一熱，訕訕笑道：「柳兄說得是，說得是！」

柳炎陽掃一眼賭場內死去的人，轉對錢大道：「若你不想遇上齊燕歌，那麼最好快走。」說着轉身就走。

錢大渾身一抖，哈巴狗般跟在柳炎陽身後往外走。

走出賭坊門外，柳炎陽一揮袖，抖手拋出一道紅光，紅光落在賭坊內，着地「蓬」的一聲作响，火焰立起，張牙舞爪般向四處蔓延，刹那整間賭坊陷在火海中。

——好厲害的火藥暗器。

柳炎陽見大火吞噬了賭坊，才偕同錢大迅速離開。

× × ×

齊燕歌站在被燒毀的賭場廢墟前，望着排列在他脚下業已燒成木炭般的幾具屍體，牙齒咬得「格格」作响，臉色鐵青，雙手用力互握着。

郭青，小黑子站在齊燕歌身旁，望着地上幾具焦炭般的屍體，小黑子終於忍不住，哽咽着叫了聲：「小李哥！」抽泣起來。

幾具變成焦炭的屍體，已不能辨認出那一具是小李子的屍體。

郭青忽然一轉身，拔脚就走。

齊燕歌一伸手，攔住郭青去路。

郭青悶聲不吭，一擰身閃開，發足狂奔。

齊燕歌却及時一手抓住他臂腰，問：「郭兄，你要到那裏去？」

郭青目中寒光閃動，下唇咬啃出血，激聲道：「去找柳炎陽拚命！」

齊燕歌目光一凝，嘆口氣道：「郭兄，現在千萬衝動不得，那只會對柳炎陽有利，柳炎陽目的就是激怒咱們，千萬不可上當！」

郭青痛苦地說：「但，這會連累你的弟兄。」

齊燕歌吸一口氣，誠摯地說：「郭兄，咱們是不是好朋友？」

郭青不明白他何以會這樣問，但仍然點頭。「是好朋友！」

齊燕歌一拍郭青的肩頭。「你是我的好朋友，那麼，我的弟兄，亦就是你的好弟兄！」

郭青心頭一熱，忍不住緊緊執着齊燕歌的手，激聲道：「燕歌！……」激動得說不下去。

齊燕歌平靜地說：「我會吩咐弟兄們立刻關閉賭坊，暫時不要露臉，柳炎陽就無從向他們下手。」

郭青只有不住點頭。

× × ×

齊燕歌親自動手，與衆弟兄安葬了死去的小李子等人。

郭青被殺

魯豹、小李子等人，皆是齊燕歌的好弟兄，但，現在却死了，這令到齊燕歌傷痛不已。

爲了死去的魯豹，小李子等人，爲了郭青是他的好朋友，齊燕歌下了必殺柳炎陽的決心！並且，誓必追查出柳炎陽之何以殺人的秘密！

× × ×

郭青近幾日來，一直很沉默，一個人關在房內，很少與齊燕歌見面說話。

齊燕歌知道他爲了魯豹等人的被殺，內心很難過，也就不去打擾他，由得他一個人關在房中。

這一天，郭青一大早就去找齊燕歌，却在破敗荒廢的庭院中見到齊燕歌一個人在負手沉思。

郭青走上前，劈頭劈腦就說：「燕歌，我決定離開這裏。」

齊燕歌一驚抬頭，望着郭青：「郭兄，你說什麼？」

郭青語氣堅決地說：「燕歌，我很感激你及死去的魯豹小李子等弟兄，但我不想再連累你們，我決定離開，我走了，柳炎陽就不會再來找你們的麻煩。」

齊燕歌緊緊地盯着郭青，好一會，才搖搖頭道：「郭兄，你以爲你一走，柳炎陽就放過我？」

郭青默然點頭。

齊燕歌却斷然道：「那你就錯了！」

郭青抬頭愕然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激聲道：「你走了，柳炎陽一樣不會放過咱們！你想想，柳炎陽爲何要追殺你？就是因爲他懷疑你知道了他的秘密！而你來找我，他一定也懷疑你將他的『秘密』告訴了我，試問，他還會放過我嗎？」

郭青不由瞠目結舌，吶吶道：「燕歌，怎麼我想不到這一點！」

齊燕歌笑笑，拍着郭青肩頭：「郭兄，現在不走了吧？」

郭青苦笑道：「是我一時糊塗，來找你幫忙，累及你們，我心裏實在難過。」

齊燕歌肅容道：「郭兄，現在還說這些話？那就不像是好朋友了！」

郭青歉疚地望着齊燕歌湛然明銳的眼睛，說：「燕歌，是我說錯了！」

齊燕歌笑道：「郭兄，不說這些，咱們倒要想個辦法，對付柳炎陽這傢伙！我忽然對柳炎陽的秘密很感興趣。」

郭青點頭道：「我也是！」

兩人正說着，小黑子匆匆奔進來，在齊燕歌郭青面前停下來，喘口氣，道：「齊大哥……」

齊燕歌抃笑截住小黑子的話頭。「小黑子，先歇歇，緩過口氣再慢慢說。」

小黑子喘息一會，氣息平緩下來，吸口氣，說：「齊大哥，柳炎陽的行踪打聽到了！」

齊燕歌郭青精神一振，齊聲問：「他現在哪裏？」

小黑子趕緊說道：「他就在錢大的家中！」

兩人同時一怔，齊燕歌喃喃道：「他怎會在錢大家中，兩人怎會扯上關係？」

郭青也是大惑不解。「柳炎陽與錢大根本風牛馬不相及這事看來有點古怪！」

齊燕歌點頭表示有同感。

小黑子却道：「或許錢大湊巧找到他來對付齊大哥你也說不定。」

齊燕歌點點頭道：「有可能！」接道：「小黑子，有沒有吩咐弟兄們在附近窺探監視？」

小黑子點頭道：「放心吧，齊大哥，弟兄們已將錢府嚴密監視起來，一舉一動，也逃不過咱們的眼睛。」

齊燕歌讚許地拍着小黑子的肩頭，說：「小黑子，你果然機靈，吩咐弟兄們一切小心，不可露出破綻，更不可莽動，有什麼動靜，立刻回報。」

小黑子笑着說：「大哥放心，弟兄們自會小心在意。」說着別過齊燕歌郭青，返回錢府附近監視。

× × ×

錢大這時正與柳炎陽在喝着酒，忽然接到一張條子，匆匆看過，遞給柳炎陽，柳炎陽看畢，一手搓碎紙條，冷笑道：「他大概不想活了！我去走一趟。」

錢大關切地問道：「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柳炎陽哂然道：「放心，我很清楚所謂白道正義之士的行事作風，他們做事講究光明正大，下三流那一套，他們是不屑施用的！」

錢大道：「那柳兄一切小心。」

柳炎陽點點頭，站起來，匆匆走出錢府大門。

隱身在錢府附近的市井青年，自然悄悄跟踪下去，並一面着人飛報齊燕歌。

× × ×

柳炎陽來到城北瘦西湖，在一條堤岸上站下來，一雙如火焰般灼亮的目光，直望着堤岸深處，一步步往前走。

堤岸柳竹成蔭，雀鳥飛鳴，很是清幽。一身是紅的柳炎陽走在這柳竹綠蔭的堤岸上，有如萬綠叢中一點紅，分外觸目。

堤岸上一個人影也沒有。

柳炎陽終於走到堤岸中段，停下來，挺立着，大叫：「郭青，既有胆約柳某來此一決生死，爲何還不現身相見？」

語聲在堤岸上空迴蕩不息，一棵翠竹後，立刻閃出一個青衫人——郭青。

郭青一步步走到柳炎陽面前丈許距離站住，一雙眼中殺機大盛，緊緊盯着柳炎陽，一字字道：「柳炎陽，你果然大胆，敢來赴約！」

柳炎陽嘿嘿笑道：「你是柳某手下敗將，柳某爲何不敢來？」

郭青銳聲道：「你不怕郭某使詐？」

柳炎陽大笑道：「當然不怕！柳某很清楚你們這種自視爲白道俠士的行事作風，那種欺詐手段，你們怎會施爲！」

郭青道：「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咱們動手吧！」

柳炎陽大笑，拍掌道：「正合吾意，夠爽快，請出手吧！」

郭青立刻抽出纏在腰間的金絲軟鞭，抖手一揮，發出「啪」的一聲清脆响聲。

柳炎陽也亮出了他的「火劍」。

兩人各自踏前一步，蓄勢以待，剎那，幽靜的堤岸上，殺氣嚴霜！

× × ×

跟踪柳炎陽的市井青年，在郭青從竹叢後現身，心中大驚，忙悄悄退出堤岸，拔足狂奔，飛報齊燕歌。

齊燕歌早已得到監視錢府弟兄的飛報，由於沒有再接到關於柳炎陽進一步的行踪，所以只有按捺着靜待進一步的消息。

他却沒有留意到郭青的失踪。

× × ×

郭青金絲軟鞭如靈蛇躍動，如騰龍舒捲盤舞，將柳炎陽逼得連連後退。

柳炎陽本來可以不退，但他却不想做成兩敗俱傷的境地，只好閃避郭青勢如瘋虎般，悍不懼死的拚命進攻。

——一夫拚死，萬夫莫敵，一個人拚着必死之心去對敵，確實是令人不得不退避三舍！

郭青本就不是柳炎陽之敵，但他豁出去了，只求傷敵，全然不顧自身之安全防守，居然令到柳炎陽在有所顧忌之下，竟然一時間奈何不了郭青，被郭青迫得一退再退。

柳炎陽退到一棵柳樹前，剛巧郭青一鞭向他直直抽劈而下。

柳炎陽後退不能，只好向兩旁閃轉，紅影一閃，閃繞到背後。

「啪」的一聲暴響，柳樹樹身竟然被郭青的金絲軟鞭擊裂，鞭梢透樹而出，正好抽打在剛轉到樹後，料想不到的柳炎陽左胸上，衣裂血現，胸衣破裂處，現出一道半尺長的血痕。

柳炎陽悶哼一聲，一拳擊向樹身。

「喀勒」暴響，柳樹應聲折斷，倒向衝向柳樹的郭青。

郭青竟然不閃不避，一拳斜擊在樹身上，將倒向他的斷樹擊得向旁斜倒，他的人也衝越過斷樹，金絲軟鞭如靈蛇般捲纏向柳炎陽頸脖！

柳炎陽萬料不到郭青竟然勇悍若斯，在驟出不意的情形下，差點又着了道兒。尙幸他反應靈捷，一個鐵板橋，硬生生拗腰後仰，呼一聲，金光一响，軟鞭鞭梢在他臉龐上貼着鼻尖抽捲過。

足下用力一蹬，柳炎陽整個人如穿波紅鯉般，倒竄出兩丈開外，一頭直撞向一棵柳樹。

眼看就要撞上，却像頭頂長了眼睛般，身形倏的一頓，在空中一個倒翻，雙腳蹬在樹身上，嗖的一聲，人如離弦箭矢般平射向正追撲過來的郭青！

這一蹬射之勢，竟比他倒竄之勢，快了何止一倍！

而他這去而復返之勢，也大出郭青意料之外。

既然大出意料之外，當然也應付失措，嗤一聲，竟被柳炎陽人劍衝破鞭影，噗一响，短劍刺入郭青左臂中！

這一劍原本刺在郭青左胸上，郭青在危機一髮間，拚命將身形擰開，硬是被他讓開了胸前要害！

郭青驟覺一陣劇痛，也不哼一聲，竟然不避不停，全力撲向人在空中的柳炎陽，金絲軟鞭暴抽狂擊向柳炎陽背腰！

柳炎陽短劍還深深插在郭青手臂上，幾乎刺了個對穿，正想用力向下一劃，像劏魚一樣將郭青的手臂割裂開，廢了郭青一條手臂，不意郭青竟然悍不畏死，全力撲向他，不禁臉色一變，疾抽劍墜地，堪堪避過郭青抽向他背腰的軟鞭！

劍出血湧，郭青手臂上的傷口立卽湧出大股鮮血，染濕了他的衣袖，也染紅了他的眼睛，郭青大吼一聲，狀若瘋狂般，衝撲向柳炎陽，金絲軟鞭雖然攻勢凌厲，已全無章法，破綻百出！

——這是不要命的打法！

柳炎陽雖然看出郭青破綻百出，仍然沒有貿然痛下殺手，他已勝算在握，又何必冒險呢，在郭青的攻擊下，他又再不斷閃退。他要在最有利的機會，才一舉擊殺郭青！

郭青在悄悄離開齊燕歌的祖屋，派一個小孩將戰書送到錢府後，早已立下必死的決心——就算死，也要拖柳炎陽一同上路，所以，他一動手，就是拚命的打法，將生死置諸度外。

但，他畢竟比柳炎陽差了一截，無論他如何拚命，依然拚不過柳炎陽，只能在柳炎陽胸上劃出一道血痕，自己却手臂負傷，傷勢極重，整條手臂不能動，血不斷湧流出，不但染紅了他的衣襟，也染紅了堤岸，至於半截衣袖，竟然比柳炎陽的大紅袍更加紅——紅得恐怖！

若照這樣打下去，不用柳炎陽動手，郭青也會力歇血盡而亡！

只不知，郭青還能支持多久。

× × ×

齊燕歌終於從那名跟踪柳炎陽到城北瘦西湖堤岸的弟兄回報，知道郭青約戰柳炎陽，不禁大驚，二話不說，拔腿就跑，快逾奔馬！

他一路急如流星趕往瘦西湖，一面盼望郭青無恙，能夠支持到他趕到。

城頭在望，齊燕歌腳下更快，一眨眼，來到城牆下，他也不從城門下穿過——城門口人太多，一縱身，躍上城頭，再一縱，已從城頭躍落城外繼續狂奔！

他只望能及時趕到堤岸，見到的是活着的郭青！

× × ×

郭青由於狂攻不歇，血流不止，力歇氣虛之下，腳步已開始有點虛浮，人也有點暈眩，眼前紅影亂閃，已有點看不清楚柳炎陽的身形！

但他還是拚力進攻，軟鞭仍然揮舞得嗖嗖作响。

柳炎陽仍然沒有還擊，只是一味閃避，不過，他的眼中已閃過一抹濃濃的殺機，嘴角也孕着一抹笑意。

——郭青遲早會死在他劍下，所以他不急！

× × ×

齊燕歌已如奔馬般來到瘦西湖，只要繞過半截湖堤，就可來到郭青與柳炎陽拚命的堤岸。

他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步跨過湖面，及早趕到堤岸。

果然，他眞的一腳跨進湖中，令到不少遊湖的人失聲驚呼出聲。

齊燕歌也理會不了那樣多，他此刻心中只有一個意念：盡快趕去援救郭青！

——他知道郭青不是柳炎陽之敵，從柳炎陽找他幫忙去對付柳炎陽這一點可以知道。

他一腳踏入水中，出乎那些驚呼出聲的遊人意料之外，竟然沒有沉落湖中，竟如八仙過海般，足踏水波浮萍荷葉，飛一般向堤岸提氣飛縱過去，引起失驚呼叫的遊人，驚怔得張口結舌，叫不出聲，有的竟以爲是神仙下凡，跪下納頭便拜。

齊燕歌只要再一縱，便可足登堤岸。

× × ×

郭青終於再也支持不住，人像醉漢般，東倒西歪，金絲軟鞭只是盲目亂抽亂舞，一點勁道也沒，就像一個三歲小孩在拿着一根樹枝在亂舞一樣。

他還能夠舞動鞭子，只是一種慣性的意識在支持着他，他的力已將歇盡。

柳炎陽終於出手還擊了。

他認爲這時是擊殺郭青的最好時機，再遲，恐怕不用他動手，郭青也會力歇血盡而死。

他不想失去在殺人時的一刹那間的強烈刺激，所以他要在郭青還活着時，刺殺郭青！

他只隨隨便便，一劍刺出，短劍就已插入郭青的心臟要害！

× × ×

齊燕歌已一步登上堤岸，一眼就看到柳炎陽一劍刺入郭青胸膛上。

「郭兄——」齊燕歌心神大震，脫口驚呼出聲。

可惜，郭青已不能回答他。

× × ×

柳炎陽一劍刺入郭青心房，却不急於拔出，他不想郭青死得那樣快，他要郭青死得痛苦，所以他慢慢扭動着劍柄。

他要看着郭青心臟被他短劍絞碎而死的痛苦表情。

劍一絞動，果然令到還有一絲氣息的郭青臉扭曲抽搐得不成形，渾身抖顫，痛苦不堪。

他接再絞動短劍，却適時傳來一聲「郭兄」的呼叫聲，令到他大吃一驚，急循聲望過去，不由神色大變，抬脚力踹在郭青小腹上，他的人却藉一踹之力，抽劍倒竄而出，一竄足有兩丈過外，脚一落地，不敢稍有停滯，身形兩個翻竄，接一躍，踏着柳枝，如飛而去。

——他循聲望過去，一眼就瞥到齊燕歌如怒鷹般，在距他十丈不到處，飛撲過來，他吃過齊燕歌的虧，不由驚懍萬分，他受的內傷還未痊癒，所以他在與郭青動手時，一直沒有施展他的烈陽神功，否則，郭青早就死了，如今若被齊燕歌截住，在內傷未愈的情形下，只怕很難逃得一命，所以他倉惶而逃！

齊燕歌飛一般縱撲向前，恰巧一把接住了被柳炎陽踹飛的郭青。

顧不了追截柳炎陽，齊燕歌抱着郭青的身體停下來，急不及待地呼叫：「郭兄，郭兄！」

郭兄却永遠也不會回答他了。

胸前仍在湧冒着大股鮮血的郭青，業已咽了氣，飲恨而亡。

齊燕歌悲憤塡胸，對柳炎陽恨之入骨，猛抬頭，已不見了柳炎陽的踪跡，只好抱托起郭青尚有餘溫的屍體，一步步走出柳堤。

郭青身上淌滴下的血點，也一點點洒滴落堤岸的泥土上，詭艷異紅。

其實，齊燕歌的心何嘗不在滴血。

情仇兩皆了　隻身走天涯

夜探錢府

安葬了郭青後，齊燕歌有好幾日將自己關在房內，半步不出房門。

這，令到小黑子一班弟兄很是担心，恐防齊燕歌會做出一些愚蠢的事，但他們只有乾着急，因為誰也不敢擅自闖入齊燕歌的房間，只好輪流伏在窗外，從破窗洞往內窺看。

齊燕歌好好地坐在房內，只是一動不動，神情有點像老僧入定。

小黑子他們看了，放下心頭一塊大石，不再那樣担心。

如是者一連過了五天。

五日皆相安無事，柳炎陽足跡沒有出過錢府。

第六日，齊燕歌天才亮就自房間內走到庭院之中，負手仰天，獨自漫步在荒徑上。

曙色朦朦，夜露濕衣，齊燕歌站下來，怔怔望着逐漸在天際雲海中漸漸浮現的旭光。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仍是挺立着不動，狀如木偶。

「誰？」突然他一扭頭，明銳的目光快速地朝後面掃視。

「齊大哥，是我，小黑子。」小黑子從一片樹蔭中閃出。「齊大哥，我一直站在樹蔭下，替你留神警戒，看來，是我白担心了。」

齊燕歌一手將小黑子拉到身前，由衷地說：「小黑子，大哥很多謝你，你眞是大哥的好弟兄。」

小黑子高興地說：「齊大哥，你才是咱們的好大哥。」

齊燕歌目光柔柔地瞧着小黑子。「小黑子，弟兄們都好吧！」

小黑子點點頭：「都好，弟兄們一直輪流監視錢府的動靜。」

接着好奇地問：「齊大哥，這幾日你一直關在房中，弟兄們一直為你担心，你在房中如老僧打坐般坐了幾日，你可是在練功？」

齊燕歌感動地說：「小黑子，眞難為你們了，不錯，我確是在練功，相信柳炎陽那個小子若是遇上我，再不會有命逃走了。」

小黑子歡聲道：「齊大哥，咱們不是可以替魯豹小李哥他們報仇了嗎？」

齊燕歌握拳道：「這個仇一定報得了，也非報不可！」

× × ×

一連幾日，錢府都沒有動靜，令到齊燕歌大是懷疑。他決定夜探錢府，看看柳炎陽在錢府內，攪些什麼鬼。

他決定採取主動，主動總比被動好。

三更未到，齊燕歌已輕易地翻過圍牆，潛進錢府內。錢府很大，不過齊燕歌很輕易已潛行到有人語聲傳出的一處院落。

齊燕歌屏息靜氣，捷如狸貓般潛行到一處有燈光透出的窗下，蹲下來，靜聽房內傳出的人語聲。

窗內，不時傳出一陣陣笑鬧聲，夾雜着蕩笑邪語聲，顯然，房中的人，正在飲酒作樂。

齊燕歌本想潛到別處再察看一下，却被窗內傳出的語聲吸引住了，停下來，仍然蹲在窗下。

「柳兄，如今你已傷勢痊癒，功力又增加了一成，怎麼還不去對付那小子？」

齊燕歌聽出是錢大的語聲。

「錢兄，別心急，齊燕歌那小子不會活得多少時候，覷準機會，柳某自會殺他個措手不及，再將他擊殺，以消你心頭之恨，讓你得到那小妞兒。」柳炎陽的語聲，透過窗紙，清晰地傳出來。

柳炎陽話未說完，已傳出兩人的哈哈得得意笑聲，夾雜着嬌媚的女子勸酒聲。

剛才，齊燕歌就是聽到有女子聲傳出，以為是女眷的閨房，想離開，不意却適時聽到錢大的語聲傳出，才沒有離開。

「錢兄，待殺了齊燕歌之後，你可否幫我一個忙？」

「柳兄，只要小弟做得到的，一定幫忙，只不知柳兄要小弟幫什麼忙？」

「錢兄，只要你肯幫忙，到時再告訴你如何？」

「好，隨便你，來，柳兄，美人醇酒，咱們且先作樂一番，如何？」

「柳某早已忍不住了…哈哈哈……」

房內傳出一陣聽了令人臉紅心跳的淫語邪笑聲，齊燕歌再也待不下去，哼了一聲，離開窗下，很快翻出了院牆，離開了錢府。

小意

齊燕歌想起錢大昨晚對小意不懷好意的說話，決定到胡老頭的雜貨舖看一看。

胡老頭一見齊燕歌到來，立刻親熱拉齊燕歌進入舖內，硬將齊燕歌按坐在椅子上，自己却站着對齊燕歌說話。「齊哥兒，怎的這樣久也不來走走，老漢可惦念着你來着，老漢那一次若不是你仗義幫忙，小意就慘了，眞不知怎樣多謝你才好，今夜，無論如何，也要留你吃頓便飯。」

齊燕歌見老人站着，他怎坐得安樂，忙站起來說：「胡大叔，過去的事別說了，隣里鄉親的，不幫，幫誰？」

不待胡老頭說話，齊燕歌接問：「小意呢？」

胡老頭呵呵笑道：「小意在裏面，她為哥兒你做了一件衣裳，齊哥兒，這是小意的一點心意，等會你千萬別推拒。」接大聲喚叫：「小意，快出來看看，是誰來了？」

裏面立刻傳出少女特有的嬌甜清脆語聲：「爹，是誰來了，女兒立刻出來。」

「是齊哥兒來了。」胡老頭歡聲地回答。

「齊大哥，原來是你來了。」人隨聲現，裏間的布帘一掀，齊燕歌不由眼前一亮。

——一個清麗可人，雙眸明亮的少女，露出一排潔白的貝齒，掀帘而出。

——她當然就是胡老頭的獨生女兒——小意。

小意一臉驚喜之色，望了齊燕歌一眼，沒來由的臉一紅，垂下頭，輕聲而又關切地說：「齊大哥，你瘦了。」

這短短的一句話，聽得齊燕歌心頭一熱，心潮起伏，表面却裝作若無其事地淡淡一笑。「小意，近來錢大那傢伙有沒有來纏着你？」

小意抬起頭，感激地望着齊燕歌：「齊大哥，自從那次你將他教訓一番後，他再也沒有來過，齊大哥，那一次若不是你，小妹……」

齊燕歌趕忙改變話題道：「小意，妳爹年紀已老，妳要多多照顧妳爹。」

胡老頭愛憐地看着女兒，笑呵呵道：「齊哥兒，小意可孝順哩，什麼事也搶着來做，說怕我太累，要不是我一再迫着她，她還想拋頭露臉出來幫我做生意呢！」

齊燕歌深深望了小意一眼，正好小意也抬眼望向他，兩人目光相觸，互相像觸電般各自心頭一震，將目光避開，小意的臉早又紅了。

齊燕歌輕咳一聲，正容說：「胡大叔，拋頭露臉，對小意確實不大好，小意，為了免得惹麻煩，妳還是聽妳爹的說話，平時少出來點好。」

小意垂着頭，輕輕嗯了一聲。

「小意，齊哥兒說得有理，妳以後可要聽話。別老是跟我吵着說要出來幫忙，其實，爹還不至老到動不了，你看，爹不是挺健壯的嗎？」

說完，竟然動手去搬動一盤足有五十斤的白豆。

人，畢竟是老了，不到你不認老，脹紅了臉，也捧不起，彎着腰直喘氣，繼而嗆咳起來。

齊燕歌一步上前扶住胡老頭：「胡大叔，先坐下來歇一歇。」扶胡老頭坐在椅上。

恰在這時，小意嬌喚一聲：「爹，你沒事吧？」急步走上前，自另一邊扶住胡老頭坐下。

這一剎那，兩人從沒有如此接近過，中間只隔着一個胡老頭，彼此氣息可聞，齊燕歌還聞到自小意身上散發出的淡淡幽香，沒來由的心跳了跳。

小意迅速地抬眼瞥視了齊燕歌一眼，齊燕歌恰也望向她，兩人目光相觸，這一次却沒有互相避開，而是牢牢吸引着，磁鐵那樣。

什麼時候胡老頭停止了嗆咳兩人也不知，兩人用眼睛迅速地交換心意。

胡老頭停止了嗆咳，先是覺得兩人各扶着他一邊不放——他已坐在椅上，繼之聽不見兩人動靜，他先是一怔，繼之立刻明白過來，不覺老懷大慰，不聲不響地笑起來，他不想驚動他們。

說實在，他很喜歡齊燕歌這個年青人，他雖然混跡市井，可沒有欺侮過鄉親隣里，也沒有幹那鼠竊狗偷的下流犯法活兒，相反，對鄉親們盡心盡力幫忙，有什麼事，他必是仗義出頭，排難解紛，並約來一班市井青年，不再為害鄉隣，這樣的一個年青人，確實是難得，自己只得一個女兒，要找女婿，還往那裏找？胡老頭是打心眼裏喜歡齊燕歌能做他女婿。

萬分不情願，但又忍不住，胡老頭又嗆咳起來，這自然驚動了正在作着心意交流的齊燕歌和小意。

「爹，現在好些了吧？」小意一驚，紅着臉低下頭，伸手輕輕在胡老頭背上搓揉着，一臉關切之色。

齊燕歌端來一杯熱茶，送到胡老頭面前。「胡大叔，喝口熱茶吧。」

胡老頭喝了幾口熱茶，果然舒暢了很多，不再嗆咳。

齊燕歌見逗留在這裏不少時候了，遂告辭道：「胡大叔，小意，我還有點事要辦，告辭了，有空再來看望你們。」說完就要走。

小意却戀戀不捨地望着齊燕歌。

「齊歌兒慢走。」胡老頭喚停齊燕歌，轉對呆望着齊燕歌的小意說：「小意，妳不是替齊歌兒縫了一套衣衫的嗎？還不去拿出來給齊歌兒。」

小意臉上一紅，羞應一聲，蓮步姍姍，走入裏間。

一會，布帘掀動，小意又出來，手上捧着一套簇新的衣衫出來，雙手遞給齊燕歌：「齊大哥，回去試穿一下，若不合身

拿回來待小妹爲你改過。」

齊燕歌心頭一熱，雙手接過衣衫，却乘機一把握着小意一只柔情的玉手，口裏連聲道：「一定合穿的，不用改了，一定合穿的……」

小意被他握着一只玉手，本來一顆心卜卜跳，臉飛紅霞，嬌羞萬狀，聽見齊燕歌像傻子一樣連說了幾次「一定合穿的」，不由忍不住，「噗哧」嬌笑出聲。「齊大哥，你沒有穿過，怎知一定合穿?」

這一笑一問，才令到齊燕歌驚覺一時失態，忙尷尬地一笑。「小意，多謝妳，我走了。」依依不捨地放開小意的手。

小意自然也不捨齊燕歌這樣快就離開。兩人互相望了一會，齊燕歌終於說道：「小意，進去吧，我走了。」

他想招呼一聲胡大叔，但胡老頭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悄悄避入裏間，人影不見了。

深深望了小意一眼，齊燕歌放開大步走了。

小意却一直站在門口，直直注視着齊燕歌漸去漸遠的身形終於消失在街角處，仍然站着沒有動。

——她的一顆心，似被離去的齊燕歌帶走了。

遇伏

錢府依然沒有一點的動靜，柳炎陽足跡未出過錢府一步，這令到齊燕歌很不耐煩。

錢府是揚州富戶，有財有勢，且是個有皇法的地方，他齊燕歌是不能單人匹馬，闖進錢府殺柳炎陽。一時之間，令到齊燕歌無從下手。

雖則有弟兄在錢府監視，但以柳炎陽的身手，不難避過弟兄們的監視，對他採取行動。自從他探聽到柳炎陽隨時會向他突襲，他就一直加倍提防，每一個行動皆很小心。

——柳炎陽確是一個很難於對付的人物。

× × ×

小七子一見齊燕歌，忙不迭招呼齊燕歌在臨街的一副座頭坐下來，快捷地爲齊燕歌擺好杯筷。「齊大哥，好久沒有來喝酒了，可要吃些什麼?」

齊燕歌含笑道：「小七子，隨便你拿什麼來，我就吃什麼，先來兩壺酒。」

小七子一迭聲答應，很快拿來兩壺酒，殷勤替齊燕歌斟酒：「齊大哥，先吃兩杯潤潤喉，我入去關照廚下師傅一聲，弄兩味可口的給你嚐嚐。」說完，一陣風般跑下樓。

齊燕歌喝了一杯酒，咂咂咀唇，瀏覽着窗外街上熙攘的人羣。

連日來悶在家中，令到一向好動的齊燕歌再也忍不住，獨自一人出來喝酒。

自斟自飲，望着街上形形色色的行人，齊燕歌覺得很有趣。

忽然，他在人羣中看見錢大大搖大擺地行走在人羣中，身邊跟着兩個老奴，對街上行走的婦女在指點說笑，看來，錢大也可能他像一樣，在家中鷩悶得緊，終於忍不住出來走走。

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錢大，連小七子端來熱騰騰香噴噴的三樣小菜，他也不知道。

「齊大哥，快趁熱嚐嚐，這是特爲你烹製的。」小七子的話，將齊燕歌的注意力拉回來。

齊燕歌掉回頭，朝小七子一笑。「小七子，來，你也嚐嚐，喝一杯。」

小七子搖手道：「齊大哥你快吃吧，我還要招呼客人。」說完轉身走開，爲別的客人添酒送菜。

齊燕歌一笑，沒有吃菜，扭頭望向街外，還好，錢大仍在街上逛蕩。

錢大這個人眞是賊性難改，竟然又再當街調戲婦女。

齊燕歌只覺一陣怒氣上衝，差點忍不住越窗躍落街上，教訓教訓錢大。

倏的心頭一動，他省起在那晚潛入錢府中所聽到的說話——柳炎陽會隨時對他進行襲擊，那麼，錢大在這情形下，仍然敢當街調戲婦女，是不是一種把戲，目的就是令到他出手教訓錢大，而柳炎陽，則隱身在附近，覷準機會，出手襲殺他?

這個可能最大。

齊燕歌想到這點，強捺着心頭怒氣，沒有採取行動，坐在椅上，靜觀錢大及附近的動靜。

他決定以靜制動。

× × ×

齊燕歌雖然混跡市井，最恨沒有德行的人，對於錢大這種下流胚，他有好幾次想動手殺了他，却由於他沒有什麼罪大惡極之行爲，所以三番四次，放過了他，只是教訓他一頓就算。

眼望着錢大繼續在街上調戲婦女，齊燕歌壓下的怒火又再騰起，不過他強自按捺下，他知道，錢大敢如此放肆，必然另有目的。

就在他全神貫注望着錢大的劣行時，驀然屋瓦「嘩啦」一聲爆響，碎瓦灰土簌簌酒墜之中，一團暗紅的流光如隕星般直往齊燕歌坐着的桌子上疾落。

齊燕歌聞聲一回頭，瞥見灰瓦紛落中，夾着一團紅光疾墜而下，當時已不容他再動念頭，他本是倚窗而坐，猛喝一聲，上半身發力一撞，「嘩啦」碎響聲中，他已撞破窗壁，隨着四散酒射墜落的碎木磚石灰土，滾墜落街上！

就在他逼撞破窗壁，滾墜出樓外的同時，瓦灰紛落中，那團紅光也疾墜在桌面上，發出「波」的一聲爆響，立時大團火焰散射開，只不過一刹間，整座酒樓二樓已被烈火籠罩吞噬了。

樓上的食客，包括掌櫃，小七子等伙計，可就慘了，竟然一個也走避不及，被烈焰困在二樓中。

樓下的食客尚幸能倉惶逃出酒樓，可也大驚失色，你爭我奪地逃出酒樓。

灰沙沾了一身，齊燕歌也顧不了，脚才沾地，雙足一彈，一個旱地拔葱，整個人騰拔起，不是躍上屋瓦擒人，而是騰躍入被熊熊火光吞噬了的樓上。

可是，火勢實在太猛了，他才騰躍到被他撞破的窗壁破洞前，一股濃烟夾着一團火舌，如毒蛇吐信般向外捲撲出，迫得他只好飄身落回地上，饒是他落得快，衣衫頭髮也被吐捲出的火舌燒焦。

齊燕歌落回地上，正想二次騰躍上樓，搶救被困在樓上的小七子等人，却在這時，「嘩啦啦」一陣大响中，整座樓塌下，搶救已自不及，小七子等人看來必定葬身火海。

齊燕歌望着被燒得倒塌在火海中的第一樓，眦睚欲裂，渾身簌簌顫抖。

——若不是他到第一樓喝酒，小七子等人怎會被燒死，他幾次恨不得一頭衝進火海中，陪小七子他們死，可是，一個意念却在他心中升起，强烈得令他控制不住自己，轉身直往錢府奔去。

——他要報仇，爲死去的人報仇！

這一件事，絕無疑問，肯定是柳炎陽所爲，錢大那傢伙也有份，他在奔去錢府的路上，才猛省起，錢大竟敢在熱鬧的大街上調戲婦女，目的就是要將他吸引住，好讓柳炎陽上第一樓屋頂，乘他不備之時，擊破瓦面，擲落那顆火藥彈。

若果他不是湊巧坐在臨街窗前，反應夠果斷敏捷，只怕也遭到小七子等人的命運——被燒成焦炭。

爲了要殺他，柳炎陽與錢大竟然不顧及還有那樣多無辜的人在樓上，其實，他何嘗不是無辜的呢?竟然下得了這樣的毒手！

齊燕歌對柳炎陽，切齒痛恨，他在心裏暗自發誓，决不放過柳炎陽！

錢大也是一樣，絕不放過！

小意被擄

齊燕歌急如奔馬，轉過一個街角，就可看到錢府的大門，就在他從轉角處奔出時，却被一個瘦小的人截住了。

若不是齊燕歌手急眼快，不難將那擋截在轉角處的瘦小人影撞個四仰八叉。眼看就要撞上時，齊燕歌偏身急閃，從那瘦小人影身旁閃奔過，同時一伸手，執住了那人的一條手臂，一頓，停下來。

「齊大哥，不……不好了……」原來攔擋着他去路的是小黑子，一見齊燕歌，急得結結巴巴，說不下去。

從小黑子的焦急神情，齊燕歌知道必定又發生了事情，一顆心倏的往下沉。「小黑子，什麼事這樣急?」表面上，他仍然很平淡。

小黑子粗喘了兩口氣，語聲仍很急促：「小……小……意姑娘被……被人擄走了！」

齊燕歌腦門轟的一响，渾身冰寒，抓着小黑子的手不自主加了力道，驚急地問：「小黑子，小意姑娘被人擄走?是誰?」臉色蒼白得怕人。

小黑子從來未曾見過齊燕歌的臉色這樣可怕，本來被握着的手臂劇痛若斷，痛得他吱牙咧咀，也不敢叫痛，抖一抖，急道：「我也不清楚，我到你家找你，不見你，以爲你去了胡大叔家，找到去，胡大叔不在鋪面，我正想到別處找你，却聽到鋪內傳來一陣呻吟聲，循聲找入去，在裏間見到胡大叔摔跌在地，流了一灘血，正在艱難地喘着氣，大驚之下扶着胡大叔，胡大叔胸口有個血洞，流了很多血，入氣少，出氣多，我驚急得哭了，不知怎辦才好，小意姑娘却不見了，却聽見胡大叔斷斷續續說出，小意姑娘被擄走了，他要你無論如何都要救回小意姑娘，跟着就斷了氣。」小黑子說着說着也不禁抽泣起來。

「胡大叔有沒有說誰將小意姑娘擄走?」齊燕歌由於緊張，握着小黑子的手，不由一緊。

「喲——」這一次小黑子再也抵受不住，痛呼出聲。

齊燕歌這才猛然驚覺自己在情急驚亂之下，失了控制，握痛了小黑子的手臂，忙鬆開手，歉然道：「小黑子，手臂很痛吧?」

小黑子吸了口氣，忍痛說：「沒什麼，齊大哥，胡大叔他沒有說出是誰將小意姑娘擄走，就已咽了氣，大概他來不及說出。」

齊燕歌兩眼望着錢府高大氣派的門樓，緊握雙拳，用力搥在牆上，低沉澀聲說：「一定是柳炎陽幹的！」

小黑子也用仇恨的目光望着錢府的大門口，切齒道：「一定是錢大那小子出的主意！」

齊燕歌一挺腰，目中殺機大盛，一字字道：「不殺柳炎陽錢大，誓不爲人！」

小黑子憤然道：「對，齊大哥，咱們找上門去，殺他個鷄毛鴨血！若他們不肯交出小意姑娘。哼！」

齊燕歌牙齒咬得「格格」直响，深深吸了口氣，說：「他們不會這樣笨，將人擄走，還會藏在家裏！」

「那麼咱們去告官！」小黑子憤然說：「告到官裏，他們有天胆也不敢不放出小意姑娘。」

齊燕歌慘淡一笑：「小黑子，別忘了錢家有財有勢，平日勾結官府，告到官裏，也奈何不了他們，錢家有的是錢，只要送一把銀子給官裏，事情就不了了之，可能還會招來一個誣告之罪，那時，吃不了兜着走。」

小黑子焦急又茫然地問：「那該怎辦才好?」

齊燕歌斷然道：「要救小意姑娘，只有靠咱們自己，用咱們的辦法！」

接問：「爲何錢大的行動，沒有人來通知我?我先一會見他在大街上遊逛，調戲婦女，火燒第一樓後，就不見了他！」

小黑子目中有淚，哭聲道：「齊大哥，不知怎的，監視着錢府的幾個弟兄，不知怎的，全部莫明其妙失了踪，我就是爲了這件事去找你。」

齊燕歌沉痛地說：「是我害了他們，我低估了柳炎陽這個人，那幾個弟兄，八成是遭了柳炎陽的毒手，凶多吉少。」

接一手拉着小黑子，道：「走，咱們回去胡大叔家看看，可有什麼綫索。」

小黑子抬手擦去臉上的淚水，點點頭，跟在齊燕歌身後，急步朝胡大叔家的路走去。

約見

兩人才一轉出巷口，迎面一人急步而來，齊燕歌一眼看見，立刻停下來，目射寒光，注視着那迅即走近的人。

小黑子緊貼在齊燕歌身旁站住。

那人很快來到齊燕歌身前，站下來，對齊燕歌抱拳道：「閣下是否齊燕歌?」

齊燕歌上下打量了來人一眼，不答反

問：「閣下又是誰？」

來人淡淡一笑道：「我是誰沒有什麼緊要，不說也吧，要緊的是，閣下是否想知道一個姑娘的下落？」

齊燕歌的心猛烈跳動了一下，明銳的目光如利刀般射在來人面上，語氣森冷地說：「莫非閣下知道？」

來人點點頭。「我本來不知道，受一個人所托，轉告閣下，所以知道。」

齊燕歌盯着那人，凜聲問道：「柳炎陽？」

來人一笑道：「他是誰我不知道，我也沒有問，只知道他穿一件大紅袍！」

齊燕歌目射寒光，肅聲道：「果然是他！」

接問道：「柳炎陽要閣下轉告些什麼話？」

來人微一思索，說：「他要我轉告閣下，若想見到那姑娘，請閣下立刻到城外天寧寺後松林相候，自會見到那姑娘。」

齊燕歌目不轉睛地注視了那人好一會，才淡淡道：「閣下話已傳到，請便。」

那人立刻抱拳道：「告辭。」轉身大步而去。

小黑子却搶前嚷叫道：「齊大哥，不能讓那傢伙走，他可能是柳炎陽的人！」

那人恍如未聞，頭也不回地，一路走去。

小黑子拔腿就追。

齊燕歌一把拉住小黑子。「留着他沒有用，他不是柳炎陽的人！」

小黑子素來信服齊燕歌，聞言只好作罷。

齊燕歌站着沉思了一會，對小黑子說：「小黑子，你去料理胡大叔的後事，我去救小意姑娘。」

小黑子急道：「齊大哥，我與你一起去，你一個人去太危險了。」

齊燕歌毅然道：「小黑子，你跟着去，只會分了我的心，胡大叔的後事一定要立刻料理，你快去料理吧，我一個人去，可以見機行事，不會有危險的。」

小黑子聽着覺得有理，忙點頭道：「就依你說的辦吧，我去料理胡大叔的身後事，齊大哥你去救小意姑娘。齊大哥，可要小心提防。」

齊燕歌點頭道：「你放心，我會小心，你還是快去料理胡大叔的身後事吧。」

小黑子應了一聲，快步離去。

齊燕歌站着直到看不見小黑子的身形，才轉身向城外急奔而去。

× × ×

松林內靜悄悄的，一點聲息也沒有，只有風動松枝的沙沙聲。

齊燕歌站在松林外，雙眼打量着四周圍地形，好一會，他才朝松林內提氣斂聲呼叫：「柳炎陽，齊某應約而來，別藏頭縮尾的，快出來相見！」

呼聲直傳入林內，在林內迴蕩。

林內却依然一點聲息也沒有。

齊燕歌等了一會，遂再次放聲道：「柳炎陽，再不出來，齊某可要走了。」

這一次有了反應，林內傳出柳炎陽的強烈笑聲，笑聲震得松枝簌簌作响。「齊燕歌，你果然夠胆量，柳某佩服！」

笑聲尚在林空迴蕩，林內紅影一閃，柳炎陽步出松林。

——不過他不是一個人走出來，而是兩個。

——另一個就是齊燕歌極之關心的小意姑娘。

「小意！」齊燕歌一見小意，脫口呼叫，人亦不自主往前一步。

「齊燕歌，站住，再前一步，柳某就不客氣了！」柳炎陽的短劍緊緊抵在臉色蒼白驚惶、頭髮散亂的小意背心。

齊燕歌聞言一窒，停下來，不敢再進，一雙目光却關切愛憐地注視着小意。

小意一見齊燕歌，心中一喜，便想撲向齊燕歌，却被柳炎陽一把拉住，冷冷道：「你若不想死，最好別亂動！」

小意嬌軀一震，停下來，淒苦地悲喚一聲：「齊大哥！」

齊燕歌眼見小意淒苦惶急的樣子，不由心頭一熱，急聲道：「小意，妳沒什麼吧？」

柳炎陽却搶先答道：「放心，柳某不會欺負她的，他還是一個姑娘家！」

齊燕歌怒聲道：「柳炎陽，虧你還是個人物，竟然要出這樣卑鄙的手段，擄刦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少女！」

柳炎陽嘿嘿笑道：「柳某只求達到目的，什麼手段也會使用！」

齊燕歌努力平抑胸中的怒氣，冷冷道：「你想怎樣？」

柳炎陽目中焰光大盛。「不想怎樣，只要你答應柳某一個條件，柳某立刻放了她！」

柳炎陽說的她，當然是被他脅持住的小意姑娘。

齊燕歌知道柳某說的條件，必定很難接受，但爲了一生中第一個摯愛的人——小意姑娘，他毫不猶豫地說道：「什麼條件？」

柳炎陽有小意在手，可說是有恃無恐，勝券在握，凜烈一笑，目中焰光閃動，一字字說：「只要你肯當場自絕，柳某保證立刻放了這位姑娘！」

柳炎陽的說話，像錘亍般一錘錘敲在齊燕歌與小意的心上，心頭震動不已，小意首先哭聲道：「齊大哥，你萬萬不能死，不要答應他！」

柳炎陽抵在小意背心的短劍一緊，劍尖入肉，痛得小意嬌軀一震，痛呼出聲，說不下去。

齊燕歌聽見小燕痛呼，像被扎了一刀般，心頭一緊，目射煞光，凜凜道：「柳炎陽，你若敢動她一根毛髮，齊某必要殺你！」

柳炎陽却有恃無恐地大聲說：「齊燕歌，你發什麼狠，你若敢亂動，柳某首先殺了她！」

齊燕歌再也發不了狠，吐口氣，咀一動，想說什麼。但却被小意搶先截住。「齊大哥，你不能答應他，他決不會放我走，他已經答應錢大，待你死後，將我交給錢大。」

齊燕歌像怒獅般吼道：「柳炎陽，是否眞的？」

柳炎陽被齊燕歌的威態嚇得心頭一窒，吶吶道：「沒有這回事，你別聽她亂說，你若再猶豫，柳某說不定眞的會將她交

給錢大！」

齊燕歌目中殺機充盈。「你敢！」

柳炎陽大笑道：「有什麼不敢，柳某什麼事也敢幹！」

齊燕歌口氣一緩，問：「柳炎陽，你爲何一定要殺齊某？」

柳炎陽目中焰光跳動。「因爲你是郭青的朋友，郭青說不定知道柳某的秘密，告訴了你，所以柳某一定要殺你！」

齊燕歌嘆口氣。「若齊某說不知道你的秘密，郭青也不知，你信不信？」

柳炎陽笑道：「柳某好想相信，但爲了萬一的可能，只好不信，絕不相信！」

齊燕歌緊接一句：「你眞的要齊某死，才放小意姑娘？」

柳炎陽沉聲道：「不錯！」

齊燕歌雙眉一軒，毅然道：「好！齊某答應你，不過，齊某也有一個條件！」

柳炎陽目光一盛，問：「說！什麼條件？」

齊燕歌語聲鏗鏘地說：「條件就是你先放了小意姑娘！」

小意扎掙着大叫：「齊大哥，你不能死，你不能答應他，你不可以爲了我，答應他的條件，你要爲魯豹他們報仇！」

柳炎陽忽然一指點在小意的啞穴上，小意渾身一震，叫不出聲，一雙眼睛，却露出哀懇之色。

齊燕歌怒道：「你爲何要點了她的啞穴？」

柳炎陽道：「免得她哇哇大叫，擾了咱們的說話！」

齊燕歌無可奈何地說：「你答不答應齊某的條件？」

柳炎陽尖聲道：「若柳某放了她，你食言反悔，柳某豈不是做了寃大頭？」

齊燕歌擲地有聲道：「齊某從來言出如山，說得到，做得到，絕不反悔！」

小意一雙眼哀切懇求地望着齊燕歌，却苦於說不出話，心裏急得不得了，眞想一頭撞死在齊燕歌面前，免得齊燕歌爲她而自戕，可惜，她動彈不得，空自急得芳心寸碎。

齊燕歌却是硬着心腸，不去看小意一眼。

柳炎陽定定地瞧了齊燕歌好一會，終於開聲道：「好！柳某答應你！先放了她。」口裏這樣說，其實他心裏另有打算，他自忖放了小意後，待齊燕歌自絕後，再將小意擄刦，送給錢大，這豈不是兩全其美之法，何樂而不爲，到時，齊燕歌已是死人一個，他反悔，齊燕歌也對他莫可奈何！

這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一死救燕歌

小意的啞穴終於被柳炎陽解開。柳炎陽不待她說話，已將小意一把推開。「姑娘，妳可以走了，走得越遠越好！」

小意却出乎意料地不但不走，反而一轉身，撲向抵在她背心上的短劍！

柳炎陽萬料不到小意會不求生，反求死，神情一愕，慢了那麼一慢，來不及閃避撤劍，「噗」一下响，握持着的短劍已刺入疾撲而來的小意胸腹之間，幾乎直沒至柄，一小截滴着血的劍尖，自小意的背後透突出來！

齊燕歌也萬料不到小意以一死來阻止自己對柳炎陽的死亡承諾，由於事出突然，欲救已是無及，眼睜睜看着小意撞在柳炎陽的短劍上，不由神情大震，如遭雷殛般，當場呆住！

柳炎陽也被小意的勇烈舉動弄得目瞪口呆，怔在當地，忘了自小意身上抽出短劍。

「齊大歌，爲魯豹……我爹……及……及小妹……報仇……」小意臨咽氣前，對齊燕歌說出這句斷續的說話。

這句斷續低沉的說話，却彷若晴天霹靂，震得齊燕歌身軀猛烈一震，從呆怔中猛醒過來，語聲黯然悲澀地嘶叫一聲：「小意——，妳不能死，妳萬萬不能死——！」瘋虎一樣衝撲向正緩緩倒向地上的小意。

柳炎陽亦被小意的斷續說話震動，一抖，忙不迭從小意身上抽回短劍，躍身後退！

齊燕歌眼紅臉白，衝撲向前，恰好趕上將小意一把抱扶住，將小意軟綿綿的嬌軀緊緊摟貼在胸前，喃喃自語道：「小意，小意，妳應應我……妳不要離開我，應應我……應應我……」

——但小意已永遠不能回應他！

齊燕歌整個人像痴呆了般，就那樣緊緊摟抱着小意的遺體，呆呆站着，聽不出他在喃喃說些什麼，目光空茫。

——其實，他的心在滴着血。

柳炎陽站在兩丈開外，看着齊燕歌那陷於空茫境界的情形，臉上陰晴不定，眼珠直轉。

——他在心裏盤算，是否向齊燕歌發動襲擊，因爲這一刻的齊燕歌，就像一座完全不設防的城堡，只要發動攻擊，很容易攻破。

終於，他有了決定。

像一條狡猾的老狐狸般，柳炎陽輕輕移動着，一直移動到齊燕歌的身側後，才停下來，然後像毒蛇般悄沒聲地掩近齊燕歌。

齊燕歌彷彿像個失去了生命的軀殼般，呆站着不動，似乎對柳炎陽的行動，一無所覺。

是否如此，那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至少，他表面確是如此。

柳炎陽終於掩近齊燕歌，在近距離內，迅快如電閃般向齊燕歌刺出一劍！

——刺出致命的一劍——刺向齊燕歌的背心大穴！

劍急刺，瞬即觸及衣衫！

齊燕歌却彷佛毫無所覺！

柳炎陽心內狂喜，劍刺更急！

劍尖已入肉！

柳炎陽狂喜得想放聲大笑！

就在這刹那，齊燕歌像觸電般，身軀如魚在水般溜滑一扭一閃！

這簡簡單單的一扭一閃，却令到柳炎陽的希望落空，不知怎的，觸及齊燕歌肌肉的短劍，竟然刺了個空，只在齊燕歌的背上劃出一道血口，衣裂血出，而他的短劍，却斜滑刺空！

齊燕歌旋風般轉身，仍然緊緊摟着業已在他懷中嬌軀逐漸冷硬的小意，揚眉怒

目，神態嚇人地發出一聲如巨雷般的吼聲：「柳炎陽，齊燕歌今日不殺你，誓不為人！」

以柳炎陽這樣的一個人，竟然被齊燕歌的神態吼聲嚇得退了一步，戰慄了一下，再退一步。

——他眞想轉身就跑！

齊燕歌却看也不看他一眼，深深看了摟在他懷中，像熟睡了般的小意一眼，像深恐驚醒了她般，輕輕俯下身，將小意的嬌軀輕悄悄地放在地上。

這刹那，齊燕歌背後空門大開！

柳炎陽目中焰光閃動不定，臉色數變，拿不定主意是趁機偷襲還是面對面決一死戰！

機會稍縱即逝，到柳炎陽拿定主意，機會已溜走，齊燕歌霍然站起，面對柳炎陽。

齊燕歌這時彷彿變了個人般，沉凝得有如一座山嶽，目光却有如利刄般射插在柳炎陽臉上，語聲深沉得令柳炎陽打從心裏冒起一股寒氣：「柳炎陽，咱們可以動手了！」說着慢慢亮出他的量天尺！

柳炎陽曾經在齊燕歌身上吃過虧，知道憑烈陽神功佔不到便宜，遂不運聚烈陽神功，短劍微揚，嘿聲道：「齊燕歌，別以為柳某怕了你！」

齊燕歌沒有答他，尺壓眉心，兩眼定定注視着柳炎陽如烈火般的身形，靜立不動。

柳炎陽也不敢亂動，這刹那，他心中生出一股懼意。吸口氣，强自壓下那股懼意，全神注視着齊燕歌。

兩人就那樣對峙着。

不過，從兩人身上散發出的强烈殺氣，瀰漫在空中，在作着無形的交擊！

× × ×

柳炎陽終於忍不住了。

洪烈一嘯，身形如旗花火箭般斜冲而起，臨近齊燕歌身前不到三尺外，倏的往上拔，身形打着旋騰拔起足有兩丈高下，接一翻，頭上脚下，如一團火雲般當頭罩下，焰紅的短劍幻起一蓬如火星流曳般的紅光焰點，罩洒向齊燕歌！

齊燕歌對於柳炎陽的這一連串動作，彷彿視如不見，身形紋風不動，直到火雲星光洒罩臨身的刹那，壓在眉心的量天尺才驀然往上舉舞！

但見在齊燕歌頭頂上空紅光焰點與烏雲交纏互擊，發出一陣急驟的叮叮聲，響聲未歇，紅光焰點猝然消散，烏雲也一斂，量天尺仍壓在齊燕歌眉心，而柳炎陽則如一片紅雲般，飄墜在丈外的地上。

齊燕歌仍然沒有動。

柳炎陽却如箭般射前，手中短劍吞吐如火焰，狂攻齊燕歌。

齊燕歌就在這刹那，也動了！動如脫兎，迎擊柳炎陽！

刹那，兩人交纏在一起。

連串鏗鏘聲猝然暴響，短劍如烈焰狂捲；量天尺如烏龍翻騰，紅光烏芒，隨着兩人閃動如飛的身形盤纏交擊，勁風激蕩，殺氣嚴霜。

× × ×

終於，紅光烏芒暴斂倏散，兩條人影又在猝然分開。

齊燕歌仍然尺壓眉心站着，柳炎陽短劍斜揚，神色獰厲，胸膛起伏，左手虛垂，肩頭有血滴下。

齊燕歌的一襲黑衣，下擺破裂。

顯然，柳炎陽又吃了虧。

柳炎陽目光閃動，有好一會，倏的大喝一聲，身形展動！

——不是衝撲向齊燕歌，而是一個倒縱，竄入松林。

他想逃遁。

齊燕歌怎容他逃，朗嘯一聲，身形如離弦箭矢，追射柳炎陽。

只見一紅一黑兩條身形，瞬即沒入林中。

柳炎陽一入林，反手一劍削斬斷一株松樹，人却直往林內深處躍縱。

斷樹一倒，恰好阻住緊追躍射而至的齊燕歌。

齊燕歌却毫不理會，一揮掌，擊飛斷樹，身形毫不停滯，緊追不捨！

柳炎陽一邊飛縱，一邊短劍連揮，削斬兩旁的松樹，企圖阻滯齊燕歌。

齊燕歌掌擊尺砸，將紛紛倒在他面前的松樹擊飛，硬是打出一條路，身形不但絲毫不慢，且還快了不少，眼看就要追上柳炎陽！

柳炎陽這一招阻不了齊燕歌，心頭大急，猛一挺身，短劍劃起一道紅焰的光弧，橫削向追撲到的齊燕歌腰腹！

齊燕歌被迫得身形一頓，量天尺疾敲而下，「噹」一响，敲在柳炎陽的短劍身上！

柳炎陽這回身一劍，志在逼齊燕歌停下，見目的已達，足尖一點，騰身躍上一棵松樹，踏枝飛馳！

乍看，宛似一團火雲在空中飛滾！

齊燕歌已下了必殺柳炎陽的決心，怎容他逃，身形一頓又衝！

這一次，他改變了追法，沒有跟踪躍上樹梢追撲，而是加快了速度，一邊飛躍，一邊掌擊尺砸，追着在樹梢上飛躍的柳炎陽，將松樹擊折砸斷。

他要逼柳炎陽落回地面！

由於齊燕歌脚踏實地，奔行的速度自然比在樹梢上提縱飛躍的柳炎陽快，不到一刻，已追上了柳炎陽！

不過，一個却在樹上，而另一個在地上。

齊燕歌掌擊尺砸不停，松樹紛紛倒折，終於，趕在柳炎陽前頭，一尺砸斷一棵松樹，剛巧，柳炎陽正從另一棵樹上，飛躍向那棵倒折的松樹梢。

這一來，令到柳炎陽踏了個空。

柳炎陽萬想不到松樹會先他一步而折斷，一脚踏空，人在空中，身軀不由往下墜落。

而齊燕歌正等在下面！

柳炎陽大驚，抖手一揚，一團紅光脫手揮出，揮向站在地上等着他墜落的齊燕歌身上！

同時，他强提一口眞氣，墜下的身形在空中一頓，斜飄向另一棵松樹！

黑影一閃，蓬然一聲暴響，齊燕歌站着的地上，立時爆燃，烈焰騰騰，草樹齊燒，廣及一丈範圍。

齊燕歌若閃避不及，必定被烈焰「焚身」，變成焦炭！

但齊燕歌却閃避開了，如鬼魅般，在柳炎陽的火彈未着地前，像知道柳炎陽會斜飄向另一棵松樹，一閃，先一步閃躍到那棵松樹前，一尺砸在樹身上，同時騰身躍起。

柳炎陽剛巧一脚踏向樹梢。

「喀嘞」一响，松樹齊腰折斷，柳炎陽自然踏空，這時一口氣已盡，身形再也提升不起，往下急墜！

却正好迎上騰躍的齊燕歌！

待到柳炎陽發覺，欲避已無及——也避不了！

烏芒閃現，柳炎陽發出一聲慘厲的吼叫，墜落的身形猛然向左斜撞出去，蓬一聲竟然閃避不了，撞擊在一棵松樹上，「喀嘞」一响，撞折松樹，他的人也如一堆隕石般，飛墜落地！

「啪噠」一聲，柳炎陽像一堆爛泥般，摔跌在地上，動也不能動！

剛才，齊燕歌量天尺力砸在柳炎陽背上，將他攔腰打折，腰骨碎斷，被擊得身不由主撞向松樹，將松樹撞斷，內腑也受了極重的震傷，摔跌在地上，眼看是活不成了！

齊燕歌飄落在柳炎陽身邊，迅速俯下身，一把翻轉柳炎陽的身子，但見柳炎陽紅通通的臉膛已變成暗紫色，咀角吐出血絲，雙眼微閉，身軀軟綿綿的，出氣多，入氣少。眼看柳炎陽是活不成了！

齊燕歌搖幌着柳炎陽，大聲道：「柳炎陽，你答我，你殺了這麼多人的秘密到底是什麼，快說！」

柳炎陽在齊燕歌的搖撼叫聲下，緩緩睜開眼睛，慘淡無力地望着齊燕歌，咀唇蠕蠕而動，語聲斷續微弱地說：「秘……密……柳……柳某不……會告訴……你，柳某……死……死也要將……秘密……帶……到地下……你……永遠不會……知……道……」突然張口吐出一口鮮血，眼一閉，頭一歪，身軀搐了搐，死了。

齊燕歌輕輕放下柳炎陽，挺起身，望着騰騰燃燒的大火，喃喃自語道：「就為了那個除了你，就沒人知的秘密，你殺了那樣多人，殺死了魯豹，小李子，小意姑娘，天，是不是太慘酷了！」

脚步蹌踉，神情迷惘，走出松林，輕輕地抱起小意的屍體，一步步走遠！

× × ×

身後，松林燃燒，火光衝天，辟啪作响，松林很快就陷在一片火海中，當然，柳炎陽的屍體，也埋葬在火海中——他自己一手造成的火海中！

玩火者必自焚！

用來形容柳炎陽的下塲再恰當不過。

柳炎陽是死了，他的秘密，也隨着他的死亡，埋在黃土中，永遠沒有人知道。

他不想他的秘密被人知，他做到了！

遠走他方

大約十日之後，揚州城最有財勢的錢如山，他的獨生子錢大，離奇地陳屍在寢室床上，胸膛上插着一把明幌幌的尖刀，刀柄上縛着一張紙條，紙條上寫着七個大字：殺錢大者，齊燕歌！

錢如山獨生子被殺，當然傷心欲絕，如喪考妣，對殺死錢大的齊燕歌，當然恨不得寢其皮，食其肉，親自告到官裏！

官府立刻捕人，捕快趕到齊燕歌家中抓人，却已人去屋空，齊燕歌不知所踪。

錢大那肯罷休，上下買通，於是，官府發出了海捕公文，緝拿齊燕歌歸案。

這件事，立刻哄動了揚州。

× × ×

齊燕歌到底在那裏，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最少錢如山想知道，官府捕快想知道，為了懸賞的五萬兩銀子的人想知道。

却原來錢如山必欲得齊燕歌而後甘心，私下懸賞五萬兩銀子捉拿齊燕歌！

五萬兩銀子可不是個小數目，在當時來說，簡直是一個嚇死人的大數目，一筆財富，所以，有很多人為了那筆獎金，四出探查齊燕歌的下落！

× × ×

若說揚州城中沒有人知道齊燕歌的下落，相信沒有人相信，但確是事實。

因為，連小黑子也不知道齊燕歌的下落，只知道齊燕歌在錢大被殺的前一夜，曾對他說過，將會浪跡天涯，遠走他方！

天地這樣大，相比之下，一個人渺小得如滄海一粟，齊燕歌若眞的浪跡天涯，那就簡直如大海撈針，不知其所踪了。

× × ×

懷着一腔悲愴悵惘，齊燕歌確是離開了揚州，離開這令他永遠失去最心愛少女的傷心地。孤零零一個人，踏上那波譎雲詭，四顧茫茫的江湖路。

（完）

追捕

一期完精選技擊小說

雲劍飛・文
黃白石・圖

三不管　藏污納垢

在湘、桂、贛三省交界的山區中，有一處三不管的地方——榕樹鎮。

榕樹鎮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也有百多戶人家，別看它僻處山區，由於是三不管地區，所以熱鬧非常，鎮上嫖、賭、飲、吹，樣樣俱全，三山五岳人馬齊集，更有不少犯了罪，被通緝的道上「好漢」，躲在這鎮上避風頭，無形中變成了罪犯的天堂。

由於這是哪一方面也管不到的地方。所以造成了榕樹鎮的獨特畸形。

簡而言之，這是個沒有王法的地方。

× × ×

這裏雖然王法管不到，但却有它的一套法規，藉以維持榕樹鎮的安寧。

而執行法規的工具，就是鎮上唯一的武裝力量——民防隊。

而民防隊的隊長，就是鎮上權力僅次於鎮長的最高執法者。

——在這三不管的地區，誰人手上握有槍桿子，誰就擁有無上的權力，穩操生殺之權。

而許達得，就是這榕樹鎮民防隊的隊長。

× × ×

別看許達得是這鎮上的民防隊隊長，擁有無上的權力。但這是三教九流聚會之地——俗語所謂狗反之地，對於道上那一方面的人物，他都不敢過問，只敢管管鎮上安份的良善居民，所以他的權力只能施之於一部份人身上。

但那些道上的好漢，在鎮上，也不敢過份生事，對許達得相當尊重，畢竟，許達得手上握有槍桿子。

今天，就有一個道上的人物專誠來到隊部拜訪許達得。

這人是個三十出頭，留平頭短髮，身穿一套紡綢衫褲，身材適中結實，相貌平常，但一雙修眉下，長着一對異常靈活精警眼睛的漢子。

經過守衛在隊部門口的衛兵通傳帶引，這年輕漢子被帶進許達得的隊長室。

許達得由於還未弄清楚來人的身份，所以不敢對來人過份擺架子，客氣地招呼來人坐下來。

打量着眼前的訪客，許達得正待發問，來人已一挺腰，作了自我介紹：「許隊長，兄弟蕭原。」

「蕭兄，久仰。」許達得慣性地客氣着，倏的神色一動，雙目一張，像是想起了甚麼似地脫口失聲道：「兄弟莫非就是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

漢子沉實地一點頭：「正是兄弟。」

許達得得到漢子的證實，不由動容，俯前身軀，深望着蕭原道：「蕭兄大名，如雷貫耳，兄弟聽聞已久，未知蕭兄這次落足敝鎮，追捕道上那一位倒霉鬼？」

蕭原雙眉一壓，沉聲道：「許隊長，大概你也有聽聞發生在二個月前，梧州城外的一宗刼案吧？」

許達得像被人在身上扎了一針般，猛一挺腰，失聲道：「是否那宗刼去督軍大人五萬大洋軍餉的刼案？」

蕭原道：「不錯！」

許達得眨眼道：「蕭兄懷疑那悍匪匿藏在本鎮？」

蕭原一字字道：「不是懷疑，而是兄弟一路輾轉追查下來，確實他們逃竄到貴鎮，所以兄弟在採取行動之前，向許隊長你招呼一聲，打個照應。」

許達得臉也青了。「你肯定？」

蕭原斬截道：「絕對肯定！」

許達得眼珠一轉，睨着蕭原，曖昧地說：「蕭兄，這次督軍大人懸賞多少大洋捉拿那些悍匪？」

蕭原毫不遲疑地伸出一只手掌。「五千大洋！」

許達得俊目陡地一亮，咽了口口水，假笑道：「蕭兄……」

蕭原像知道了他的話意般，不待他說下去，爽快地說：「若事情順利，兄弟奉上五百大洋！」

許達得一聽，興奮得喉乾舌燥，沙聲道：「一言爲定？」

「絕不反悔！」蕭原站起身。

許達得連忙霍地也站起身，搓着手，一臉是笑地連聲說：「蕭兄爲地方除害，兄弟理當盡力協助，有用到兄弟的地方，只管吩咐！」

蕭原淡淡道：「怎敢勞動許隊長，兄弟但求一切行動不會受到貴隊兄弟的干涉，感激不盡。」

許達得趕忙道：「蕭兄只管放手去做，兄弟保證絕對沒人干涉蕭兄的行動！」

——在那個時候，錢確是可以通神。

「那兄弟告辭了。」蕭原一抱拳。

「蕭兄好走。」許達得像送財神一樣，殷勤地將蕭原一直送出團部。

× × ×

榕樹鎮只得兩條將全鎮分成四大塊的十字大街，其餘的街道，皆是橫街窄巷。

而十字大街，就是全鎮最熱鬧的地方了。

大街上，賭館、茶樓、妓寨、烟館，店舖林立，形形色色的各種人，流連在賭館，烟館、妓寨，各適其式，各擇所好，一應俱全，確是個安樂窩。

「海角天涯」蕭原自民防隊部出來後，就在長街上流連，不論是茶樓、賭館、烟館、妓寨，他都進去，不明白他身份的人，確會認爲他是個嫖賭飲吹周身癮的二流子。

× × ×

就那樣，在十字大街上的所有賭館，妓寨、烟館、茶樓進進出出了足有一個下午，直到掌燈時份，才回到預早訂了房間的榕安客棧。

但不到一刻鐘，他又匆匆離開了客棧，直向鎮西頭走去，一閃身，轉入了一條橫巷。

× × ×

在一間木門緊閉的泥土屋前停下來，左右看了看，蕭原才迅速地舉手曲指在門上叩了四下。

兩扇木門立刻悄沒聲地打開，蕭原偏身閃進去，木門迅即關上。

屋內一燈如豆，昏昏黯黯的，在一張木枱側，坐着一個矮瘦的老人，看他的年紀，沒有六十也有五十七八。

那老人對於蕭原像視而不見，一個勁地呼嚕呼嚕吸着水烟筒，一股股烟霧在他呼吸間不斷噴出，擴散，瀰漫在昏黯的屋子內。

蕭原在老人對面的一張木櫈上坐下來，不聲不響，耐心地看着那老人在吞雲吐霧。

直到那老人滿足地將咀巴移離水烟筒，長長而又舒泰地噴出一縷淡烟，蕭原才開聲道：「有消息嗎？」

老人將水烟筒放下來，咳的吐出一口黃痰，才慢吞吞地說：「有，不過不敢肯定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蕭原接問：「在那裏？」

「一個私娼的家裏。」老人再咳了一聲，「這個人一來到這裏，就一頭泡在這私娼家裏，從沒在外面露過臉，所以不敢肯定那人是不是你要找的人，不過有一點很值得懷疑，那人在半月前來到這鎮上，這一點與你所說的很脗合。」

蕭原雙眼閃着光。「私娼的地址？」

「鎮南頭左手第三條橫巷第四家，有一雙大紅木門的就是。」老者一直沒有瞧蕭原一眼。

蕭原很仔細地聽老人說完，從懷中掏出五枚大洋，放在木枱上，然後站起身，走向門口。

而那老人也沒有站起來相送，伸出鳥爪也似的瘦手，一把將木枱上的五枚大洋緊緊抓在手中。到那老人抬眼望向門口，蕭原已閃出了屋外。

× × ×

榕樹鎮雖然藏污納垢，龍蛇混集，一向都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故發生，但今晚，却發生了一宗命案。

待到民防隊長許達得領着一小隊荷槍實彈的民防隊聞報趕到鬧出命案的地方，早已圍了一大羣人在觀看，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許達得是民防隊長，鎮上的第二號人物，自有他的威風，他的大駕一到，圍觀的人羣慌不迭自動向兩邊退開，讓出一條通道，讓他進去。

出事的地點，是在鎮南頭一條橫巷內，有兩扇大紅板門的房屋內。

許達得帶着手下，通過人羣，進入屋內，一眼就發現，在晌午前拜會過他的「海角天涯」蕭原，赫然被他的一名手下用槍指嚇着，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

許達得不由皺起了雙眉，轉頭吩咐隨來的手下把守在門口，並驅散圍觀的人羣，然後才走到蕭原面前，瞧了蕭原一眼，朝持鎗指嚇着蕭原的手下發問：「他是兇手？」

那手下一挺腰，回道：「回隊長，屬下趕到時，這間屋就只有他一個人，當時他正想離開這屋子，屬下恐防他就是殺人兇手，故此喝令他不得離開。」

「被殺的是什麼人？」許達得一邊發問，一邊在心裏想着蕭原答應給他五百塊大洋。

「就是這間屋的主人，是個私娼，死

在床上，全身赤裸，胸前被刺三刀，屬下懷疑這人是先姦後殺！」那手下說得口沫橫飛。

而蕭原始終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只是靜靜地站着。

「住口！」許達得叱喝那手下：「你親眼看着他殺人？」

那手下慌不迭搖搖頭，答道：「沒有看見。」

「那你憑什麼懷疑他就是殺人兇手？」許達得雙眼像要噴出火來。

——他是爲了那五百塊大洋向那手下發火，五百塊大洋可是一筆不小的大數目，怎能讓他吹走了。

那手下被許達得叱喝得猛打了個顫，吶吶道：「這……這倒沒有看到……」

「記着，人命關天，不是耳聞目睹之事，不要亂下斷語！」許達得教訓着那手下。

「是！是！隊長教訓得是！」那手下一個勁說「是」。

「你是怎樣發現這裏出了命案的？」許達得問。

「屬下當時正經過這巷口，突然有一個漢子倉惶地從巷內奔出來，一見了屬下，立刻一手抓着屬下，咀裏一個勁嚷着出了人命，出了人命。屬下一聽，立刻喝問他，他用手一指這裏，拉着屬下就奔入巷來，將屬下推進這屋子，屬下就見到這人匆匆想離開。」那手下用手指了指蕭原。

「那人呢？」許達得倒細心，「那個拉你到這裏來的人呢？」

那手下囁嚅道：「當時屬下只顧喝止這位朋友，待到屬下省起他時，已不見了他的人。」

「笨蛋！」許達得罵道：「說不定那人才是眞正的兇手！」

說着瞪了那手下一眼，舉步向房間內走去。

進入房間後不到半刻鐘，許達得從房間走出來，來到蕭原的面前，問：「蕭兄，你怎樣解釋？」

蕭原苦笑道：「人不是我殺的，我來到，就發現那婆娘死在床上，我細察過那婆娘身上的傷口，是被人用尖刀刺死的，而我身上是從來不帶刀，只帶鎗的！我剛想離開到隊部去通知你，就遇上了這位弟兄。」

「你爲何會找到這裏來？」許達得暧昧地瞧着蕭原，「來找這死去的婆娘？」

蕭原皺眉道：「我是根據打探到的一個消息，來這裏找一個我要抓的人。」

許達得不想讓他的手下知道太多，對蕭原使了個眼色，道：「不管如何，命案發生時你在這裏，總脫不了嫌疑，跟我回隊部走一趟吧！」

接又吩咐那手下：「帶兩個弟兄守在這裏，閑雜人等，一概不准進入，待我查問完這位朋友，再處置這裏。」

那手下忙不迭應：「是！」

許達得於是留下兩個隊兵，協助那手下，看守這間兇屋，然後帶着餘下的弟兄，裝模作樣地押着蕭原，回到隊部。

在他的私室中，許達得不等蕭原坐下來，就氣急地衝着蕭原說：「蕭兄，我不管那婆娘是不是你殺的，只希望下次不會在同樣情形下見到你！」

蕭原坐下來，架起二郎腿，瞟着許達得，說：「許隊長，你懷疑是我殺了那婆娘，可以將我扣起來。」

許達得急得搓着手說：「蕭兄，兄弟不是懷疑你，要知道，兄弟維護得你一次，維護不了兩次，兄弟只是想你小心點，不要再跌落別人爲你安排的陷阱中，別忘了你答應給我的五百塊大洋。」

「好多謝你的關心，許隊長，你的五百塊大洋，我一定會如數給你的。」蕭原站起來，伸了個懶腰，「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你旣然不是殺那婆娘的兇手，當然可以。」許達得拉開了室門，讓蕭原行出去。

「許隊長明察，我衷心感謝。」蕭原似笑非笑地瞧着許達得，走了出去。

這一次，許達得又親自送蕭原到隊部門口。

× × ×

離開民防隊部，走不了幾步，迎面走來一個穿灰布衣衫的中年漢子，將蕭原截停。

蕭原戒備地站住，雙眼盯着那漢子，一言不發，靜待那漢子有何舉動。

那漢子故作神秘地左右張望了下，才鬼祟地俯前低聲說：「閣下是否要找一個左眉斷了一截的人？」

蕭原心頭倏的一動，目光像刀鋒般閃亮，低沉地說道：「朋友是誰？」不答反問。

那漢子乾笑道：「說出來閣下也不會認識，不如不說。我只想混口飯吃，你如若有興趣想知道那人的下落，請跟我來。不過，別忘了賞口飯給兄弟吃。」

蕭原眼珠一轉，點點頭道：「好。我跟你去，找到那人我自會有好處給你。」

那漢子目中閃射出貪婪之光，舔舔咀唇，不再說話，轉身就走。

蕭原在那漢子轉身時，右手迅快地摸摸腰間，咀角泛出一抹冷笑。才疾步跟在那漢子身後，保持一定的適當距離。

本來，蕭原是想到供給他消息的老人那裏查問一下的。他總覺得，這一次，是那個老人騙了他，累他差一點揹上殺人的黑鍋，差點脫不了身。想不到，一下子又莫名其妙地鑽出這漢子，要帶他去找他要找的人，本來，這也毫不出奇，道上確實有很多人是靠這一手找生活的，在他近五年來的追捕生涯中，他亦曾經多次借助這些人的消息，才輕易地捕捉到官府懸獎捉拿的悍匪巨盜。

但這一次，他却感覺到有點兒不妥，隱約覺得其中有詐，他一邊跟着那漢子在鎮上的街巷中左繞右拐地，一邊拿定了主意。

那漢子一個勁往前走，沒有回頭望一望蕭原是否跟着他，直往鎮東頭走去。眼看就要出鎮了，那漢子仍是一聲不響，頭也不回一回，往鎮外疾走。

也就在這時，蕭原身形一幌，悄沒聲地搶到那漢子背後，一伸手，搭在那漢子肩頭上：「朋友，請停一停。」

那漢子在蕭原的手搭上他的肩頭，才驚覺到，想掙脫，那能够，蕭原的五指一

緊，扣住他的肩井穴，那漢子半邊身立刻酸痲無力，自動停下來。

齜牙扭頭後望，那漢子抖着聲道：「閣下，你想怎樣？」

蕭原輕笑道：「只要你實話實說，我不會將你怎樣的！」

接沉聲問：「你到底是誰？」

那漢子穴道被扣，動彈不得，沙聲道：「小的劉二，是鎮上的土混混。」

蕭原問：「你知道我是誰？」

那漢子巴眨着眼。「你不就是道上人稱『海角天涯』的蕭原嗎？」

「你曾經見過我？」

「我沒有見過。」那漢子將頭扭回前面。

「那你怎會知道是我？」蕭原覺得奇怪。

「你是道上鼎鼎有名的人物，沒有見過你，也聽人家說起過你，聽得多了不就等於認識你一樣嗎？」那漢子說得似是而非。

「一定有人指點你來找我的，說！那人到底是誰？」蕭原五指一緊，那漢子渾身一陣輕顫，像脫力般往下萎縮。

蕭原却將他萎縮的身軀提住，不讓他往地上倒。

「他……他就是……哎喲。小的不認識他，他只要小的將你引到鎮外那處竹林中。」劉二痛得他抵受不住。語不成句。

「他給了你多少好處？」蕭原五指稍爲放鬆了點。

「他給了小的二十塊大洋。」劉二這次答得很乾脆。

「那人眞的左眉斷了一截？」蕭原五指再放鬆。

「一點不假，小的看得千眞萬確。」

「沒有騙我？」蕭原厲聲迫問。

「小的怎敢騙你。」劉二哀聲說。

「好，待我去會會那人，證實你沒有騙我，再回來放你！」蕭原一掌斜劈在劉二的後頸上。

劉二半聲也吭不出，頭一垂，昏了過去。

蕭原像抓小鷄般將昏迷的劉二提起來，將他放在一處隱蔽的牆角後，然後大踏步直向鎮外那處竹林走去。

× × ×

這時差不多是午夜，天上一鈎彎月，點點星光，虫聲唧唧，顯得份外沉寂。

一出鎮外，蕭原立刻向右繞了個大彎，從側面抄向竹林。

憑他多年來兇險無比的追捕生涯中得到的經驗，姑勿論竹林中等着他的是否他心目中的獵物，都會兇險無比，稍有錯失，他就會成爲對方的獵物，他之所以一直無往不利，憑的就是小心謹愼，機智靈活，當然，身手一定要高、要敏捷，否則，他早已在初出道時，就被那些「獵物」吞噬了。

乘着昏黯的夜色，蕭原像一頭狸貓般，迅疾地潛行到竹林的右面，伏下身子，觀察了一會，他又改變了主意，決定不貿然進入竹林，弓着腰，藉着野草的掩護，繞到竹林後面，再伏下來，觀察了一會，才像黃鼠狼一樣，竄進了竹林中。

才一入林，他立刻將插在他腰間的駁売槍抽出來，扳開了保險掣，直往竹林深處舉步進去。輕盈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弄出來。

越往竹林深入，危機就越重，他不得不加倍小心。到後來，他乾脆伏在地上爬行。一雙眼在黝黯的竹林中，閃閃發光。

終於，他的雙眼隱約看到前面不遠處，一叢竹林側，露出一雙大脚。

他立刻停止了爬行，屏着呼吸，運目凝視着那雙大脚，目光慢慢往上一移，却被一叢竹葉阻擋了視綫，看不到那人影的上半身，不能確定那是不是他要追捕的獵物！

他不敢再往前稍移，恐防被那人發覺，伏在地上，靜靜想了一會，有了主意。

他用手在地上輕輕摸索了一會，終於讓他摸到一顆石子，一揚手，將石子擲向左邊竹叢。

「察拉」一陣碎響在石子擲出的方向響起，那匿藏在竹叢後面的人影立時驚覺，却沒有亂動，迅速一側身，蹲下來，往響聲傳來處窺察。

那人影一蹲下來，蕭原雖然看不見那人左眉是否斷了一截，但從那人碩大的鼻子輪廓中，認出了這人就是那劉二口中說的，左眉斷了一截的人——他要追捕的獵物之一。

那人影像夜貓子般蹲在地上，不動不響，雙目發出閃光，凝視着那響聲傳來之處，十足一頭蓄勢待發撲殺老鼠的夜貓！

蕭原伏在地上，沒有立刻採取行動。

因爲他知道，要捕捉眼前這個兇人，不能操之過急，一定要等待時機。

——雖然他現在已佔了有利的地位，仍不宜輕舉妄動，恐防那人還有同夥隱藏在暗處。

時間一秒一分地過去，那人眞好耐性，就那樣蹲在地上，一動不動，足有一刻鐘。

蕭原經過細心的觀察，終於確定那人沒有同夥匿藏在竹林中，他決定採取行動了。

恰在這時，那側背向着他的人影大概也不耐煩了，身形一動，如夜貓般竄跳到前面一叢竹樹。

蕭原等的就是這一刻，立刻沉聲喝道：「紀標！乖乖的不要動！」喝聲出口，他已滾離原先伏着的地方。

那人乍聞喝聲從他側後響起，竄前的身形不由一窒。但他的手却沒有停，手臂一揚，一串暗火從他手中噴射出。「砰砰砰」一連串鎗聲爆響，驚破了這寂靜的林空。

「卜卜卜」，剛才蕭原伏着的地上，爆起一溜塵土，看來，蕭原若不是有先見之明，此刻身上必是多了幾個窟窿。

那被蕭原稱作紀標的人，在鎗聲中，已側身一滾，滾伏在一叢竹根後。

饒是他滾得有多快，蕭原此刻若想將他擊斃，絕不是一件太難的事，難的是蕭原想活捉他，好逼問出他的同黨的下落，那就大費周章了。

要知道，這個紀標在道上也不是無名之輩，是個聲名狼藉的悍匪，兇殘慓悍，殺人無數，三個月前刼去督軍大人五萬塊大洋餉銀的三個悍匪，他就是其中一個。

試問，能够在戒備森嚴，裝備精良的軍兵手上刦去餉銀，其身手與胆量有多高多大，可想而知。

而蕭原要去擒他，是否容易？

不過，蕭原既是以追捕悍匪巨盜爲生，則自有他過人之處，不然，他也活不到現在，早就死了！

故技重施，蕭原從地上檢起一塊泥頭，拋向左前方的一叢竹樹。

那叢竹樹被石塊擊中，立刻响起一陣「嘩拉拉」的碎响。火光一閃，匿伏在竹叢後的紀標，立刻向作出碎响的竹叢射出一串子彈。

子彈呼嘯着射向那竹叢，擊得葉落枝斷，若是人，不死才怪！

就此也可見紀標這個人反應之敏捷，鎗法之準確。

鎗聲未息，蕭原又將一塊泥頭拋向更遠的一叢竹樹。

如响斯應，那叢發出响聲的竹樹又遭到一連串射擊！

蕭原不斷將土塊拋出，鎗聲也不斷响起，但三四次之後，紀標不再放鎗，知道上了當。

畢竟，他也是條老狐狸。

在紀標放鎗時，蕭原却在心中默數着紀標每次放鎗的次數，藉以推算紀標鎗膛中還剩多少子彈。

從鎗响中，蕭原測知紀標身上帶着兩支短鎗，一枝巳射空，另一枝也發射了八發子彈。只剩十二發子彈。只要誘使他將剩下的十二發子彈射完，不給他換彈匣的機會，蕭原相信，不難將紀標生擒。

主意打定，蕭原沉喝道：「紀標，棄械投降吧，我保證不殺你！」

「放你娘的屁！」不等蕭原將話說完，紀標匿在那叢竹後，朝蕭原匿藏的竹叢放了兩鎗。

幸虧蕭原在話未說完時，已滾離那叢竹，匿到另一叢竹後，不然，不難傷在紀標鎗下。

「紀標，若再執迷不悟……」蕭原的話還未說完，紀標抬手一鎗，射向蕭原匿身處。

蕭原又巳匿在另一叢竹後。

就這樣，那一叢竹後有聲音傳出，那一處就被紀標的鎗火擊得葉落枝折。

但是在蕭原數着紀標鎗膛中還有三發子彈時，紀標却一鎗不發，不再上當。

這一來，蕭原有點無計可想了。

雙方僵持着，竹林又恢復了寂靜。

終於，又讓他想到一計。

他就利用紀標不再上當的心理，不斷的拋出土塊，然後他藉着土塊弄出的响聲，作掩護，從這叢竹竄到那叢竹，繞個圈子，掩向紀標。

紀標初時受了那些聲响的誘惑，察覺不到蕭原在向他掩近，直到蕭原快掩到他側後，不便拋出土塊，他才警覺。他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看也沒有看，反手就向掩近的蕭原放鎗！

但蕭原却手急眼快，比他快了一點點，扣動了扳機！

「砰——砰——」兩聲鎗响中，隨着第一聲鎗响聲，紀標發出一聲痛叫聲，手中鎗也墮跌落地。

——原來，蕭原快他一點點，一鎗射在他執鎗的手臂上，他的手一震一痛，發出的一鎗也射偏了，子彈「嘯」的從蕭原耳旁擦過。

紀標雖然受了傷，鎗巳落地，但他身上還有一把尖刀，嚎叫一聲，像頭負傷的豹子般，向蕭原猛撲。

蕭原若想將紀標殺死，只要一扣扳機就行了，但他却不想殺死紀標，這一猶豫，差點就中了紀標一刀，幸虧他身手靈敏，反應快捷，疾忙一偏身。

刀光一閃，蕭原手臂上一凉一痛，還是着了道兒，不過却避開了前胸要害。

咆哮一聲，紀標一擰身，反手一刀刺向蕭原握鎗的手腕，想迫使蕭原棄鎗。

——這是紀標打的如意算盤，他剛才一動手就將蕭原刺傷，只要逼使蕭原棄刀，他就有信心將蕭原擊殺在鎗下！

正是由於他一心想將蕭原的鎗逼棄，將注意力過份集中在蕭原那柄鎗上，被蕭原冷不防飛起一脚，疾踢在他持刀手腕上，令到他不及閃避，「啪」的一响，手腕如骨折般劇痛，再也握不牢尖刀，脫手飛向林空。

兩度受創之後的紀標不愧是個兇悍的大盜，吼叫一聲，竟然不顧一切，撲向蕭原！

蕭原疾忙退一步，一扣扳機，向天開了一鎗，同時大喝：「不要動——」

這一聲喝如春雷乍响，加上那一响扣人心弦的鎗聲，終於將兇悍如野豹的紀標震住，撲前的身形一窒，呆在當場，雙眼一眨不眨，盯視着猶在冒烟指着他胸膛的烏黑鎗咀，再也不敢動。

在死亡的威脅下，他的背樑骨冒起一股寒意。

「紀標，你以爲你躲到榕樹鎭來，我就找不到你？你錯了！」蕭原再退一步，保持適當的距離，用鎗指着紀標，說：「你好毒辣，先是殺人嫁禍，再使人誘我上當，可惜，你遇上了我，否則，你一定成功！」

紀標右手臂中了一鎗，左手腕捱了一脚，傷勢不輕，但猶自咬牙挺受着，狠聲道：「蕭原，你要得！落在你手上，老子無話可說，不知這次督軍那混蛋懸賞多少大洋捉拿老子？」

蕭原吐口氣道：「你麼？督軍大人懸獎二千塊大洋捉拿你！至於白臉狠于昌，亦是二千塊，黃鼠狼麼？一千塊大洋，合共起來，是五千塊大洋！」

紀標對於手臂上淌流出的血，看也不看，沙聲道：「蕭原，你也是道上的人，在道上混生活，爲何偏要替官府緝拿咱們歸案？」

蕭原淡淡一笑道：「很簡單，我也是人，要吃飯，但我又沒別的本領，官府既然懸獎捉拿你們，爲了那點獎金，只好捉拿你們歸案。」

紀標聽着，倏的目光一亮，急急道：「既然你是爲了錢才來捉老子，老子可以出高一倍的價錢，只要你放了老子。」

說時，目中放射出希望殷切之光。

那知，蕭原却搖搖頭道：「我本來想答應你，但想想，你那些大洋是賊贓，我如答應了你，收了你的錢，豈不成了你的

同黨？成了官府緝捕的犯人？這却不妙，萬萬不能答應你！」

紀標雙目一睜，兇暴地大叫：「那你想怎樣？」

蕭原一揚手中鎗，沉聲道：「當然是解你到督軍府，領那二千塊大洋賞銀！」

「你——」紀標欲動。

蕭原却冷冷截道：「別動，鎗彈無情，殺了你，拿着你的人頭，一樣可以到督軍府領賞銀！」

在手鎗的威脅下，紀標再兇狠，也惡不起來，像泄了氣的皮球般，垂下頭，低聲道：「老子只要不死，有你受的！」

蕭原洒笑道：「紀標，狠話留待以後再說，現在，倒是你要說實話的時候。」

紀標可能流的血太多，支持不住，身軀搖搖欲墮，顫着聲說：「你可是想老子說出于昌，黃鼠狼王朗的下落？」

蕭原點頭道：「不錯！」

「老子不說呢？」紀標狡猾地望着蕭原。

蕭原淡淡地說：「紀標，你巳落在我手中，不說麼，我自有辦法要你說出來！相信你是個聰明人，不要到那時才說，那可不好受！」

紀標大概是想到了平日他折磨人的手段，或是虛寒襲體，禁不住打了個冷顫。「算你狠，老子告訴你。」

蕭原雙目閃着光，注視着紀標不語。

紀標乾咽一口水。「老子只知道于昌與王朗落脚在鎭上，至於落脚在鎭上那一處，老子就不知道。」

「既然他兩人落脚在鎭上，你豈會不知他兩人落脚點的？不是騙我吧？」蕭原似笑非笑地望着紀標。

紀標被蕭原這種曖昧的笑容笑得心裏發毛，急忙道：「老子眞的不知他倆的落脚點，因爲咱們有約定，在這段時間內，彼此互不相見，以免露了行跡。」

「那你是如何知道我來到榕樹鎭的？並知道我衝着你們來？」蕭原突然改變了話題。

紀標囁嚅了一會，終於說：「是曹老頭將你的行踪洩漏給老子的，老子給了他一百塊大洋，要他供給老子一切消息。」

「原來如此！」蕭原解開了心中一個疑結，「那只能怪我自己了。」

——他說的是他找上曹老頭打探紀標三人的消息，無異是將自己的行踪洩漏給紀標。

「好了，你現在包扎一下，跟我回民防隊部走一趟，洗脫我殺人的嫌疑。」蕭原看出紀標若不將傷口包扎一下，肯定支持不到去民防部隊。

但紀標雙手巳受傷，不能舉動，蕭原只得上前一指點了紀標身上的軟麻穴，令他不能伺機發難，再動手搜查他的身上，確定他身上沒有利器後，才動手爲他手臂上的傷口敷上金創藥，撕下他一幅衣衫，爲他包扎好，然後抽出他的褲帶，解開他的軟麻穴，着他提着褲子行出竹林，他則持鎗在後跟着。

× × ×

許達得在睡眼惺忪中看到蕭原押着一個粗悍，身上沾了血漬的大鼻漢子出現在他的隊長室時，不由得埋怨道：「老兄，這是什麼時候？半夜三更的吵醒人！」

蕭原却精神奕奕，笑道：「難道你不想捉到殺死那婆娘的兇手？」

許達得立時目光一亮，盯在紀標的身上。「就是他？」

蕭原點點頭，「正是他！」

「他是誰？」許達得呵欠也不打了，上下打量着紀標。

「許隊長，你連道上鼎鼎大名的大鼻狠紀標也不認識？」蕭原帶笑望着許達得，「別小看了他，他就是三個月前，刦走督軍大人五萬塊大洋軍餉的三個悍匪中的一個！」

許達得一聽，所有的睡意都驚飛了，抖擻精神，失聲道：「他原來就是督軍大人懸賞緝拿的劇盜！」

接又不信地問道：「他怎會殺了那婆娘？」

蕭原笑接道：「你問他吧！」

紀標不等許達得問，標悍地粗聲道：「那婆娘確是老子殺的！老子殺那婆娘，目的是嫁禍給他！」說時拿眼睨了蕭原一眼。

許達得這才恍然大悟地說：「哦，原來如此！」

接向着紀標叱喝道：「大胆紀標，你知道殺人是要償命的麼！」

紀標悍然一笑。「老子當然知道，只怕你不敢殺老子！」

許達得勃然大怒，一跳蹦起。「老子立刻斃了你！」

紀標哈哈大笑起來。

許達得被紀標的笑聲笑得惱羞成怒，手往腰間摸去，作勢拔鎗，但一摸，才知自己只穿着汗衫短褲，短鎗沒有帶在身上，立刻像瘋狗一樣撲入臥室取鎗。

蕭原却及時伸手攔住了他。「許隊長，這人確實殺不得。」

許達得水泡眼一鼓。「殺人兇手，爲什麼殺不得？」

蕭原平淡地說：「別忘了，他是督軍大人懸賞緝捕的要犯！」

許達得像被一根尖針刺穿了的汽球般，一下子洩氣地跌坐在椅子上，喃喃道：「我怎麼忘記了……我怎麼忘記了……」

蕭原才提醒他一句：「你還忘了，賞銀中，你可以分到五百塊大洋！」

提到錢，許達得立時精神一振，一挺腰道：「我怎會忘了！」

「那麼，他確實殺不得了吧？」蕭原含笑望着許達得。

「殺不得！確實殺不得！」許達得一迭聲說。

「既然殺不得，那就要煩勞許隊長好好看管着他了！」蕭原打蛇隨棍上。

許達得聽得一怔，隨之搖手道：「這……這不大好吧，只怕咱們這裏人手不够，萬一……」

蕭原截斷他道：「許隊長，別忘了他在你管轄的地方殺了人，你有責任將他扣押監禁，更別忘了，賞銀中有你的一份——五百大洋！」

一聽「五百大洋」，許達得立刻像服了提神劑，立刻滿口應承下來：「蕭兄，你放心，這廝囚在咱們這裏，保證他飛不了，我會加派兄弟嚴密看守他！」

蕭原滿意一笑。「那，許隊長，我就將他交給你了。」

許達得立刻提着嗓子朝外叱喝道：「來人——！」

立刻有兩個值班的手下應聲推門而入，脚跟一拼，挺立不動，靜待吩咐。

「將他押下去關起來，記得加上手銬脚鐐，嚴加看守！」許達得在手下面前，威風十足。

「是！」兩名手下齊應一聲，立刻取來手銬脚鐐將紀標鎖起來，然後押出去。

「現在你放心了吧？」許達得滿有自信地望着蕭原。

「千萬大意不得，別忘了他是個悍匪，若他有異動，立刻將他射殺！」蕭原拍拍許達得的肩頭，鄭重地說：「若他走了，那就見財化水，爲了你那五百塊大洋，嚴加看守！」

經蕭原這一說，許達得又失去了信心。「到底要將他關在這裏多久？」

「你放心，當然是越快越好，只要將他的兩個同黨捉拿到，我立刻會將他們押解到督軍府。」蕭原安慰許達得。

「那好吧。」許達得無可奈何地說：「希望你能盡快捉到那兩名同黨。」

「記住，千萬不要將紀標囚在這裏的消息洩漏出去，否則，可能會有人來刼獄！」蕭原臨走時，特別提醒許達得。

許達得一聽可能會有人來刼走紀標，立時慌了手脚。「那如何是好？」

「你手上有人有鎗，萬一眞的發生了，相信你會應付得來！」蕭原不再多說，告辭而去。

許達得一個人呆在他的隊長室內，眞是又喜又怕，喜的是五百塊大洋已在望，怕的是萬一眞的有人來刼獄，豈不兇險萬分？想到這裏，天雖還未亮，他也不再睡了，匆匆走出去，將手下分派妥當，嚴密看守紀標。

鬥悍匪　兩狼落網

榕樹鎭像往常一樣，熱鬧喧嘈，街上人來人往，對於日前發生的命案，已沒有人再加以理會談論，賭的賭，嫖的嫖，吹的吹，每個人都是抓緊眼前這一刻，對於將來，從來不去多想，將榕樹鎭，當作了世外桃園。

蕭原這兩日來都流連在賭館茶樓，他不是特別愛吃嗜賭，而是在這兩處人最多最雜，最易探聽到消息的地方，打探另外兩狠的行踪，及是否有人知道了大鼻狠被關在民防隊，好通知許達得加緊防備。

對於許達得之能守秘，蕭原覺得很滿意，因爲他聽不到有人談論紀標被捉的事，他覺得，那五百塊大洋實在花得值得，爲他省去了很多痲煩。

但是令他有點發愁的是，這兩日來，連一點關於于昌王朗的消息也打探不到，令到他對紀標所說的起了懷疑，後來再想想，反而覺得紀標所說的屬實。

因爲他想到，于昌王朗若不是匿藏在鎭上，那麼，反而或多或少必有人談論這兩人的，現在却沒有，那麼，就證明了，這兩隻狠必然匿在鎭上，收買或控制了鎭上某一些人，才將消息封鎖得這樣嚴密。

想到這裏，他心生一計，決定大張旗鼓，遣人打聽于昌王朗的消息，他相信，若王朗于昌眞的匿在鎭上，收買並控制了一部份人，他這樣明目張胆地做，必會引起王朗于昌的反應，只要自己處處小心提防，不難追查出兩狠的匿身處。

這一計施出，果然使得，立刻有了反應。

他才從一間賭場內走出來，站在賭場門口，還未拿定主意是再到別一家賭場呢，還是上茶樓，正自瀏覽着街上的行人，突然悄沒聲地有一個歪戴毡帽的傢伙掩到他身側。

蕭原立刻驚覺，一手搭在腰間上，脚下退了半步，盯着那傢伙。

幸好那傢伙沒有任何異樣的舉動，不然，蕭原準會送他一粒鐵蓮子。

由於那傢伙歪戴着毡帽，垂下的帽沿將半邊臉遮住了，所以看不大清楚這傢伙的面目，不過，却看到了這傢伙鑲在門牙上的一顆金牙。

這金牙佬掩近蕭原身邊，沒有停下來，身形一閃從蕭原身後繞過，在繞過的刹那，低聲說了句：「欲知黃鼠狠的下落，跟我來。」

這句話說得很快，說完後，逕直往大街東頭走去，頭也不回。

聽見了那句話之後，蕭原沒有立刻跟着那人走，微一凝視，眼珠一轉，才放開大步，遠遠跟着那金牙佬。

那金牙佬沿着大街一直往前走，就像一個平常人那樣，東瞧瞧西看看，脚下却沒有停，突然，轉入了一條橫街，在轉入時，迅快地瞥了跟在後面的蕭原一眼。

蕭原却沒有跟着轉入去，一閃身貼在墻角，探頭朝橫街內窺望，見那金牙佬正大搖大擺往前走街內沒有埋伏，正有兩三個行人在走着，才放心地轉進那條橫街。

這時，那金牙佬起碼距他足有十丈過外。

蕭原不想拋離那金牙佬太遠，脚下不由加快。

那金牙佬却已又轉進了橫街中的一條窄巷中。

蕭原恐怕會失了金牙佬的踪跡，加快脚步，疾步走到那條窄巷口前，探頭往巷內一着，果然不見了金牙佬的踪影。

他不由躊躇起來，拿不定主意是跟進去，還是轉身走，恰在這時，看到有兩個婦人從巷內走出來，他心中一動，決定上前問問那兩個婦人，可有見過像金牙佬這樣的一個人。

迎着那兩個婦人，他走進了窄巷。

那條窄巷很窄，僅容四五個人並排走過，蕭原走到那兩個婦人身前，正想動問，那兩個婦人像怕着他似地，左右一閃，繞左右走過。

蕭原連忙禮貌地招呼一聲道：「兩位大姑。」

兩個婦人聽見招呼，遲疑了一下，停下來，有點怯懼地瞧着蕭原。

這時三人的位置，恰巧兩個婦人將蕭原夾在中間。

蕭原急忙道：「兩位大姑，剛才可曾見過一個歪戴帽子的漢子走過？」

兩個婦人同時一怔，互相望了一眼，站在右邊的一個婦人遲疑地道：「這位爺

，你問的可是個身材瘦長的漢子？」

那金牙佬正是身材瘦長，蕭原趕緊點頭道：「不錯！」

「那人轉入了右手邊的一條小巷中！」左邊的婦人側轉身朝後一指。

蕭原很自然地順着那婦人手指處，側轉身望過去。

也就在他側轉身望過去的刹那，右邊那名婦人右手一擧，寒光一閃，手上赫然握着一把尖刀，扎向蕭原的腰眼！右手則一個葉底偸桃，攫向蕭原的下陰！

這婦人的出手好毒辣！蕭原隨便中上一招，不死也重傷！

從這婦人的出手招式及速度，可見這婦人不是尋常婦道人家，明顯的是道上的高手！

而左邊的婦人用手一指的瞬間，另一隻手亦已閃電般動了，一擧疾擊向蕭原小腹！

變生俄頃，蕭原在兩個婦人如此近距離的猝然襲擊下，只怕有死無生了！

但怪事發生了。

兩個婦人的一刀一抓一拳，竟然擊了個空！

而蕭原也突然間失去了影踪！

這不會是白天見鬼吧？一個近在咫尺的大男人，竟然會從身邊消失了！

但兩個婦人不如此想，因爲兩個婦人皆是道上的好手，她們雖然驚懔於蕭原鬼魅般的身法，但已騎虎難下，欲罷不能！

兩名婦人嬌叱一聲，同時飛起一脚，朝地下力蹬猛踢！

却原來蕭原就躺在兩個婦人之間的地上！

剛才變生瞬息，他側身扭頭張望，乍感寒鋒勁風襲體，知道着了道兒，意念飛閃，他知道在如此近的距離下，擋得了左邊，封不了右邊，一咬牙，來不及多想，整個人像冰山消溶般筆直朝地上瀉跌，堪堪避過了兩名婦人致命的一擊。

人往地上倒下的刹那，雙脚在地上力蹬，整個人便像離絃箭矢般，從兩個婦人的脚旁貼地平飛倒射出去。

到兩個婦人抬眼力蹬猛踢，已慢了那麼一點點，同時踢了個空。

蕭原身手反應果然敏捷，不然他也不會幹上這一兇險無比的營生，並闖出了响亮的名頭。

人貼地平飛倒射出，倏的弓腰縮腿，人已倒翻站起，站起的刹那，手上已多了一枝烏光閃亮的駁壳鎗，黑黝黝的鎗口，正對準兩名婦人。

那兩名婦人反應不可謂不快，一腿踢空，立時收腿，單足一點，飛身撲向平飛倒射出的蕭原！

但當她們一眼看到倒翻挺站起的蕭原手上握着支烏光閃亮的駁壳槍後，兩個人同時像被電殛般，身軀劇震，同時硬生生刹停住身形，四道目光同時落在那枝駁壳鎗上！

他們深知蕭原手上那枝駁壳鎗的威力，任她們身手如何迅厲，也快不過蕭原手上的駁壳，只要蕭原手指在鎗上一扣，她們就完了！所以她們不敢妄動，拿自己的生命來開玩笑。

蕭原很小心，因爲他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什麼人，稍一疏忽，自己就會像死狗一樣躺在這條窄巷內，所以，他很小心，爲了免至身後受敵，他用槍指着那兩個婦人，一步步退到墻邊，免了後顧之憂。

冷冷地一笑，蕭原閃亮的目光盯在兩個婦人的身上。「兩位大概就是道上人稱『奪命雙花』李氏雙雌吧？」

右邊那持刀婦人道：「蕭原，你果然名不虛傳，你是第一個在咱姊妹襲擊下能得不死的人！」

這兩個婦人果然是道上人稱「奪命雙花」李氏雙雌！

這「奪命雙花」李氏雙雌是湘、桂、贛三省道上唯一的女殺手，站在右邊持刀的名李金花，左邊的名李銀花，年紀不超過四十，是道上頗有名氣的女殺手！

「兩位的身手也不錯，」蕭原淡笑道：「要不是我一直暗中提高警覺，加上幾分運氣，只怕也不能倖免！」

「你以爲你能够倖免？」李銀花冷冷道。

「難道妳們還有什麼手段不成？」蕭原暗自提高了警惕。

李氏雙雌沒有答他，却悍不畏地踏前一步！

蕭原想不到她們在短鎗的指嚇下，仍敢蠢動，不由沉喝一聲：「站住，再動，別怪我辣手摧花！」

李氏雙雌在蕭原的喝叱下，沒有再往前逼進。

蕭原吁了口氣。「兩位，是白臉狠或是黃鼠狠請動了兩位來襲殺我？」

「咱們不會回答你的！」李金花狠聲道。

「我自有辦法要你們回答！」蕭原說着，鎗咀火光一閃，呼的一聲，火星四濺，子彈竟然將李金花手握的尖刀擊得震飛出手！

李金花被那一震之力，震得退了兩步，五指痠痲，虎口發痛，一張臉也劇急變得慘白如紙！

李銀花也神情大震，不自主地退了一步。

「到底說不說！」蕭原狠聲道：「再不說，這一鎗就會射在妳的耳朵上！」

缺了一只耳朵，那多難看？李金花雖已是三十多歲的婦人，但愛美是女人的天性，想到缺了一只耳朵的醜怪樣子，她不由抖了抖，再也硬不下去，怯怯地道：「是黃鼠狠王朗！」

滿意地一笑，蕭原道：「黃鼠狠出多少銀請妳們取我一命？」

囁嚅了一下，李銀花道：「五千塊大洋！」

哈哈一笑，蕭原道：「想不到我一條命比他們三人的命值錢得多，看來，黃鼠狠是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不然，他分得的萬多二萬塊大洋，花也花得不安心，不痛快！」

接又道：「妳兩人已落在我手上，只要我手指一扣，妳們就會在道上除名，如今我給妳們一個選擇，是生是死，由妳們挑！」

李氏雙雌也是道上有名的兇悍婦人，不然，她們也不會幹殺手這一行，但任是再兇殘的人，在面對生死抉擇時，多數會

挑選生路的！

李氏雙雌也不例外，姊妹兩人迅速交換過眼色之後，李金花猶豫地說：「咱們說出黃鼠狠的下落，你眞會守諾，放了咱們姊妹？」

蕭原肯定地點點頭。「我自出道以來，還未殺過婦人女子，非不得已，我不會殺妳們！」

李氏雙雌再交換了一瞥眼色，李金花才道：「好，我告訴你——」

倏的語聲一頓，同時，目光微往上翻，迅即回落，拖長聲音道：「黃鼠狠就落脚在——」

蕭原本就一直注視着李金花姊妹的動靜，見李金花目光倏然向上一瞥，心頭一動，疾忙貼牆一閃，閃開足有五六尺！

這一閃，救了他自己一命！

「砰」一聲鎗響，就在他原先站立的地上，「噗」的多了個洞，石板地被擊得石屑飛濺！

蕭原在一閃之間，抬手朝牆上放了一鎗！

在他原先站立的牆頭上面，有人發出一聲慘叫，接着跌下一人，「噗」的死狗般躺在地上，頭上開了花！

李氏雙雌在蕭原一閃的刹那，同時動了！

寒光一閃，李氏雙雌同時閃電般手一翻，袖中刀脫手擲射向蕭原身上！

——一取咽喉，一面心胸！

這雙殺手姊妹果然出手狠辣，招招奪命！

刀一出手，李氏雙雌同時向前邊巷口奔逃！

這雙姊妹不愧是女中梟雄，絕不放過任何一個殺人及自保的機會！

蕭原一鎗擊落牆頭的伏擊者，兩道寒光已飛臨眼前！忙不迭擰腰偏頭，「奪」的一響，一道寒風掠過他頸側沒入牆中！

在此同時，他左手一抬，兩指一挾，將射至胸前的尖刀挾住！

這時，李氏雙雌已分別奔到兩邊巷口，只要再奔出一步，身形一轉，就可脫出蕭原駁壳的射擊範圍！

蕭原焉肯眼睜睜看着她們脫出他的掌握，左手左右一揚，「砰砰」兩下鎗聲響起，兩顆子彈呼嘯着從李氏雙雌的耳邊掠過！

李氏雙雌不由一窒！

蕭原適時大喝：「站住，別逼我殺妳們！」

李氏雙雌被擦身而過的流彈嚇呆了，知道逃不了，只好乖乖地站下來。

「妳們若不想死，乖乖地一步步退回來，否則，妳們的背上會開兩個洞！」蕭原叱喝。「將手垂下來！」

李氏雙雌不敢不聽，所謂肉在刀俎上，只好垂下雙手，一步步退回巷中。

蕭原機警地左右掃視着。

李氏雙雌才退了兩步，那知兩邊巷口牆角同時閃出兩道暗紅的火光，「砰砰」兩聲，李氏雙雌慘叫一聲，雙雙搖幌了一下，先後倒在地上，心胸處突突冒湧出一股血泉，看來是活不了。

鎗聲一響，蕭原心頭一懍，疾忙側身一滾，伏在地上，持鎗戒備着，一雙眼迅快地朝兩邊巷口掃瞄。

他這時可說身陷險境，若兩邊巷口集中火力朝巷內射擊，只怕他很難倖免！

但好奇怪，兩邊巷口有兩鎗放倒了李氏雙雌之後，就一點動靜也沒有，也不見有人影閃現，令到蕭原既奇怪又不安，不知對方又在弄什麼鬼。

這時他早已滾到那從牆頭上摔跌下來的屍體旁邊，利用那屍體來掩護自己。

再等了一會，兩邊巷口仍無動靜，但蕭原也不敢貿然爬起身，恐被對方伏在牆角後，伺機向他放冷鎗！

這樣趴在地上，身前又有一具屍體，蕭原覺得眞不是味道，但經驗告訴他，千萬動不得，一動，可能永遠也動不了。

好在他曾經歷過無數的兇險場面，他還能够忍得住。

——他若不够冷靜，忍耐力不够，他也不會活到現在，就算他有九條命，也不够死！

時間在難耐中一秒一分過去，蕭原感覺到危險也越來越迫近，不過他仍然伏着不動。

忽然，左邊巷口傳來一陣沓雜的脚步聲與及叱喝聲，蕭原不禁心頭一緊。

但隨之，他臉有喜色，救星來了，他聽到叱喝聲中，雜着許達得的呼喝聲，是民防隊聞訊趕來了。

民防隊之所以及時趕來，那一定是鎗聲將他們驚動了。

脚步聲與人聲越來越近，已逼近巷口，蕭原估計就算有黃鼠狠的鎗手伏在另一邊巷口，也必被民防隊的趕到而悄悄撤走了。

他當機立斷，不想民防隊發現他在現場——巷內死了三個人，雖然許達得不會難爲他——看在那五百塊大洋的份上，他卻不想花費一番唇舌解釋，所以他在脚步聲與叱喝聲臨近巷口的刹那，一躍起身，將身軀貼在牆上，施出壁虎游牆功，迅快地爬行上牆頭，攀着牆頭往牆那面打量一眼，一翻身，翻落在牆那面！

× × ×

待到許達得率着手下趕到，只有地上三具屍體在等着他，令到他皺眉不已。

所謂官樣文章，既然來到，又死了三個人，照例指揮手下在附近搜索一番，結果當然是一無發現，只好吩咐手下，將三具屍體抬到鎮北頭的亂葬崗，挖個坑埋了算了。

他甚至連死者的身份也不查一查。

× × ×

自發生了窄巷中的遭遇後，蕭原一連兩天沒有在榕樹鎮露面，彷彿他已離開了榕樹鎮。

只有許達得最清楚，蕭原根本就沒有離開過榕樹鎮一步。

——因爲，蕭原一直留在民防隊部他的隊長室中。

蕭原之所以兩天沒有採取行動，是給時間許達得，派出他的親信手下，探查金牙佬的下落。

當然，許達得之所以肯帮蕭原的忙，自有他的好處。

——蕭原答應他，將他的一份，加多二百塊，合共七百塊。

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許達得的手下，很快就探查到金牙佬的下落。

知道了金牙佬的下落後，蕭原立刻採取行動。

× × ×

金牙佬原來是鎮上的二流子，名叫馬流子。

這天入夜時份，馬流子正自一搖三擺，渾身輕飄飄地走向他的家。

今天他可說是一生人中最風流快活的一天，因爲他口袋裏有的是叮噹响的大洋，所以他吃飽喝足後，先到烟館吞雲吐霧一番，過足了癮，才精神抖擻地走進一家妓寨，揀了一個白白胖胖的俏娘們，接着與姐兒在床上風流快活一番，直到盡興後，才離開了妓寨，踏着輕快的步子，腦子盡想着那姐兒白膩渾圓的大屁股，不知不覺，已來到了家門前。

在開門進屋前，他已暗暗決定，明天再找那姐兒快活一番，他實在忘不了那姐兒的大屁股。

那知道他一開門，就永遠也見不到天明了，更別說那姐兒雪白渾圓的大屁股。

馬流子的家只得他一個人住，由於他不務正業，家中父母留給他的一切值錢東西，已給他賣個清光，可說家徒四壁，只有一張破桌子，兩條板櫈，及一副床鋪，所以他從來不鎖門的，出門，順手將門帶上，回家，伸手一推就開，倒是方便得很呢。

而事實上，他也沒有什麼可以給人偷的。

像往常一樣，馬流子伸手推開了兩扇木門，一步跨進屋裏。

這一步跨進去，他無異跨進了森羅殿，跨進一個無底深淵。

他踏入屋內的一只脚還未踏在地上，忽然覺得小腹上一陣劇痛，身體內像插進了一根椎心刺骨的冰棒，劇痛中，一陣泛心滲骨的冰寒之意，刹那間佈滿他全身，

他剛想叫喊出聲，一只溫暖的手掌已將他的咀巴捂得實實的，他想掙扎，倏的覺得那捂着他咀巴的人影在他小腹上一抽，這是他臨死前唯一見到的東西，這一抽，彷彿將他的生命從他體內抽走，接着，他覺得自己被無邊的黑暗包圍，一個身子直往下沉，下沉……

——這就是馬流子臨死時唯一的感覺了。

此後，他就什麼感覺也沒有。

死了。

屋內一個人影——就是馬流子臨死時看到的人影，迅捷地將馬流子溫軟的身子扶在地上，順手將手上滴着血的尖刀在馬流子的身上反復擦抹了幾下，手一翻，將尖刀隱在袖中，然後一步跨到門邊，探頭打量了一下，閃身出門，返身順手將門帶上，略略一張望，然後疾步離去。

那人影才離開，牆角側後的暗影中，立刻閃出一個人影，鬼魅般躡踪在離開的人影後面，一路跟踪下去。

× × ×

蕭原找到馬流子的住處，天已黑齊，他不知馬流子是否在家，爲防萬一，他藉着夜色，悄沒聲地掩到屋子的側面，剛巧那牆上開了扇窗，他於是貼着牆，站在窗側，瞥眼往內窺看。

屋內黑黝黝的，本來很難看到什麼，但蕭原的雙眼是練過功的，能够在黑夜中看到事物——當然沒有白天那樣清楚，這一瞥，讓他窺到屋內，正對緊閉的雙門前，端坐着一個人影，右手有亮光閃泛。

他運聚目力再窺瞥了一眼，看清了那人影手中拿的是一把鋒利的尖刀，由於那人的側背對着他，所以蕭原看不到那人的面目。

不過，他肯定那人不是馬流子，而是一個殺手！

——一個殺人滅口的兇手。

這種事，他見到和經歷得太多了，所以他最肯定。

既然他斷定那人是來殺馬流子的，而他是來找馬流子逼問黃鼠狠下落的，照理，他應該設法阻止馬流子被殺才是，而最初他也是這樣想的，但在他還未想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前，馬流子已出現在屋門前。

而馬流子之被殺，他是親眼看到，但卻欲救無從，他料不到那殺人者竟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解決了馬流子。

而他也被弄得怔了怔，馬流子却一聲不响，被那人殺死了。

蕭原本想乘那殺手將馬流子的屍體放在地上，毫無戒備的情形下，閃電出手，將那殺手制服，後來轉念一想，這人既然是受命來殺馬流子滅口的，那必然是受黃鼠狠的指使，殺人後，必會回報黃鼠狠，好讓黃鼠狠放心。

那麼，何不跟踪這人，簡捷而又免費了一番手脚。

於是，他就伏在牆邊，沒有出手。

待那殺手一離開，他立刻在後追踪下去。

× × ×

那殺手一路閃行竄奔，很快就來到一座大院屋前，在院牆前貼牆站了一會，才越牆而入。

幸好蕭原加了小心，沒有貿然掩前，不然，就會被那殺手發現。

蕭原畢竟是個經驗豐富的追捕能手，他在那殺手越牆而入後，沒有跟着越牆摸進去，却匿在一隱蔽處，靜靜等着。

足足等了有一個袋烟功夫，才見那殺手越牆而出，一溜烟飛奔而去。

蕭原却沒有立刻進那院屋，却重新躡在那人身後，追踪下去。

蕭原之所以這樣做，是恐防那殺手使詐，這是道上很多高手慣用的技倆，恐怕有人跟踪，煞有介事地進入一處地方，讓跟踪的人以爲那就是他要找的地方，然後才再去他眞正要去的地方。

蕭原在初出道的時候，曾經上過這種當。

那殺手這一次走的不是僻靜之處，而是往大街那邊奔去，在接近熱鬧的大街處，將脚步放緩，裝成一個逛街的閑人，直往人羣中擠。

跟踪在後面的蕭原，不由暗暗佩服那人的小心謹慎，

不過，那人仍然擺脫不了蕭原的跟踪釘梢。

在熱鬧的大街上，那人一直往人多的

地方擠進去，有兩次，蕭原差點失去了那人的蹤影，尚幸他是此道高手，依然將那人釘得緊緊的！

那人最後終於走進了一間妓寨中。

蕭原雖然不是什麼道德的君子，他也是個有七情六慾的正常人，但他卻最怕去妓寨之流的風流地方，他之所以怕，無非怕了那些人盡可夫的妓女，他一直在心裏有種厭惡的感覺——認為那些給錢便跟任何男人上床的妓女，髒得很。

他這種心理，連他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情形下生產的！

但這一次，無論他厭惡也好，喜歡也好，他都要進去一次。

為了追查到黃鼠狠的下落——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感覺到黃鼠狠就匿藏在這妓寨中，他硬着頭皮，裝成一個嫖客的樣子，從容地走入了妓寨。

× × ×

世上有妓寨這種古老的行業以來，每一個進入妓寨的正常男人，必定是找姑娘快活一下，蕭原盡管心裏一千個不願意，但既然已進入妓寨，總要裝得像樣，所以他也不得不揀了個姑娘，被那姑娘拖到一間房中。

不過，他卻在進入房間的一刹那，看到那個被他追踪的殺手，摟着一個姑娘，直往後面一道院門走去。

才一進入房中，那個看上去還不到十六歲，有點姿色的可憐女郎，已然將一個嬌軟的身子偎進蕭原的懷中，弄到蕭原一時間手忙脚亂起來，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但他立刻想到了一個主意。

就在那女郎的嬌軀在他懷中挑逗性地扭動時，他已一指點了她的香睡穴，雙手一托，將那女郎抱上床，將床上的一張薄被蓋住那女郎，將桌上的煤油燈吹熄，來到後窗前，輕輕將一扇窗推開，伸頭往外張望了一下，見全無動靜，狸貓一樣竄出了窗外。

窗外是院地，空蕩蕩地，只有那一排房子的後窗縫中，間或有燈光透出，偶爾從其中一個窗戶中，傳出細微的浪笑與淫語，打破這院地的的空寂。

蕭原站在黑暗的陰影中，打量一下方向，確定了之後，躡手躡脚潛行向後院。

原來這妓寨分開前後院，前院很大，有兩排房子，那是妓女接客的地方，後院較小，想是鴇母龜公住的，只有幾間建造得比較別緻的屋子。

蕭原鬼魅般潛入後門，隱在一株樹後，探首打量着前面那幾間屋子。

那幾間屋子都有燈光透出，獨有靠右邊，獨立的一間屋子內，有細碎輕微的語聲傳出來，是以蕭原特別注意那間屋子。

他決定先到那間屋子看看。

從透出燈光的窗縫中，蕭原屏息着往內窺看，這一看，令到他的心不由「崩」的跳了一下。

內面是屋子的前廳，亮着二盞煤油燈，明亮得很，廳內正中擺了一張桌子，圍坐着四個人，二男二女，從身形上他斷定那個坐在側面的漢子，就是他要追踪的殺手，而在那殺手對面，赫然坐着的，是他要追捕的三狠之一，黃鼠狠王朗！

黃鼠狠王朗原來匿藏在這妓寨中，怪不得鎮上別的地方，從來沒有出現過他的影跡。

這個黃鼠狠倒是會享受，躲在這妓寨中，有美相伴。此刻，他正與那殺手各自擁着一個妖媚的婦人，在喝酒談笑取樂。

蕭原靜靜地站在窗旁，一只手自然而然地摸着腰間的駁殼，靜靜地等待機會下手。

他知道這隻黃鼠狠很機警狡猾，一個弄不好，可能會被他逃去。

看看那個殺手在與黃鼠狠你一杯我一杯地在互相敬酒，蕭原不禁在心裏哈哈一笑，心想，這傢伙果然狡猾，還幸我沒上當，否則再要追查，不知要費多少手脚。

他指的是那殺手故佈疑陣，闖入一間民宅，誘使跟踪者上當的那回事。

兩個人大概是喝多了酒，各自與偎在身上的妖媚女人胡鬧調笑起來，看得蕭原直皺眉頭。

蕭原本來想等這兩個傢伙匪下後才動手的，但驀然想起被他點倒的妓女，若被妓寨中人發現了，那豈不是驚動了妓寨的人，那必然會驚動到黃鼠狠，那時動手，就比較麻煩了，所以他決定不再等下去，立刻動手。

他決定先發制人。

輕輕抽出腰間的駁殼，隔着窗縫，瞄準了黃鼠狠的大腿，蕭原扣動了鎗機。

他決定打傷黃鼠狠的一隻腿，令到他不能逃跑，那時要捉他就易如反掌。

火光一冒，「砰」的一聲響，子彈擊碎玻璃，隨着聽到屋內傳出黃鼠狠的一聲痛叫聲，及受驚的婦女尖叫聲，枱椅碗碟摔跌破碎聲，響成一片。

放了一鎗後，蕭原立刻一閃身，矮身閃到窗子的另一邊，呼喝道：「黃鼠狠，快滾出來，不然，一鎗轟斃你。」

屋內繼續傳出兩個女人刺耳的尖叫聲，卻聽不到黃鼠狠與那殺手的半點聲息。倏的，屋內一黑，兩盞煤油燈同時被弄熄。

這一來，再不是敵明我暗，佔不到便宜了。

屋內漆黑一片，站在窗旁的蕭原，再也看不到屋內的情景。

「黃鼠狠，你躲不了，出來吧，」蕭原朝屋內大喝，「再不出來，我亂鎗射入來了。」

他的話還未說完，一陣亂鎗猝然從屋內射出來，擊得玻璃磚屑木碎四飛，蕭原差點掛了彩。

蕭原也不弱，一招手，朝着屋內吐出火舌處，放了一鎗。

蕭原的鎗法果然準確無比，屋內應聲響起一聲慘叫，從叫聲中，蕭原知道擊中了那名殺手。

這時候，整間妓寨的人都被鎗聲驚動了，有人向後院奔來。

而後院中的另外那幾間屋，竟然沒有一個人走出來，大概那幾間屋本來就沒有人。

這時雜亂急速的脚步聲已來到院門口，蕭原當機立斷，顧不了傷到屋內無辜的兩個女人，朝屋內掃了一梭子彈，雙腿一蹬，躍入了屋內。

由於煤油燈已熄去，屋內漆黑一片，

目難視物，不過蕭原卻能依稀看到屋內的景物。

屋內倒了三個人，發出痛苦呻吟聲，一聽就知道是那個殺手，想來定是受了很重的傷，另兩個從她們的身段，就知道是那兩個姐兒，一點聲息也沒有，不知是嚇昏還是被亂鎗射死了，獨是不見了黃鼠狠的人影。

蕭原立刻急起來，急忙疾竄向廳後，剛巧瞥見後窗上有人影一閃。

蕭原立刻撲到後窗，往外張望，趕得及看見一個人影拐着一條腿，閃出了一道院門！

蕭原立刻縱身躍出窗外，撲奔向那院牆。——這是他機警之處，他恐防黃鼠狠會伏在院門外，若他撲向院門，難免會挨黃鼠狠的冷鎗。

他不由院門追出去，卻一躍上了牆頭，果然瞥見一條人影伏在院門外的牆邊。

蕭原不敢怠慢，揚手向那人影開了一鎗。

那人影也很機警，乍見地上影子一現，忙不迭伏身一滾，同時朝牆上放了一鎗。嚇得蕭原疾忙一歪身，打橫從牆上摔落在牆外地上。

而那黑影一滾之後，立刻挺躍起，擰身連放三鎗，邊放鎗邊拐着一條腿狂奔。

蕭原摔在地上，剛想挺爬起身，卻被那人影的回身三鎗，壓得趴伏在地上，抬不起頭來。

待到他抬起頭時，那人影已奔出了足有十多二十丈遠。

別看那人影奔跑起來像殭屍一樣一拐一跳，速度絕不比普通人慢。

蕭原一扣板機，朝那人影下身放了一槍。由於在黑夜中，加上那人影奔跑的姿勢很怪，蕭原那一鎗竟然射空，打不中那人影。蕭原若想射中，只要射那人影的上半身，以他的鎗法，肯定射中，但這一來很可能會射死那人，這是他不想的，所以他不再放鎗，從地上竄躍起，發足狂追那人影。

從那人奔跑時的一拐一跳，他肯定那人影是一條腿受了傷的黃鼠狠。

他一鎗擊傷黃鼠狠的一條腿，這令到黃鼠狠逃跑的速度，比沒有受傷前，速度最少慢了一小半，這就令到黃鼠狠沒法逃脫得了，他是越跑越慢，蕭原卻是越跑越快。一下子，就將距離縮短到不足十丈。

黃鼠狠當然不想被追上，回身朝後面放了一鎗。

這一鎗令到蕭原不得不疾忙伏臥在地上，以防他繼續放鎗！

黃鼠狠果然又再放了一鎗。

這兩鎗當然無法射中蕭原。

但卻阻止了蕭原的追趕。

到蕭原從地上竄躍起身，朝黃鼠狠追趕時，黃鼠狠又已將他拋離足有二十丈。

蕭原抬起頭，看了一眼在前面沒命奔逃的黃鼠狠，身形打橫接連幾個翻滾，直翻出丈外，才竄躍起，彎着腰，貼着地上的雜草，箭一樣向前標躍。

前面的黃鼠狠心驚胆顫地，頭也不回，一個勁往前奔跑，咬緊牙關忍受着腿上的鎗傷，直到實在喘不過氣來，才稍微放緩了腳步。

喘着氣，有如驚弓之鳥的黃鼠狠，壯着胆子，朝後偷瞥，意外地，看不到蕭原的身影，不由狐疑起來。

莫非蕭原中了鎗，受了傷或是另有陰謀？這是黃鼠狠心中刹那閃起念頭。

疑念一起，黃鼠狠脚步停下來——他受了傷的腿一直在流着血，也實在支持不住了，軟倒在地上，一滾，卻滾出了足有丈多遠，也顧不了腿上的傷口，伏在地上，持鎗放眼往來路窺察着。

夜色黑暗中，來路上空蕩蕩，靜悄悄的，半隻鬼影也不見，不要說是人影了，只有疏落的虫鳴聲不時响起，倍添夜之幽靜岑寂。

伏在地上足有一刻鐘，黃鼠狠見來路似仍無動靜，才放心地大喘了一口氣，喘息了一會，才側着身子，撕開受傷大腿的褲子，將傷處包起來，不讓血繼續淌流。

包扎好傷腿，黃鼠狠仍不敢立刻起身奔走，他是個多疑而又謹慎的人，趴伏在地上，窺察靜聽了足有一頓飯時光，確定了附近一個人也沒有，才小心地蹲起來，半弓着身形，拖着一條傷腿，向前潛行。

黃鼠狠一跛一拐的身形才潛行出丈外，在他剛才伏身地方的左前方五六丈外的地上，幽靈般冒起一條人影，躡在黃鼠狠身側，幾乎是與黃鼠狠成一平衡直綫，悄沒聲地潛行着。不用說，這人影當然是突然失了踪影的蕭原。

原來他在黃鼠狠停下來窺察的時候，已如飛般繞行到黃鼠狠的左前方，本想出奇不意，將倉惶奔逃的黃鼠狠截擒的，卻不想黃鼠狠由於腿傷關係，再也支持不住，停下來，並滾出丈外，伏地靜察。

他知道黃鼠狠是個謹慎機警的人，在這時候千萬動不得，所以他也伏下來，耐心守候着。

而黃鼠狠發夢也想不到蕭原已繞奔到他的左前方，他一直往來路張望，當然發現不到蕭原的人影。兩個人就這樣在一條平衡綫上往前潛行。

蕭原幾次想發難，但又恐一擊不中，反為黃鼠狠所傷，而據他所知，黃鼠狠的鎗法也是一流的，所以他一直隱忍着，沒有出手。如果他想擊殺黃鼠狠，那可說是易如反掌之事。以他的鎗法，只要瞄準了黃鼠狠的身形，一扣扳機就成，問題是他曾經得督軍大人的面諭，囑他無論如何，要將三狠活着捉回去見他，只要不死，受傷的也不要緊。

有了這重顧慮，令到蕭原大費周章，不敢下殺手，不然，他早就在妓寨後院的屋子外，將黃鼠狠一鎗打死！

黃鼠狠一路潛行着，仍然不放心，恐防蕭原會像幽靈一樣出現在他眼前。或躡在他身後，不時停下來，朝身後張望傾聽一會才重新奔走，却始終發現不到蕭原就在他左面五六丈處盯着他。

就這樣走走停停，黃鼠狠一直朝鎮外奔去，竄入了鎮外里許的一座菓園中。

× × ×

黃鼠狠看來很熟悉這座菓園的環境，在進入菓園前，停下來再張望了一會，才一閃身進入菓園中。

蕭原當然也躡在他身後，進入菓園。

黃鼠狠一直朝菓園深處奔去，在一間

被菓樹環繞遮蔽的屋子前停下來，再朝後面張望了一下，見沒有動靜，才放心地上前舉手扣門。

而這時蕭原就藏身在黃鼠狼身後右側丈外的一棵菓樹後。

對於黃鼠狼摸到這座菓園來，蕭原一時間摸不透黃鼠狼的用意，只道他像狡兔一樣有三窟，這裏只是他其中的一窟。

同時，對於這樣掩蔽的一間屋子，蕭原也想到，若不是躡着黃鼠狼，眞不易發現，這地方確是個藏匿的好地方。

叩門聲才响起，屋內立刻有了反應。

「誰？」語聲含有很高的警覺性。

黃鼠狼立刻應道：「老大，是我。」

隱在樹後的蕭原一聽，不由喜心翻倒，從黃鼠狼的稱呼上不難猜到，屋內的人正是三狼中的老大，白臉狼于昌。

眞是想不到，得來全不費功夫，這一來，省却了捕到黃鼠狼後，再追查打探白臉狼的一番功夫。

蕭原雖然心內驚喜，却不敢悄動，反而更加小心。

「老三，你怎會來這裏？」屋內傳出白臉狼的聲音。

黃鼠狼在外面進急地說：「老大，你開門讓我進來再說！」

門呀的一聲打開了一條縫，黃鼠狼一閃而入。

蕭原仍隱在樹後沒有動。

一會，從屋後閃出一條人影，捷如鬼魅般繞着屋子四周轉了一轉，一雙在黑夜中發出閃閃亮光的眼睛仔細地察看四周的景物，好一會，才從屋後的一道暗門中閃身進入屋內。

蕭原不用看，也知道從屋後走出來巡察的是白臉狼于昌，屏息着連大氣也不敢出，暗自慶幸自己沒有急於掩近屋子窺看，不然，必是會被白臉狼發現。

直到漆黑的屋子內有黯淡的燈光從一扇緊閉的窗戶縫隙中漏出來，蕭原才弓着腰，捷如狸貓般潛到屋子的側面，有燈光漏出的窗子牆脚下。

蹲貼在牆下，蕭原屏息靜氣，凝神傾聽着屋內傳出的低微語聲。

「老三，你是怎麼攪的？咱們不是早有協議，在這段日子，互不來往聯絡，你怎會知道我匿在這菓園中的？」是白臉狼于昌不滿的抱怨責問聲。

苦笑着，黃鼠狼沙啞地說：「老大，我怎會不記得咱們的協議，無奈我已走投無路，被蕭原那小子摸到我在妓寨中匿藏處，今夜差點陷在那小子手上，幸好我逃得快，鎗法準，大概那小子早就被我在半路上撂倒了，我確定了他沒有跟踪着我，才摸來這裏找你的！」

喘了口氣，續道：「至於我怎會知道老大你匿在這菓園中，是小弟花了錢探出來的！」

白臉狼却不去深究黃鼠狼知道他藏身處的問題，緊張地問：「你眞的確實那小子沒有跟踪你，被你撂倒了？」其實黃鼠狼只是猜想，但他却煞有介事地說：「那小子一定被我放倒了，老大，你也知道我的鎗法的，我向那小子放了一鎗，那小子應聲倒地，我跑了一會，停下來，足足窺察傾聽了有二刻鐘，那小子半點動靜也沒有，才摸來你這裏的！」

白臉狼道：「老三，你就是這副德性，好色如命，若不是這樣，你何至於弄成這樣，被那小子發現了行藏！」

「老大別責怪我了，老二又如何？還不是落在那小子手中？」黃鼠狼低啞地說：「老天，我腿上挨了那小子一鎗，先別說了，快替我瞧瞧。」

白臉狼道：「看來，這裏也藏不下去了，天一亮，咱們立刻離開這裏，不管那小子是死是活，老三，那小子鬼得很，還是小心點好，落在他手，督軍大人不饒了咱們才怪！來，讓我瞧瞧你腿上的傷！」

蹲貼在牆脚下的蕭原聽得清清楚楚，還聽到黃鼠狼忍受不住的痛呻聲。

蕭原知道這是時機了，趁兩人在一心察看腿上的傷口，警覺性沒有那麼高，正是採取行動的最好時機。

悄悄挺起身，從窗縫隙中向內窺看，剛好見到白臉狼正小心地爲黃鼠狼解開腿上傷處包扎着的破褲條子，黃鼠狼痛得牙齜牙咧咀，噓噓出氣，而黃鼠狼的駁壳鎗，就擱在桌子上。

蕭原看清楚了屋內的情形，悄沒聲地將鎗管從窗子縫隙中瞄準了桌上的駁壳鎗，一扣扳機，同時一拳擊在窗板上。

桌上的駁壳鎗隨着「砰」地一聲响，被擊得飛離桌面，摔在牆脚下。

白臉狼與黃鼠狼正全神貫注在腿傷上，驟聞鎗聲，兩個人同時被震得驚怔了一下，黃鼠狼由於白臉狼在驚怔之下，觸及他的傷口，痛得他大叫起來，與白臉狼立刻採取行動！

那知他們剛想動，被擊破的破窗洞中，赫然出現了兩根漆亮的鎗管，分別對準了兩人，同時一張臉孔出現在窗洞後，大喝：「乖乖的別動，否則鎗彈不認人！」

兩個人畢竟是悍匪，雖然鎗已被擊飛，焉肯束手就擒？白臉狼身形一動，就想弄熄桌上的煤油燈。

「砰」的一聲鎗响，一顆子彈從白臉狼的頭上擦着頭皮而過，白臉狼頭上驟然覺得火辣辣般痛，且有粘液淌流下，嚇得他哪裏還敢動。

黃鼠狼已負了傷，已是驚弓之鳥，見此情景，更加不敢動。

「別打歪主意，若你們不想手脚添上血洞，就給我乖乖的站着！」蕭原在破窗洞後大喝。「慢慢來，用一只手，將褲帶抽出來，扔前來！」

兩個人在鎗管指嚇下，只好無可奈何地照着吩咐做。

沒了褲帶，褲子自然脫下來，絆住了兩人的脚踝，兩人想逃，也不容易了。

×　×　×

翌日，榕樹鎮中，三條狼被蕭原與五名民防隊員押解着帶往督軍行轅所在地。

至於那五名民防隊員之加入押解行列，是應蕭原的請求，民防隊長許達得派出的，當然，那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由七百塊大洋酬金加到一千塊！

蕭原但求能平安無事將三條狼押解到督軍行轅所在地領到五千塊大洋賞錢，又何在乎多三百塊錢，他認爲，這是值得的，因爲除去了一千塊大洋，他還有四千塊大洋，那足夠他快活好一段日子。（完）

黑大亨（下）

三期完技擊鬥智故事

龍乘風・文
黃白石・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倫九頭爲了要對付裘忍東，決定和鐵環黨的梅家父子合作，倫九頭知道梅堯湘的女兒梅鳳鳳愛上白鵬，而白鵬却對她無情意，但爲了對付裘忍東，倫九頭要白鵬和梅鳳鳳結婚，白鵬無奈，只得答應倫九頭的要求而和梅鳳鳳結婚，以期鐵環黨携手合作，共同對付裘忍東……婚宴過後，賓客已逐漸散去，此時，倫府二樓忽然傳來一陣槍聲，白鵬像箭一般衝上樓，只見一位黑衣人擁着梅鳳鳳的脖子出來，一支手槍指在梅鳳鳳太陽穴上，白鵬見狀，想衝上去拚命，却陷入投鼠忌器之局。

唯大智若愚

擄人而去

（一）

能够在今天混入倫府，幹出這件驚人事件的，自然絕非泛泛之輩。

這黑衣人終於成功地擄走了梅鳳鳳。大門外，早已有一輛汽車在接應。黑衣人上車後，露出了一個勝利者的微笑。

梅堯湘看在眼裏，簡直連肺都給氣爆了。

在汽車開始開動的時候，白鵬大聲問：「朋友，有種的留下姓名！」

這黑衣人大笑。

「白鵬，你不妨緊記着，我姓林，叫林禮！」

說到「林禮」兩個字的時候，車子已絕塵而去。

「林禮！」梅堯湘恨得牙癢癢的，大聲叫嚷，「總有一天，我要把你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拆掉下來，拋進大江裏！」

詐癲除巨梟

梅三公子從來都沒有見過父親如此憤怒，而他也是在極度憤怒之中。

只有倫九頭，木無表情的坐在大廳裏，眼睛裏閃動着一道奇異的光芒。

（二）

梅堯湘大發雷霆，但却於事無補。他終於冷靜下來。

「這一定是裘忍東幹的！」

「當然是裘忍東，」倫九頭嘆了口氣，「我以前是豬油蒙了心，竟然會和他成爲結拜兄弟。」

梅堯湘盯着倫九頭：「九爺，這椿事你有甚麼看法？」

倫九頭苦笑。

「事情發生在我的地方上，我自然是願負全責的，但那又有甚麼用？」

白鵬道：「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救鳳鳳脫離險境？」

梅堯湘忽然對兒子說：「給我搖個電話，找裘忍東談談！」

白鵬却反對。

「不要向那老賊求饒！」他說：「裘忍東絕不會答應你任何形式的要求，他根本就是要趕盡殺絕。」

梅堯湘額上已冒出了汗：「你是說，他會殺了鳳鳳？」

白鵬黯然無語。

他的意思已很明顯：「就算裘忍東殺了鳳鳳，也不是絕無可能的事。」

但癩皮狗却在這時候插上一嘴：「裘忍東絕不會殺鳳鳳，因爲鳳鳳若死了，對他來說是全無好處，反而不如留着她，還可以牽制着咱們。」

癩皮狗一直都站在大廳的角落裏，誰也沒有注意到他。

他這時侃侃而談，却居然說的頭頭是道。

梅堯湘一怔：「你是誰？」

倫九頭也是盯着癩皮狗。

「我叫阿狗。」癩皮狗毫不慌張，緩緩的說道：「雖然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却是白鵬的死黨。」

衆人的目光，霎眼間都集中在白鵬的臉上。

白鵬立刻說：「不錯，咱們是生死之交，對於阿狗，你們可以絕對信任的。」

倫九頭輕輕的咳了一聲，沒說甚麼。

梅堯湘却已因癩皮狗剛才的說話，對他產生了好感。

「不錯，這位阿狗兄說的一點也不錯，裘忍東並不是個傻子，他絕不會無緣無故殺死鳳鳳的。」

剛才是癩皮狗在安慰他。

現在，他是在自己安慰自己。

新婚之夜，忽然發生了這種事，當然是令人很不愉快的。

（三）

就從這一晚開始，白鵬忽然感到有點不對勁。

但他却無法看出，不對勁之處在哪裏。這是很玄奧的預感。

而這預感，是充滿着極度危險性的。

老狐狸的圈套

（一）

翌日清晨，梅堯湘在家中接到了一封信。

這封信是由一個販報小童送來的。

這小童甚麼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人給了他一塊大洋，叫他把這封信送來給梅堯湘。

梅堯湘看了這小童兩眼，知道從他身上是查不出甚麼的。

他也給這小童一塊大洋，然後才叫他走。

這封信的內容很簡單。

它既沒上欵，也沒具署下欵，只有兩行字，寫道：「是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在蓮花閣恭候大駕光臨。」

× × ×

這是挑戰書！

梅堯湘知道，現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

他立刻派人把這件事通知倫九頭。

不到二十分鐘，倫九頭、白鵬兩人都來了。

倫九頭接過了信，一看之下，面有惱色。

「裘忍東實在是欺人太甚，他簡直連我都沒放在眼內。」

梅堯湘目注着他：「九爺，依你的看法該怎辦？」

倫九頭冷冷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

梅堯湘咬牙道：「到了這種田地，是不由咱們不拚的了。」

倫九頭道：「但令嫒在他手中，形勢對咱們是大大的不利。」

梅堯湘哼了一聲：「可是現在我們已不能再忍下去，否則裘忍東遲早會把你我一口吞掉。」

倫九頭冷冷一笑：「雖然他的胃口不小，但是合你我之力，他是絕對吃不下去的。」

梅堯湘道：「這件事全拜托九爺帮忙了。」

倫九頭嘆道：「老梅，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咱們此刻是同舟共濟，誰都不必說半句客氣話。」

梅堯湘擊案朗聲道：「好！今天下午的事，咱們全力以赴，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兩人接着握手，兩隻手緊緊的握在一起。

白鵬站在一旁瞧着，一言不發。

（二）

下午五時三十分，蓮花閣門外，殺氣騰騰。

一直在蓮花閣外擺賣生果的賈四叔，已悄悄的收拾好一切，離開了這裏。

他不喜歡看見別人流血。

他知道流血的事一定會在不久之後發生。

× × ×

梅堯湘依約準時而來。

他並非單獨而來，陪他一起前來的，還有另一位黑社會大亨——倫九頭。

這兩位黑帮鉅子一起出現，四周當然不乏一流好手隨後護駕。

白鵬、梅鑑英俱暗中抖擻精神，但表面上看來，他們却是那麼漫不經心，彷彿懶洋洋似的。

正當白鵬剛踏進蓮花閣的時候，突聽一人厲聲喝道：「姓白的小子，還我兄長性命來！」

呼喝聲中，一人如飛將軍般從蓮花閣內衝了出來。

這人並不高，和白鵬相比，是矮了一截。

但他的身材却絕不弱小，簡直强壯得像隻慓悍的犀牛。

白鵬瞳孔收縮，冷冷道：「鐵蟹鉗常勝？」

這人大聲叫道：「老子正是常勝！」

白鵬冷冷道：「常枉不錯是死在我手裏的，你若要替他報仇，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常勝從喉嚨裏發出了一聲怒吼：「我宰了你這婊子養的狗雜種！」

他撲前，氣勢駭人已極。

他彷彿已不像個人，而是像一頭充滿原始野性的惡獸。

他絕不會放過白鵬。

同樣地，白鵬也絕不會放過他。

黑棠的血仇，此刻正是洗雪的時候。

× × ×

常勝雖然身材較矮，但他這人却是渾身是勁。

他撲前，身子躍起，竟然躍得比白鵬的頭還高三尺。

「嗨！」

他一脚凌空踢出，就像是一柄巨大的錘子從天而降。

白鵬沒有硬接這一脚。

他轉身，疾閃開去。

常勝一脚踢空，身子「噗」聲落在地上，但他變招極快，反身揮拳，猛擊白鵬的鼻樑。

常勝這一手拳，名爲「力轉乾坤」，已不知有多少人的鼻樑給他這一拳打歪。

但白鵬的鼻子沒有歪，因爲常勝的拳雖快，他閃得更快。

他一低頭，常勝這一拳從他的頭髮上擦過。

白鵬趁勢從常勝的左側反攻。

他右手五指虛扣，疾抓常勝的左胸肋骨。

以白鵬的指力，這一下子若是扣個正着，常勝的心臟恐怕很難再保得住。

常勝當然看出這一着厲害異常，急忙用盡全身氣力，一掌向白鵬的右手劈去。

常勝在手掌上顯然具有獨特過人的功夫，這一掌劈出，重點全放在白鵬右腕的脈門上。

這一掌若劈在白鵬的右腕上，白鵬這隻手掌就算不廢掉，最少也得暫時喪失了戰鬥的能力。

但白鵬的招式又突然一變，棄手用足，用膝蓋猛撞常勝小腹。

常勝大吃一驚，以膝迎膝。

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骨裂之聲响起，接着常勝臉色大變，冷汗如漿。

這一撞之下，他分明是吃了個大虧。

但他仍然具有慓悍的作戰能力，一咬牙，從褲管裏抽出一把半尺長的尖刀，「嗤」的一聲，疾向白鵬胸膛刺去。

這一擊極準，也極狠。

他的動作一直都是那麼勇猛，每一出手，完全是拚命的打法。

就以這一刀看來，他雖然最少有八分把握可以把刀子插進白鵬的胸膛裏，但他的半邊身子，也已完全暴露在白鵬的手底下。

就算他能一刀殺了白鵬，他也難免要捱上對方重重的一擊。

白鵬拳脚上的力量，可不是開玩笑的，常勝雖然紮實，但能否捱得住對方致命的一擊，也是大有疑問的事。

但常勝似已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他唯一的目的，是殺白鵬。

他已下了極大的決心，不惜任何代價，都要先殺了白鵬再說。

然而，白鵬却不願意把自己的性命就此拚掉。

他這次來到蓮花閣，本也具備着拚命的決心，但在沒有親眼看見裘忍東倒下去之前，他還不想就此死在蓮花閣裏。

既不想就此拚掉性命，自然非要閃避不可。

他是讓了常勝一着。

常勝怪笑，趁勢逼前，突然手中尖刀飛脫射出，怒擊白鵬咽喉。

白鵬身子一沉，再避開這一刀。

但常勝身子敏捷，又再竄前，一爪緊揑着白鵬的脖子。

× × ×

常勝在外號是鐵蟹鉗，他這一揑的力量，實在絕不尋常。

白鵬的臉已脹紅。

常勝一口氣急攻下來，到此刻似已穩操勝劵。

他的臉上甚至已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就在他以爲即可殺掉白鵬的時候，左頸突然一陣劇痛。

白鵬竟猶有反擊之力，而且還是依樣葫蘆，以同樣的手法揑着常勝的脖子。

常勝用盡全力，務求先把白鵬揑死。

但忽然間，他的右腕又是一陣劇痛。

白鵬以一指疾擊在他的右腕脈門，使常勝的右手又是劇痛，又是痲痹。

白鵬一擰身，已經掙脫常勝的鉗形攻擊。

常勝怒吼，竭力掙扎。

但白鵬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根本就無法掙脫。

他的舌頭漸漸向外凸出，臉上的肌肉也漸漸抽搐、變形。

白鵬終於放開了手。

但常勝已然氣絕。

（三）

常勝甫仆下，一人輕輕鼓掌。

「好俊的身手，果然不愧是九爺麾下第一員猛將。」

鼓掌的人，是身披貂裘的裘忍東。

他在蓮花閣的閣樓，憑欄觀戰。

地層幾乎坐滿了人，其中不乏身經百戰的殺人好手。

裘忍東顯然是有備而戰。

白鵬冷冷一笑：「諸位嚴陣以待，白某今天倒要一開眼界。」

倫九頭叱道：「別沒規矩，裘爺是何等身份？豈容你在他面前大放厥辭？」

白鵬忍住怒氣，只是怒盯着裘忍東。

這時候，鐵環黨的黨羽也已紛紛進入了蓮花閣。

磨拳擦掌之聲，不絕於耳。

這裏隨時隨地都會爆發起一場激烈的大戰。

每個人都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倫九頭突然拾級而上，登上閣樓。

梅堯湘叫道：「九爺小心！」

白鵬本欲護着倫九頭，却被拒絕。

「裘爺畢竟還是我的兄弟，他是不敢對我無禮的。」

裘忍東仍然倚欄而坐，靜靜的瞧着倫九頭走了上來。

「裘賢弟，愚兄希望你能把梅小姐釋放，以息干戈。」他走到裘忍東的面前，很鎭靜的說。

裘忍東淡淡一笑：「我若把梅小姐釋放，對我有甚麼好處？」

倫九頭點頭應道：「愚兄會給你一筆酬勞。」

「酬勞！甚麼酬勞？」

「你是個很好的媒人，愚兄自然要好

好的謝你。」

「媒人？我是越來越不懂了。」

倫九頭哈哈一笑：「你把梅鳳鳳交給我，讓她成為愚兄的姨太太，這豈非是一件美事？」

白鵬、梅堯湘聞言，俱是臉色大變。

「倫九頭，你在說甚麼？」梅堯湘鬚眉俱豎，聲音已因憤怒而顫抖。

倫九頭在閣樓大笑。

「梅老兒，你上當了！」

裘忍東也在大笑：「這裏是蓮花閣，也是鐵環黨全軍覆滅的地方！」

白鵬瞪大了眼睛，大聲道：「九爺，別忘了裘賊曾在壽宴中向你開黑槍！」

裘忍東哈哈一笑。

「小子，你錯了，那一槍本來就早有安排，並不是殺九爺，而是殺程欽！」

白鵬臉色死灰，狠狠的盯着倫九頭。

倫九頭也瞧着他，微笑着說：「程欽雖然對我忠心耿耿，但却老是處處暗中維護着鐵環黨，看來，他和梅老兒也有點交情。」

梅堯湘怒道：「就是為了這個緣故，你暗中安排好這條毒計殺程欽，繼而利用白鵬和鳳鳳的婚姻來拉攏咱們鐵環黨？」

倫九頭慢慢的說道：「咱們兄弟表面不睦，甚至看來弄到勢成水火之局，其實是一個圈套。」

裘忍東悠然一笑，盯着梅堯湘說：「現在，這個圈套已把你緊緊套住，你的寶貝女兒已落在咱們兄弟的手裏，而鐵環黨中人，也已完全在咱們指掌之中！」

白鵬目光如刀，直逼視着倫九頭，咬牙一字一字的說：「倫九頭，白某看錯了你，義父也跟錯了人！」

倫九頭淡然一笑，繼而嘆道：「你本來很有點才能，可惜時勢如此，我再也無法把你留下。」

白鵬冷冷一笑，道：「這些日子以來，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也利用鳳鳳對我的感情。」

倫九頭淡淡道：「現實本來就是這樣殘酷的，為了要達到目的，就得要不擇手段！」

「不擇手段！」白鵬吼叫了起來。「現在我總算看清楚了你的禽獸眞面目，難怪林禮能在倫家擄走鳳鳳，原來這一切都是你暗中安排的。」

「不錯，你現在才想到這一點，却是未免太遲了。」

「倫九頭，義父的血仇，我一定要用你和勞庭的血洗雪！」

忽聽一人陰惻惻的笑了起來：「開槍殺程欽的並不是勞庭，而是我。」

一個黑衣人，悄悄的在梯間出現。

「林禮！」梅堯湘怪叫了起來：「好小子，你竟敢動我的女兒！」

林禮冷冷一笑，並不理睬梅堯湘．只是對白鵬繼續說：「勞庭雖然是我的師兄，但他又蠢鈍又自以為槍法如神，裘爺一直都不信任他，又怎會把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他去處理？」

裘忍東冷冷一笑，道：「勞庭本來就是個庸才，我已把他幹掉了。」

林禮凝視着白鵬：「程欽是我開槍殺死的，那一槍，使到你們都對裘老闆和九爺產生了誤會，以為他們已陷入決裂的階段。」

他一面說，一面拔出了一柄手槍。

槍管直指着白鵬。

林禮微笑着：「你能够和義父死在同一柄手槍下，這也未嘗不是一種緣份。」

「砰！」

槍聲忽响，一人倒下。

倒下的人却不是白鵬，而是手中有槍，但猶未射發一彈的林禮。

驚人巨變

（一）

鮮血從林禮的心臟部位流出。

一槍已命中要害，林禮連開槍射殺自己的是誰都不知道，人已倒下。

他從樓梯滾跌下來，一直滾到白鵬的身旁。

他的眼睛仍然瞪着，彷彿在問白鵬：「是誰殺我？」

他已死。

死人不會問任何問題，也不可能聽見白鵬的回答。

但即使白鵬想告訴他是誰開槍，也在所不能。

因為開槍殺林禮的，是個身穿白衣白褲的男人．而在此之前，白鵬從來都沒見過他。

對白鵬來說，這是個陌生的人。

× × ×

白衣人靠牆站立，手中一柄槍忽而指向裘忍東，忽而指向倫九頭。

「你們都別動，一動就腦袋開花！」

「小高，你瘋了？」裘忍東怒喝。

原來這人竟是林禮的師弟小高。

小高冷冷一笑：「我沒瘋，瘋的是你們！」

倫九頭抽了口氣，道：「小高，先把槍放下來，你要甚麼我都答應你。」

小高冷笑：「你說的是不是眞話？」

倫九頭道：「我保證絕對不騙你。」

小高「哦」的一聲：「想不到你騙神騙鬼，居然會不騙我。」

「不，不！你放心！只要你放下槍，坐下來．甚麼事情都容易商量，」倫九頭的態度很誠懇，臉上漸漸露出了充滿信心的微笑：「錢，不成問題，你要多少，儘管說個數字，你若要權勢，咱們兩兄弟已一大把年紀了，這也該是你們這些年青人的天下……」

「少放屁！」小高倏地冷喝。

倫九頭的臉色變得很難看：「小高，你還想怎樣？」

小高冷冷一笑：「我要你在我的面前跪下來！」

倫九頭强顏一笑。

「小高，這種玩笑開不得。」

「誰跟你開玩笑？」小高臉罩寒霜：「你不跪下，我開槍。」

倫九頭面色死灰，遲疑着。

驀地，小高扳動槍機。

槍聲一响，再响！

倫九頭慘叫，跪下。

小高竟然眞的連開兩槍，兩顆子彈分別射進他的兩條小腿骨裏。

倫九頭額上冷汗如漿，面部肌肉扭作

一團。

「你竟敢開槍……」他嘶叫着。

小高冷笑：「你以為我是個胆小鬼？不敢開槍對付你這個黑社會大亨？」

他這句說話是對倫九頭說的，但一雙眼睛却直逼視着裘忍東。

裘忍東屏息着呼吸，連動都不敢動。

雖然在他身旁不遠，有不少心腹份子，但他們都不敢在這時候輕舉妄動。

倫九頭已疼得面無人色。

就在這時候，一人緩步登上閣樓。

「小高，這次辛苦你了。」這人微笑着，悠然地來到了倫九頭的面前。

倫九頭仰首一看，原來這人竟是梅三公子。

（二）

看見了梅三公子和小高之間密切的關係，倫九頭和裘忍東方始恍然大悟。

裘忍東長長的嘆了口氣，對倫九頭說：「咱們千算萬算，已算倒了梅老兒，却算不倒他的寶貝兒子！」

梅鑑英淡淡一笑：「兩位前輩手段的確高明，可惜你們怎樣也想不到，小高在八歲的時候，就已開始和我到處闖禍。」

小高悠悠一笑，道：「自從我們分手之後，這世界就太平多了。」

「然而，好景不常，我們現在豈不是又再聚在一起？」

「每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例必有人遭殃。」小高嘆了口氣：「好像從前的屠豬老八、曹大將軍、乞丐大帥，還有流氓街的四大金剛，他們遇見我倆，實在是不幸之至。」

梅鑑英笑了笑：「隨着年齡漸長，咱們要對付的混蛋也越來越不簡單了。」

小高用手槍指了指裘忍東，又指了指倫九頭：「你說他們都是混蛋？」

梅鑑英一笑，道：「他們倒不能稱為混蛋。」

小高道：「不是混蛋是甚麼？」

梅鑑英道：「是混世魔王。」

「混世魔王？」

「不錯，他們都是吃人連骨一起吞掉的混世魔王，遇上這種魔王，只有兩條路可走。」

「是怎樣的兩條路？」

「第一條路，是死在他們的手下。」

「還有第二條路呢？」

「第二條路是要他們死在自己的手下。」梅鑑英淡淡的說。

小高一笑：「看現在的情況，我們似乎不該死在這兩個混世魔王的手下。」

梅鑑英點點頭：「所以，現在死的是他們，而不是我和你。」

「不錯，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小高大笑，槍管一移，對準了裘忍東的臉。

裘忍東已嚇得面無人色。

「別胡來……」

小高微笑着說：「我不會胡來的，殺你這種老不死，又何須再開第二槍？」

一下震人心弦的槍聲同時响起，裘忍東眉心間爆開了一個血洞。

「噎……」

他只是叫了這麼一聲，人已翻倒，從欄杆處跌了下去。

梅鑑英大笑：「好槍法！」

倫九頭已絕望。

他知道這一次，誰也救不了自己。

雖然他有不少手下跟隨而來，但這時候佔着優勢的是鐵環黨。

因為裘忍東已死了，他的手下已再無半點鬪志。

而倫九頭本身又已雙腿被廢，也和死人不相上下。

他突然大聲嘶叫：「小高，我現在只求你一件事，也給我的臉上開一槍，越爽快越好！」

小高沒有開槍。

因為梅鑑英已上前，以一柄七首刺入了倫九頭的咽喉。

（三）

局勢瞬息萬變。

白鵬站在那裏，不禁看得呆住了。

自從鳳鳳給擄刼的時候開始，他就已發覺到有點不對勁。

但不對勁的地方在哪裏，當時他却又無法能弄出一個所以然來。

但即使他再想三年，也絕對想不到局勢竟然會變成這副樣子。

一直都在利用自己的倫九頭，當他以為計劃已成功，可以把鐵環黨中人一網成擒之際，冷不防小高變志，先殺林禮，繼而把他雙腿射成殘廢。

到最後，裘忍東死在槍下，倫九頭也是同樣的難逃一死。

現在控制着大局的，是兩個年青人。

小高實在是興奮極了。

他和梅鑑英互相握手，互相道賀。

「小高，你的槍法越來越進步了。」

「英，你的身手也是越來越敏捷，聽說你還學上日本的柔道。」

「你知道我學過柔道？」

「在武漢的時候我就已聽人說過。」

「你的消息眞靈通，我的確是學過柔道，但造詣平平。」

「聽說你已是柔道四段。」

「不錯，」梅鑑英淡淡一笑，「有一點是你不可忘記的。」

「是甚麼事？」

「無論怎樣，你絕不應該去和一個練過柔道的人握手，因為這是很危險的。」

「謝謝你的提醒，但你是我的死黨，就算和你握握手也沒有關係。」小高的臉上充滿了自信的微笑。

「這個自然，難道我會把你摔一跤嗎？」梅鑑英笑了起來。

小高也在大笑。

但他的笑聲未已，梅鑑英踏步使勁，把小高整個人凌空的拋了起來。

（四）

一聲驚呼，小高的人飛了出去，飛越閣樓的欄杆，向地層跌下。

他做夢也想不到，梅鑑英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向他出手。

這一跤摔得不輕。

他被摔得鼻腫臉青，而那柄手槍也已跌落在地上。

「英，你瘋了？」他是驚怒交集，滿臉不相信的神色。

梅鑑英從梯間走了下來，微笑着說：「這就是柔道，也是我給你一個教訓。」

小高瞪着他：「你為甚麼要這樣對付

我？」

梅鑑英聳聳肩，道：「不爲甚麼，也許是因爲你這個人太危險，連倫九頤和裘忍東這兩位不可一世的大亨都栽在你的手裏，我又怎能把你留下來，養虎爲患？」

小高氣得臉如土色：「梅鑑英，我做夢的時候都沒想過，你竟然會是個如此卑鄙無恥的小人。」

梅鑑英更悠然一笑：「現在隨便你怎樣說都無所謂，反正這裏已是鐵環黨的天下，除了我父親之外，誰都無法阻止我殺你。」

梅堯湘皺着眉，忽然嘆息着說：「我已老了，從現在起，我已退休，鐵環黨的一切，就交給你去幹了。」

他的確已老了。

就算他的人本來還不算老，但經過這一陣任何人都無法預測的巨變之後，他整個人彷彿已萎縮下去。

他說完這幾句說話之後就走了。

小高茫然地瞧着他的背影，臉上露出了絕望的神色。

梅鑑英冷冷的一笑：「小高，念在你終究是我的好朋友，你現在可以選擇怎樣死法。」

小高咬了咬牙。

「你一定要我死？」

梅鑑英冷然道：「大勢如此，我不得不殺你。」

小高慢慢的從地上爬了起來：「好一個大勢如此，我這一生人最錯誤的事，就是交上了你這個朋友。」

梅鑑英默然，又漸漸逼近了小高。

突聽一人冷冷喝道：「別碰他，否則我立刻轟碎你的腦袋。」

殺手、淫魔

（一）

梅鑑英本已準備再度出手，給予小高致命的一擊，但他現在只好乖乖的垂下了手，完全不動。

喝止他的，是白鵬。

白鵬的說話，絕不是用來恫嚇梅三公子的。

因爲他已不知何時，拾起了小高的那柄手槍。

槍膛裏還有子彈。不必太多，只消一顆子彈，就已可要了梅鑑英的性命。

槍管已對準了梅鑑英的頭顱，以白鵬的性情而論，他是隨時都會開槍的。

梅鑑英盯着白鵬，忽然嘆道：「咱們已是親戚了，你又何苦帮着外人來打自己人呢？」

白鵬冷冷一笑。

「打自己人雖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對你這種冷血兇徒來說，卻是最好不過的現眼報。」

梅鑑英道：「你現在雖然能一槍殺了我，但可曾想到，這裏已是鐵環黨的天下，你殺了我，也絕對不會逃得出去的。」

白鵬沉聲道：「殺你一人，我已有賺無蝕，就算以一命換一命，又有何憾？」

梅鑑英道：「彼此彼此。」

梅鑑英吸了口氣，道：「你現在放下槍，離開蓮花閣，以後你走你的陽關大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樑，我保證鐵環黨的弟兄們，絕不會動你一根毫髮。」

白鵬冷笑。

「只可惜你現在的說話，已很難令人相信。」

梅鑑英勃然變色。

「你要怎樣？」

「不怎麼樣，把小高交給我。」白鵬說：「我要護着他離開這裏。」

梅鑑英搖頭。

「不行！小高對我來說，是一頭危險的猛獸。」

「他是猛獸，我呢？」

「你是鳳鳳的丈夫，而我是你的大舅子。」

「高攀不上，」白鵬斬釘截鐵的說：「我要走了，小高也要走，你再强留，槍膛裏的子彈可不會客氣。」

梅鑑英臉色鐵青：「白鵬，這將會是你畢生所犯錯誤中最嚴重的一次。」

「我不後悔。」

「好，我現在給小高一條活路，但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請說。」

「三天後清晨，在南郊古寺外，我等你。」

「行！」

「這一次，我以信譽保證，要和你作最公平的決鬥！」

白鵬還是重複着那一個字：「行！」

× × ×

白鵬終於力保小高，離開了蓮花閣。

小高雖然給梅鑑英摔得頭昏眼花，但他總算看清楚了，梅鑑英根本就不能算是個人。

他交上了另一個朋友——白鵬。

他相信不會讓他感到失望。

（二）

擄去鳳鳳的，是林禮。

但囚禁着鳳鳳的，却是小高。

囚禁着鳳鳳的地方，除了小高和林禮之外，就只有裘忍東知道。

但現在，林禮和裘忍東都已死去，唯一知道鳳鳳囚禁在甚麼地方的人，就只有小高。

× × ×

鳳鳳被羈禁的地方，是在一間兩層高的屋子裏。

這裏的環境很幽靜，甚至不比鳳鳳的家稍差。

小高帶着白鵬來到門外，輕按門鈴。

立刻有兩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啓門。

小高對他們說：「裘老板死了。」

兩個漢子聽得一怔。

「你說什麼？」其中一個問小高，他顯然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

小高重複着說：「裘老板死了。」

「他是怎樣死的？怎會死的？」

「有人開槍，打中了他的臉。」

「是誰這麼斗胆？」

「小高。」

「小高？那一個小高？」

「唉，你怎麼這般蠢的，我就是小高嘛。」

兩大漢一怔，互望一眼，還沒弄清楚是怎樣一回事，小高已一拳重擊過去。

其中一人立刻蹌踉後退，接着天旋地

轉的昏倒過去。

另一人吃了一驚，知道不妙，急急揮拳襲擊小高。

但他的拳才揮出一半，腦袋已給白鵬用手槍狠狠的擊中，登時又昏死過去。

樓中立刻有人叫道：「甚麼事？」

又是一個靑衣漢子衝了下來，睹狀大驚。

白鵬微笑上前，一拳斜切他的左頸。

這靑衣漢子倒有點功夫，側身一閃，反手揮出一拳，急打白鵬面門。

但白鵬的動作畢竟比他快，身子一沉，靑衣漢子一拳打空，白鵬又是斜削一掌，依然是切向他的左頸。

「唷！」

這一掌他再也無法閃避，更無從招架，也相繼昏倒過去。

小高微笑着。

「你的武功不賴。」

白鵬沒有回答，直向樓上衝去。

（三）

白鵬終於把鳳鳳帶回到家中。

他並不是把鳳鳳帶回自己的家中，而是帶到梅堯湘的家中。

白鵬本來就沒有家。

他現在的處境，似乎和癩皮狗不相上下。

他沒有隱瞞事實。他把這段婚姻的一切秘密，都告訴鳳鳳知道。

鳳鳳沒有哭。

雖然她傷心，雖然她失望，但她對白鵬說：「我不怪你，爲了義父，爲了小黑棠，無論你怎樣對我，我都不怪責你。」

白鵬黯然。

「鳳鳳，這一輩子，我是永遠欠妳的了，這筆債，就算我甘願立刻死在妳面前，也是無法償還。」

鳳鳳强顏一笑。

「不，我不要你償還，更不要你受到半點的傷害，我們都只當它是一塲惡夢好了。」

雖然她盡量忍耐，但最後，她臉上的笑容，已無法隱藏着眼眶裏的晶瑩欲滴的淚。

她終於轉身，離開了白鵬。

白鵬茫然地瞧着她的背影，呆住。

倏地，一張沉肅的臉在他面前出現。

「白鵬，從現在開始，我再不想看見你，鳳鳳也是一樣。」

梅堯湘已下了逐客令。「你出去！」

× × ×

離開了梅家，白鵬有點像個白痴。

小高陪伴着他，忽然道：「有人在等你。」

白鵬茫然地說：「是誰在等我？」

小高說：「霍滔、司徒羣、史天遜、還有癩皮狗。」

白鵬彷彿從夢中驚醒。

霍滔、司徒羣以前一直都是裘忍東手下的猛將，而史天遜則是倫九頤的人，他們在這地方上都可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癩皮狗爲什麼會和這些人混在一起？

白鵬想了想，問小高：「他們在甚麼地方等我？」

「裘公館。」

「裘公館？」

「不錯，現在裘公館已成爲了霍滔和司徒羣的地方。」

「霍滔和司徒羣要承繼裘忍東的事業嗎？」

「不，他們不敢坐上這個位置。」

「他們不坐，誰坐？」

「你！」小高盯着他，緩緩的說：「除了你之外，誰都不敢坐上這個寶座，因爲他們都不配。」

「我配嗎？」

「在他們的眼中看來，的確只有你才配，就連史天遜都這麼說。」

「癩皮狗怎會和他們在一起？」

「因爲癩皮狗也相信，只有你才能担當起這個重任，去對付梅鑑英所統治下的鐵環黨。」小高的態度很沉肅，「癩皮狗願意跟着你，所以他也留在裘公館中。」

「我本來就對不起梅堯湘，更對不起梅鳳鳳，又怎能貞的去殺梅三公子？」

「這種事絕對不能混淆在一起，梅鑑英絕不會放過你，他的行事手段，可以從蓮花閣一役顯露無遺。」

白鵬在猶豫着。

小高忽然揮手。一輛汽車立刻駛了過來，駕車的人白鵬認識，他就是史天遜。

白鵬終於登上了車，到了裘公館。

（四）

裘公館昔日的主人雖然已經死了，但這座瑰麗堂煌的大廈仍然沒有變。

它仍然巍然聳立在高尚的住宅區中，而且四周都已滿佈好手，使它更形穩固，就像是一座守衞森嚴的堡壘。

白鵬在史天遜和小高的陪伴下，進入了氣派非凡的大客廳。

他駐足廳口，那是程欽被殺的地方。血，已洗淨。人，已埋黃土。

程欽的仇已洗雪，但那又有何用？

霍滔、司徒羣熱烈歡迎白鵬。

白鵬沒有故作謙讓，他成爲了他們的首領。對白鵬來說，局勢發展到如此地步，是他絕對想不到的。

誰是勝利者

（一）

晨曦，霧薄風輕。南郊古寺外，梅鑑英設几，几上擺下美酒佳餚，恭候白鵬。

旭日漸升，從古寺飛簷處緩緩冒出。

不久，白鵬來了。

令人詫異的是，白鵬只帶着癩皮狗而來，霍滔、司徒羣、史天遜，甚至是小高都沒有和他在一起。

梅鑑英看着他，忽然問道：「你的人呢？」

白鵬指了指癩皮狗。

梅鑑英皺了皺眉：「只帶着這位兄弟，就敢來到這裏赴約？」

白鵬道：「我是來赴你一人之約，帶着這位兄弟而來，本已嫌多餘。」

梅鑑英道：「你不必用說話來套我，今日之戰，絕對公平，本三公子決不會以衆凌寡。」

白鵬淡然道：「如此最好？」

梅鑑英冷冷道：「你剛來此地不久，且休息一會，咱們才作公平的比鬥。」

白鵬沒有拒絕。

「如此多謝了。」

他居然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空。

梅鑑英仍然坐在几前，自斟自飲。

「你甚麼時候可以動手，儘管說。」

白鵬沒有回答，居然還闔上了眼睛。

（二）

八點零五分，梅三公子終於發現，白鵬不是睡着覺，而是已經在昏迷中逝去。

他怒吼起來，一手揪着癩皮狗：「他怎會死的？」

癩皮狗沒有半點驚惶失措的樣子。

他眨了眨眼睛，淡淡的說道：「我母親是個間諜。」

梅鑑英怒道：「我管你娘是間諜還是母狗，我現在是問你，他怎會死的？」

癩皮狗冷冷一笑：「我母親早已變成一堆枯骨，她臨死的時候一貧如洗，只給了我兩顆藥丸。」

梅鑑英臉色一變。「毒藥？」

「不錯，是毒藥。」癩皮狗慢慢的說：「這種毒藥可以讓人在昏睡中安然逝去，就算是睡在他身邊的人，都不會知道這人其實已服毒身亡。」

「他媽的！」梅鑑英一個耳光摑在癩皮狗臉上：「你爲甚麼給他這種毒藥？」

癩皮狗冷冷的說：「因爲我知道，他這個人已實在活不下去。」

梅鑑英臉色發白：「他爲甚麼活不下去？只要他這一戰贏了我，他就是這個城裏的第一號大亨！」

癩皮狗冷冷道：「正因爲他這一戰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你。」

梅鑑英鬆開了手，長長的吸了口氣：「他是瞧不起我？」

癩皮狗搖搖頭：「瞧不起你的人不是他，而是我？」

梅鑑英的手掌又已遞起，癩皮狗却冷冷的看着他，臉上毫無退縮之意。

但梅鑑英這一掌沒有打下去。

癩皮狗又緩緩的接着說：「他對不起父親，更對不起梅小姐，他若在這一戰中殺了你，他會覺得罪孽更深，與其如此，倒不如也一死謝罪。」

「混蛋！這種辦法比縮頭烏龜還更沒種。」

「他本來就常說自己是個混蛋？」

「你算是他的甚麼朋友？竟然把毒藥送給他，讓他去死？」

「你罵得好，我只不過是他的豬朋狗友而已，」癩皮狗一笑，笑聲帶着一種說不出蒼涼之意：「而且我有神經病。」

「神經病？」

「不錯，無論怎樣，混蛋已死了，但有神經病的豬朋狗友却還活着。」

「你還有一顆毒藥丸，爲甚麼不陪他吞下？」

「我本來也有這個意思，但現在已吞無可吞。」

「何謂吞無可吞？」

「這混蛋把已兩顆毒丸一起吞下，」

癩皮狗嘆了口氣：「只不過我陪他來到這裏，已沒有活到明天的打算。」

梅鑑英目中寒光暴射：「你以爲我會殺你？」

癩皮狗道：「難道你會放過我？」

梅鑑英道：「我要殺的並不是你，而是白鵬。」

他嘆息一聲，接道：「現在白鵬既已死了，我又何必多殺一人？」

癩皮狗忽然跪下去，向他磕了三個响頭。

「我很感激你，」他磕完這三個頭之後，又站了起來。「我感激你，並不是因爲你不殺我，而是因爲你給我一個埋葬白先生的機會。」

梅鑑英神色木然。

癩皮狗不再說話，揹起白鵬，一步一步的離去。

這一戰，梅三公子是不戰而勝。

但在他的心中，自己沒有獲得勝利，他已給人擊敗。而擊敗他的人，也就是已經服毒自盡的白鵬。

（三）

風暴似已平息。

梅鑑英已控制了大局。

他已贏得了一切，但每當夜闌人靜的時候，他却是感到那末空虛、寂寞。

一月二十六日黃昏，他來到了白鵬的墓前。

他派人到處偵查，差不多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找到白鵬的墓。

墓很簡陋，處地更是異常偏僻。

它居然是位在一間尼庵之旁。

梅鑑英痴痴的望着這座墳墓，喃喃道：「你是不敢與我一戰？還是不屑與我一戰？」

四周寂寞如死，墳墓裏的白鵬當然也不會回答。梅鑑英又說：「你不敢面對鳳鳳，這一點我瞭解，但你又可會知道，你死後，連我都不敢面對鳳鳳了！」

白鵬還是沒有回答。

夜色漸臨大地，癩皮狗携一瓶酒，蹣跚地出現了。

「大亨，你竟然找到這裏來了？」癩皮狗很意外地。

梅鑑英點點頭，道：「但我現在已準備要走了。」

癩皮狗痴痴一笑：「你快走，千萬別搶掉我這瓶酒。」

梅鑑英道：「我不會搶掉你的酒，但却願意付三百塊把它買下。」

「你在哄騙我。」

「我不騙你，這裏是三百塊，拿去。」梅三公子眞的給了癩皮狗三百塊，然後拿走了那瓶酒，狂飲殆盡。

癩皮狗痴痴一笑。他忽然又大聲笑了起來：「眞想不到，你竟然會喝了我這瓶酒，這本來是阿狗用來自殺，好讓阿狗以後永遠都陪伴着白先生的。」

梅鑑英怔住。但他不相信，他不相信這瓶酒有毒。因爲他根本不相信癩皮狗有自殺之心，可是他錯了。

癩皮狗的母親的確給他兩顆毒丸，而白鵬當日只吞下了一顆，而另一顆，現在已溶在這瓶酒之中。

× × ×

一月二十七日，清晨。

一個尼姑來到了這墓前，看見癩皮狗正坐在一個人的臉龐上。

這人已死。尼姑驚問：「他是誰？」

癩皮狗一笑，回答說：「紫花，我已爲白先生報了仇，哈哈，哈哈，誰還敢說我有神經病？……」

（全文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文　黃白石·圖

血蝙蝠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乘夜摸進那座神秘的莊院，原想查探雪漫天父子的下落，豈料那座莊院佔地甚廣，房舍鱗次櫛比，而且整座莊院全無燈光射出，一片靜寂。沈勝衣一見這種情形，正感不知到何處去找尋，於進退維谷之際，無面突然出現，她對沈勝衣於黑夜擅入民居，深表不滿，但表面上態度仍對沈勝衣很客氣，沈勝衣自知不是，惟有將來意問明。最後，無面聲言雪氏父子已離開莊院，前往東平鎮，或在該鎮大方客棧落脚。沈勝衣聽罷，立即告辭，無面於送客那刹那，突向沈勝衣襲擊，沈勝衣無心戀戰，且退且走，回到松林，將經過情形告與楚浪……

容顏已非舊　是否已易容

火摺子的光芒逐漸去遠，風吹過，一株松樹上簌的一下輕響，一條人影，幽靈般掠下來。

他身材高瘦，白髮蒼蒼，面色亦有如白雪，就連一雙眼睛，也是只見眼白，却穿着一件黑衫，那之上綉着一隻大怪獸。人首蛇身，鳥翼蝙爪的怪獸。

這個人不是無珠又是誰？

看情形，他是早已藏身在樹上，沈勝衣的出現他也許已經看在眼內。

楚浪當然更就很難瞞過他，可是他並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打的到底是什麼主意？

他目送火光消失，整個身子彷彿與黑暗融合在一起，陡然又一亮與黑暗分開。

無面手掌燈籠，已來到了他身旁，他雖然面目仍然存在，燈光下看來已變得朦朧。

無珠沒有回頭，都彷彿已知道無面來到了身旁，忽然道：「放這個人離開，始終會有後患。」

「除了放他離開，有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

「有——你當然也知道主人一樣有。」無珠歎了一口氣。「我實在不明白：。」

「主人這樣做，當然有他的道理。」無面笑笑。「這麼多年來，主人就只是出錯過一次，那一次雖然錯得很厲害，終究來說，還不是主人的錯誤。」

無珠忽然問：「那個姓沈的，你試過他的武功，覺得怎樣？」

「很好。」無面的眼神，突然寒了起來。

無珠道：「你說的很好，應該就眞的不錯的了。」

無面沉聲接道：「你我相信都不是他的對手。」

無珠白堊一樣的面色剎那彷彿更白，道：「你沒有看錯吧？」

「若是懷疑，你不妨去一試。」

無珠冷笑道：「有機會我會試的。」

無面咯咯一笑，目光一還。「他們現

在就是往大方客棧找雪漫天。」

「大方客棧？」

「不是動手的好地方，那裏太熱鬧。」無面笑笑。「主人叫我囑咐你走一趟，不是叫你去動手打架的，只是去看看雪漫天。」

「不是已經有人看着他的了？」

「少主的經驗不足，只怕會露出破綻來。」

「為什麼不叫你去？」

「我麼？太惹人注目了！」無面嬌笑不絕。「你不願意是可以跟主人說。」

無珠嘿嘿一聲冷笑，沒有說話。

「該走了。」無面人與燈往後飄移。

無珠這才道：「我倒不相信雪漫天敢怎樣。」

「他當然不敢，不過小心一些總是好的，是不是？」

無珠悶哼，身形忽起，「颼」一聲，箭一樣射上了旁邊一株松樹之上，再一晃，便已消失不見。

無面目送無珠消失，臉上露出了譏誚之色。「這麼大的年紀了，還是小孩子一樣。」

語聲未已，她已經轉過身子，手把燈籠，向來路走回去。

風吹蕭索，燈光迷濛，使她看起來，簡直就與幽靈無異。

夜更深。

雪漫天

大方客棧是東平鎮最大的一間客棧，也是最好的一間，包括房間的舒適，食物的精美。

客棧相連着一間酒樓，話雖說只供應客人的膳食，街外的生意，也一樣做的。

這時候，酒樓早已經停止營業。

門却仍未閉上，昏黃的風燈之下，站着一個店小二，已一面疲倦之色，但仍然站在那裏，若有所待。

長街寂靜。

絕大多數的人這時都已入睡，這個店小二到底在等待什麼？

×　×　×

夜風吹飄，雨片落葉在石板上打滾，天地間充斥着一種難以言喻的蒼涼。

店小二彷彿已感覺到夜深的寒意，半縮着脖子，雙手抱着肩膀，一派瑟縮的樣子。

更鼓聲傳來，已接近三更。

寂靜的長街上，忽然傳來了脚步聲，店小二一聽，立即就精神大振。

他立即向脚步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兩個人正從街口轉角處轉進來，當先一人，長衫瀟洒，散髮披肩，正是沈勝衣。楚浪緊跟在後面。

他們還未來到客棧前，那個店小二已急步迎前去：「兩位公子……」

沈勝衣一怔，停下脚步，楚浪亦覺得奇怪。

店小二這才接道：「兩位可是沈公子與楚公子？」

沈勝衣道：「你怎會認識我們？」

「是兩位就好了。」店小二輕鬆的道：「我還怕不是呢？」

「老哥，到底是什麼回事？」

「兩位請！」店小二只顧擺手請他們走過去。

楚浪忍不住追問：「到底是誰叫你在這裏等候我們的？」

「雪大爺。」店小二終於回答。「雪大爺已等了兩位很久了。」

楚浪脫口道：「是那位雪大爺？雪漫天？」

店小二撫掌笑道：「兩位能够說出雪大爺的名字那就更不會錯了。」

沈勝衣道：「雪漫天現在在那裏？客棧之內？」

店小二道：「正是，兩位，請……請，快請。」

沈勝衣道：「雪漫天是什麼時候進店來的？」

店小二道：「黃昏時份。」

「一共幾個人？」沈勝衣急問。

「兩個，那個聽說是他的兒子，叫做雪……」

「是不是雪飛鵬？」

「對，就是雪飛鵬，雪大爺是這樣叫他的。」

說話間，兩人已隨着那個店小二走進了客棧之內。沈勝衣隨又問：「他們是住在……」

「玄字二號房，小的帶兩位去。」店小二領在兩人之前，絕無疑問，他是受了很大的好處。

店內還有另一個店小二，見了他們，亦是哈腰打揖，一面忙將門關上。

×　×　×

玄字二號房在二樓，房中仍有燈光。

店小二走到房門前，道：「就是這間了。」再前一步，先去拍門。

一個聲音在內傳出來：「誰？」

店小二道：「雪大爺，沈公子他們來了。」

那聲音接道：「門沒有關，進來。」

他並沒有說謊，店小二果然一推門就打開，忙道：「公子請！」

沈勝衣楚浪相繼走了進去。

那是一個很大的房間，正中放着一張桌子，一個中年人就坐在桌旁，在他的身後，垂手站立着一個少年。

沈勝衣兩個人都不認識，楚浪却認得出來，一步搶前，道：「雪老伯。」

雪漫天目光落在楚浪面上。「楚浪，沒有什麼吧？」

「沒有。」楚浪轉向那個少年。「飛鵬。」

那個少年絕無疑問就是雪飛鵬，應聲看了楚浪一眼，又垂下頭去。

「老弟，你到底怎樣了？」楚浪急問，便待走前。

雪漫天霍地一伸手，攔住楚浪。「你不要理會他。」

楚浪一呆，停下脚步，雪漫天轉向那店小二，道：「沒有你的事了。」

店小二道：「我們可以休息的了？」

雪漫天點頭，那個店小二退了出去之後，雪漫天這才轉向沈勝衣，道：「沈公子麼？」

沈勝衣一抱拳。「雪老前輩。」

雪漫天道：「久仰公子俠義無雙，名震江湖。」

沈勝衣道：「前輩言重。」

「客氣客氣。」雪漫天一擺手。「坐，請坐。」

沈勝衣一旁坐下來，雪漫天隨即替沈勝衣斟下了一杯茶。一面道：「楚浪，你也坐。」

楚浪一旁坐下，目光不離雪飛鵬。

雪飛鵬却好像已不認識他，望也不望他一眼。

雪漫天接道：「公子請茶。」

沈勝衣道：「不敢當。」接過茶杯，微一沾唇，又放下來。

雪漫天目注楚浪。「你要不要一杯茶清喉嚨？」

楚浪訥訥道：「我要自己來得了。」

雪漫天也不多說，轉向沈勝衣。「公子俠義無雙，果然名不虛傳。」

「前輩，關於這件事……」

「大家是有些誤會了。」雪漫天笑笑。「有個老朋友，要見我一面，我想來去不過三幾天，實在用不着驚擾家人，所以並沒有交代就離開，想不到竟引起犬子的誤會，還驚動了兩位。」

楚浪插口道：「雪老伯……」

雪漫天截口道：「飛鵬少不懂事，又沒有江湖經驗，難免就大驚小怪。」

「我們也嚇了一大跳，」楚浪緊緊追問。「那個沒有面目的女人……」

雪漫天笑道：「飛鵬酒後眼花，看錯了，世間上，又怎會有人沒有面目？」

楚浪道：「那個無珠……」

雪漫天道：「是我的老朋友，他不錯是一個瞎子，也喜歡開玩笑……」

楚浪道：「那只是玩笑？」

雪漫天道：「當然了，害得飛鵬嚇了一驚，我那個老朋友也覺得過意不去。」

楚浪沒有作聲，沈勝衣也沒有。

「不過飛鵬的胆小，却變成了笑話，也難怪，我本就不想他涉足江湖的。」

沈勝衣終於問道：「那頭人首蛇身，鳥翼蝠爪的怪物，也是個玩笑？」

「也是。」雪漫天一些驚訝也沒有。

沈勝衣道：「以晚輩所知，那是西方魔敎的標記。」

雪漫天道：「西方魔敎？這個恕老夫就不懂了。」

沈勝衣道：「這個西方魔敎當年爲患江湖，人盡皆知……」

雪漫天却問道：「當年是多年？」

「二十年之前。」沈勝衣道：「前輩眞的全無印象？」

雪漫天道：「老夫本來就不是一個江湖人，對於江湖上的事情，本就不怎樣清楚。」

沈勝衣道：「前輩那兩位朋友……」

「以我所知與公子口中的魔敎並沒有任何關係，至於人首蛇身，鳥翼蝠爪的怪物，犬子大概也是一時眼花，看得不甚清楚，胡言亂語。」雪漫天語聲一頓，轉向雪飛鵬。「飛鵬，你說是不是？」

雪飛鵬微一頷首，道：「是——」

楚浪急道：「老弟，你最初可不是這樣說的，當時你也沒有醉。」

雪飛鵬沒有作聲。

雪漫天笑笑，道：「犬子沒有什麼不好，就是喜歡說謊，關於這件事，我已經罵過他，敎他看不眞切的，分辨不到的，就不要胡說八道。」

雪飛鵬的頭垂得更低。

楚浪盯着他。「老弟，我們是老朋友了，你是怎麼的性情，我難道不清楚。」

雪漫天截口接道：「知子莫若父，連我這個做父親的，有時也不清楚，何況其他？」

楚浪目光一轉：「老伯……」

雪漫天又截道：「總之，這是一場誤會，有麻煩你們的地方，我們父子在這裏陪罪，兩位若是要賠償什麼，兩位亦無妨開口。」

楚浪不由一呆，沈勝衣抱拳，道：「前輩言重，晚輩並不是那種人。」

「那就恕老夫失言了。」雪漫天大笑道。

沈勝衣接道：「這位楚老弟當然也不是那種人。」

楚浪立即道：「我不是，飛鵬——你若是這樣以爲，那就太不够朋友了。」

雪飛鵬輕歎一聲，並沒有說話。

沈勝衣看着他，心中疑惑重重，却沒有說出來。

雪漫天接道：「賠錢給兩位，既然不成，那就只有陪罪了。」

說着雪漫天站起身子，當頭向沈勝衣楚浪一揖，雪飛鵬亦學着一揖。

楚浪不禁啼笑皆非，沈勝衣忙一偏身，道：「晚輩不敢當。」

雪漫天隨即坐下，道：「事情就是這樣簡單，一場誤會，兩位不必多心。」

沈勝衣道：「前輩的意思，到底要我們怎樣？無妨直說。」

「快人快語，好！」雪漫天一笑，道：「老夫也不轉彎抹角，直說的了。」

「武林中人，本該如此。」沈勝衣話中又有話。

雪漫天忙糾正道：「老夫並不是武林中人，公子最好留意這一點。」

沈勝衣沒有作聲，就是楚浪想說話，也給他搖手阻止。

雪漫天接道：「老夫只想請兩位不要再過問這件事，從何處來，回何處去。」

沈勝衣道：「這就是前輩心中的說話麼？」

「話是我親口說的。」雪漫天沉着臉。「公子還懷疑什麼？」

楚浪尚未說什麼，沈勝衣已應允道：「既然如此，我們告退了。」

楚浪急嚷道：「沈大哥，我們……」

沈勝衣道：「人家既然不歡迎我們過問，我們總不成硬要着管，查根問底。」

楚浪嘟喃道：「這眞是——」

沈勝衣伸手搭着楚浪肩膀，道：「我們走……」

楚浪方待要反對，忽然省起了一件事，終於點頭。「好！」霍地轉對雪飛鵬，道：「我們的交情，到這裏算了。」

雪飛鵬「哦」的一聲，但要說什麼，却給雪漫天按住，道：「我本就不想他結交江湖人。」

楚浪眞的怔住，瞪着雪漫天，沈勝衣即時道：「既是如此，前輩以後得小心管敎了。」

接一拍楚浪肩膀，道：「我們走！」

起身舉步與楚浪往外走去。

雪漫天目送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到沈勝衣反手將門掩上，他眼角的肌肉才抽搐起來。

雪飛鵬吁了一口氣，亦沒有說什麼，只是抬起頭來，眼神閃電般有寒光一閃。

這一閃之中，彷彿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邪惡。

這與他以前的眼神已不是一樣，甚至可以說完全不同。

一個本來忠厚的少年，怎會變得邪惡起來呢？

× × ×

夜深人靜，長街上除了沈勝衣楚浪，一個人也沒有。

出了客棧，沈勝衣就陷入沉思之中，一句話也都沒有說。

楚浪跟了一段路，見沈勝衣仍然不作聲，忍不住問道：「大哥，是不是你又發現了另外有途徑，可以追查這件事？」

沈勝衣搖頭，道：「不是，我只是發覺，問下去也沒有作用。」

楚浪道：「雪老伯原不是一個這樣不近人情的人。」

沈勝衣道：「他眞的就是雪漫天？」

楚浪道：「這倒是眞的，他們兩父子，就是化了灰，我也認得出。」

沈勝衣道：「只是態度完全改變。」

「改變得簡直就像是第二個人。」楚浪沉吟道：「大哥，你看他們是不是受了什麼威脅？」

「應該是的。」沈勝衣道：「方才雪漫天的笑容並不怎樣的眞實，雪飛鵬亦似欲言又止。」

楚浪道：「我實在很想追問下去。」

沈勝衣搖頭，道：「沒用的，他們若是能够說，早就說出來，不用我們來追問了。」

楚浪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樣？」

沈勝衣道：「本該留在那邊客棧監視跟踪他們，可是，若眞的有人威脅，是必已經作好了佈置，我們留在客棧中，是打草驚蛇。」

楚浪道：「出來也不是辦法。」

沈勝衣道：「我們知道松林中那座莊院便已足够了。」

楚浪道：「大哥的意思，是先弄清楚莊院的底細？」

沈勝衣肯定的道：「老弟，你放心，雪漫天父子暫時是沒有生命危險的，他們也許還有利用的價值，否則根本沒有需要這樣子約見我們。」

楚浪道：「他們眞的準備我們來訪的？」一搖頭。「這件事眞是不可思議。」

沈勝衣道：「不錯。」忽問道：「你意思是怎樣？」

「怎麼也要弄一個清楚明白。」

「好！」沈勝衣點頭，拍着楚浪的肩膀，一齊走前去，走進更靜寂的街道中。

× × ×

靜寂的街道有如鬼域。

一陣奇怪的竹笛聲隨風吹過來，說不出的詭異。

沈勝衣循聲望去，就看見一個人手策竹杖從轉角處轉過來。

那是一個老人，白髮蒼蒼，一身白布衣裳，面色亦是紙一樣蒼白。

他的口裏吊着短小的一枝竹笛，奇怪的笛聲正是由這枝竹笛吹出來。

他閉着一雙眼睛，却筆直走來。

竹杖點在石板上，發出一下下「篤篤」的聲響，那個老人看來還是一個瞎子。

沈勝衣楚浪也當然認不出這是無珠。

無珠那件綉着人首蛇身，鳥翼蝠爪的怪物的黑衫已換去，雪白的長衫上，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他無論怎樣看來，却也只像是一個瞎子。

沈勝衣却感覺不像，雖然瞎子沒有眼睛，但是有耳朶，現在應該聽出已經是夜深。

一個瞎子深夜走在長街上，到底幹什麼？

楚浪有一種可憐的感覺，沈勝衣却感覺到一陣難以言喻的詭異。

那個瞎子一直向他們走過來。

距離逐漸的縮短，已一丈不到，就在那刹那，沈勝衣突然感覺一股殺氣。

他「嗯」的一聲，伸手一把拉住楚浪往身後一帶。

瞎子的一枝竹杖即時向他們疾點過來，就像箭，就像是一條毒蛇。

沈勝衣劍立即出鞘，及時，以劍柄撞向刺來的竹杖。

瞎子竹出手雖然快，沈勝衣的反應也絕不慢，第二杖刺到，沈勝衣劍鋒已轉過來，連擋瞎子的刺來七杖。

瞎子刺出雖一杖，到了沈勝衣身前，一枝已變成七杖。

沈勝衣的劍却並不慢，七杖接下，道：「朋友的身手……」

瞎子冷笑，又一杖刺出，刺到一半，却變了刺向楚浪。

楚浪刀已經在握，却還未斬出，沈勝衣已將那一杖以劍撞開。

瞎子即時一張眼，並沒有眼瞳，只見眼白，眼白如閃電。

楚浪與這目光接觸，心頭一寒，接一動，脫口道：「公子，這只怕就是飛鵬口中的無珠。」

瞎子一呆，竹杖又刺出，亦像閃電一樣刺向楚浪的咽喉。

沈勝衣人劍一撩，劍截向來杖，三劍接下十二杖，道：「無珠，這算是什麼意思？」

無珠沒有作聲，人與杖像化成一條毒蛇，颼颼的飛刺向沈勝衣。

沈勝衣劍一震，化成無數光點，一陣異響中，接下無珠的連串急襲。

無珠終於「開口」，一聲「好」，杖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左刺九杖，右刺八杖。沈勝衣只恐波及楚浪，一聲輕叱，人劍迫前，劍挑刺劈削，人跳躍騰挪，接下無珠十七杖，居然還迫前三尺。

無珠再一聲：「好！」身形陡然又一變，人與杖突矮半尺，杖如毒蛇問路，掠向沈勝衣下盤。

沈勝衣輕喝一聲，身形拔起，人劍如輪轉，削向無珠的頂門。

無珠貼地一滾，彈起，竹杖標向楚浪，沈勝衣即時在楚浪身旁落下，劍一引，又封閉竹杖。

無珠旋即長身而起，杖刺沈勝衣咽喉，又急又狠。

沈勝衣劍一挑，間不容髮將來杖震開，劍再引，貼着竹杖削向無珠前鋒手。

無珠手一縮，杖脫手，沈勝衣那一劍便削開。

無珠的左手旋即將杖接回，從地下一彈，刺向沈勝衣小腹，一杖刺空，貼地一滾，杖已回到右手，斜刺沈勝衣咽喉！

他的出手迅速而詭異。

沈勝衣讓開咽喉一刺，杖又已向脅下刺到，他再閃，哧的杖穿透衣袂，間不容髮。

沈勝衣一面閃避，一面道：「我們與閣下並不認識，何以出此惡毒手法？」

無珠冷笑，杖連連進迫，沈勝衣或截或避，又問道：「閣下眞的就是無珠？」

無珠冷笑道：「與你又何干？」

「颼」一聲，一轉身，杖從脅下倒穿而出，又刺向沈勝衣的咽喉要害。

沈勝衣一劍封開，突然冷笑：「閣下再這樣，莫怪在下不客氣的了。」

無珠身形變換，只當作沒有聽到，迅速又刺出數杖，每一刺都是要害。

沈勝衣倒踩七星，衣袂聲响中，連攻十三劍，人劍齊飛向無珠。

無珠以攻還攻，封一劍，還一杖。

劍杖相交數十次，沈勝衣猛喝一聲，劍一掄，「刷」的將竹杖砍下兩尺一截。

無珠一縮躲不開，杖當劍使用，「哧哧」接連三刺，仍不離要害。

沈勝衣劍動人動，一轉一絞，接連之後「刷刷刷」三聲，又將竹杖削下三截。

每一截的長短竟都像差不多。

無珠的面色剎那彷彿更白，雙臂一掄，「呼」一聲，彷如長了對翅膀，飛上了路旁高牆，手中斷杖接脫手，如箭射向沈勝衣。

沈勝衣身形方動，杖已射至，劍急引，「刷」地將斷杖挑飛，方待追，無珠已在高牆上一個起落，掠出三丈外。

他身形不停，甫落即拔起，接連三個起落，斜刺裏一掠，「呼」的掠過了一個院子，掠上一戶人家的屋脊之上。

楚浪瞥見，脫口道：「大哥快追！」

沈勝衣搖頭，反而按住了楚浪，道：「即使追，未必追得及，看他的行動，對於周圍的地形，顯然清楚得很，早已安排了去路。」

楚浪道：「那就由得他離開？」

沈勝衣道：「只有這樣的了。」

楚浪道：「大哥，你看他到底是不是那個雪飛鵬口裏所說的無珠？」

「是亦未可知。」

「不知道為什麼他要來殺我們？」

「我看，他並沒有太大的決心來殺我們。」

「怎會的？方才他的出手那麼凌厲，惟恐我們不死似的。」

「他的出手雖然凌厲，殺氣並不足，一直到被我們躲開了幾次，殺氣才凌厲起來。」

楚浪道：「我却是感覺不到。」他摸着腦袋，接道：「看來這一次回去，我眞的要痛下苦功。」

沈勝衣道：「江湖道險，我却是主張你換個第二種工作，莫做保鏢。」

楚浪沉默了一下。

沈勝衣一聲歎息。「保鏢雖然是一種正當的工作，兇險却未免太大，一個失閃，便有生命危險。」

楚浪苦笑道：「我從來都沒有考慮到這……」

沈勝衣道：「現在不妨考慮一下。」

楚浪道：「大哥說的也許是。」

「好像無珠這種高手，江湖上雖然不太多，却也絕不少。」

「今夜若不是有大哥在一旁，我就是有十條命，也死光了。」

「強中自有強中手，人在江湖，本就是隨時都在死亡的陰影中。」

楚浪道：「大哥都是在江湖之上徘徊不是？」

沈勝衣仰天歎息，道：「任何人到了我這個地步，要退出江湖，都已太遲。」

楚浪似明白，又似不明白，想想道：「大哥，現在我們該怎樣？」

沈勝衣道：「所有的店舖現在都已休息，幸好距離天亮已經不遠。」

楚浪道：「我們就到處走走，說不定又有人來偷襲，說不定我們能够將之抓住呢。」

沈勝衣淡然一笑，繼續走前去。

冷月這時候經已西斜，石板上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無聲的移動。

風也更蕭瑟了。

天魔

燈光在搖曳，雪漫天坐在那裏，就像是呆子一樣，又像是一具沒有靈魂的活死人。

雪飛鵬在看着他。

雪漫天彷如並無所覺，也不知過了多久，才吁了一口氣。

雪飛鵬即時忽然道：「你看他們會不會再找來？」

雪漫天身子一抖。「這又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看不透。」

雪飛鵬道：「沈勝衣的武功果眞那麼厲害？」

雪漫天淡然道：「為什麼你不去一試？這豈非更加清楚？」

雪飛鵬道，「我會的，一定會的。」

雪漫天道：「那是你的事，你喜歡怎樣就怎樣，何必多說？」

雪飛鵬冷笑。「這是你對我說話的態度？」

這也不像是雪飛鵬說話的態度。

雪漫天混身一顫，道：「請恕罪。」

他的語聲異常的沙啞，這當然更就不像父親對兒子說話的態度。

可惜沈勝衣現在並不在，也聽不到，否則他一定會發現，他們完全不像是兩父子。

雪飛鵬一聲冷笑，道：「你心裏其實很不舒服，是不是？」

雪漫天淡然一笑，雪飛鵬接道：「可惜我並不是你眞正的兒子，你雖然很想教訓我一頓，却又不敢動手。」

雪漫天道：「少主言重。」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稱呼，這個雪飛鵬竟變了雪漫天的小主人。

他的語聲完全不像是雪飛鵬的語聲，可是相貌却完全一樣。

這是不是有些奇怪？

雪漫天又沉默了下去，雪飛鵬盯着他，又發出了一聲冷笑。

「幸好有我在一旁，否則方才在沈勝衣面前，眞不知道你會怎樣說話。」

雪漫天沒有作聲，神情也沒有任何變化。

雪飛鵬的目光逐漸了亮起來，閃亮得就像是劍光一樣，却要比劍尖似乎還要銳利。

雪漫天垂下頭，甚至不敢望雪飛鵬一眼。

雪飛鵬的目光銳利，充滿了邪惡，沈勝衣若是仍在，只看這目光，相信便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只有內功精湛之極的人，才能够露出這樣的目光，而且這種目光，好像充滿邪惡。

雪飛鵬又怎會是這種人？

這個雪飛鵬絕無疑問是假的，也許是易容，甚至有可能是將雪飛鵬整塊面皮剝下來。

眞正的雪飛鵬到底在那裏？

× × ×

風穿窗吹入，雪飛鵬的目光才暗又亮起，一條人影隨同穿窗飛入來。

無珠！

他仍然穿着那一身白衣，蝙蝠一樣的飛翔，只見眼白的一雙眼睛透着冷芒。

眼珠沒有，但他是否就眞的完全看不見東西？一個瞎子又是否能够準確弄清楚周圍的環境，又能够辨得出人在那裏，又是什麼人？

他穿窗而入，落在雪飛鵬身前，道：「少主怎樣了？」

「沒什麼。」雪飛鵬目光移落在無珠的面上。「是爹吩咐你來的？」

「也許是怕少主不小心露出破綻。」

「我像是這樣不小心的人麼？」雪飛鵬顯得有些不悅。

無珠陪着笑。『當然不像。這只是主人一片愛護之心。」

雪飛鵬目光一落。「你怎麼這種穿着，只穿上襯衣？」

無珠道：「出來時匆忙……」

雪飛鵬冷笑。「在我面前還是不要說謊好，我看你，準是給別人將外衣剝了下來。」

無珠道：「是我自己剝下的。」

雪飛鵬道：「為什麼——要掩飾你的身份？你不是先找沈勝衣麻煩吧？」

無珠一呆，雪飛鵬的精明，實在令他意料之外，雪飛鵬接道：「一定是聽了無面的話不服氣，去找沈勝衣一鬥？」

無珠又一呆，道：「少主英明過人，佩服。」

「鬥成怎樣了？」

雪漫天亦關心起來，盯着無珠。

無珠沉吟了一下才道：「我不是他的對手，但他要殺我，却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雪漫天輕吁了一口氣。

雪飛鵬沉默下去，半晌才道：「這個沈勝衣實在不簡單，你既然不是他的對手，以我的武功要勝他，相信也不容易。」

無珠道：「但以二對一，却肯定可以殺死他。」

「但却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雪飛鵬沉吟接道：「爹所以不許我們動他，相信就是這一個原因。」

無珠道：「方才在莊院那邊，無面也與他過了幾招。」

雪飛鵬冷笑，道：「你不必說，無面已出手，所以才出手，無面是奉命，你只是擅自作主。」

無珠垂下頭，雪飛鵬接道：「這種事我希望以後再不會發生。」

無珠「嗯」的應一聲。

雪飛鵬歎了一口氣，又道：「沈勝衣也實在太好管閒事。」

無珠道：「他人稱俠義無雙，本就是好管閒事的意思，這個人遲早都會成為我們行事的絆脚石。」

雪飛鵬道：「我會考慮。」

一頓又說道：「相信爹已經有了分寸，作好了準備。」

無珠道：「也許就是了。」

雪飛鵬道：「這裏暫時還沒有你的事，你可以回去了。」

「可是……」無珠才說了這兩個字，雪飛鵬已怒道，「可是什麼？我的話你也敢不聽？」

「主人有說話吩咐下來……」

「憑我的武功，若是保護不了自己，你在一旁，又有何作為？」雪飛鵬的語聲說話都是那麼冷傲，無珠的面色蒼白。

他沒有再說什麼，雪飛鵬接道：「出了什麼事，爹面前有我担承。」

無珠點頭，雙袖一拂，身形呼的飛起，飛出了窗外，消失在黑暗之中。

雪飛鵬目送他消失，嘟喃道：「沒用的東西，就是要惹我生氣。」

他看來就像是一個縱壞了的孩子。

雪漫天不是他的爹，誰是？

× × ×

沒有風，但也沒有悶焗的感覺，大堂中一片陰寒，却又不近乎冰冷。

雪飛鵬一步踏進來的時候，仍不免打了一個寒噤。

在進來之前，無面一直在他的面前，可是在進來之後，無面便已不知所踪。

雪飛鵬不知道無面去了什麼地方，一步跨進，更就為眼前的環境目定口呆。

那是一個寬闊的大堂，好像全部用石塊砌成，兩邊兩行粗大的石柱，人在當中，不難就會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迫。

當門是一面石壁，上面彫刻着一幅非常奇怪的圖畫，彫刻着一個身材高大，散髮披肩，面目猙獰，且長着兩隻牛角的怪人，擁着幾個身材容貌妖冶之極，半身赤裸的女人，正在接受一羣惡魔的膜拜。

那些惡魔無一不是奇形怪狀。

壁畫的前面，有一張石造的供桌，供桌與壁畫之間，放着一張寬大的椅子，旁邊有小几支架等物，都無不是用石彫成。

供桌前五丈，那該是大堂的正中，有一個非常大的石造火盤。

雪飛鵬就在這個火盤之前停下脚步。

這當然是眞正的雪飛鵬，只不過，楚浪現在即使在一旁，只怕也已認不出來。

他雖然是眞正的雪飛鵬，他的相貌已起了很大的變化。

可是雪飛鵬却完全不知道，這一路走來，並沒有第二塊銅鏡，他的面上更沒有任何的感覺。

「蓬」一聲，石盤中突然冒起了一股火燄。

碧綠色的火燄，立時照亮整個大堂，雪飛鵬冷不提防，嚇了一大跳。

他慌不迭的一步退後，眼前已因爲那一陣强光而暫時失明。

到他的眼睛恢復正常的時候，石椅上巳多了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裝束與壁上畫的並沒有多大不同．只是巳有了顏色．一頭金髮怒獅般飛揚。

他的眼睛却是碧綠色。

在他頭上也竟然有兩隻角，兩隻銀色的角，嘴唇突出兩隻獠牙，閃動着光芒。

突然看到這樣的一個人，相信誰也難免大吃一驚，雪飛鵬也不例外。

他不由自主的又倒退一步。

一陣可怕的笑聲，即時在大堂中爆發起來，恐怖而响亮。

笑聲在大堂中迴盪，空氣也彷彿被笑得片片碎裂。

雪飛鵬不由自主伸手掩住了耳朵。

笑聲又繼續了好一會，才停下，雪飛鵬仍伸手掩住耳朵，又過了一會，才將手放下。

火盤中的火燄這時候又彷彿高了一些，雪飛鵬混身都被照成碧綠，那個怪人也沒有例外。

他高坐在那上面，相貌雖然醜惡，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尊嚴。

雪飛鵬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挺直的腰身不覺的佝僂起來。

那個怪人即道：「你就是雪飛鵬？」

雪飛鵬吃吃地道：「你到底……」

怪人道：「一般人都叫我做天魔，你也可以這樣稱呼我。」

「是！」雪飛鵬這一聲出口．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奇怪自己竟會變得這麼恭敬。

怪人道：「很好，雪漫天能够有一個你這樣的兒子，應該很開心。」

「我爹爹現在……」雪飛鵬急嚷：「現在到底怎樣了？」

天魔怪笑道：「他很好，我的手下不多，好像他那麼有用的人更少，我是不會隨便將他放棄的。」

雪飛鵬道：「我爹爹是你的手下，怎麼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

天魔道：「他應該說的，之所以不說，原因亦不難理解，這些小事情，你應該去問他。」

雪飛鵬想想，追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天魔道：「什麼人其實都沒有關係，你只要知道，你爹是我的手下，是我的奴才，你也是，就巳足够了。」

雪飛鵬一聲冷笑。

天魔碧綠的眼睛彷彿盯穩了雪飛鵬，道：「你們這些孩子實在很不錯，我挑選手下的眼光看來也還不太差。」

雪飛鵬呆望着天魔，實在不知道該怎樣說話。

天魔接說道：「你不必驚慌，事情本來就是一件小事情，很快就會結束的。」

雪飛鵬脫口問道：「你說的到底是什麼事情？」

天魔冷應道：「雪漫天本該好好的教訓一下你，怎能够讓你用這種態度來跟我說話？」

雪飛鵬又是一呆。

天魔接揮手，道：「你現在可以出去了。」

雪飛鵬更加詫異，既驚且喜道：「我眞的可以走，可以離開這地方？」

天魔怪笑，還未說什麼，雪飛鵬話巳經接上。「那我爹怎樣？是不是與我一起離開？」

天魔怪笑道：「你聽到那裏去了？」

雪飛鵬道：「你不是說……」

天魔道：「我只是叫你出去，出去的意思你應該很明白。」

雪飛鵬呆在那裏，後面石壁即時軋軋移開，無面從一個洞中走出來，道：「這邊走。」

雪飛鵬無可奈何的移動脚步，往壁洞走過去，無面等他走到面前才說道：「進去，轉左邊。」

雪飛鵬咬緊牙齦走了進去。

無面並沒有跟來，石壁却軋軋關上，雪飛鵬一驚回望，脚下突然一軟，疾沉了下去。

他脫口一聲驚呼，眼前一暗一亮，身子隨入一片燈光中。

昏黃而正常的燈光，來自一盞很正常的油燈。

雪飛鵬驚呼未絕，巳落在一張軟綿綿的綉榻上。

他悶哼一聲，在綉榻上打了一個滾，落在地上，才發覺置身一個房間之內。

那個房間與一般的並無分別，陳設雖然簡單，但也並不是普通人家買得起的東西。

房間內並無其他人，雪飛鵬正在詫異，無面的聲音巳傳來。「這就是你的房間，早午吃飯的時候，自然有鐘聲通知。」

雪飛鵬仰首望去，上面就只見一塊塊的承塵。

無面接又道：「你推開房門，往右面走就是吃飯的大堂，其他的事情，你若是沒有興趣自己去找，可以找人一問。」

雪飛鵬脫口問道：「這裏還有其他人麼？」

無面道：「有兩個女孩子，你可以去找她們談談，有一點却要緊記，你們在這裏，是絕對走不的了，不用再多花什麼心思。」

雪飛鵬「哼」一聲，沒有再說什麼。

無面也沒有多說，雪飛鵬等了一會仍無聲息，身形一動，疾向門處掠過去。

門是一般的木門，上面有花格，還糊着白紙，雪飛鵬將門拉開，就看見了兩個人。

那是兩個很美麗的女孩子。

她們的相貌竟然就完全一樣，彷彿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唯一不同就只是她們的面形，一個像瓜子，另一個比較豐圓。

她們赫然都沒有眉毛，該長着眉毛的

地方，只有淡淡的兩抹青痕。

就因爲少了兩條眉毛，她們的美麗都變得詭異，完全不像是人間所有。

最低限度，雪飛鵬就巳經有這種感覺，他不由想起了無面。

那剎那，他不由自主一呆，倒退了一步。

那兩個女孩子看來比他更吃驚，嚶嚀一聲，亦退了下去。

雪飛鵬脫口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那兩個女孩子緊靠在一起，瓜子臉的一個接問道：「你又是什麼人？」

「我姓雪，叫雪飛鵬。」雪飛鵬盯着那兩個女孩子。

「是從上面掉下來的？」

「你們怎會知道？」雪飛鵬有點兒詫異。

「是聽到聲响，聽到有人叫，就是你麼？」

雪飛鵬歎了一口氣：「我本來不是那麼胆小的人，可是這裏的事情實在太恐怖，太突然。」

那兩個女孩子不由都頷首，瓜子臉的那個接說道：「你看來不像是在說謊。」

「我根本沒有。」雪飛鵬苦笑。

「從你的眼神我們看得出來。」

「你們也是從上面掉下來的？」雪飛鵬反問。

「是啊——你渴不渴？」

「有些。」雲飛鵬給她們這一問，才覺得很渴且很累。

「到大堂那邊去坐，那兒有泡好的茶水。」

雪飛鵬點頭，那兩個女孩子接轉身往外走去。

走過了一條走廊，再穿過兩道珠簾，他們終於進入了一座大堂。

那座大堂與一般的廳堂並無分別，只是周圍沒有太多的陳設，連字畫也沒有一幅，牆壁空白得令人看着爲之感到蒼涼。

四周都沒有窗戶，但空氣清涼，令人一些不舒服的感覺也沒有。

雪飛鵬在一張椅子坐下，瓜子臉的那個女孩子巳替他斟下一杯清茶，接問：「你餓不餓？」

雪飛鵬給這一問，立時就有了飢餓的感覺，苦笑道：「有些。」

「我看你是很餓的了。」瓜子臉的女孩子亦自苦笑。「我們到這裏的情形相信跟你差不多。」

另一個女孩子即時捧了一些糕點過來，一面道：「你不要客氣，儘管吃。」

雪飛鵬拿了一件糕點，一面道：「尙未向你們請教？」

瓜子臉的應道：「我叫梅玉霜，她是方筠。」

雪飛鵬一怔。「你們不是兩姊妹。」

梅玉霜道：「我姓梅，她姓方，怎會是兩姊妹？」

雪飛鵬道：「這就奇怪了。」

梅玉霜道：「你是因爲我們都沒有眉毛，所以覺得我們該是姊妹？」

方筠接道：「我們的眉毛是給別人剃去的，若說這就是姊妹，你豈非是我們的弟弟或者哥哥？」

雪飛鵬愕然，道：「我……」

「你不是也沒有眉毛？」

雪飛鵬抬手摸去，果然摸不到眉毛，苦笑道：「他們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

「誰知道？」方筠歎了一口氣。「不過不要緊，過些時眉毛還是會長出來的。」

梅玉霜接着道：「這其實沒有什麼可怕。」

雲飛鵬微一頷首，目光仍然落在兩人面上，道：「除了沒有眉毛，你們兩人的相貌也實在太相似。」

梅玉霜目光轉落在方筠的面上，失笑道：「怎會的，我那有她那麼美。」

方筠搖頭道：「姐姐又說笑了，說到美，我那裏比得上姐姐？」

梅玉霜搖手。「別再你捧我，我捧你了，人家要笑了。」

雪飛鵬沒有笑，呆呆的望着梅玉霜方筠，一股寒意，陡然由脊骨升上來，整個身子竟有如置身冰窖之中。

梅玉霜無意看了雪飛鵬一眼，道：「你又怎樣了？是不是不舒服？」

雪飛鵬看看梅玉霜，又看看方筠，苦笑道：「沒有什麼？」

在他的眼中看來，梅玉霜方筠二人非獨相貌一樣，連表情也都一樣。

她們非獨笑，就是任何表情都相同，而且都是那麼的生硬，那麼的詭異。

可是她們盡管表情詭異，眼神都很善良。

雪飛鵬看着她們，忍不住又說道：「我沒有說謊，你們眞的很相似。」

梅玉霜怔怔的看着雪飛鵬，終於道：「你的確不像在說謊，可是我們也的確不相似。」

她歎了一口氣，接道：「我是怎麼樣子，難道自己也不清楚，她跟我根本就沒有一處地方相同。」

雪飛鵬只是怔怔的望着梅玉霜。

梅玉霜一抬手，按一按自己的唇角，道：「我這兒有一顆小黑痣，小筠就巳沒有了。」

雪飛鵬細看梅玉霜，搖頭道：「我可看不到有黑痣。」

梅玉霜詫聲道：「怎會沒有？」

方筠即時接道：「姐姐，是眞的沒有啊。」

梅玉霜仍然半信半疑，方筠忽然道：「我眉心之上有一顆紅痣……」

她話未說完，梅玉霜巳道：「我看不到。」

方筠吃驚的望着雪飛鵬，雪飛鵬即時道：「梅姑娘並沒有說謊。」

方筠怔住在那裏，梅玉霜雙手捧頰亦怔在當場。

雪飛鵬看看她們，沉吟道：「你們現在的面龐也許並不是你們本來的面龐。」

方筠失聲道：「怎會這樣的？你說到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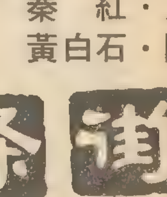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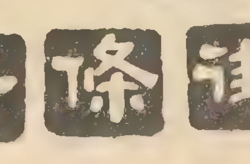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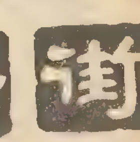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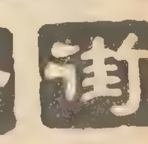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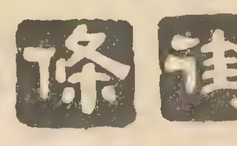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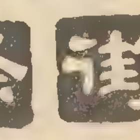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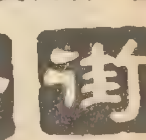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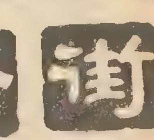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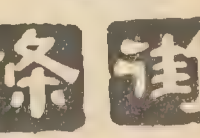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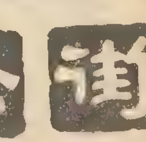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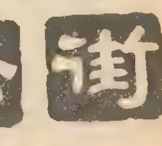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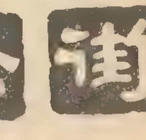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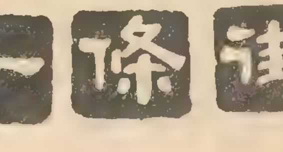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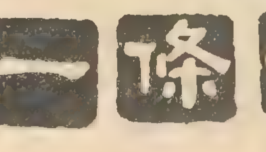
雪飛鵬道：「聽說江湖上有所謂易容術。」

梅玉霜點頭道：「我也聽說過，難道我們都被易了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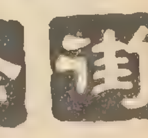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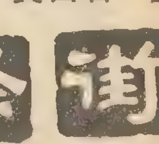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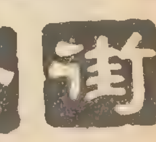
雪飛鵬道：「亦未可知，我總覺得你們的面色太蒼白，完全就不像是正常的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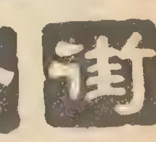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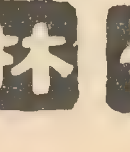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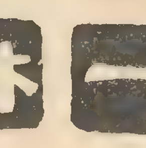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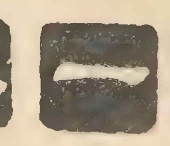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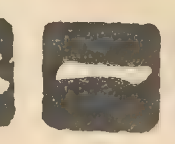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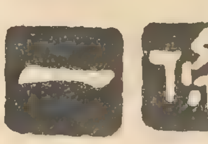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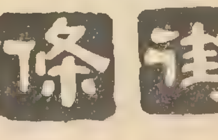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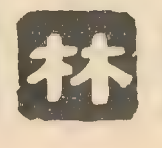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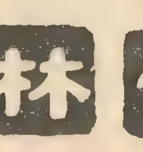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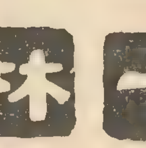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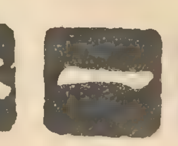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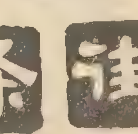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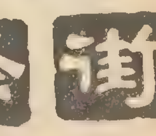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秦紅・文 黃白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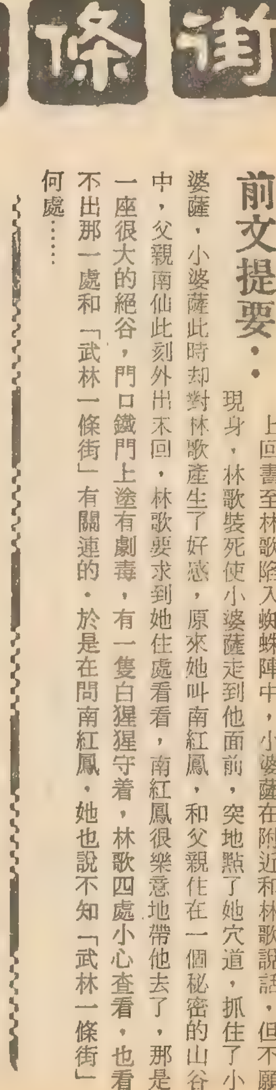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歌陷入蜘蛛陣中，小婆薩在附近和林歌說話，但不願現身，林歌裝死使小婆薩走到他面前，突地點了她穴道，抓住了小婆薩，小婆薩此時却對林歌產生了好感，原來她叫南紅鳳，和父親住在一個秘密的山谷中，父親南仙此刻外出不回，林歌要求到她住處看看，南紅鳳很樂意地帶他去了，那是一座很大的絕谷，門口鐵門上塗有劇毒，有一隻白猩猩守着，林歌四處小心查看，也看不出那一處和「武林一條街」有關連的，於是在問南紅鳳，她也說不知「武林一條街」何處……

流連地瓶谷

南紅鳳又問了一句，見他一面孔悠然神往之色，以爲他在考慮喜不喜歡自己的問題，便不再干擾他，靜靜的站在一旁等待。

林歌就好像站着睡着了似的，停立良久之後，面上忽現一絲笑容，喃喃自語道：「是了，是了。」

南紅鳳色喜道：「甚麼是了？」

林歌轉身面對她道：「妳再攻我一招試試。」

南紅鳳一怔道：「你……原來你在研究破解我的掌法？」

林歌笑道：「正是，妳發掌吧！」

南紅鳳有些不悅，輕哼一聲，突然跨上半步，發掌向他胸口拍去，一面說道：「你接得住麼？」

這一掌去勢輕飄飄的，比之剛才的兩掌似乎更見詭譎而不可捉摸。

林歌眼見她的手掌已拍到胸前數寸之近，剛才他就是在這一瞬間抬臂格出的，但這一次他已瞭然於胸，並不立刻出手，

突遇隱形人

直到感覺掌風逼上胸口之際，才猛可揚掌一抄——

「拍！」的一聲，終於「捉」住她的手腕了！

如是眞正對敵，他便可乘機曲肘撞擊她的期門穴，在此情況下百無一失，但因不是眞正對敵，而且期門穴距其酥胸甚近，因此未繼續出手。

南紅鳳右腕被扣，臉色一變，立時嬌叱一聲，抬脚踢他小腹丹田，反應極是迅速。

林歌仍然不立刻採取對策，一直等到風聲逼近，才突然曲起左膝往右一撥，砰的一响，膝蓋迎上她的脚心，四兩撥千斤，南紅鳳登時失去平衡，跌坐地上。

「對不起。」

林歌一面道歉，一面將她拉了起來。

南紅鳳又驚又喜道：「你好聰明，這樣快就悟出對策了。」

林歌微笑道：「剛才妳是出奇制勝，這回我也是出奇制勝，不過眞正動手時，

可能妳的『無極縹緲掌』要佔便宜。」

南紅鳳道：「爲甚麼？」

林歌道：「因爲妳的『無極縹緲掌』可快可慢，飄忽不定，我每一次出手必須將時機拿捏得準才能奏效，而時機的選擇是相當困難的。」

南紅鳳笑道：「你的意思是：我爹這門掌法仍然不好破解？」

林歌道：「是的。」

南紅鳳道：「你我再來拆幾招試試如何？」

林歌正想從她身上吸收經驗，以便必要時可以對付她父親南仙，乃點頭道：「好的，妳先出招。」

他放下一直拿在左手的長劍，退後數步，準備迎接她的攻擊。

南紅鳳也不提氣蓄力，喝聲「看招！」左掌便輕飄飄的拍向他的面門。

林歌側身跨出一步，未出手反擊，他已知道對付「無極縹緲掌」的辦法只有「以靜制動」一途，對方掌力未逼上身子之際，絕不可出手招架或反擊。

南紅鳳左掌一出，右掌立刻跟進，追踪拍向他腰部，掌勢仍是飄浮難測。

林歌仍不還手，再側身讓開。

但突然間，只覺一股掌風逼臨身後，好像突然多了一個無形的南紅鳳，有形的南紅鳳攻擊他的正面，無形的南紅鳳攻擊他的背面！

這種現象端的匪夷所思，林歌心頭一凜，急忙旋身蹲下，揚掌拍出。

「砰！」然一响，他的掌心剛好對上了南紅鳳的掌心，兩人各被震退一步。

林歌雖然接住了這一掌，可是心中實是驚駭萬分，因爲當他旋身出掌之際，南紅鳳其實並不在他身後，但一掌拍出時，南紅鳳就眞的已在他身後，這樣快速神奇的身法，自他出身以來，此爲首次見到。

南紅鳳喝采一聲，掌法突然加快，剎那間雙掌化爲十幾隻手掌，似千手觀音般的攻上林歌的身子。

林歌頓時眼光繚亂，但他是練武的天才，隨機應變的能力極强，他一發覺南紅鳳的掌法化簡爲繁，實已無從招架，立刻閉上雙目不看，只憑聽覺出招，聽得一記實招從右方劈至，卽右掌一翻迎了上去。

又是「砰！」的一聲，果然接住了南紅鳳的一掌！

南紅鳳見他竟知閉着眼睛對抗自己的攻擊，心裏大爲歎服，暗忖道：「這人當眞是聰明絕頂，爹創出這一路『無極縹緲掌』後，曾說要破解他的掌法只有閉目不看，單憑聽覺一途；但一般人那裏會想到這一層？他却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悟出對策，實在太了不起了！」

原來其父南仙所創的這一路「無極縹緲掌」是以虛實難測惑人視覺爲主，對手如憑視覺與抗，必然會被騙得眼花繚亂，而林歌已悟出此理，因此索性閉目不看，只憑聽覺辨別虛實，這樣一來反而容易應付，而「無極縹緲掌」的威力也就等於完全消失了。

南紅鳳又攻了數十招，眼見自己發出的實招都被他一一擋開，當即跳開道：「好了，不要再比了。」

林歌睜開眼睛，笑道：「我雖然已悟出對付之策，但令尊這路法掌仍可說是曠世奇學，一般武林高手絕難對付得了。」

南紅鳳最大的興趣仍在林歌本人，她見林歌英俊瀟洒，聰明絕頂，芳心更是傾慕無已，心想自己要是能嫁得這樣一位郎君，那眞是三生修來的福氣，當下臉紅紅的羞笑道：「林歌，我爹的本能不只這一項，他還有許多厲害的武功，你若肯留下來，我一定要求我爹傳授給你，好麼？」

林歌微微一笑道：「等見到令尊再說吧。」

這時，暮色已至，兩人乃回到木屋內，南紅鳳下厨燒了幾樣可口的菜欵待他，又替他燒洗臉水，侍候得無微不至。

林歌覺得受之有愧，只好頻頻道謝。

這天晚上，兩人便在廳上剪燭夜話，林歌爲欲轉移南紅鳳的興趣，說了許多中原的武林軼事給她聽，直到深夜才罷。

南紅鳳回房就寢，林歌就在廳上打坐，到了天快亮的時候，林歌估算她睡夢正酣，才悄悄的起身，躡手躡足來到南仙的臥房門口。

他見房門下鎖，無法啓開，於是走出屋外，轉到臥房後面的窗外，試圖開窗進入。

木窗十分堅固，只有將之拆下或破窗而入兩個辦法，他怕驚醒南紅鳳，當下抽出腰上一把匕首，輕輕的刺入窗隙，將整片木窗挑鬆，然後小心翼翼的將木窗拆了下來。

南仙不在谷中，房中自然沒有點燈，此刻又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故房中一片漆黑。

林歌把木窗放下，隨即一躍而入，不料雙足剛剛落地，驀覺腦後「風府穴」上一緊，已被一隻勁道奇强的手掌拿住，登時腦門暈眩，四肢癱瘓無力。

他感覺出拿住自己「風府穴」的手掌十分粗大，絕非南紅鳳的纖細玉手，不禁大吃一驚，失聲道：「啊！你……你……你是誰？」

「嘿嘿嘿！」

一陣陰惻惻的冷笑之後，林歌又覺腰上一麻，接着，身子被抓起重重的拋在地上。

這時，才聽房中人冷冷說道：「小子，想偷東西麼？」

林歌運目望去，隱約看見床前站着一條黑影，心中驚駭極了，暗忖道：「他是何人？是南紅鳳的父親南仙麼？可是日間並未見他回谷，房門外又下着鎖，他是怎麼進入房中的？」

正驚忖間，只聽一聲龍吟，對方手上已多了一柄長劍，劍尖抵上自己的腹部！

林歌嗅出對方殺氣騰騰，忙道：「你是南仙南前輩是不是？」

那人冷哼道：「現在是我問你！」

林歌道：「我不是想偷東西。」

那人道：「不偷東西你入房何爲？」

林歌道：「尋找綫索。」

那人道：「尋找甚麼綫索？」

林歌道：「尋找可藉以發現『武林一條街』的綫索。」

那人冷笑道：「哼！甚麼『武林一條街』？」

林歌問道：「閣下是不是南姑娘的父

親？如果是的話，請點燈相見，在下自當詳細奉告。」

那人忽然收回長劍，伸手抓起他飛身出窗，跑出百來步遠，將他拋落地上。

這時，林歌才看清他的面貌，但看見又等於沒看見，因為對方戴着一張人皮面具，只能從其身材和服裝上看出他是個中年夷人，當下又問道：「閣下是不是南姑娘的父親？」

那人冷然道：「不錯！」

林歌發現他目中頻現殺氣，情知處境危殆，便大聲道：「既是南前輩，這便好說話，南前輩只有一個理由可以殺我！」

南仙怒道：「用不着這麼大聲嚷嚷，我的耳朵沒有聾！」

林歌仍然大聲道：「我是天生的大嗓門呀！」

南仙長劍猛吐，抵上了他的咽喉，冷笑道：「你想驚醒我女兒，要她來救你麼？告訴你，我女兒一經入睡之後，天塌下來也驚她不醒，你別白費心機了！」

林歌聽了這話，涼了半截，只得放低嗓門道：「你要殺我是不是？」

南仙道：「當然！」

林歌道：「理由是甚麼？」

南仙道：「苗疆重地，擅闖者死！」

林歌道：「我沒有擅闖，是令嬡帶我進來的啊！」

南仙道：「一樣要死！」

林歌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南仙道：「你就算是天皇老子，到了我地瓶谷中，照樣非死不可！」

林歌道：「不要這麼凶巴巴的，我進入你房中只為想知道你是不是『武林一條街』的人罷了，如果你不是，我對你也沒興趣。」

南仙冷冷道：「我不管你是幹甚麼來的，我只照我地瓶谷的規矩行事，凡是進入我地瓶谷的人，都得一死！」

林歌微笑道：「這是不是說：你這地瓶谷藏着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南仙雙目凶芒陡盛，惡狠狠地道：「是也好，不是也好，對你反正都沒有意義了！」

語至此，便要推劍刺入他的咽喉。

便在此時，只聽附近有人駭叫道：「爹！請你不要殺他！」

是南紅鳳！

原來，她芳心傾慕林歌，整夜輾轉難眠，剛才林歌大聲回答其父的問題時，她立刻驚醒過來，匆匆着衣出屋，正好趕上其父要下手殺死林歌，因此開聲求情。

南仙大怒道：「鳳兒，妳說甚麼？」

南紅鳳從黑暗中出現，一步一步挪過來，怯生生地道：「爹，他不是壞人，是女兒帶他進來的，請您不要殺他。」

南仙厲聲道：「好啊！妳竟敢幫着外人說話，妳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兒。」

南紅鳳目露央求之色道：「爹，他沒有做錯甚麼，您就饒他一命吧？」

南仙怒叱道：「妳為甚麼要替他求情？妳是不是愛上這小子了？」

南紅鳳低首不語。

南仙一看女兒那副模樣，便知她果然已鍾情於林歌，心中大為惱怒，喝道：「鳳兒！妳仔細聽着，妳嫁甚麼人都可以，就是不准嫁給漢人！」

南紅鳳道：「為甚麼？」

南仙吼道：「不要問理由！」

南紅鳳流下眼淚道：「爹不說出理由，女兒……女兒……」

南仙道：「怎樣？」

南紅鳳突然抬起頭，面上再無畏懼之色，毅然道：「爹若是殺了他，女兒也不想活了！」

南仙大為光火，兩眼一瞪道：「這話當真？」

南紅鳳點頭道：「是的！」

南仙突然仰天縱聲大笑，道：「好！好！我辛辛苦苦的把妳養大，既然妳願為一個漢人而死，那我也不要妳這個女兒了！現在我就殺了這林歌，妳要怎麼死，隨妳的便！」

林歌看出他又要下手，急道：「南姑娘，我是有婦之夫，妳不必為我而死！」

南仙正要推劍刺出，聽了這話，便未立刻動手，冷笑道：「聽到沒有？這小子是有婦之夫，妳還想嫁給他麼？」

南紅鳳不相信林歌已有妻室，以為他那樣說是不願見自己死亡，說謊哄騙自己的，故心裏更是感動，仍以堅定的口吻道：「不管怎樣，爹若殺了他，女兒立刻自盡！」

說完這話，便從身上抽出一把匕首，抵上自己的心口。

林歌大驚道：「南姑娘！我沒騙妳，我確實已有妻子，我妻子名叫水蜜桃，她已替我生了個兒子了！」

南紅鳳不為所動，打定主意要陪死。

南仙哈哈大笑道：「鳳兒，妳就是死一千次，我也不同意妳嫁給漢人，妳要死便死吧！」

長劍一送，向林歌咽喉刺入！

林歌突然一個翻滾避開，原來他已暗中運功衝開穴道，只不過體內氣血尚未完全暢通，暫時無力起而動手而已。

南仙不防他有運功衝穴之能，一劍直刺落地，發現沒有刺中林歌，正要再刺出第二劍時，驀聽得一聲強猛的暗器破空呼嘯而至——

就在他的長劍即將再度刺出的前一瞬間，只聽「噹！」的一聲巨響，一顆拳頭大的石塊擊中了他的劍身，登時撞擊得劍斷石碎！

一顆石頭竟能打斷劍身，可見發石者勁道之強，而長劍只被打斷而沒有盪開，亦可見南仙的腕力一樣強得異乎尋常了。

南仙心知有強敵侵入地瓶谷，顧不得再去傷害林歌，轉對發石方向喝道：「甚麼人？」

「拍！」

忽然一聲皮鞭脆響，一條黑忽忽的東西突從黑暗中捲到，靈如蛇舌，一下捲上南紅鳳的腰身，將她拉入黑暗中去了！

只聽南紅鳳驚叫一聲，她的人和捲住她的那條黑鞭瞬即不見，好像一下被黑夜吞噬了一般。

南仙又驚又怒，立即縱身猛撲過去。

他的身手的確高強，一撲便是四五丈遠，但來人也不弱，早已挾刦南紅鳳掠出甚遠，故身形仍隱在黑漆漆的夜色中。

南仙一連三次猛撲，都沒見到對方的

身形，不禁心頭一傈，當下不再追撲，站着喝問道：「你是何人？」

前面黑暗中，傳來一個陰森森的怪笑：「嘿嘿嘿，是我呀！」

南仙全身一震，怒吼道：「你來幹甚麼？」

隱形人笑道：「來玩！」

南仙喝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隱形人怪笑一聲道：「走進來的呀！你在洞外所佈的蜘蛛陣現在已難不倒我了，而我只不過在洞口模仿你的聲音叫了一聲：『白將軍請開門』，那畜生就替我開了洞門。」

南仙咬牙切齒道：「你刦持我女兒意欲何為？」

隱形人笑道：「我對你這寶貝女兒沒有興趣，我只不過拿她來和你談談條件而已。」

南仙罵道：「有屁就快放！」

隱形人道：「我的條件十分簡單，只要你放林歌出谷就行了。」

南仙斷然道：「你做夢！」

這話一出口，猛然想起林歌剛才避開自己的一劍，顯然已運功衝開穴道，自己須得乘他血氣未暢通之前趕去制住他才行，於是立即倒縱暴退，一連三個起落縱回原地。

一看，林歌已不在地上，不知逃到哪裏去了。

女兒被刦，林歌兔脫，他頓時驚怒交迸，當即飛身向洞道那邊撲去。

地瓶谷只有洞道一條出口，他的打算是：只要自己先一步趕去堵住洞道出路，那人和林歌便插翼難飛，至不濟也可與敵人同歸於盡。

林歌是否已乘機逃出地瓶谷了呢？

沒有，他乘着南仙追逐隱形人之際，悄悄的跑到木屋，潛入南仙的臥房。

他仍然懷疑南仙與「武林一條街」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欲知他和「武林一條街」的關係，或可在他的臥房裏找到答案，因此抓住機會再度入房搜查。

臥房中仍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他摸索了一會，找到一盞油燈和燈下的火摺子，便將油燈點燃起來。

燈光一亮，臥房裏的一切頓時呈現在眼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一張牙床，床帳深垂，接着便注意到房中書籍甚多，多得簡直像一間書庫。

他趨前細視，發現都是一些古書，但沒有一部書與武林人有關，不禁暗暗納罕道：「這位名叫『南仙』的夷人原來是個好學不倦的讀書人，只是他收藏的這些書籍每個讀書人都有，並無珍貴之處，為何他如此重視，連自己的女兒都不准入房一步？莫非這臥房中另外藏着甚麼不能為第二人知道的秘密？」

一念及此，便開始翻箱倒櫃連忙尋找起來。

但翻過了房中所有的箱櫃，却未發現甚麼稀奇古怪之物，最後視綫落到那張床帳深垂的牙床上，便上前撩開床帳，一看之下，登時大吃一驚，渾身寒毛豎立，失聲道：「天哪！」

原來，床上躺着一具白骷髏！

白骷髏腦後倚枕，安詳的躺在乾淨的床榻上，就好像正在睡覺一般！

林歌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事，心中驚奇不已，怎麼想也想不通南仙為何將一具白骷髏放在自己的上床？這白骷髏是何人的遺骨？南仙將他擺在上床是何意思？他在谷中的時候，每晚是否與白骷髏同榻而眠？他不願女兒進入房中，是否就為了這具白骷髏？

這許多疑問一下進入他腦中，他當然無法解答，不過有一點他已可肯定：南仙不願別人入他房中，必與白骷髏有關！

林歌有點失望，也對南仙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歉疚，覺得自己實在不該揭破人家的隱私，也覺得自己沒有再逗留地瓶谷的必要了，當下拾起自己的長劍，隨即越窗而出，向洞那邊奔去。

趕到洞門近處，只見南仙手仗斷劍站在門前，他見林歌出現，冷笑一聲道：「小子，今夜你只有殺了我，才有逃出此谷的機會！」

聽口氣，他已決心拚死一戰來保全他的秘密。

林歌心中甚是不安，道：「你放我出去吧，我甚麼都不會說的。」

南仙面上戴着人皮面具，看不見表情，不過從其目光上可以看到他驚怒已極，厲聲道：「你進入我房中了？」

林歌點頭道：「是的。」

南仙怒吼一聲，欺身揮劍便攻，斷劍在他手上使來，非但威力不減，而且發出「咻！咻！」的刺耳銳響！

林歌一聽就知他已練成劍罡，能夠隔空傷人，當下不敢招架，一連暴退七八丈遠，雖是避過了他的劍罡，但見地上似被鞭笞揚起陣陣飛沙，不由得心頭駭然，忙道：「南前輩請聽我一言——」

南仙不聽，正瘋狂也似的揮劍猛劈猛砍！

林歌左縱右跳躲過他一陣猛攻，遠遠的避到十幾丈外，大聲道：「你聽着，除非你是『武林一條街』的人，否則我對你的一切毫無興趣，不論那具白骷髏是誰都與我無關，我發誓不會洩漏出去，你幹麼非殺死我不可呀？」

南仙見他跑遠，忽然轉身走回洞門前站着，看樣子他怕隱形人乘機奪門逃出地瓶谷，因此要緊緊守住出路，不讓任何人逃脫。

林歌見他如此，便走上數步道：「南前輩，咱們好好談一談吧，你剛才聽清楚了我的話沒有？我對你的秘密沒興趣，你放我出去，今後兩不相干。」

南仙對他怒目而視，閉口不答。

林歌道：「你放我出去，就可全力去對付那刦持令嬡之人，這不是很好麼？」

南仙冷冷道：「我說過好幾次了，凡是闖入我地瓶谷的人，都得死在這裏。」

林歌一笑道：「可是你有這個能力麼？我看那人的武功不在你之下，你如何能夠殺死他呢？」

南仙怒道：「我守在這裏，活活的餓死你們！」

林歌聳聳肩道：「這樣的話，令嬡只怕也活不成了，你忍心看着令嬡慘死？」

南仙道：「我管不了那麼許多！」

林歌又問道：「你確定那人尚在谷中

麼？」

南仙道：「不錯！」

林歌又問道：「他是誰？」

南仙冷笑道：「你們分明是一道的，還來問我他是誰，滑頭！」

林歌道：「不，我不認識他。」

南仙道：「你不認識他，那麼他爲甚麼要我放你出谷？」

林歌道：「我不知道，也許……這樣好了，你告訴我他是誰，我帮你救回女兒，如何？」

南仙怒喝道：「哼，少在我面前要花招！」

林歌輕嘆一聲道：「你讀的書也不少了，怎麼腦筋這樣頑固不靈？就算我在哄騙你吧，你就告訴我他是誰又有何妨？」

南仙聽了這話，似乎有點相信了，道：「你眞的不知道他是誰？」

林歌點頭道：「確實不知。」

南仙道：「那他爲何要救你？」

林歌道：「這正是我要知道的事。」

南仙道：「好，我告訴你，他——」

只說到這裏，忽聽數十丈外傳來一聲南紅鳳痛苦的哀號！

南仙一驚住口。

繼聞那隱形人大笑一聲道：「南仙，你如說出我的名號，我立刻扭斷你女兒的頭！」

南仙並非全無父女之情，聽到女兒的哀號，心中自是不忍，但口氣仍然十分强硬，厲叱道：「你愛扭斷誰的頭就扭斷誰的頭，我不在乎！」

隱形人哈哈大笑道：「別忘了你這個女兒可以天天替你辦飯洗衣，你沒有了這個女兒，只怕日子很不好過吧！」

南仙罵道：「放屁！」

隱形人笑道：「我說的話對不對，你自己心裏有數，所以你最好聽我的話，立刻放那林歌出谷，一切沒事，否則，嘿嘿嘿，我會鬧得你這地瓶谷鷄犬不寧！」

林歌聽他又說放自己出谷的話，心中甚是疑惑，暗忖道：「這人分明不是善類，爲何要强迫南仙放我出谷？他有甚麼目的和用意？」

念頭一轉，便開口道：「那位朋友，你如要救我離開此谷，只有一個辦法。」

隱形人笑問道：「甚麼辦法？」

林歌道：「這位南谷主武藝高强，只有你能對付他，你將南姑娘交給我，然後以武功制服他，這樣我就可以出谷了。」

隱形人笑道：「這主意不錯，可是剛才我好像聽你說要帮他救女。」

林歌道：「是啊，我此番孤身一人來到這蠻荒地帶，既無朋友也無明確的敵人，在此情況下，你們兩位誰對我有利，誰就是我的朋友，換句話說：你是友是敵，隨時可以改變。」

隱形人道：「我確有誠意救你出谷，你應該站到我這一邊。」

林歌道：「所以，你應該將南姑娘交給我，親自和南谷主決個勝負。」

隱形人道：「我知你武功不弱，未必不能制服他，你先和他打一架再說吧。」

林歌道：「他劍術很厲害，我打不過他。」

隱形人道：「胡說，我聽說中原武林的十大高手紛紛敗在你的劍下，你一定能够擊敗他的。」

林歌略一盤算，便道：「好，我先跟他打一架，打不過再由你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當眞仗劍上前，說道：「南谷主，我剛才的話是事實，你是友是敵，隨時可以改變，如果你願意放我出谷，這一架可以不打，否則只好得罪了。」

南仙冷冷一笑道：「你想出谷，只有問問我手上這把斷劍！」

林歌道：「好！」

他知南仙的武功深不可測，致勝之道唯有採取主動攻擊一途，故「好」字一出，立即振劍疾上，似一頭蠻牛直衝而上。

搶攻而欲使對手「手忙脚亂」的法門只有一個「快」字，他的劍法本就以快見長，這時全力進攻，出招更是快若閃電，一鼓作氣就發出了十七八劍！

南仙摸不清他的路數，又見他劍劍詭異凌厲，大非一般武林高手可比，一時果然不知如何招架，登時被迫得連連後退。

林歌見他避招後退的步法十分巧妙，心中也暗暗喝采道：「這人的武學確是不凡，我這一輪猛攻，對手若是金糊塗或朱五絕，他們一定不能這樣從容避開，看來這南仙眞是一個可怕的勁敵了。」

思忖間，又是十幾劍綿綿遞了出去。

南仙一直退到洞門前，突然一聲長嘯，運起斷劍展開搶攻。

劍聲「咻咻」作響，銳利已極。

林歌也以師門神奇的身法閃避他的攻擊，接了他幾十招後，漸漸屈居下風，被逼得步步倒退……

再戰數十招後，他忽然虛幌一劍，頓足倒縱三丈開外，大叫道：「那位朋友，在下抵擋不住了，還是你來吧！」

黑暗中傳來隱形人的聲音：「我看你打得不錯，沒有一點敗象呢。」

林歌道：「我擋不住他的劍罡呀！」

隱形人嘿嘿笑道：「不要騙我，如是抵擋不住他的劍罡，你早已被劈成好幾塊了。」

林歌道：「再打下去就一定會被劈成好幾塊，閣下眞有誠意救我，何不與他動手一戰？」

隱形人道：「我不大喜歡浪費力氣——南仙！你到底放不放人？要是不放，我就先殺了你這寶貝女兒！」

南仙閉嘴不答。

隱形人見他不作聲，獰笑一聲道：「好吧，既然你不要女兒的命……」

「哎呀！」

南紅鳳發出悽厲的慘叫。

林歌大驚道：「慢着！不要殺死她！你殺了她就甚麼也沒有了呀！」

南仙聽到女兒的慘叫，登時雙目怒睜，霍然向前跨出一步，似有趕去搶救之意，只是又怕林歌和隱形人乘機逃出谷去，因此只跨出一步便止，沒有次一步行動。

林歌不知南紅鳳是否已被殺害，急問道：「喂，她死了麼？」

隱形人緩緩道：「還沒有，不過再來一下就活不成了。」

林歌道：「你千萬不要傷害她的性命，她是你手中的一張王牌，打出去就沒有

了。」

一面說，一面循聲走過去。

隱形人道：「站住，不要過來！」

林歌停住道：「怎麼回事？你既要救我出谷，便是我的朋友，爲甚麼不願讓我見到你呢？」

隱形人道：「我自有道理，你不必多問。」

林歌道：「你是不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隱形人道：「不是。」

林歌道：「你知道『武林一條街』在哪裏麼？」

隱形人道：「不知道，不過我知道『武林一條街』的首領是誰。」

林歌道：「是誰？」

隱形人道：「就是他！」

林歌道：「南仙？」

隱形人道：「不錯！」

林歌道：「你如何證明他是『武林一條街』的首領？」

隱形人道：「我提不出證據，但我確知他是『武林一條街』的首領，絕對不騙你。」

林歌道：「就憑這句話，我如何能够相信？」

隱形人道：「信不信由你。」

林歌道：「好吧，我姑且相信你，那麼你爲甚麼要救我出去？」

隱形人道：「原因等出了這地瓶谷再告訴你便了，現在你再去跟他打一架，要眞的打才行。」

林歌搖頭道：「我不想打了。」

隱形人道：「爲甚麼？」

林歌說道：「我猜你不是眞心要救我出去，你只是在攏絡我，想利用我去對付他。」

隱形人怒聲道：「胡說！」

林歌道：「你眞正的目的是想刦走南姑娘。」

隱形人嘿嘿獰笑道：「林歌，你太多疑了，剛才要不是我出手救你，你早已身首異處，要知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你如不和我站在一起，休想逃出此谷。」

林歌笑道：「我是打算跟你站在一起呀！只是你一再要我鬥他却未免强人所難，我確實不是他的對手，還是由你動手跟他打一架吧？」

隱形人不說話。

林歌道：「或是咱們聯手攻擊他也可以。」

隱形人仍不說話。

林歌道：「眼下他緊緊守着洞口，正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再這樣僵持下去，咱們當眞要餓死在這谷中了，你估量一下吧！」

隱形人沉吟道：「你說咱們聯手攻擊他……這成麼？」

林歌道：「合你我二人之力，定可打敗他，甚至將他宰了，那時你便可將南姑娘帶出谷去。」

隱形人似乎心動了，問道：「你不會阻撓我帶走這丫頭吧？」

林歌道：「保證不會。」

隱形人道：「好，你稍候片刻。」

只聽一聲輕响，似是將南紅鳳放落地上，接着是抖動巾布的聲音，過了一會後，突聞「呼！」的一下飛撲聲响，已縱到林歌跟前。

一看，他是個老頭子，一身夷人裝束，手上握着一根藤杖，杖上纏着一條毒蛇。只是看不見他的面貌，因爲他已在臉上蒙上一條汗巾，由隱形人變成了蒙面人。

林歌道：「咱們已是朋友，你何必蒙住你的廬山眞面目呢？」

老人冷哼一聲道：「少廢話，咱們上吧！」

於是，兩人一起向洞門口迫去，一個橫着蛇杖，一個挺着利劍，一起迫近南仙跟前。

南仙嚴陣以待，冷笑道：「來呀！」

林歌首先動手，長劍猛遞，向他身右腰上刺去。

南仙不退反進，身形一閃，欺前一大步，手中斷劍突然抖出一片飄飄盪盪的光華，迎上了林歌的劍鋒。

老人立刻乘機從旁出招，蛇杖「呼！」的一聲橫掃其雙腿，招勢異常凶猛，有雷霆萬鈞之力。

南仙一聲長笑，身子滴溜溜一轉，只聽「錚！」然一响，斷劍撞開了林歌的劍招，次瞬間人已轉到老人身右，斷劍抹向老人的脖子。

他這個動作實是高明到了極點，不但避開老人的襲擊，而且抓住一閃即逝的空隙欺近老人身邊，可謂神出鬼沒，令人防不勝防。

老人一招落空，反遇險招，不禁大吃一驚，慌忙斜肩掠開，同時踢出一脚，阻止南仙追擊。

林歌大喝一聲，刷刷刷攻出三劍，南仙斷劍好像寫大字隨意揮毫，便將林歌的三劍化開，而老人也立刻返身出招，手中蛇杖倏吞倏吐，攻向南仙背心，三人登時鬥成一團，每一招一式均極詭譎之能事：

打了約莫一盞熱茶工夫，南仙武功雖高，終究雙拳難敵四手，而且他時時要提防老人藤杖上那條毒蛇，出招自難隨心所欲，漸漸的被迫改採守勢了。

林歌忽然叫道：「攻他下盤。」

話聲中，揮劍點向南仙的面門。

老人見他攻擊南仙的面門，自己正該攻擊他的下盤，於是一横蛇杖掃向南仙的雙足。

說時遲，那時快，老人蛇杖甫出，忽覺背下「命門穴」上砰然挨了一擊，登時眼前發黑，金星亂迸，一頭栽倒，昏死過去了。

南仙乘機一劍砍下。

「錚！」

林歌斜出一劍架住他的斷劍，笑道：「別忙着殺他，我要活口。」

原來，老人「命門穴」上挨的一下，是被林歌的劍柄擊中的，他做夢也沒想到林歌會向自己下手，因此來不及躲避。

南仙也感意外，當下抽劍後退一步道：「你爲何帮我？」

林歌含笑道：「因爲我覺得你比他好些。」

南仙冷哼一聲道：「你雖然帮了我，但我仍然不會放你出谷。」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石中火・文
黃白石・圖

小鎭風雲

（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位白衣青年，策騎來到「日上三竿」客棧門前，一躍而下，從鞍側解下一個像裹着兵刃之類的長形包袱，拉着馬直入客棧。店小二小虎子被驚醒後打量着來人，隨聞對方問及是否有個姓彭的白衣青年在此住店，小虎子遵照老板畢覺曉先前的吩咐，回說有，不過剛已離開，白衣人顯然不相信，迫小虎子據實說出實情，小虎子無奈，只得帶了白衣人到彭凌先前住過的客房去，白衣人來到房裏一看，果然是人去房空，前住的房客彭凌似無去而復返的跡象，白衣人顯得很失望，不知彭凌爲何會爽約，躊躇良久，終於決定住在該房間等候彭凌……

龍蛇相混雜 只爲奪寶藏

影子

（一）

眼看婉兒的右掌卽將擊在彭凌的天靈蓋上，耳畔突然傳來一聲急呼：「婉姑娘，你幹什麼？」福嬸驚訝地道。

婉兒心頭一窒，靈台一淸，急忙發出掌力，可是距離既近，急切那收得了掌。看來依然會擊在彭凌的天靈蓋上。天靈蓋最爲脆弱，彭凌在暈迷中不能運功卸勁，即使婉兒卸去四分三的勁力也可以致命。

就在此時，彭凌忽然轉了個身，「叭」一聲，婉兒的掌擊在他的耳旁。

彭凌驀地淸醒了過來，他淸楚地記得自己是中毒暈倒的，如今躺在床上，不禁訝道：「姑娘你救了在下？」

婉兒心中又悔又恨又喜，說不出到底是什麼滋味。聞言冷冷地道：「不是我救了你的，你該多謝福嬸。」

彭凌掙扎地坐了起來，道：「謝謝福嬸救了小可一命。」

福嬸見他醒了過來，一個勁地笑道：「公子善有善報，不用多謝老身，是婉姑娘救你的。她已整整辛苦了半個下午了！你看她一身濕汗！」福嬸那裏知道婉兒那句：是福嬸救了你這話的含意？只道婉兒那掌只是爲了拍醒彭凌而已。

婉兒道：「你不用多說，趕快把傷口包紮好。」

彭凌左看右看不知兩人到底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心想大概兩個都是吧！於是他聞言之後笑了一笑，洒脫地包紮起來。

婉兒見他又用那件髒衣包紮，便道：「用這個！」拋了一綑繃布給他。

彭凌又是一笑，一手接住仔細又結實地包紮起來。

婉兒看在眼中又愛又恨。待彭凌一切妥好，才道：「你下床走走看！」

彭凌依言下床，走了幾步，道：「好像根本未受過傷一樣，姑娘的藥眞靈！」

「如此最好！」婉兒冷淡地道。

「謝謝姑娘救命之恩！」

「不用謝，今天上午跟下午的事，大家互相扯平！」

彭凌覺得有點不對，道：「姑娘可是對在下有所不滿？」

「彭凌，」婉兒厲聲道：「這不是不滿是仇恨！想來你當能明白！」

彭凌猜了八九分，却故意道：「在下不明白，請姑娘明言！」

「我是武君龍的女兒，你是彭風的兒子，這够了麼？」婉兒面容冰寒：「剛才姑娘不在你暈迷中下手，已是你之大幸，如今，你準備吧！」

「準備什麼？」彭凌心中盤算應付之法，嘴上漫不經心地道。

婉兒怒道：「你還裝蒜？」

「裝蒜？」彭凌面色一整，正容道：「先父殺了令尊，亦中了令尊一掌，但先父捱到回家不到二個時辰也死了。你找我報父仇，那彭某之父仇又該找誰去報？」

婉兒聞言不禁一怔，彭風因中了武君龍一掌而亡一事她一直都不知，一時之間竟不知如何回答。良久才道：「你父親是個僞君子，該死！我爹爹可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豈容被僞君子所殺！」

這回輪到彭凌怔住了，他自出生到今從來只聽別人提起自己父親時，莫不豎起拇指，衆口交譽。半晌才道：「姑娘敢是與在下開玩笑！」

婉兒怒道：「彭凌你是不是男子漢？這樣賴皮，這當口誰跟你開玩笑？你再搭三搭四，莫怪姑娘先下手爲强！」

「且慢，」彭凌道：「姑娘先聽在下把事情說淸楚再下手未遲！在下深信趙飛必定對你有所隱瞞！」

「你怎知道乾爹的身份？」婉兒不禁訝道。

彭凌笑了一笑，道：「今早在下不是已試了你幾招麼？那些招數除了『旱烟槍』趙飛的絕活還會是誰的？」

他看了婉兒一眼，續道：「家父之爲人，只要姑娘往江湖上稍一探聽一下，當能知其是否是僞君子，反而令尊之爲人，在下斷斷不敢恭維。」

婉兒道：「你說彭風是英雄只因他是你父親而已，但絕不能因此辱罵先父！」

彭凌正色道：「在下所言句句是眞！」當下把當年的事說了一遍，然後道：「姑娘之所以有此錯覺，諒是四大龍裔有意隱瞞之故。」

婉兒衝口道：「難道家母也會……」話出口才驀地想起母親在臨終前之所言，一時不覺大是猶疑。

彭凌看了她一眼才道：「在下殺人必定是該人絕有可殺之道才殺之，而且，若其家人惡跡不劣，在下決不殺之。若是其後人深知大義者，在下加倍敬佩！我輩中人都是如此，姑娘雖是武君龍之女，但猶如一朶出淤泥之蓮花，彭某十分敬佩。」

婉兒心亂如麻，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彭凌道：「姑娘可以先回家想淸楚，反正這幾天彭某都在長樂鎭，你若認爲非殺我報仇不可的，在下絕不退縮！」

婉兒一賭氣，一摔頭，一陣風般衝出門外。

（二）

畢覺曉一踏入店裏，小虎子立即把白衣人强行住店的情況一一轉告。

畢覺曉「哦」了一聲，道：「我去看看。」正想入廂院，白衣人適時出來，兩人打了個照面。

畢覺曉笑道：「這位爺諒必就是彭爺的朋友，請問貴姓？」

白衣人眉頭一揚，道：「敝姓雷，閣下有何指教？」

「那裏那裏，雷爺言重了！」畢覺曉道：「若果彭爺回來，他說不認得雷爺，老朽怎辦？」

雷威十分乾脆，道：「他說不認得在下，在下立刻離開，並且給你雙倍的房租！」一轉腔：「剛才在下聽小二說，彭爺有話留給你是嗎？」

畢覺曉勃然變色，道：「是誰說的？小虎子？他媽的長舌咀！」轉對雷威道：「對不起，閣下雖然力認是彭爺的朋友，但現在長樂鎭臥虎藏龍，各式人等都有，有些話你還是等彭爺回來才自己問他！」

雷威深深瞪了他一眼，走去餐堂。

畢覺曉走在他後面，暗道：「這小子好凌厲的眼神！」

雷威找了一張桌子坐下，道：「老闆，弄幾個小菜，一壺酒！」

畢覺曉連聲應好。

隔了一炷香時間，酒菜都送了上來，雷威自懷中取出一枝銀針在酒菜裏試了一試，見無異狀這才舉筷。

畢覺曉道：「敝店絕非黑店，雷爺兀那小心。」

雷威冷冷地道：「老闆剛才不是說長樂鎭現時各式人等都有麼？你別多心，在下不是說你開黑店，而是怕別人暗中做手脚連你也瞞住！」說罷自顧地吃喝起來。

畢覺曉好像給人抽了一鞭，面色異常難看，他看了看這個一身是勁，機智聰明而又稜角畢露的青年一眼，冷哼一聲，上樓而去。

雷威喝了半壺酒，龐衝已率領花蜂，梁棟木等人入來，見有個陌生人據案而吃都是一怔，摸不着對方是何方神聖，又見那人旁若無人，連頭也不抬一下，心中都有氣。首先忍不住的是「火鳳凰」荊明珠，她走至雷威面前，站了半晌，雷威只略一抬頭，目光大概只及她的胸脯，跟着又低頭埋首大吃。

荊明珠自小在父兄蔭護之下，去到那裏都好像鳳凰落在烏鴉內，何嘗受過如此的輕視，心中大怒，喝道：「滾開！」

可是對方毫無反應，依然自顧自斟酒，荊明珠怒不可遏，一掌擊在桌面，杯碟都跳了上來，菜汁濺滿一桌。

雷威緩緩抬起頭來，雙目神光電射，冷冷地道：「姑娘若要使橫，還是趁早回家去吧！」

「狗賊！你霸了姑娘的座位，還敢出口不遜！」荊明珠一張嬌臉紅得像柿子。

雷威揖一揖手，道：「請問姑娘貴姓高名？」

荊明珠心道：「看你這狗賊到頭來還不是要來巴結姑娘！」想到這裏氣稍一消，雙手往腰際一插，大剌剌地道：「本姑娘是風雲會的，姓荊，上明下珠，荊明珠就是姑奶奶的姓名，你還不滾！」

雷威喃喃地道：「荊明珠，荊明珠⋯

…」目光在桌上一陣亂掃，驀地抬起頭來，冷冷地道：「這桌子沒刻着風雲會三個字，也沒有刻着荊明珠三個字，我只知道這是『日上三竿』老闆的！可你說是你的，這狗賊不是你還會是誰！」

荊明珠這下可忍不住了，右掌飛起括向雷威的左頰，道：「你存心消遣姑奶奶，我叫你知道厲害！」

雷威仍然坐着，左手迅速抄起一根筷子，筷子的頭端迎着荊明珠的腕脈，只要荊明珠不收掌，那無疑送上去捱點。

荊明珠雖在盛怒之下，但畢竟是系出名門，神智未泯，心頭一懍之後迅即換招，右手化掌爲挾，食中兩指往竹筷夾去。

雷威輕笑道：「姑娘這樣更不妙了。」右腕一沉一開，竹筷仍然點向她腕脈。

這招雖然人人都會使，但能像他那樣使得渾然天成，從容不迫而又迅疾無比的却不多見。

旁人大都是江湖上佼佼之選，見狀亦不禁一寒，心中都是忖道：「若果我是荊明珠，又該如何破之？」

荊明珠也非等閑之輩，她在江湖受人「敬重」倒不是單靠父兄餘蔭，本身也有幾分眞功夫，加上她雖是火爆脾氣，爲人却也頗具義氣。因此，聲譽也不差。當下右手一縮又化夾爲抓，手腕一轉拇指向下，小指在上，抓向竹筷。

旁邊已有人高聲叫好，荊明珠自己亦是暗自得意。

龐衝、荊長風及疤面刀却暗暗搖頭，雷威亦暗自搖頭，笑道：「姑娘經驗太淺了！」

荊長風正欲出言警告，經已不及，只聞「拍」一聲，荊明珠手腕被竹筷抽中。

這一下雖然不痛（顯然是雷威手下留情），但對荊明珠來說如遭雷殛，又羞又愧又恨，半晌才尖叫道：「姑奶奶跟你拚了！」抽出肩後的兩把柳葉刀，要與雷威見個眞章。

荊長風及時喝住，道：「么妹不可造次！」

荊明珠天不怕地不怕，就只怕她大哥，聞言一跺脚，閃過一邊。

荊長風緩緩排衆而上，雷威見他龍行虎步，知他武功不知要比荊明珠高明多少，當下道：「這位諒是荊大公子，未來的風雲會首領『插翅虎』荊長風！」

「不敢，尚未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在下雷威。」雷威仍然淡然地道。

這名字對衆人來說，咸感陌生，各人在心中琢磨一陣都不知雷威是何方神聖。

荊長風亦是一怔，他不料對方身手如此俐落，竟然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子。「閣下是眞人不露相，故意隱瞞身份了！」

「笑話！雷某堂堂男子漢豈會做此小人行徑。荊大公子未免把人看扁了。」雷威神色不變地道。

「放肆！你對任何人都是坐着說話的嗎？」荊長風老羞成怒地道。

雷威一笑，道：「這可要看對方的用意了！」

花蜂巴不得他倆動起手來，插口道：「此話怎講？」

雷威見荊長風目中亦有疑惑之色，便道：「若果荊大公子仍像令妹那樣無理取鬧，雷威不坐着難道眞的要滾？若果荊大公子是心懷好意，雷某自當讓座肅客！」

荊長風神色一變，道：「荊某讓張座位與你又何妨，只是你萬不應該得罪了風雲會，更不該得罪了舍妹！」

雷威亦冷笑道：「兩者雷某都已得罪了，你待如何？」

「如此，荊某就容不得你！」荊長風怒喝一聲，左脚一掃把桌子踢飛。

沒有桌子遮擋，衆人淸楚地見到雷威，大馬金刀坐着，左劍右刀，雙手分放兩腿。他神色不變地道：「雷某正有意向荊大公子討教。」說罷緩緩站了起來。

剎那一股殺氣自他身上透出，滿面慓悍之色。

龐衝與風雲會貌合神離，見狀心中不禁暗自得意：「這是塊燙口的山芋，看你荊長風如何吞吃！」

荊長風面色一正，運功一轉，全身都在最佳狀態中，他雙眼緊瞪着雷威，緩緩解下纏在腰間的鍊子槍。

雷威亦是不敢稍懈，右手按在劍柄上，兩人尚未決鬥，但雙方無論是勇氣、精神及自身上發出的殺氣已先接觸起來，兩對神光閃耀的目光，好像四把無形的利劍在空中作了無數次的交擊。

旁邊的人不自覺地後退了幾步，心房好似被鉛塊壓住，一時之間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兩人互瞪了半晌，俱覺對方毫無空門露出，腦海中翻起了無數的招式，都無把握一招而取得上風，更看不出對方會如何作強有力的反擊。

剎那兩人的額上雖在隆冬寒天亦是汗珠滾滾。熱辣辣的汗珠自額上淌下，流過臉頰，又痕又痲，好比有無數的螞蟻在臉上爬動般，異常難受。

可是兩人都不敢伸手去拭抹，甚至連那種念頭都不敢想，生怕稍一不愼露出破綻予對方可乘之機。

四周觀戰的人亦被這種氣氛壓得難受非常，就在此時，雷威右脚稍一動，荊長風一聲霹靂大喝，右手的鍊子鎗像出弓之箭，電閃般射向雷威右肋，同時踏上一步，右掌挾着勁風直擊出去。

雷威左脚稍動，一見荊長風出手，右脚驀地用力一壓，整個人如紙張般斜斜飛起。

荊長風得理不讓人，手腕一振，直擊的鍊子槍驀地改爲橫掃，雷威人在空中猛一折腰，豹子般穿破窗戶，射出街外！

鍊子槍的梭形尖端擊釘在窗上的橫木上，雷威人影已逝，荊長風右腕一扯一借力，人如出膛之炮彈，閃電般跟着穿出窗戶。

龐衝禁不住讚道：「好聰明的小子，這雷威絕非無名之輩！」

梁棟木道：「此人臨陣而逃，大哥何反讚他！」

龐衝一瞪眼，道：「你懂個屁！」

疤面客冷冷地道：「此人臨陣經驗之豐比之在座各位只高不低！」

毒道人禁不住冷笑一聲道：「莫非你也看得出？」

疤面客面色一沉，道：「他身後三尺就是牆壁，對他來說無疑是個絕境，只能

進不能退！若我是他也必定設計離開另闢戰場！」

毒道人譏道：「你自問避得過長風荊全力的一擊？」

疤面客雙眼望着橫樑，喃喃道：「無論能不能避得過，我都會一試，否則已經是有敗沒勝！」

龐衝讚許地望了一眼，道：「你等幾人的武功雖然都不錯，但這眼光却是老巴勝一籌！」其實他這句話已是抬舉了毒道人等人，而貶低了疤面客，事實上疤面客武功在這一羣人中除龐衝，數下來頭一個就是他，僅花蜂稍能與之匹配，而其城府、計謀及目光勝他們又何止一籌。

花蜂及毒道人見龐衝稱讚他，心中都不是味道。

疤面客却冷冷地道：「多謝盛讚，巴某愧不敢當！」

龐衝道：「快出去看看，這是一場龍虎鬥，不能錯過！」心中却是大怒：「老子給你三分顏色你就開起染坊來，瞧你這神色分明不把老夫看在眼中！」心中殺他之念更切。

搜　索

（一）

婉兒剛出去一會兒，彭凌忽覺門外有異聲，一手抄着沾滿血漬的衣服，道：「有人來，小心！」一躍飛上橫樑。

福嬸一驚來不及準備，外面木門已被推開，急切間見床上被枕凌亂，便裝做剛起床的模樣，聲音模糊地道：「誰啊？」

房門口現出一張笑臉，道：「福嬸你在睡覺啊？」

「是啊，小三子有什麼事情？」福嬸連忙下床。

「沒什麼，老闆叫我來看看婆婆妳有沒有缺什麼的。」一雙賊眼却四處搜索。

福嬸道：「我老婆子有手有脚缺什麼的？小孩子胡說八道！」

「嘻嘻，老闆怕你今晚又開不了飯，叫我來看看！」

福嬸一把拉着小三子的手臂往廚房走去，道：「老婆子還有三個鷄蛋，難得你有心，待我煮給你吃！」

小三子那裏有心吃她的鷄蛋，連忙縮開了手，道：「不用了，謝謝婆婆，沒什麼事我走了！」

「咳，多坐一會兒吧！」

「不了，出來太久回去老闆要駡！」小三子急急離開。

（二）

趙飛（即趙二龍）回家，見婉兒坐着發呆，道：「婉兒，你在想什麼？」

「沒什麼。」婉兒沒精打采地道。

可是這又怎能瞞得到老狐狸趙飛的雙眼，他心中一緊，忖道：「莫非讓她知道了什麼？」嚴聲道：「乾爹看着你長大的，豈會看不出你在想心事！」

婉兒不吭一聲。

趙飛緩下面色道：「婉兒，有什麼事瞞着乾爹？你爹雖死，乾爹可比親女兒還疼你，這十年來乾爹可有虧待你一絲一毫，好孩子有事不妨說出來，不可放在心裏，熬壞了身子。」他伸手把她拉過來。

婉兒緬懷身世，一時悲從中來，不禁痛哭出聲，伏在趙飛懷中泣啜流淚。

趙飛像是慈父般輕輕拍着婉兒的肩膊，柔聲道：「哭吧，孩子，哭出來反而會好受一點。」任誰看見這情景都不能想像得出往日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趙飛，今日竟然是個慈祥的老人。

可是這慈祥的老人在這當口咀角居然露出一絲令人難以意會的笑意，這種笑容就像釣魚叟覺察有魚兒吃餌的那種得意神色，他是釣叟，婉兒自是吞鉤的魚兒。

婉兒哭了一陣，抬起頭來，梨花帶淚，眞是我見猶憐，嗚咽地道：「乾爹，女兒問你一句話，你可要老實告訴我。」

趙飛憐憫地用手絹試淚水，道：「乾爹什麼事騙過你。」

婉兒沉聲道：「有人說我爹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你說我爹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

趙飛想不到婉兒單刀直入問了句這樣的話，剎時面色一變，寒聲道：「這話誰告訴你的？」

「你別理，總之有人告訴女兒，到底是黑是白乾爹可得老實告訴我。」

趙飛怒道：「你連乾爹的話都不信，却去聽那彭風的孽子胡說八道。」

「不是他，不是他說的！」婉兒又驚又急，連她自己都不知道爲何突然會關心彭凌的安危起來，「是別人說的！」

趙飛怒道：「你這吃裏扒外的丫頭，還替他遮瞞！」冷笑一聲：「老夫叱咤江湖時你還穿開襠褲哩！欲蓋彌彰，你必知道誰是彭風的兒子，要不然，老夫也沒說出他的名字來，你怎麼一個勁說不是他，快說，你把彭凌藏到什麼地方？」這時候趙飛那有一絲做人乾爹的模樣，開口已是老夫，連乾爹二字也忘了。

婉兒大吃一驚，怔了半晌才道：「女兒不明白乾爹說些什麼！」

趙飛怒喝一聲，一手把婉兒推落地上，道：「你別跟老夫抬槓裝蒜，再不從實招來，看老子剝你的皮。」

婉兒好像跌落冰窖，兩行清淚簌簌流下，此時她再笨也相信彭凌的話了，剎那只覺如同躺在雲端，搖搖晃晃，不知何時何地。

多年來對父親的崇敬，在她心中早已建立起一座神像，如今這座神像被人打碎，代之而起的是一個魔鬼，婉兒剎那全然失去知覺，自覺了無生趣。

趙飛看了她一眼，又再放柔聲音道：「無論如何彭凌總是你仇人之子，你縱不殺他又豈能窩藏他！」

「我沒有窩藏他。」婉兒喃喃地道：「我找他報仇？他若找我報仇，這筆賬該如何算？」

趙飛神色一動，道：「既然你沒窩藏他就算了，別再發怔，你去煮飯吧，我去買菜。」說罷出門而去。

婉兒無言地生起火。

趙飛反手關好門，立即一個箭步，跟着提氣飛身上屋頂，脚尖在瓦面上連點三次，從東邊躍至兩邊，點塵不驚，他雙足勾在簷邊，頭下脚上，跟着伸手輕輕推開窗戶，右手在窗台上一按，人像貍貓般倒竄入房。

這是婉兒的睡房，趙飛只回來吃晚飯

，飯後都是回淸心茶館睡覺，因爲那是他們兄弟的一個聚頭處。

趙飛小心翼翼地找了一遍，沒有發現絲毫異狀，他眉頭一皺，了無聲息地打開藥罐子，只看了一眼，禁不住臉色大變，跟着怒氣漸升，忖道：「這丫頭果然吃裏扒外，這裏少了顆解毒藥丸，必是她拿去救人。」

他重新放好藥罐，再從原路退出，刹那便又自東頭躍下。

他走了幾步，忽見巷口閃入一人，原來是福嬸買了菜回來。

趙飛望一望福嬸手中提着一大堆菜，還有一隻鷄，不禁奇道：「福嬸你一個人吃得這麼多？」

福嬸心中嘀咕，道：「老身有個遠親今天下午來探我，老身借錢也得辦一頓較像樣的請他。」

趙飛心頭一跳，口上却道：「原來如此，不如老朽買兩斤酒過來叨擾一頓。」

福嬸一驚，道：「我這親戚是個女的，恐怕不很方便！」

趙飛笑道：「只她一個。」

福嬸點點頭。

「那可不眞方便，哈哈，老朽可是越老越饞嘴。」心中却道：「見你的鬼，九成是彭淩藏在你處！」面上不動聲息，閃身而過，出巷後突又迅疾無比地撲向福嬸家去。

（三）

趙飛左耳貼在門板上靜聽，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一提身翻過牆頭。

他雙足甫一沾地，禁不住一陣狂笑，道：「彭淩，老夫看你會飛上天。」

彭淩心中一驚，面上神色不變，冷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十年前家父殺不盡的四大龍衞老么，趙飛，你的三個拜兄弟呢？」

趙飛冷冷地道：「待你死了，老夫自會在你的墳上告訴你。」一頓，厲聲道：「老夫的來意你當知道，廢話休說！」拔下插在腰帶上的旱烟桿。

他這根旱烟桿除了鍋斗比別的稍大外，毫不起眼，實際上是精鋼所造，亦是趙飛賴也成名的武器。

彭淩一笑：「彭某早巳準備妥當了，還不發招？」

趙飛怒道：「小子你既然賣狂老夫若再自矜身份，反而看你不起了。」手腕一抖，烟桿舞起一道圓孤，緩緩刺出，他不知彭淩底細，先使了招攻中帶守的招數。

彭淩不敢托大，左脚略退半步，右掌似封不閉，亦是緩緩擊出。

趙飛吸了一口氣，手掌一翻，這次却把旱烟桿掉了一個方向，烟咀在前，迅速無比的朝彭淩掌心的「勞宮穴」點去。彭淩手掌一翻，掌緣砍在桿身上，兩人迅即劇烈地貼身撲打起來。

刹那之間兩人巳打了六七十個回合，趙飛越戰越勇，彭淩吃虧在手無寸鐵，加上腰受傷，雖然不嚴重，但對行動始終有影响，漸漸落了下風。

趙飛繃緊的面漸漸鬆弛，道：「我道彭風的兒子是如何的三頭六臂，原來也不過爾爾！」

彭淩冷笑道：「彭某亦以為十數年前叱咤風雲的『旱烟桿』經過十年的埋首苦練，該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不料還是半死不活。」

趙飛大怒，時而掌中挾桿，時而桿中夾掌，加緊施爲。

福嬸嚇得面無人色，身體如篩米般亂顫。

彭淩道：「福嬸你快逃，小可自有辦法自行照顧！」

趙飛冷笑道：「是麼？死到臨頭尙嘴硬！」

福嬸被彭淩一言驚醒夢中人，慌忙奪門而出。

劇戰中，彭淩猛使險招，他左掌穿過桿圈，直插趙飛胸膛。趙飛冷笑一聲，左掌護胸，烟桿當作小花槍直刺彭淩胸口「璇璣穴」。

彭淩矮身猛地衝前一步，驀地飛起一脚，拚着背心被敲，也要迫退他。

趙飛大小戰仗經歷無數，豈會不知彭淩之用意？身形驀地拔高三尺，烟咀點向彭淩的背心大穴。

好個彭淩臨危不亂，一扭腰右掌抓住烟咀，猛地往上一送。

趙飛老奸巨猾，迅即施出千斤墜，身子只被送上三寸，迅又一沉，彭淩心頭一懍，沒奈何只得運起全力握住烟桿，兩人一人在地，一人如蜻蜓般停在半空，僵持着。

趙飛笑容滿面，彭淩汗出如漿。他俯身向地，反手握住烟桿，格外辛苦。

彭淩緩緩吸了一口氣，艱辛地回首望天。手上的壓力越來越大，只要彭淩支持不住，烟桿立即自背插入，刹那彭淩轉過無數個念頭。臂上一緊巳被壓下三寸，再一忽又降三寸，此時離背心只有四寸。

彭淩猛地大喝一聲，左掌劈在桿身上。這一掌乃彭淩畢生功力所在，烟桿被砍得微微一彎。

趙飛身形一陣搖晃，緊接着彭淩右手一摔一移，趙飛人在半空無從着力，身形一側。

趙飛左掌趁身形側下時猛然擊下，彭淩左掌亦倏地迎起，雙掌互觸，發生一聲悶雷似的聲音，趙飛雙脚入地半寸，腰上傷口迸裂。

他咬實牙根，右手跟着一送，趙飛被掌力及由烟桿傳上來的力擊飛上半天。

彭淩見機不可失，雙足猛一用勁，身子斜斜飛起，翻過牆頭，雙足甫一沾地，喉頭一甜，一口鮮血衝口噴出。但知道趙飛迅將追至，不敢稍停，往巷口飛去。

合擊

（一）

荊長風一穿出窗口，左掌護住頭部。

雷威冷冷地道：「你放心，雷某不會乘機偷襲！」

荊長風左足在地上一點，掠前一丈挺立在雷威身前五尺，道：「這是你自動放棄，荊某絕不感激！」

雷威道：「雷某做事但求心安，絕不要人感激！」

「好！」荊長風鍊子鎗伸前，右手握住短棍，右掌抓着槍頭，桃核般粗細的鐵鍊在風中噹噹作響。

雷威「嗆啷」拔出長劍，帶起一抹落日餘暉，直射荊長風眉宇。

荊長風一驚，驀地猛喝一聲，先下手爲强，左掌把槍尖拋出，右腕一抖，鍊子槍像毒蛇般在空中飛舞，擇肥而噬！

雷威雙眼眨也不眨，長劍斜斜伸出。

荊長風手再一振，槍尖呼地一聲啄向雷威咽喉。

雷威劍一撩，荊長風一抖鐵鍊，往劍身纏去，雷威劍一縮一伸，突破鐵鍊的包圍，反刺荊長風喉管，荊長風略退半步，鍊子槍改取雷威雙眼，兩人一時之間難分勝負。

此際龐衝巳率領羣豪出店圍觀。

荊明珠跟在最後，她見兩人打得熾熱，不斷爲雙方的精采絕招高聲叫好。

花蜂笑道：「荊姑娘似乎忘了荊長風是令兄長？」

荊明珠道：「姑娘的事與你何關？」

花蜂看得如痴如醉，荊明珠怒叱道：「淫賊，你竟敢打姑娘的主意！」

花蜂邪笑道：「姑娘用詞欠當，小生是誠心喜愛姑娘的！嘻嘻，這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吧！」

荊明珠鄙視地看了他一眼，道：「你也配自稱君子？普天之下還有小人？」

花蜂面上神色一變，不過還是忍了下去：「姑娘若然不信小生之言，小生亦無話可說！所謂路遙知馬力，也許將來姑娘對小生會有所瞭解。」

「姑娘巳經十分瞭解了，你再不知趣，莫怪姑娘不客氣！」

花蜂可眞的不敢動她，聞言忙道：「姑娘言重了！小生這廂有禮。」他雖無恥，但接觸到疤面客等投過來的卑視目光，不禁有點不自在，忙打開摺扇輕搧，以掩窘態。

此時，荊長風與雷威依然難分勝負。荊明珠不禁有點焦慮，他旣怕兄長落敗，又不想荊長風把雷威殺了，這種心情連她自己也不知是何種原因。此時，叫好之聲再也喊不出口。

龐衝看了看花蜂，心中有個計較，打了個眼色示意花蜂走近他身旁，道：「花兄弟，你看疤面小子是不是令人討厭？」

花蜂如遇知音，低聲道：「小弟正有此感，想不到與龐大哥不謀而合！」

龐衝嘆了一口氣，道：「討厭還不是個問題，最怕屆時他橫伸一手，豈不把我等發財之美夢打碎？」

「他敢！」

「他不敢？」龐衝道：「以他的爲人來看，有不敢之理？老夫實在想把他……唉！但老夫是何等身份，豈能平白對他出手？」

花蜂忙道：「殺鷄何須用牛刀？小弟自當替大哥効犬馬之勞，只是，只是小弟內傷尙未十分痊癒！」

龐衝道：「花老弟，今後你將是老夫之得力助手，老夫豈能貿然令你帶傷上陣？」略提高聲音道：「從今日起，你便是老夫的副手，惡和尙他們，你自然可以指揮之！」

花蜂給他一捧，彷似吃了人參果般，渾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毛管無不舒舒服服，喜道：「多謝大哥栽培，小弟粉身也不能報之！大哥放心，小弟這就去！」

花蜂在惡和尙等人身旁一陣耳語，惡和尙等人不禁回首望向龐衝，龐衝微笑對之。

花蜂道：「汝等還猶豫什麼？」

惡和尙道：「幹就幹吧，老子怕他個鳥！」

毒道人目光怨毒地看了花蜂一眼，終於亦踏上幾步，塡補了空位，對疤面客進行了包圍。

疤面客道：「巴某早知龐禿子不會輕易放過我了，不過，即使龐衝發了財亦不會有汝等之份！巴某一生獨來獨往，絕不對人低聲下氣，對他，巴某更不會免費替他賣力。」

花蜂怒叱道：「你竟敢出口汚辱龐大哥？」

疤面客一陣狂笑，道：「巴某有何不敢？汝等今日雖然搖尾乞憐，他日之下場只怕比我還慘！」

花蜂怒道：「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息。上！」

衆人取出兵器，狂風暴雨地攻了上去。疤面客自身上取出一管一尺三四的短鐵棒，艱難地遮擋着，他早上斷了一臂，失血頗多，人本虛弱，此時更加獨臂難支。

花蜂站在三尺之後，咀角含笑，他一看場上局面，巳知疤面客難再支持十招。

荊明珠冷笑道：「三個人合戰一個殘廢，算得什麼英雄？虧你還能笑得出！」

花蜂冷哂道：「龐大哥的事又與姑娘何關？」他故意抬出龐衝之名頭壓她。

不料荊明珠是個吃軟不吃硬的性子，立即相稽道：「任何人這樣做都不是英雄！你莫拿別人的名號在自己臉上貼金！」

劇戰中，毒道人冷喝一聲：「着！」長劍在疤面客背上拖了條尺半長的傷口，血水立即染紅了衣衫。

惡和尙見疤面客因劇痛引起的一陣抽搐，胸前露出空門，大喝一聲，戒刀筆直地砍出。

疤面客尖叫一聲，脚步踉蹌地移動，沒能閃開這一刀，左肋一陣劇痛，又不見了一塊皮肉，血水泉湧。

惡和尙一陣獰笑，正在這骨節眼上，疤面客手中的鐵棍指對着他，惡和尙又一陣狂笑，因爲鐵棍離他尙有半尺距離，說時遲那時快，惡和尙與梁棟木的刀又閃電般劈下。

驀地，疤面客食指使勁地在棍尾一按，短棍突然又長出一節，這一節的尖端鋒利如槍尖，惡和尙只覺胸前一涼，一聲怪叫，右胸被棍尖刺入，幸好他臨危急切後退一步，否則只怕比疤面客尙早一步到閻王殿報到。

疤面客血漬斑斑，獰聲笑道：「我老巴若死．起碼也要找個人墊背！」

惡和尙的一聲怪叫，使得梁棟木的刀勢及毒道人的劍勢俱不自覺地窒了一窒。

疤面客乘機滾落地上，用地堂身法使出小花槍的招數，毒道人及梁棟木一時措手不及，連忙閃退。

那邊廂雷威及荊長風巳至最後階段，雷威用劍身撞開鐵鍊，劍疾如矢刺向荊長風左胸，荊長風一偏身，手一振，槍尖如

靈蛇般反兜過去，只聽卜卜兩聲，兩人左臂同時受傷。

兩人一傷即退，戰事猶未結束，兩人又像石翁仲般互相峙立着，這是暴風雨的前夕。

惡和尚一退即上，他左手捂住胸前傷口，右手戒刀猛然劈下！

疤面客不敢攖其鋒，向左一滾。

就在此時，突然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衆人均是一懍，尚未定過神來，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趙飛，有胆的你就追出來！」

巷口人影一閃，彭凌腳步踉蹌，身形歪歪斜斜奔了過來。

「趙飛」兩字一入衆人耳中，如同在心中响起了一個悶雷，禁不住停下手來。

花蜂笑道：「彭凌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倒讓花某檢了個便宜。」搖着摺扇走了上來。

雷威一躍而起，人在半空叫道：「二弟傷得嚴重嗎？」

彭凌道：「還好。」

雷威深知他的性格，他這樣說，實際上巳相當嚴重，否則他必會說小意思或者無妨。故此，他人還未到地巳把掛在右腰的刀拋了給他。

荊長風目視他自他頭上飛過，却沒有出手。

彭凌一刀在手，精神倏地一振，彷彿吃一劑大補藥。「姓花的，既然有意檢便宜，在下又豈能太小氣。」

他緩緩拔出刀來，一股無形的殺氣立即瀰漫四周，花蜂心頭一懍，一對脚再也走不過去。

龐衝忙道：「大敵當前，兩位又何必先起內鬨？」轉對彭凌道：「剛才你提及趙飛，這是怎麼回事？」

「十年前四大龍衞老么『旱烟槍』趙飛，莫非連龐當家的竟不知麼？」

龐衝哈哈一笑，道：「龐衝若說不知未免過於矯情！」面色一正。「事實上，龐某相信在塲之人全都是因他們而來。龐某可有說錯？」

衆人不答，這無疑是一種默認。

龐衝看了衆人一眼，滿意地一笑，道：「莫非你之受傷乃因他而起？」

彭凌點了點頭，說道：「彭某不想隱瞞！」

荊長風急問道：「他在何處？」

彭凌道：「在此小巷中間那棟紅磚屋內。不過，他既沒有追出來，彭某認定他必巳離開！」

龐衝道：「此人一身罪惡豈能不除，彭小哥，老夫代你走一趟！」身形躍起，如蒼鷹般在空中一折一射，投入了小巷。

衆人那肯錯失這種機會，紛紛跟着上去！

彭凌道：「大哥，我們回店，咦，此人豈非疤面客？為何暈倒地上？」

雷威把被圍攻之事，詳說一遍。

彭凌道：「此人不失是一條硬漢，大哥你扶他入去，替他敷藥止血，看看能否救回他一命。」

（二）

又一個晚上，北風怒吼，雪花飄飄。

「日上三竿」客棧餐堂裏，燈火通明，羣豪據桌而吃。堂上生了好幾座火爐，外邊雖然寒風刺骨，這裏却溫暖如春。

惡和尚叫道：「小二，再拿酒來！他媽的，這種天氣喝酒最有勁。」

龐衝道：「噤聲，有人來。」

這個時候還有誰來？一忽，果然傳來一陣鞋履踏雪之聲。家人都是心頭一緊，忐忑不安，不知來者是友是敵，不禁暗中戒備起來。

門被推開，一陣冷風吹了入來，帶起紛紛揚揚的雪花。羣豪俱覺一寒。

刹那一個身穿披氅的漢子踏入店中，後面跟着一女五男。

穿黑色披氅的人解下披氅，一揚，抖下上面的雪花，又解下圍在臉上禦風霜的頸巾，露出一張精悍的臉來。

荊明珠歡笑叫道：「二哥，四姐。」她既認得荊長空，那麼跟在後面那個女的自然是荊翡翠了。

果然，那個女的解下圍臉的頸巾後，叫了聲：「大哥，五妹。」

羣豪只覺眼前一亮，這荊翡翠果然是出名的大美人，難得的是文靜中又帶有一股剛健。

花蜂面對着一個天仙般的美人，兩隻眼珠子幾乎奪眶而出，連爹娘姓名都忘記了。

龐衝乾咳一聲，道：「原來是賢侄，不知令尊為何不來湊熱鬧？」

荊長空濃眉一揚，正要開腔，冷不防荊翡翠巳先答道：「承叔叔垂詢，家父尚有些俗務纏身未克率領姪女等前來，不過家父在姪女臨行前曾有云：此地有叔叔暫時主持大局，家父十分放心，大概過一兩天家父便會趕來。」

荊長空忙道：「是極，是極！家父確有此言。」

羣豪十分奇怪，想不到一臉強悍的荊長空，對其妹子却有言聽計從之色，却不知荊翡翠素有風雲會女諸葛之稱。

當下荊長風把今昨日發生之事說了一遍。

荊明珠接口道：「可是，大伙兒到那磚屋中時，裏面根本不見一人。」

荊翡翠道：「而今彭凌呢？」

荊長風道：「大概在房中療傷吧！」

荊翡翠道：「趙飛既巳露面，局勢發展可能瞬息萬變，說不定他們會逃走。」

龐衝道：「不會吧，想當年四大龍衞何等威風，豈會輕易離開，不怕吃江湖上的恥笑！」

「姪女只是一種揣測耳。」荊翡翠侃侃而談。「但，絕不會排除此種可能，當然他亦可能匿在鎮中！各位所來何為？不都是為了武君龍那批遺產？他若不再匿藏又豈能敵住越來越多的江湖好漢？」

她看了一看衆人一眼，見各人都留神傾聽，梨渦淺笑，彷似鮮花怒放，想來一笑傾城之佳麗，亦不過如是般。衆人不禁一呆，荊翡翠喝了一口茶，續道：「當然，他們亦可以留在鎮上，伺機把大家都殺了！」

羣豪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鐵漢，不知怎地聽了她這麼一說，都覺得心中沒來由的一寒。

荊翡翠又笑笑。「但在座的都是江湖

上之佼佼者，他們有把握麼？」

龐衝道：「所以賢姪女認為他們會逃離小鎮？」

荊翡翠點點頭，道：「四大龍衞既然在此蟄伏巳久，那批寶藏必定藏在附近，因此姪女斷定，他們十居其九尚未離開，因為傳聞中那批寶貝可不是少數，要搬走可不是一兩天內能做得到的，因此，他們將先離開一段日子，待我等離開然後再返來取回『天龍帮』遺產。」

羣豪見她分析得頭頭是道，心中大是佩服，俱忖道：「有此一個女諸葛，難怪風雲會這幾年來聲勢浩大，如日中天。」

龐衝看見衆人臉上的神色，心中大大不是滋味，不過他乃是個梟雄，自不會因此而變臉，相反柔聲道：「聽賢姪女一頓話，老朽眞有茅塞頓開之感！然則，賢姪女又有何高策？」

下期預告（巨型小說）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碧血洗廬山

龍乘風著

群雄會師廬山，風雲瞬息萬變。龍爭虎鬥，步步驚心，且看雪刀浪子在本故事中怎樣大顯英雄本色吧！

荊翡翠道：「叔叔言重了，姪女愧不敢當，如今當務之急是找彭凌一問當時的情況。」

「是極是極，不過，那二個小子，脾氣臭得很，他若果不說，旁人休想教他開口！」

荊翡翠眉頭一皺，道：「這倒是個問題。」一提聲量：「在座各位有誰自問有辦法的不妨毛遂自薦！」

羣豪你看我，我看你，沒有出聲。良久，只聽荊明珠道：「我去！」

荊長風想起下午荊明珠跟雷威相左之事，忙道：「五妹你不行！」

荊明珠道：「反正大家都不去，我去有何不可，小妹看他們也是條好漢，難道會無故欺侮一個女子麼？」

荊翡翠道：「大哥，讓五妹試試也好！」她深知有時女孩的確比男人更有用。

荊明珠頭也不回地走入廂院。

荊翡翠雖然分析得頭頭是道，可惜却全部想錯了！

密謀

（一）

又在那間密室中，可是這次那個巴掌大的氣窗却只半掩，大概是怕氣悶吧。

昏淡的光綫自氣窗透入，投在一人臉上，依稀認記是趙飛。他對面兩人，因為光綫照不到，只能見到兩個黑影。

一個蒼老的聲音首先打破僵局：「老四，你也太不小心了，你可知道效果之嚴重麼？」

趙飛道：「老二，當時我以為彭凌插翅難飛……再說他是從婉兒那死丫頭那裏探出小弟的身份的！」

一個粗壯的聲音，充滿憤怒：「當時接了帮主那份遺寶，我巳主張一刀把這丫頭幹掉，偏你跟大哥說留下有用！你瞧，現時眞的養虎為患了！」

蒼老聲音的道：「老三，現時才研究這問題巳太晚了！」

粗壯聲音的道：「你說老大到底攪什麼鬼？」

趙飛嘆了一口氣，道：「七年前老大獨自離開，只以信鴿指示咱們行事，却連面也未曾一見。」

蒼老聲音的道：「最令人担憂的是至今他尚未露面。」

粗壯聲音的怒道：「可不是，網巳撒出，魚兒亦巳入網，却不來收網。」

蒼老聲音的道：「無論如何，在大哥尚未有進一步指示前，你我仍要堅忍，十年的歲月都巳忍過去，何況差這幾天？」

粗壯聲音的嘆道：「現在也只能如此了。」

蒼老聲音的道：「老四，我看你連夜上殺虎坡，順便對他們指示一下，準備隨時下手！」

「是，小弟這就準備去！那丫頭如何處理？」

「放在這裏，不怕她能飛出去，事成後才慢慢處理。」

（二）

雷威扶疤面客入了房後，便替他們兩人上藥。並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給彭凌服食。彭凌接過藥丸，驚道：「這是少林寺的大還丹，大哥你從何處得來？」

「快服下去，這是義父交給我的！」

雷威急道。

「小弟之傷雖重，但尚不致於要服食此種矜貴的藥物，大哥收回它吧，說不定過兩天有更需要的兄弟用得着他。」

雷威道：「二弟不要再多言，此時何時？此地何地？說不定明天還有惡戰！再說義父那裏還有一顆。」

彭凌這才吞食了下去，跟着盤膝運功療傷。

彭凌是大刀門的仗義堂堂主，雷威是大刀門門主殷一劍的義子，忝為仗義堂副堂主。他外號「影子」，這有兩個意思，一則他是彭凌的副手，有彭凌在就有他在，彷如彭凌的影子，二則是形容他輕功出衆，追殺敵人時如影隨形，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殷一劍沒有娶妻，收了他作義子，把一生本領都傳授與他，有意使他及彭凌成為十年前的彭風及殷一劍，因此，便着他倆結拜為兄弟。

當下雷威見到彭凌運功入定，便取出筆紙寫了條字條。又從包袱中取出一鴿籠，把信息字條縛上信鴿腿上，再把它從窗口放出。鴿子展動雙翼隱沒在夜色中，它發出的「噗噗」聲，在靜夜中格外聲响，幸好此時剛巧碰上荊長空等人入店，是以，竟沒有人發覺。

雷威放了信鴿後，再喂疤面客吃藥，疤面客吃了藥後，又昏昏沉沉睡去。

他做完了一切之後，自己便坐在椅上調息。

（未完）

民初江湖俠義故事／

曹若冰・著
黃白石・圖

浪子白如龍

失踪十年後　歸來人不識

黃土道上，西風裏，塵沙滾滾；一個年輕漢子牽着匹馬緩緩進了「安家屯」。

他穿着很寒傖，樣子很落魄。

他穿的是一件大白衣，只是那件白衣誰都不會說它是白的。髒兮兮的；有發了黑的血污，有一片片發黃的汗漬，還有一層黃塵。

他約莫二十三四歲的年紀，衣着雖然很寒傖、很落魄，人倒長得挺不錯；高高的個子，不胖也不瘦，黑黑的臉，濃濃的眉毛，一雙大眼睛黑白分明，烱烱有神。只是鬍子沒刮；嘴唇上，下巴上，像長滿了兩片亂草。

眞是什麼人玩什麼鳥。人寒傖，牽着的那匹馬也讓人感覺够難受的；一身黃毛加上一層黃塵，瘦得皮包骨。

難怪他牽着，只看那樣子那能馱得動人？

那破爛的馬鞍旁邊掛着一個長長的藍布包，除了那藍布包之外，什麼都沒有。

時間正是正午一點多一點兒，日頭正是火辣辣烤人的時候。落魄少年牽着瘦馬一進「安家屯」，便在屯口的一棵大樹下停下，把馬在樹上一拴，人在樹蔭下的一塊大石頭上坐了下來。

齜着牙，咧着咀，解開領口吁口氣，涼快了；看他那樣子，似乎舒服多了。

「安家屯」口有兩間屋子，門口屋簷下放着一張涼椅，涼椅上躺着一個人；一身粗布衣褲，臉上蓋着頂草帽，靜靜地躺在那兒，一動不動。

落魄少年打量了涼椅上那人兩眼，緩緩站起身來走了過去。涼椅上的那人不知是睡着還是怎樣的，躺在那兒仍然沒動。

「請問，有人麼？」落魄少年到了屋門口，向屋裏望了望然後開口試探着問。

「小伙子！」涼椅上那人開了口：「你怎麼眼大無光，這不是人麼？」

「我看見你了，以爲你睡着了，沒敢驚動。」

「你巳經驚動我了。」一掀草帽坐了起來。四十開外一個壯漢，一臉的大麻子，濃眉大眼，神態挺威猛的。他瞅着落魄少年：「小伙子，你找人幹什麼？」

「我從這兒經過，想要碗水喝。」落魄少年臉上陪着笑。

麻子上下打量了落魄漢子一眼，扭頭朝屋裏扯開了喉嚨喊：「裏頭的！給端碗涼茶出來。」目光轉向落魄少年：「小伙子，你從那兒來的？」

「江南。」

屋裏走出個人，四十多歲的瘦小漢子，手上端着一碗涼茶，把茶往麻子面上一送：「好傢伙！你什麼時候學會擺臭架子了，茶來伸手，飯來張口啊。」

麻子兩眼一翻：「先弄清楚誰要喝才數落人。」

瘦漢子一怔，旋即笑了，馬上把茶給了落魄少年。

「謝謝您。」落魄少年伸手接過。

忽然，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傳來，引得三個人全都抬眼望去。

大路上黃塵滾滾，滿天飛揚；一匹混身烏黑的駿馬鐵蹄翻飛，風馳雲湧地奔了過來。

馬快，轉眼間巳馳到近前，駿馬忽然一聲長嘶，兩隻前蹄人立而起，一個飛旋落地釘立。馬上是個白淨臉孔的俊俏少年；穿着一身青衣，錦鞍銀蹬，皮韁絲轡，鞍旁掛着一把烏鞘長劍。

眞是：人似玉，馬如龍。

「可是麻子汪叔跟瘦猴子孫叔？」馬上的青衣少年雙目睜得老大的瞪視着麻子跟瘦小漢子。

麻子跟瘦小漢子齊齊一怔。

「不錯！正是汪義跟孫强。」麻子汪義目光一凝：「尊駕是……」

青衣少年神色顯出一片激動：「你兩位不認識小琪了。」

那落魄少年正在喝茶，想必是口渴，喝得太急了些，一口茶差點兒沒咳出來。只是他臉上却現出一片詫異的神色。

麻子汪義跟瘦猴子怔了怔。「小琪！你是小琪……」。齊聲大叫，撲了過去。

青衣少年翻身下馬落地。

「眞是小琪，瞧這下巴上的疤……」

汪麻子一臉驚喜激動之色。

那落魄少年臉上詫異之色深濃了些，下意識地抬手摸了摸下巴上的鬍子。

「小琪！」猴子孫强說：「你小子那天跑到那裏去了，害得大夥兒一個勁兒找翻地皮，小鳳哭了好幾天，飯不吃，茶不喝，連覺都不睡。」

那落魄少年皺起了雙眉，原本烱烱有神的眼睛，忽然黯淡了起來。

「都快十年了，你還記得。」青衣少年笑笑說：「這兒不是說話的地方，我急着回屯子裏見大爺去……」

「走！」汪麻子說：「我們一塊兒去，快十年不見了，說什麼也得親熱親熱，好好兒聊聊。」

「我先去報喜信兒去。」猴子孫强一陣風般地向屯子裏飛奔了進去。

汪麻子拉着青衣少年也往屯子裏走去；家不要了，門口還站着個陌生人，不管了，還有青衣少年那匹馬也不要了。

落魄少年望着汪麻子跟青衣少年走去的背影直發楞。旋而他「哼」了一聲，那滿是亂草般的鬍子的唇邊泛起了一絲奇異的笑意；把那未喝完的半碗涼茶往涼椅上一放，轉身走回大樹下，解開韁繩，拉着他那匹瘦弱堪憐的黃馬也往屯子裏走去。

× × ×

「安家屯」雖然不是個客商必經的地方，但爲了方便一些來往過路的人歇歇脚，打打尖，住過一兩天的，所以也有幾間小客棧。

小地方的小客棧，自然不能跟縣城裏的大客棧比，多半只有一個小院子，幾間屋，一排通炕。

這幾間客棧裏而有一間比較大一點的；所謂大一點，也只不過比別家多幾間屋，有個管送茶水的夥計而已。

這間客棧的招牌是「佟記老號」，掌櫃的就是當年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鐵腿」佟二爺。

落魄少年拉着他那匹瘦黃馬，到了「佟記老號」客棧門口。

「好馬，好一匹黃驃馬。」佟二爺正在櫃枱裏，兩眼猛地一睁，站起身來，臉上露出一副激動的神態。

世上好馬不多，識相馬的伯樂更少。

佟二爺是個五十上下年紀的人，當年久走江湖，更曾在馬羣中討過生活，經驗閱歷兩皆豐富，是個識馬的行家。

落魄少年朝櫃面看了一眼，把馬韁繩拴在門口的木樁上，邁步進了客棧，往櫃枱前一站。「江湖上走動了不少年，走過不少路，掌櫃的是頭一位一眼叫出黃驃馬的人，寶劍贈壯士，紅粉送佳人，我願意將這匹黃驃馬奉贈。」

「尊駕怎麼說？」佟二爺一怔，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這也難怪，世上名馬難求，黃驃馬更是百萬匹中難求其一，雖萬金不換。而今落魄少年竟要把牠送給他這麼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世上那有這種事兒？

「我說我願意把這匹黃驃馬奉贈。」

落魄少年臉上一本正經神色。

佟二爺聽清楚了，瞪大了雙眼：「你要把這匹黃驃馬送給我？」

「不錯。」落魄少年點點頭。

「閣下，這是黃驃馬啊！」

「就因爲這是黃驃馬，要是普通的馬我還送不出手呢。」

佟二爺滿臉詫異地凝視着落魄少年好一陣，搖了頭：「閣下這份情太重了，我不敢領受。」

落魄少年笑了笑：「掌櫃的，我要住店！」

「房間在後頭，你請跟我來。」佟二爺立即邁步出了櫃枱要往後走。

「別忙！」落魄少年忽然一抬手：「掌櫃的！我要住店，可是我付不起錢。」

佟二爺一怔，旋即一臉恍然之色：「我明白了，你要拿這匹黃驃馬抵店錢？」

「不好意思。」落魄少年赧然地：「還請掌櫃的點個頭，給我個方便。」

佟二爺面色一整說：「你這是什麼話，出門在外，誰沒個急難的時候，你閣下就像那位落難窮困時，不惜當鐧賣馬的山東好漢秦二爺，我姓佟的可不是那個勢利店東主，我交你這個朋友，你儘管放心在我這兒吃住，我姓佟的不多你一個。」

「這算什麼，掌櫃的可知我在這兒待多久？」

「待多久算多久，我姓佟的這間客棧雖然不大，却不多你一個閣下。全當欠我的，什麼時候有了，從這兒過的時候才還給我。」

「不瞞掌櫃的說，我不單單吃住，我還打算在這兒找點事兒做，混碗飯吃。你瞧我這身行頭，像這樣兒去找事，誰敢要我，所以我打算……」

佟二爺沒等他把說話說完便接了口：「不要緊。你要多少先在我這兒拿便是，算是借我的，以後我們一塊兒算。」

「黃驃馬我並不在乎。」佟二爺突然笑了，笑得豪邁：「錢財皆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更不在乎。」

落魄少年一面感激之色：「如今時代不同，好人巳經不多，像掌櫃的你您這種

豪放的人可眞不多見。您這份情我領受了，總有一天我會還給您的，請帶我到後頭去吧。」

「把這位爺的馬牽到馬房去，多餵草料，好生照顧。」佟二爺招呼了夥計一聲，帶着落魄少年向後頭走去。

後頭是一個小院子，六間房，三間住了人，三間空着，佟二爺帶着落魄少年進了正西的一間。

房間挺乾淨；一張通炕，有桌子，有椅子，一個人住稍嫌大了些。

「你看看，如果不中意再換別間。」佟二爺說。

「掌櫃的」，落魄少年笑笑道：「像我這個人能有地方住已經是很不錯的了，再要挑三挑四，那未免太不自量了。」

佟二爺目光忽然一凝：「我過去也在江湖上走過不少年，見過的人不算少，閣下不像是個長久落難的人，不該是……」

「掌櫃的以爲我是個怎樣的人？」落魄少年含笑接口問。

「依我看閣下至少是個正人君子。」

「何以見得？」

佟二爺微微一笑：「你要不是個正人君子，就不會拿自己的坐騎換吃住了。」

落魄少年笑了。「掌櫃的請坐，咱們聊聊。」

「我正想跟閣下聊聊呢。」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了下去。

落魄少年也在炕沿邊上坐下。「掌櫃貴姓，怎麼稱呼？」

「佟，人字邊加個冬天的冬，認識的人都叫我佟二，大老粗一個，以前在江湖上混過幾天。」

「哦！」落魄少年兩眼微微一睜：「莫非當年名滿江湖的『鐵腿』佟二爺？」

「不敢當，正是佟二。」

落魄少年神色一肅：「佟二爺，您的大名我從江湖老一輩的嘴裏聽說過，仰慕得很，沒想到在這關外地方竟有幸碰到了佟二爺，更沒想到當年江湖上響噹噹的佟二爺竟會是安家屯一家小客棧的掌櫃。」

佟二爺淡笑了笑：「佟二如今已經老了，不復當年了！」目光一凝：「我還未請教……」

「不敢當。論江湖輩份，我是個末學後進，晚上一輩，您別客氣，我姓費，叫費玉琪。」

「費老弟……」

「二爺這是折我。」費玉琪連忙接口說：「我剛才說過，論輩份，我是個末學後進，晚一輩，您叫我的名字好了。」

「沒那個理。」佟二爺搖搖頭：「老弟台，我們素不相識，也緣才一面，你到我這兒來住店，我怎麼能這般托大。」

「事實上你是江湖前輩。」

佟二爺抬手一搖：「別在這上頭爭了，老弟台，佟二早年在江湖上混了幾天，你老弟也不是一般世俗人，要老在這上頭爭，那多沒意思。」

費玉琪口齒微微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

佟二爺接問：「老弟台府上是……」

「河南洛陽同樂寨。」

佟二爺目光一凝：「同樂寨？」

「是的。」

「早年我有個朋友也是『同樂寨』人，也姓費。」

「哦！同樂寨姓費的人不少，二爺那位朋友的大名是……」

「我那位朋友早在十多年前就過世了。」佟二爺面上忽現一絲黯然的神色。

費玉琪怔了怔，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抱歉！二爺，我無意……」

「沒什麼。」佟二爺抬手一搖說：「不談這些了，老弟台頭一天到我這兒來住店，別讓我過於嘮叨聒了耳，你歇會兒吧，我去叫伙計給你送茶水和吃的來。」站起來邁步出房而去。

× × ×

天黑了，上燈了。

安家大院裏的熱鬧已經過去了。後院東邊一間精舍裏，兩盞琉璃燈點得灼亮，床上，和衣躺着個人，是那個名叫小琪的青衣俊少年。

他雙手枕在腦後，兩眼望着屋頂樑出神，嘴角噙着一絲笑意，不知在想着什麼高興事兒。

這也難怪他高興，一別將近十年又回到了「安家屯」，怎麼能不高興？

一陣輕盈的脚步聲由遠而近，他像沒聽見，仍然在出神。

突然，門上響起了兩聲「篤！篤！」

「誰呀？」他被驚動了，立郎心神一定，目光轉望向屋門。

「是我！小琪。」門外響起一個嬌柔的話音。

小琪雙目一亮，挺身下床開了門。

門外站着個大姑娘，一身寶藍色的衣褲，長短適度，寬窄合身，把她那美好的身材曲線，完全顯露了出來。

額前一排劉海兒，背後一條大辮子，一頭青絲梳得平滑而光亮。

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兩道彎彎的柳眉，小瑤鼻，櫻桃般的小咀兒一點紅。姑娘她生得很美，清麗秀氣，令人沉醉。

這位大姑娘她正是安大爺安逢時的唯一掌珠——安秀鳳。

「鳳妹，是妳。」小琪有着一刹那的怔愕，隨即含笑地說：「請進來坐坐。」

安秀鳳帶着嬌羞，頭一低，進了門。

兩個人對面坐着，坐得很近。青梅竹馬的一對兒，又是一家人，自然用不着避諱什麼。

小琪的雙目直直地盯着安秀鳳的嬌靨兒，那目光有點放肆，也有點惱人。可是安秀鳳沒有惱，這從她說話的口氣上可以聽得出。「幹嗎這樣瞧人，不認識了？」

「鳳妹，」小琪仍然盯着她的臉兒：「十年不是一段短日子，家裏的人跟物，從沒有離開過我腦海一刻，這多年來，我恨不能在閉眼睜眼間就回到家裏來。」

「你還會想回來，你被人救走的時候那是身不由主，可是十年之中爲甚麼連個信兒都不往家裏送？」安秀鳳的臉上泛起一絲幽怨。

「我找誰送信啊！那地方既荒涼又僻靜，只有我跟師父兩個人。」

安秀鳳沉默了一下：「我不再計較什麼了，你能平平安安的回來，老天爺對我已經是相當仁厚了，我還計較什麼，你可知道，在這將近十年的日子裏，我心中負

了多大的疚？」

「妳不必負疚了，現在我不但回來了，而且還因禍得了福。眞是說起來這也是沾了妳的福氣，要不然我那會有今天。」

「不！」安秀鳳看他一眼，含着一絲嬌羞的笑意：「應該說是好心有好報。」

小琪忽然一陣激動：「鳳妹，這多年來我好想妳，妳想不想我？」

「哎喲！」安秀鳳臉兒一紅：「小琪，你怎麼敢……你怎變得這麼不害臊？」

「這有什麼好害臊的，記得大爺說過，等咱們倆長大之後，就把妳許給我。」

「那是以前。」

「難道現在就不算數了？」

「沒人說不算數，只是，現在咱們都長大了，不比小時候。」

「長大了又有什麼不對，小的時候不懂，現在可懂了。」

「你懂什麼？」安秀鳳嬌嗔地白了他一眼：「你懂我可不懂。」

「鳳妹，」小琪忽然伸手抓住了安秀鳳的手兒：「我是跟妳說眞的，妳不知道這多年來我有多想妳，我這趟回來……」

「幹什麼動手動脚的，讓別人看見像什麼樣子？」安秀鳳臉兒通紅，連忙掙脫了他的手。

「怕什麼？別人看見了又怎麼樣？小時候咱們不是……」

「不是跟你說了麼？」安秀鳳紅着臉兒說：「小時候是小時候，小時候天眞無邪，什麼都不懂，現在咱們都大了。」

「大了又怎麼樣？」小琪皺皺眉頭說：「人一長大要就這麼生生份份，彆彆扭扭的，我寧可不長大。」

「聽你這傻話，人那有個不長大的？」安秀鳳白了他一眼，想笑但沒笑，臉色忽然一整：「咱們都長大了，不能再像小時候一樣，我不妨告訴你，早在十年前，我心裏就已經打定主意伴你一輩子，只是在名份沒定之前，咱們的言談擧止要避諱一點兒，不能再像小時候那麼隨便，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的了。」

「怎麼？鳳妹！」小琪激動而驚喜地：「妳早在十年前心裏就打定主意了？」

「你不信麼？」

「信！我怎會不信？」小琪一下子跳起來，拱手一揖：「鳳妹，謝謝妳了。」

「小琪，」安秀鳳神情很平靜地看了他一眼：「你沒有以前穩重了。」

小琪一楞：「啊！高興也不行麼？」

安秀鳳搖搖頭：「高興歸高興，高興也不能流於輕佻，難道非嚷嚷叫叫才能表示高興不成？我記得你以前無論高興或難受都藏在心裏，很難看得出來。」

「那……」小琪遲疑一下：「或許是在外頭多年，隨便慣了。妳知道，十年不是個短日子，人多少會有點兒改變的。」

「眞的。」安秀鳳望着他微微點頭：「你除了下巴上那個疤之外，簡直就讓人找不出一點以前的樣子。要是在外頭碰見你，我絕不相信你就是十年前的小琪。」

小琪呆了呆，突然笑了。他凝目盯着安秀鳳：「妳呢？現在亭亭玉立，這麼漂亮的大姑娘，誰又敢認妳就是十年前動不動就哭的小鳳呢？」

安秀鳳也笑了，笑得好美好甜。「記得小時候爹常說我是淚水做的，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很難得流淚，八成兒是小時候把眼淚流光了。」

小琪笑了笑，要說話，安秀鳳却忽然一抬手說：「你坐下，我有話問你。」

「妳要問我什麼？」小琪怔了怔，斂去了笑容，心裏有點不安地坐了下去，凝望着安秀鳳。

「你這趟回來還走不走？」安秀鳳望着他，神情很凝重而肅穆。

「妳問這是……」

「你先回答我問話。」

「當然不走了，我上那兒去？我從小就跟着大爺，這兒就是我的家，我的根也扎在這兒。小的時候不說，現在我長大了，我要對大爺盡一份孝心。」

「這些多年，在外頭你都學會了些什麼？」

「我學得了一身好武功，敢誇放眼現代江湖少有對手。」

「小琪，」安秀鳳冷靜地說：「武功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衣裳穿，何況現在時代不同了，不是從前，從前沒有洋槍，再好的武功也敵不過槍子兒。更何況江湖上有的是能人，一山還有一山高，在家裏說大話我能聽，在外頭說大話是會招災惹禍的。」

「招災惹禍？」小琪忽然笑了。笑得很傲：「誰要能在我的劍下走完十招，我就服了他。」

安秀鳳冷冷地看着他，沒說話。

「鳳妹，我說的是眞的，不信我可以找機會露給妳看看。」

「我沒說不信，你別的還學會了些什麼？」

「別的？」小琪搖搖頭：「大爺是江湖人，我爹是江湖人，我自然也是個江湖人；江湖人要的就是要一身好武功，還要別的幹什麼？」

「你就拿武功來養家麼？」

「妳這話什麼意思？」

「別人我不管，也管不着，你是我未來的丈夫，我不能不管。江湖事我看厭了，所以我不希望你再是個江湖人，我希望咱們結婚之後，找個清靜的地方，靠自己的一雙手過日子。」

「那容易麼？咱們就住在這安家大院裏，現在好將來也好，還愁沒飯吃麼？」

「小琪，我爹可沒什麼能給你。」

「誰說的？大爺不是有不少積蓄？」

「那是十年前。」安秀鳳秀眉微蹙了蹙，淡淡說：「十年下來，一大家子這麼多人，就是一座金山也吃空了，現在只剩下個空架子了。」

小琪怔了怔：「那也不要緊，我爹當年不是有一批東西存在大爺處麼，等大爺把那批東西給了我，咱們還愁吃愁穿…」

「小琪，男子漢，大丈夫，爲什麼要靠先人遺留下來的過日子，自己有的是手，有的是一身力氣，爲什麼不靠自己？」

「那……我爹留給我的東西，我總不能不要啊。」

安秀鳳淡淡說：「沒人讓你不要，我只是說坐下來吃先人遺留下來的遺物，靠先人遺留下來的過日子不是辦法，也不是個眞正的男子漢。我剛才不是說了麼，就

是一座金山，也有吃空的一天，何況到現在爲止，誰也不知道你爹當年交給我爹的是什麼東西？」

「我記得聽大爺說過，那是口小鐵箱子。」

「是口小鐵箱子是不錯，可是自當年到現在，我爹連碰都沒碰過它，誰知道裏頭裝的是什麼？」

「大爺爲什麼不打開看看？」

「那是你費家的東西，我爹怎麼好隨便打開？」

「大爺也眞是的，都是一家人，幹嗎分得這麼淸楚。」

「親是親，財是財，親兄弟也得帳目分明，怎麼能不分淸楚。」

「鳳妹，妳這是怎麼了？」小琪皺着眉頭說。

「我說的是實話，當初我爹要是把它打開來拿去用了，現在拿什麼給你？」

「鳳妹，」小琪眉頭深鎖地說：「妳這是幹什麼？十年不見了，剛見面就跟我嘔氣。」

「這並不是我跟你嘔氣，我只是認爲一個大男人家應該有志氣，凡事應該靠自己，應該有勇氣憑着自己一雙手去開創一份屬於自己的事業；只有憑自己創出來的事業才是享用不盡的。老實說，我希望你將來能把我帶離這兒，憑咱們兩個人兩雙手去創出一份事業；這樣才能活得有意義，就是六叔在天之靈也會引以爲傲的。」

小琪低着頭，沒說話。

安秀鳳看了他一眼，輕吁口氣，又開了口：「二叔已經走了，他跟爹聊了半天，多少年來從沒有見他老人家這麼高興過，他老人家要我來告訴你一聲，明兒你到他店裏吃頓飯去，要你晌午以前去。」

「妳去不去？」小琪抬起頭來，臉色有點兒異樣。

「我不能去，我還有事兒，你一個人去吧，再說，二叔也沒叫我去。」說着站起了身子：「時候不早了，我該走了。你跑了一天的路，到家之後也沒能歇息，一定很累，早點兒睡吧。」

不等小琪說話，邁步走了出去。

安秀鳳一走出精舍，她臉上就變了顏色；變得好陰沉、好陰沉。

那種臉色就像天上籠罩着的烏雲似的，一下子好像使空氣都凍結了。

她穿過院子往西走。院子西邊有一座精雅的小樓，樓下是間小客廳，小客廳裏亮着燈。安大爺——「無影金錢」安逢時正背着雙手，在小客廳裏來回踱着步。

安大爺雖然只不過五十多歲的年紀，但兩鬢已盡是白髮，臉上的皺紋也比同年紀的人多了甚多。

這是歲月刻下的痕跡麼？

當然不是，這是情感與憂悒折磨的痕跡。安秀鳳走進小客廳，他立刻停住脚步：「見着他了麼？」

「嗯。」安秀鳳點了點頭，沒說話。

「情形怎麼樣？」

安秀鳳遲疑了一下，開了口：「他剛回來，一時間不見得會走，我看這件事還是過些時候再說吧。」

安大爺沒說話，默然了片刻後才緩緩說：「當年我跟妳六叔雖然只是一句話，但我一直把它當作諾言。不過，儘管我把它當作諾言，可是妳是當事人，將來跟他一輩子的是妳，好是妳受，壞也是妳受。所以我這個做爹的不能不聽聽妳的意思，現在妳既然打算把這件事過些時候再說，我當然聽妳的。」

「爹，」安秀鳳臉上浮起一絲沉痛之色：「他怎麼變了，變成這個樣兒？」

安大爺兩眼望着廳外的夜空，淡淡地說：「十年不是個短日子，江湖上的情形妳是知道的。」

「他簡直像變了個人，簡直令人不敢相信他就是十年前的小琪。」

安大爺吸了口氣，說：「童稚的時候，個個都是天眞無邪的，長大以後會成爲怎樣個人，那就要看你以後所處的環境，跟什麼人在一起而定了……」聲調忽然一轉沉痛地說：「我對不起妳六叔，他把小琪托付給我，我却沒能盡到調敎、照顧他的責任。」

「爹，這並不能怪您。」

「不，小鳳，我有負妳六叔的重託，小琪今天變成了另一個小琪，這完全是我的過失。」

「爹，」安秀鳳有意轉開話題：「他提起了六叔當年給你的那隻小鐵箱子。」

「哦！」安大爺雙目一凝：「他怎麼說？」

安秀鳳便把他和小琪談話的經過，扼要的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安大爺長吁了口氣說：「我會交給他的，那本來是他費家的東西。不過，那還得看他的表現，當初妳六叔把那小鐵箱子交給我的時候曾經說過，將來小琪要是他的兒子，就把小鐵箱子交給他，若然不是他費慕天的兒子，那隻小鐵箱子就不是他費家的了。」

安秀鳳沉默了一會兒：「要照他的談吐看，他根本不像六叔的兒子。」

安大爺目光又轉望向廳外夜空：「希望蒼天別太刻薄了妳六叔。」

安秀鳳蹙着柳眉，默然沒有再開口。

× × ×

在佟記老棧——費玉琪和衣躺在炕上，也是雙手枕在腦後，兩眼望着屋頂樑上出神；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桌上的油燈燈燄一晃一晃的，屋子裏很靜，屋外的院子裏也很靜，很靜。

忽然，費玉琪開了口：「我還沒睡，門也沒閂，二爺何不請進來坐坐聊聊！」

「老弟的耳朵好靈啊。」門推開了，佟二爺進了屋內。

「走慣了江湖，不靈也練得靈了。」費玉琪淡然一笑，挺身下了炕，抬手一擺：「二爺請坐。」

「老弟沒出去逛逛？」佟二爺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沒話找話說。

費玉琪搖搖頭，含笑說：「我人生地不熟，上那兒逛去？再說我到這兒來是爲討生活的，在生活沒着落之前，吃住都是賒來的，那來那麼好心情？」

的確，吃住都是賒欠的，吃飽了飯就出去逛，那算什麼？豈不成了沒心的「燒豬」了？

佟二爺雙目忽然一凝：「我在安家屯住了十多年了，據我所知，安家屯並不是

個討生活、找飯吃的好地方。」

費玉琪微微一笑：「安家屯雖然不是個討生活、找飯吃的好地方，但是安家屯的鄉團隊正在招募鄉勇團丁。」

「怎麼？」佟二爺雙目凝注：「你打算在這兒幹鄉勇團丁。」

「是的，只不知安家屯容不容我這個外鄉人？」

「老弟，」佟二爺倏然一笑：「我說句話老弟可別在意，我看老弟你不像那回事兒，事實上一個江湖高手跑到這窮鄉僻壤的安家屯來幹鄉勇團丁，也顯得有點不倫不類。」

「二爺，一身武功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裳穿，而且坐着不動也能餓死，我總不能仗着這身武功做那沒本錢的生意去，您說是不是？」

「你老弟會說話。」佟二爺笑笑說：「佟二這雙眼睛見過的人不少，見過的事也不少。依我看，你老弟到安家屯來，絕不是爲討生活找飯吃的。」

「哦！那麼你說我是來幹什麼的？」

「佟二江湖出身，是個道道地地的江湖人，深知江湖上的規矩跟忌諱，我不敢瞎猜。」

費玉琪笑笑：「那麼二爺看我是爲什麼而來，就算我是爲什麼而來的好了。」

「老弟，」佟二爺臉色神情一肅：「咱們江湖人都有一股子豪邁勁兒，也講究一句『四海之內皆兄弟』。安家屯有三家客棧，今老弟單挑上我這兒，可說是你老弟看得起我佟二，也算是咱們有緣；我把你老弟當朋友看待，因之我要奉勸你老弟一句話……」

「二爺有話儘管說，我洗耳恭聽。」

佟二爺目光炯炯，威稜逼人：「安家屯除了佟二把兄弟幾個外，住的都是家有老小的安份良民，老弟台你到安家屯來找的要是佟二弟兄幾個；那我沒什麼話說，只要說出過節來，我弟兄該怎辦就怎麼辦，絕不會讓老弟你空着手回去。否則我請老弟你賣我佟二個面子，高抬貴手，你老弟需要什麼？佟二這兒拿，佟二雖然沒什麼起眼的，但絕不會小家氣。」

聽着聽着，費玉琪突然笑了。「薑是老的辣，二爺好不厲害，這麼一說，我還能在這兒呆下去麼？」

「老弟，」佟二正容說：「黃驃馬罕世名駒，日行千里，關外內地不過是一轉瞬間，佟二願意恭送。」

「您別下逐客令，我不能走。」

「老弟，」佟二爺臉色微微一變：「佟二的面子嫌小了點兒？」

「不是。」費玉琪搖搖頭：「二爺，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哦！我倒願意聽聽老弟那不得已的苦衷。」

「二爺，你這又何必？」

「老弟，有道是：人不親土親。佟二我雖落戶安家屯十餘年，安家屯遠近沒有一個招人惹人的，我不能不護。」

「二爺，」費玉琪目光突然一凝：「安家屯果眞沒一個招人惹人的人麼？」

「不錯。」

費玉琪沉默了一下說：「我想跟二爺您打個交道，行不？」

「老弟只管說就是，能點頭的佟二無不點頭。」

費玉琪吸了口氣：「我如果在安家屯找出個招過人惹過人的人來，而且證據確鑿，二爺能不能置身事外，不聞不問？」

佟二爺怔了怔：「這麼說，老弟你到安家屯來是爲尋仇的？」

「可以這麼說。」

「老弟你眞能在安家屯找出那麼個人來？」佟二爺雙目凝注。

「是的。」

「有明確的證據？」

「有。」

「老弟，」佟二沉默了一下：「一個理字壓倒人，佟二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從未虧過一個理字。只要老弟你指得出這個人，眞有明確的證據，我佟二絕不過問就是。」

「二爺不愧是位老一輩響噹噹的英雄，令人敬佩！」費玉琪神色肅然地由長衫裏面的衣袋裏，取出一枚特製的金錢往佟二眼前一遞：「二爺可認得這個？」

「這……」佟二臉色一變：「這東西你是從那兒得來的？」

「請二爺先回答我認不認得這個？」

「認得。」佟二點頭說：「這是我大哥當年仗以成名江湖，神鬼皆愁的『無影金錢鏢』！」

「二爺，這就是我的證據。」

「這就是你的證據？」佟二爺睜大了兩隻老眼。

「不錯。」

「我明白了。」佟二爺吸了口氣說：「這必是我大哥在什麼時候用它傷了老弟，或者是老弟的親戚朋友！」

「不，二爺。」費玉琪搖搖頭：「它既沒有傷我，也沒傷我的親戚朋友。」

「那麼它是……」佟二爺一臉訝然之色。

費玉琪眉宇之間突然浮現起一股冷肅之氣：「十年前，有人用這枚『無影金錢鏢』在屯子後面的山崖處，打斷了一根山籐。」

「老弟，你……你怎麼知道？」佟二爺霍地變色站了起來。

「因爲拉着那根山籐的人就是我。」

「你怎麼說？」佟二爺的雙眼睜得好大好大，滿臉盡是驚愕。

費玉琪平靜地說：「我拉着半截山籐掉下了山崖，可巧這枚『金錢鏢』從崖上滾下來掉在了我的身上。」

「這麼說……你……你是小琪？」佟二爺雙目呆呆地直視着費玉琪。

費玉琪淡然一笑說：「安家屯比我早一步來了個小琪，我就不敢承認我是小琪了！」

「是啊！」佟二爺蹙着眉頭說：「安家屯一下子來了兩個小琪，這是怎麼回事兒？」

「我也不知道。」費玉琪搖搖頭：「我不敢說我是眞的，他是假的，因爲我下巴上有個疤，他下巴上也有個疤。不過，對於安家屯的當年事，我也許知道的比他多一點兒。」

「你下巴上也有個疤？」佟二爺的目光盯視在費玉琪那長滿了鬍子的下巴上。

「我留鬍子就爲擋住這塊疤，我不願意讓人認出我就是十年前的小琪，因爲我到安家屯來是來尋仇的，小鳳待我不錯，我不忍讓她傷心，讓她爲難。」

「讓我看看你下巴上的那塊疤。」佟二爺伸手緩緩抓向費玉琪。

他抓的是費玉琪的脖子咽喉要害，可是費玉琪沒動，人很平靜，任由佟二爺的手往他咽喉抓。

然而，佟二爺的那隻手却在即將抓着費玉琪的咽喉的時候，突然往上一揚，觸着了費玉琪的下巴。

「你不怕我懷疑你是假的扼住你的咽喉，殺了你？」

「在以前，二大爺是最疼小琪的，不然我不會到您這兒來。」

佟二爺臉上掠現一絲輕微的激動神色，手指頭撥開鬍子看了看費玉琪的下巴。

「十年前的小琪最喜歡什麼？」目光烱烱地直盯視着費玉琪的臉兒。

「十年前的小琪最喜歡二大爺帶他上山打獵，去小河裏撈魚，山溝裏捉曲曲（虫旁）兒，還有聽二大爺講江湖上的故事，聽小鳳唱歌。」

「我記得十年前在屯子後頭的小山壁上有個窩……」

「窩裏有隻鷂子。」費玉琪接口說：「有一天，小琪養的鴿子飛出去沒回來，第二天在那塊山壁下找到幾根鴿翎，而後找到了那個鷂子窩，二大爺一惱，當天晚上就去捉住了那隻鷂子，二大爺要摔死牠，小琪不讓，却把那隻鷂子養在屋子裏，每天拿打來的兔子肉餵牠。」

「夠了！小琪，你想死二大爺了。」佟二爺滿臉激動，兩眼湧淚大叫着，雙手抓着費玉琪的胳膊，那樣子像笑又像哭。

「二大爺，」費玉琪也是一陣激動，但却强忍着平靜地說：「您問這些恐怕沒有用，那另一個，他既然敢來冒充，對這些當年事兒恐怕也熟得很。」

「嗯。」佟二爺搖頭說：「不過那沒有用，我在你臉上能依稀找出你當年的模樣兒，在那小子臉上就找不到。而且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當年我最疼的那個沒爹沒娘的孩子，他失踪後我就跟丟了我自己的兒子似的。可是一見着那小子竟覺得不順眼，反倒是一見你這個陌生人却覺得相當投緣，也有一種親切感。」

費玉琪微微一笑說：「這大概是因爲我那一匹黃驃馬送出來的親切感吧。」

「你這小子還跟當年一樣的貧嘴。」佟二爺兩眼裏還含着淚，臉上却突然綻開了笑容，一巴掌拍了過去：「可是怪了，我就愛聽你耍貧嘴，那小子就不同了，油嘴滑舌的，還帶着脂粉氣，一看就讓我心裏討厭，我正感覺納悶訝異，小琪怎麼變了，誰知道那是個冒牌貨……」雙眉忽地一挑，「小琪你坐坐，二大爺這就上安家大院去把那小子揪出來。」

「你要幹什麼？」

「我要當衆揭穿他。」他轉身要走。

「二大爺，」費玉琪一把拉住他：「什麼時候您說話不算數了？」

「怎麼！這你也不讓我管？」佟二爺瞪大着雙眼。

「我要您裝得像個沒事人一樣。」

「別人不知道你該知道，你二大爺什麼時候會裝假了？」

「那我不管，您親口答應過我的，不會裝也得裝一裝。」

「你小子就會跟你二大爺撒賴，還是老脾氣。」佟二爺搖搖頭無可奈何地：「好吧。誰叫我親口答應過你，只是，小琪，小鳳可跟那小子在一起。」

「我知道。」費玉琪唇邊掠過一絲輕微的抽搐：「我記得小時候小鳳比我聰明，是什麼樣的人她該看得出來的。就是一時看不出來也不要緊，我不會讓他安安穩穩地在安家大院裏搗鬼的。」

「對了，我還叫他明兒個到我這兒來吃頓飯，這下……」

「讓他來就是。」費玉琪接口說：「你就暫時把他當作眞小琪，別動一點兒聲色。」

「那怎麼行？」佟二爺皺着眉頭：「他明明不是，叫我怎麼做得出來？」

「您全當是幫小琪的忙。行麼？」

「眞要命。怎麼會碰上這種事兒，沒想到直腸子直了半輩子，到頭來却非得拐個彎兒不可。」搖搖頭，嘆口氣，擺擺手：「坐下，坐下，咱們爺兒倆再聊聊。」

爺兒兩個坐下之後，佟二爺目光微微一凝：「整整十年，你小子到底上那兒去了？害得大夥兒全都心焦得不得了。」

「二大爺，那天我掉下去的時候並沒有掉到崖底，要不然我早就摔死了。我抓住了一棵樹，躲在那棵樹的枝葉裏，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好小子，」佟二爺雙眼一瞪：「那你小子爲什麼任人喊破了喉嚨也不答應一聲？」

「我怎麼能？」費玉琪苦笑地說：「二大爺，我敢麼？我躲在那棵樹上聽見您們幾位在喊我，也聽見小鳳在崖上哭叫，可是我不敢答應，也不敢出聲，那時候我想的很多；由這枚打斷山籐的『金錢鏢』上我想到了這是有人存心要害我的小命，也想到了我爹的突然之死，死得離奇！」

「這些你都想到了？」佟二爺兩眼瞪得老大老大。

「是的。」費玉琪點點頭：「我都想到了！」

「眞難爲你了。」佟二爺忽然嘆了口氣：「小琪，我告訴你，當年我們兄弟幾個都守在一塊兒，可是自從你失踪後，弟兄們就散了。你三大爺重入江湖，四大爺一去沒了音信，五大爺帶着八姑也走得遠遠的，你七叔出家當了和尚，只有我還在這兒，不過我也難進安家大院裏去一趟。你知道這都是爲什麼嗎？告訴你吧。當年我們兄弟幾個都看見那山籐的斷頭了，雖然沒有見到那枚『金錢鏢』，但你想到的，我們幾個也都想到了，只是因爲他是磕頭大哥，我們幾個又沒證據，所以忍下了，現在……」雙目陡射烱烱精光，威態懍人地：「現在好了，有證據了，把那枚『金錢鏢』給我，我這就找他去。」他向費玉琪伸出了手。

費玉琪神情平靜地坐着沒動，也沒把那枚金錢鏢給他。「二大爺，你怎麼又忘了？」

「小琪，害人的是我的磕頭大哥，被害的是我的磕頭兄弟跟他的後人，這你也不讓我管？」

「你不能管。」

「我爲什麼不能管？」

「不爲什麼，只爲你親口答應我。」

「小琪……」佟二爺揚起了雙眉。

「二大爺，」費玉琪平靜地說：「不是我不讓你管，你一管事情就全亂了。」

「我一管怎麼就全亂了？」佟二爺愕異地望着玉琪。

「二大爺，」費玉琪吸了口氣：「我問您，您這麼拿着這枚金錢鏢去當面質問他，您讓小鳳怎麼辦？小鳳待我很好，她是無辜的。我所以不露一點痕跡，不馬上找到安家大院去，就是爲了顧慮小鳳，我不忍讓她難過，不忍令她爲難。」

佟二爺忽然點頭笑了。「小子，就憑這一點就更足以證明你是小琪。那你說你準備怎麼辦？」

「您別動聲色，裝得跟沒事人一樣，只在必要的時候幫我個忙就行了。」

「什麼時候才是必要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要您幫忙，什麼時候就是必要的時候。」

「好吧，我聽你的。」佟二爺點了點頭：「後來呢？後來你是怎麼下那棵樹的？怎麼離開安家屯的？」

「後來我顫顫抖抖的慢慢下了那棵樹，我知道我不能再回安家大院了，於是我就趁夜離開了安家屯。」吸了口氣，接着說：「您知道，那時我只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大黑夜裏一個人往外頭跑；茫然無依，又無處投奔，那種情形，那種感受，是沒法描述的。當時，我又怕、又餓、又冷，我想哭，可是我都咬牙忍住了……」

「眞難爲你了，他害人害得可眞不淺啊！」佟二爺滿臉都是憤恨，兩眼却充滿憐惜之色。

「離開這兒的頭一年，我到處流浪，什麼苦都吃過，什麼罪都受過，也討過飯，還好我命大，總算沒有餓死。」

「那你這一身武功是跟誰學的？」

「一位不知名的老人家教的，那位老人家的處境跟我一樣，但他收留了我。我跟着他整整七年，他照顧我，教導我，可是第七年他却一病不起；讓我連個報恩的機會都沒有，我埋了他之後，就一個人踏入了江湖。」

「那位老人家沒名沒姓？」

「人那有沒名沒姓的，只是他不肯說罷了。」

「是怎麼樣的一位老人家？」

「像貌清癯、瘦削。兩隻手特大，兩道眉特長，右頰有一道寸多長的疤痕。」

佟二爺皺着眉，沉吟地說：「早年我們幾個在江湖上跑了不少年，有頭有臉的人物都知道，大都見過，可是我怎麼就不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位老人家？」

「依我看這位老人家根本就不是有名氣的人物。」

「也許，眞正的能人大多是不喜歡揚名露臉的，這就叫一瓶不響，半瓶子幌盪。」佟二爺點點頭，目光忽又一凝：「那麼你一個人踏入江湖之後，爲什麼不馬上回來，却又在江湖上跑了兩年？」

「那是因爲我要試試看，我學的這身功夫究竟怎麼樣？您知道，我要找的是當年江湖上一等一的高手，同時我也要吸取些江湖上的經驗與歷練。」

「對，」佟二爺一點頭說：「有時候單靠武功是不够的，能耐再高，本事再大，經驗歷練不够，往往仍會吃大虧。算算你在江湖上闖了也有年把兩年了，你自己覺得這身武功怎麼樣？」

「還可以。」費玉琪笑笑。

「在你二大爺面前別來這一套，這是硬碰硬的事兒，行就行，不行就是不行，差一點就能把命丟了。」

「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您該看得出我有多少。」

「我看你有點兒高深莫測。」

「那您就慢慢看吧，總會看出深淺的。」費玉琪笑笑說：「其實您用不着往後看，單看現在就該明白了。」

「單看現在就該明白？什麼意思？」

費玉琪緩緩說：「我身負我爹的血仇，我要是沒有把握，我就不敢回安家屯來了。」

「好話。」佟二爺雙目凝注：「你有幾成把握？」

「十成。」費玉琪連猶豫都沒猶豫。

「那就行了。小琪，你打算怎麼做？什麼時候上安家大院去？」

「我不急。」費玉琪微一搖頭：「十年我都等了，何在乎再多等些時日。」

「你還等什麼？」

「等證據。」

「等證據?!」佟二爺愕然一呆：「你手裏有一枚金錢鏢，還等什麼證據？」

「二大爺，一枚金錢鏢雖然的確是證據，但是還不够。金錢鏢是他的獨門暗器也沒錯，可是畢竟沒有人親眼看見從他手裏打出。」

「小琪，你……」

費玉琪搖手攔住他的話，正色說：「這是人命關天的事情，我要是找對了人，那自不必說，要是找錯了人；可就對不起我爹，對不起您幾位，更對不起小鳳，這跟您幾位不敢貿然找他的道理一樣。」

「難道……」佟二爺遲疑了一下：「你認爲還另有別人不成？」

「這話我不敢說。二大爺，只是事關重大，我不能不小心從事；再說這枚金錢鏢或許能證明當年是他打斷了那根山籐，但却不能同時證明他害了我爹。」

「那麼你打算怎麼個找證據法？」

「眼下安家大院裏不是有個小琪麼？且看他怎麼對待那個小琪，就可以看出個八九分了。」

佟二爺沉默了一下：「也許你是對的，人命關天，事關重大，找對了人固不必說，若然找錯了人，那後果……」忽然打了個寒噤，住口不言。

「那後果是可怕的，是不？二大爺。」費玉琪含笑說。

佟二爺忽然搖頭一嘆：「看來我這個老江湖還不如你。小琪，事實上在我們幾個當中，沒有別個可疑之人。」

「二大爺，我只說一句話，就能把這件看來似是已成定論的案子全部推翻，您信不信？」

「哦！什麼話？」佟二爺問。（未完）



超人的故事／ 馬雲・文 黃白石・圖

邪教風雲（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超人章日明和阿蘭發現少女陳少珍死在屋邨中，立即報警，警方來到時，女屍已被人搬離現場，陳少珍的男朋友馮奇被請到警局協助調查之際，忽有消息說陳少珍的屍體被發現在山邊的草叢之中……章日明和阿蘭來到馮奇家中，馮美美知道他倆是找她哥哥的，便帶他倆下樓找馮奇，忽聽屋邨後面山頭上發出陣陣慘叫，三人飛奔而去，是馮奇被一羣拜月敎青年毆打重傷在地，章日明等和對方展開搏鬥，那羣青年打不過章日明，四散逃光，章日明揹起馮奇飛往醫院後，那羣青年又將馮美美和阿蘭制住了……

以妖言惑衆　死人可復活

「我要投訴你的下屬態度惡劣，不過，這還是其次，最重要一件事還是裏面的傷者，他可能有性命之虞。」超人章日明指指急救室那邊。

「你所講的是誰？」督察問道。

「他叫馮奇。」超人章日明道：「我剛從一處兒童遊樂場把他救到這兒來，就遭到你這二位下屬的留難。」

「你兩個小心聽住——」督察回過頭去吩咐：「回頭要寫一份詳細的書面報告給我，我會放你們大假的，放心吧。」他語帶雙關地說。

二名警務人員，也看得出督察十分生氣。

超人章日明道：「我想知道傷者的救治情況。」

「嗯！」督察道：「讓我跟急救室醫生聯絡一下。」

救急室的門剛剛打開。

督察過去跟由裏面出來的醫生談了幾句。

然後他回來對超人道：「據醫生說，馮奇危險期未渡過，即使問口供，也要等一會兒。」

督察知道事態嚴重，召來一名警員：「你用電話立刻通知兇殺組派人來。」

他又問超人：「這是怎麼一回事？」

「說來話長。」超人說：「但是，我相信一切還是先問傷者馮奇再說。而且，我以爲你通知傷者還是不够，最好告訴泰萊警司。」

超人又把馮奇的身份，以及他和陳少珍命案的關鍵性告訴了督察。

督察聽了超人的話之後，果然又親自用電話向總部的泰萊警司報告。

超人章日明趁住這個時候，向門外張望。

醫院門外，不斷有各式汽車停下和開走，但總是見不到阿蘭和馮美美的影子。

超人開始顯得焦急。

他索性走出門外去，但是，他始終見不到阿蘭她們。她們答允尾隨而來，過了

這麼久，爲什麼不見人？

急救室的當值醫生過來通知督察，可以派人入內問口供了，因爲馮奇已暫時甦醒過來。

那位當值督察因爲在電話中得到了泰萊警司的指示，立刻責成在場當值的警員，叫他們在醫院內外小心戒備，以防有意外發生。

原來泰萊警司在電話中說得明白，超人章日明不但是警方的好幫手，也是警司和局長的好朋友；同時目前傷得頗重的馮奇，也是陳少珍命案的可疑證人之一，警方正尋求取得他的協助，希望從他的口供中找到綫索破案。因此，馮奇之受到襲擊，變得嚴重起來。

泰萊警司除了答允立刻帶同助手趕到醫院來之外，還吩咐這位當值警察好好招呼超人章日明，切勿再令他難堪。

泰萊警司是警方一位高級警司，當值督察當然不敢不聽他的吩咐。現在急救室方面既然通知他，說是馮奇甦醒過來了，於是當值督察立刻就跟超人章日明一齊進入急救室去。

章日明一心掛念着正在趕來醫院途中的馮美美和阿蘭，但是馮奇既然甦醒過來了，還是先進急救室去見見他再說吧，因此他就跟當值督察一齊進去。

× × ×

馮奇傷得很重。

他被醫生救醒之後，首先急於要見他妹妹馮美美。

但是馮美美並不在身邊。

章日明問道：「你覺得怎麼樣了？」

馮奇只是痛苦地搖搖頭，沒有回答章日明的問題。反問他：「我妹妹呢？請你立刻把她叫到這兒來。」

章日明道：「令妹將和我未婚妻一齊趕到醫院裏來，你放心吧。現在警方須要你的口供，因爲毆打你的人，可能正是殺死陳少珍的兇手之一部份。」

當值督察也說道：「是的，你的口供，對我們非常之重要。請你告訴我，馮先生，他們爲什麼要毆打你？他們又是什麼人？」

馮奇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他似乎有難言之隱，根本就沒有意思給口供；但醫生卻早已向警方表示，此人有性命危險，不能阻延太耐的時間。

馮奇事實也表現得十分痛苦。

醫生在旁對督察表示：傷者不能再受刺激，立刻就要送入手術室去，因爲他的胸部肋骨已折斷。

馮奇幾乎又再度陷於昏迷，醫生不准警方再迫問下去。於是各人被請出了急救室去！

超人章日明剛出了急救室，就見到一名女子由走廊那邊飛奔而來：一名當值警員急忙阻止她！

章日明定神一看，她正是馮美美。

馮美美硬要闖進急救室來，但當值警員卻制止她！

馮美美又叫又嚷，與警員發生了爭執！正當雙方發生糾纏之際，超人章日明和當值督察走了過來。

當值督察已從超人口中知道馮美美就是馮奇的妹妹，於是喝止那名警員。

章日明看見馮美美就急急問道：「阿蘭呢？我是說跟你一齊的杜小姐啊！」

馮美美道：「我不知道，我們在混亂中失散了。」然後她又焦急地問：「我大哥呢？他怎麼樣了？」

豈料話猶未完，急救室的門已打開了。馮奇正躺在一張可以推動的病床之上，二名護士準備將他送往手術室那邊去。

馮美美立刻飛撲上去，警員與護士欲加制止，已來不及。馮美美伏在她大哥馮奇的胸前。馮奇本來已經昏迷，但是馮美美可能壓着了他的傷口，他竟然驀地甦醒了一陣！在場的人無不吃驚！

馮奇張開了雙眼，口中一張一闔，彷彿正在跟他妹妹馮美美耳語！

護送着馮奇到手術室去的護士們，急忙在警員的協助下，把馮美美拉開！

馮奇很快又再度昏迷過去！

超人章日明此刻固然担心着阿蘭的行踪，但對眼前的情形也不能置諸不理。

他過去帮着勸解馮美美，因爲馮美美正在又吵又鬧，不准任何人替她大哥開刀施手術。

章日明道：「他們只是挽救你大哥的生命，你何必如此？」

馮美美却叫嚷着說：「我不要你們爲他開刀，那是必死無疑的。」

「你到底幹什麼？」章日明給她的態度嚇呆了，「人家只是爲了救你大哥，你難道沒有看見他身負重傷麽？再不施手術，他就會死！」

章日明似乎無法可以勸服她：她仍在大事吵鬧，幾乎把整間醫院都轟動起來，馮美美甚至三番四次想掙脫章日明他們，衝入走廊盡頭處的手術室去！

根據一般慣倒，凡有傷者被送入公立醫院來，如果須要施手術的，而親人又不在場，院長有權簽字，讓當值醫生爲傷者施手術急救。但是，假如有親人在場的話，院方必須尊重其親人的意見。

因此，馮美美的吵鬧之聲不但驚動了醫院院長，也令到醫生們有些猶疑起來！

院長由他的辦公室出來查究，當值醫生正在向他交代時，那邊手術室却傳來噩耗！

一位醫生向院長報告：傷者馮奇經已傷重不治！

各人聞訊，無不感到驚愕！相反，身爲馮奇妹妹的馮美美，却在這一刹那之間，似乎變得異常地冷靜起來！不再叫嚷，不再哭泣！

她怔怔地，不知正在想些什麼！

超人章日明自始至終知道這宗意外的經過情形，所以担心馮美美精神上受不起突如其來的刺激，於是過去婉言安慰她！

他彷彿聽到馮美美喃喃自語說：「他不會死！他會復活的！他一定會啊……」

醫生和院長等人也看得清楚，他們的心情亦與章日明一樣，他們担心馮美美刺激過度，有人主張爲她注射靜鎮劑。但馮美美拒絕了。

章日明看見馮奇又被推着離了手術室；他被人用白布覆蓋着！

馮美美又要飛撲上前，但被旁人合力拖住！

章日明一方面担心阿蘭的安全，另一

方面也非常同情馮美美的處境。

他對她說：「目前一切已成定局，我看，你還是回家去把情形告知你父母。」

馮美美道：「不，我要留下來陪住大哥！」

由於馮美美面有淚痕，所以超人章日明也只以為她傷心過度，同時亦可以想像到他們之間「兄妹情深」；絕未想到另一方面的情形。

那位當值督察道：「令兄此番乃遇襲身亡，警方須要你們的口供，二位請跟我到這邊來吧！」

超人章日明却對督察道：「可否讓我離開片刻；我未婚妻可能出了事。」

馮美美不作聲，其實她是知道阿蘭之所在的；但她答應過那班人——拜月教教徒們。所以她不敢說話。

泰萊警司終於帶同助手趕到醫院裏來了。

當值警察向他作了一次簡短的報告。

泰萊於是轉向章日明查詢；他們過去合作過了，泰萊警司絕對相信章日明。因此，他答允超人的要求，不但讓他出去找阿蘭，也讓他把馮美美帶着一齊出去。因為超人相信馮美美一定知其行踪。

但是，馮美美似乎不願意。

她反而要求留下來看守她兄長的屍體。醫生却告訴她；馮奇的屍體可能要解剖，這是一項例行手續，只因為馮奇乃意外死亡！

馮美美又再大吵大鬧，極力反對將馮奇的屍體解剖！各人又得忙於令到馮美美冷靜下來。

超人看見這情形，他惟有自己去找阿蘭。

阿蘭在那裏，超人章日明其實一點也不知道。但他比常人超越的地方，就是他會飛行，所以他很快又回到那遊樂場去。

那兒當然沒有人。於是章日明就沿住山路下山去；果然就在山脚附近，他見到了阿蘭的影子。

阿蘭被擊昏後，至今仍未醒來。

章日明過去扶起她，搖撼着她。阿蘭才好像從噩夢中甦醒過來。

阿蘭左張右望，然後才瞪住章日明：「這是怎麼一回事？」

章日明道：「其實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才對。我一直在醫院等你，結果只等到馮美美。到底我離開你們之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

「我也不清楚。」阿蘭坐直了身子，摸摸後腦：「記得我曾與人打門，後來被人從後面重重地毆擊了一下。以後怎麼樣，我就不清楚。」

「來吧！」章日明將她扶了起來：「我們一齊回到醫院去吧。」

阿蘭一邊與章日明步下山去，一邊又問道：「馮奇怎麼啦？」

「他死了！」

「啊？死了？」阿蘭難以置信地怔了一怔！

「是的。馮奇傷重不治。」

「他妹妹呢？」

「馮美美正在醫院裏，她不肯離去，我因為担心你，所以趕來看看。現在我們必須返回醫院裏去，看她攪成怎麼樣？」

「又死一個。」阿蘭嘆了一口氣！

「假如我們再不設法查清幕後眞相，我眞担心還有人要繼續死下去呢！」

章日明揮手截停了一輛街車，與阿蘭趕返醫院去；他本來可以飛行，但是非到迫不得已時，他實在不想太過引人注目。何况還有阿蘭呢！

× × ×

醫院裏，因為馮美美大吵大鬧，令到醫生和警方人員均束手無策。

馮美美不允醫院方面將她兄長的屍體解剖。

但是，她答允返家通知父母趕來，因此院方惟有把馮奇的屍體送入殮房，等候進一步的決定。馮美美這才滿意地離開了醫院。

等到章日明帶着阿蘭返到醫院時，他們要求到殮房去看看馮奇的遺體；但是，殮房之內，竟然找不到馮奇的屍體，那一個冷藏格竟然是空的。

當時各人也以為弄錯了，但是醫院中人核對過之後，馮奇的屍體明明白白是存放在這裏的。

他們再找過其他幾個冷藏格，仍然無法發現馮奇的屍首。

至此，警方大為震驚！他們分別在醫院內外，展開地毯式的搜索行動。

當醫院中人仍在找尋馮奇的屍體時，超人章日明和阿蘭已經出現在警方人員面前。

泰萊警司對超人說：「這件事有點奇怪。死者之妹馮美美吵吵嚷嚷的，不准解剖，會不會是她將屍體盜去？然則，她似乎太蠢。」

章日明却反問道：「她為什麼會這樣做？」

「嗯——」泰萊答不下去。

阿蘭在旁插咀道：「馮美美未必有此胆量，照我估計，這件事極有可能與拜月教有關。」

「什麼拜月教？」泰萊警司不由怔了一怔！

阿蘭解釋道：「我們也不大清楚，只是聽說死者馮奇也是拜月教教徒。」

「有沒有派人去找馮美美？」章日明道：「聽說你們放走了她。」

「是的，我們怕她受不起刺激，讓她回家報喪去！」泰萊警司說道.

超人章日明對阿蘭說：「讓我們去找她好嗎？」

阿蘭點點頭。

× × ×

馮美美一口氣趕返家中去，將兄長的死訊告訴了她的父母。

馮氏夫婦只有那麼一個兒子，如今彷似晴天霹靂，自然是萬二分傷心。

馮奇的父親馮志結要趕往醫院去，但馮美美道：「爸爸，別傷心，一切都太遲了。事到如今，只有我們保持冷靜，大哥才有希望！」

馮志結黯然長嘆：「還有什麼希望？我已幾十歲了，只有你大哥才是我們的希望。但是現在——」

馮志結哽着咽喉，說不下去！

他妻子更加哭成一個淚人。任由馮美美如何從旁勸慰，也無法減輕她的痛苦。

馮美美也流着眼淚，但是，她的目光之中，淚水却掩不住那一綫希望的光采。

她對她的父母說：「這件事只可以讓我們一家三口知道，外人絕不可以讓他們知道，否則，大哥就無法可以復活了。」

於是她說出了被拜月教徒挾持時的情形。

她父母聽了也不敢相信。

原來拜月教教徒曾告訴馮美美，只要她依計行事，他們一定有辦法令到馮奇復活。

因此，馮美美在醫院中的失常所為，以及非份的要求，可以說完全是拜月教徒教唆的。

馮志結夫婦儘管不信這世界上有令到死人復活的拜月教，但毫無疑問，這却是絕望中唯一的一點點希望了。除非馮美美說謊。

馮志結是個中年人，他的確想不通拜月教如何能令他兒子復活。

但夫婦二人却希望先到醫院中去，見見兒子一面再說。

但是馮美美道：「我怕大哥的屍體已不在殮房內。」

「為什麼？」馮志結怔怔地問。

馮美美道：「他們教我一邊引開警方的視綫，一邊制止他們將大哥的遺體開刀，無論是施手術或者解剖。總之，他們一定要保存大哥屍體的完整，然後大哥才有希望復活。」

馮志結問：「你可是說，他們已將大哥的屍體也都自殮房搬走了？」

「我相信極有可能！」馮美美道。

馮氏夫婦又呆住了一陣。

馮志結道：「我眞不明白，拜月教是什麼宗教，但無論如何，一個死了的人是不可能復活的。因此，我覺得這一次你暗中幫了他們，實在愚不可及。」

「不！我不怕坦白告訴你，以前我也聽過一些拜月教的故事。」馮美美道：「我甚至一度懷疑大哥也是拜月教徒，但我不敢肯定，所以不敢告訴你們。」

馮志結責怪道：「這就害死了你大哥，假如你早告訴我們，今晚的事就不可能發生。」

馮太太却急於想知道她兒子是否有救：「美美，你說你聽過一些拜月教的故事，是否有關死人復活的眞人眞事？」

馮美美道：「是的，聽說這是新興的秘密宗教，許多年青人都秘密地加入了。只因為平時我和大哥談不攏，所以從不會問他。」

馮志結道：「然則，你怎麼知道他也是教徒？」

馮美美道：「每當月圓之夜，他總是外出，總是深夜才回來。你們記得嗎？」

馮氏夫婦交換了一個眼色，雙方都有點愕然。

事實他們沒有留意到兒子平日的行動，也許是因為這兒人們的生活太過緊張了，許多人都會像他們一樣，疏忽了管教兒女的責任。

突然之間有人按門鈴！馮美美跑去應門，原來是超人章日明和阿蘭二人。

站在馮美美後面的，正是她的父母，他們並不認識章日明和阿蘭。

馮太太問：「他們是誰？」

馮美美吶吶地說：「我也不知道如何介紹，他們都是追踪大哥而來過我們家中的人。」

然後馮美美又問閘門外的章日明和阿蘭：「你們找我又有什麼事？」

因為馮美美是個女子，所以章日明讓阿蘭對她說：「我們有幾句話想跟你談談，你可以出來片刻麼？」

馮美美怔了一怔，道：「這裏不可以談嗎？」

「不是不可以，只是不想你父母受刺激而已！」章日明終於忍不住說了。

「放心！」馮美美道，「大哥的死訊，我已告訴了他們！有事你儘管說吧！」

「但是，有件事你可能還不知道。」

「什麼事？」

「你大哥的屍體失了踪！」

閘門內三個人幾乎異口同聲地驚叫起來：「什麼？屍體失了踪？」

「是的！」阿蘭道：「所以我們很想找你談談。」

馮美美不大高興：「你瘋了，怎麼你會懷疑我？」

章日明道：「找你談談，未必就是懷疑你。」

馮美美回頭望望她的父母。她雖不作聲，却好像正在徵求父母的同意。

馮美美的父親馮志結道：「坦白說，我們正想趕往醫院認屍。」

馮太太道：「一切不幸已成定局，但想不到會連屍體也不見了。」

馮太太面有淚痕，聲音啞澀。

她回頭又低聲問馮美美：「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看錯，他會飛的。」馮美美道：「聽說他就是傳說中的超人，那女子是他的朋友。他們雖然帮過我，但是大哥到底還是死了。相信即使憑住超人的力量，也無法令大哥復活。不過，我知道他們是警方的朋友，讓我出去一陣吧！」

馮志結在旁也聽到了，他吩咐女兒：「美美，這年頭壞人實在太多，你自己小心點，有話就叫他們在外面走廊上談，不要落街，以免又生意外。我們已失去了你大哥，假如再失去你，一切也就完了。」

馮美美安慰她父母：「你們放心，我會照顧自己的。希望事情不會太壞吧！」

於是她拉開了閘門，獨自走了出去。

阿蘭把她帶到走廊的盡頭處。

「馮小姐，你大哥的屍體失踪，你以為會不會與拜月教有關？」阿蘭問道。

馮美美感到迷惑地搖搖頭：「我不知道！」

章日明在旁忍不住單刀直入地問：「你向我們提過拜月教，到底你知不知道有關他們的一切，例如集會地點等等。」

馮美美道：「我更加不會知道他們的事，因為我根本就不是他們的教徒。」

阿蘭道：「你大哥難道平時完全沒有提過麼？」

「我早告訴過你們了，他和我之間，很少交談。」馮美美道。

阿蘭問道：「你父母知道他是拜月教徒麼？」

馮美美道：「在這以前可能不知道，但剛才我已告訴了他們。」

韋日明道：「照我估計，拜月教的人可能會來找你，不久之前你在醫院向警方作供時，有沒有提過拜月教他們？」

「沒有啊！」

「為什麼？」

「坦白說，看見他們如此殘酷，我心裏十分害怕，何況警方聽了，亦未必會相信呢？」

「你這樣做，等於縱容那班壞蛋。」

馮美美道：「除了怕警方不相信之外，我也怕麻煩。何況我們根本就沒有證據呢？」

「其實你怕他們報復才是真的。」韋日明說着，又向阿蘭遞了一個眼色。「我們走吧，看來這件事還有下文，但馮小姐似乎不想跟我們合作，我們又何必多管閒事呢？」

阿蘭對馮美美說道：「你大哥被他們拳打腳踢以至傷重身亡的情形，你是知道的，當時我們都一齊目睹，像那班歹徒，決不會是好人，如果你怕他們，他們可能再向你迫近一步，最後你將連站立的地方也沒有，這樣好嗎？——」

阿蘭說到這裏，回頭叫韋日明給她一張韋記士多店的咭片，然後又對馮美美說：「當你認為須要我們幫助的時候，你就撥這個電話。」

馮美美收下了咭片之後，返回她的家裏去。

韋日明和阿蘭二人無可奈何地走了。

豈料他們剛離開了建築物出到街上，一輛私家車正風馳電掣地疾馳而來，迎着韋日明和阿蘭他們兩人撞過來，快得像箭一樣。

韋日明根本也來不及說話，順手一推，擁着阿蘭朝住路旁翻滾過去。

超人韋日明的身手一向敏捷，但在這剎那之間，他連向阿蘭提出警告的時間也沒有。

阿蘭沒頭沒腦地，被他擁抱着滾向路旁，驚魂未定，又見一度強光衝着他們而來！

那是一輛電單車的車頭燈，由於時在黑夜，所以就份外感到刺眼！

韋日明這一次再也不會放過對方，只見他順手把阿蘭拉到背後，自己也只是稍為倒退了兩步。

「呼」的一聲！

那輛如箭離弦的電單車，就在韋日明面前一掠而過，彼此之間的距離，不足一呎，換句話說，如果不是他手急眼快，已被撞個正着。

韋日明本來想朝準就是一拳，無奈他既要兼顧阿蘭，又要閃避電單車的衝撞，眨眼之間，電單車已在數丈也外。

在這短短不足一分鐘之內，韋日明和阿蘭接連受到二輛大小不同的車輛衝撞，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因此，韋日明匆匆地對阿蘭說：「你快躲進屋子裏去吧，讓我來對付他們。」

在韋日明的想像之中，那些車輛一擊不中，必然會再折回，重施故技。

因此，韋日明已作好了心理準備，先叫阿蘭避入屋內，以免受傷。

但是，那輛私家車和電單車竟然一去不回！

假如在平時，韋日明一定會感到後悔，他為什麼不升空飛去？

只要他能及時起飛，那些車子的速度一定快不過他的飛行速度。

但是韋日明却担心阿蘭，萬一對方只是引開他，這邊却乘機把阿蘭抓去，他豈不是更麻煩？

所以現在韋日明只是在黑夜的街頭上左張右望，以防再有人向他們施突襲！

阿蘭驚魂未定，怔怔地說：「他們會不會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韋日明道：「也許是的。」他一邊說着，一邊拍去身上的塵埃，「但是，我決不會給他們嚇倒，這件事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阿蘭嘆了一口氣：「我們又自己錯失了一個大好的機會。」

韋日明當然明白阿蘭的意思，他說：「算了吧，反正他們逃不了，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二人正待離去，就在這時候，有一輛警車正由街口那邊開過來。

當警車開到大廈的門前停下來時，由車上跳下來的，正是泰萊警司和他的助手們。

泰萊警司看見超人韋日明和阿蘭呆在路旁，忍不住走過來問道：「你們見過了馮小姐吧？」

阿蘭道：「是的，他們一家三口，此刻正十分傷心。警司先生，這件事看來十分複雜，我們亦無能為力。」回頭她又問：「你是否要見馮家的人？」

泰萊點點頭：「是的，我先要看看你們從馮家得到一些什麼資料。」

阿蘭搖搖頭：「一切並無可疑之處。」說完，她挽住超人的手臂就走。

超人韋日明怔了一怔，他不明白阿蘭為什麼會有這種態度。

泰萊警司當然更加不會明白，為什麼阿蘭會自動放手，過去她和超人對於這種事，從來就表現得十分的熱心。

走了幾步，韋日明終於也忍不住問：「我們真的不理了，為什麼？」

阿蘭道：「你以為我們會有辦法去理麼？」

韋日明知道阿蘭不是這種人。「你難道怕了拜月教不成？」

阿蘭竟然點點頭：「是的，我覺得這種邪教可能有一種神秘力量，你有沒有留心到馮家三口的一舉一動，若照正常情況，他們應該趕往醫院追查馮奇的屍體何故失踪才對，但現在，竟然會躲在家中。」

「也許是我們帶來了消息，他們感到無可奈何。」韋日明道。

阿蘭回過頭去張望，只見泰萊警司等人，已進了屋內去了。

她對超人說：「坦白告訴你，我們並非不理，只是要用另一種方法去理。」

她一邊行，一邊沉思着。

韋日明也知道，阿蘭有時比他更加顯得有頭腦。所以他不想擾亂她的思潮。

阿蘭又若有所思地說：「剛才他們未必一定要殺死我們，看來是警告的成份居多。」

韋日明不服氣地說：「難道我們就這樣給他們嚇倒了？」

「別太衝動！」阿蘭道：「我只是以退為進，因為我感覺得到，泰萊警司的身邊可能有拜月教佈下的綫眼，否則對方不會如此清楚我們的行踪和一舉一動，所以我才故意表示我們不理了。」

這時候，他們二人已到了車站。

韋日明和阿蘭擠在人羣中等巴士。

這個都市的確人口太多了，無論你在何處，總可以見到人頭湧湧。

一輛巴士到了站，人們就一窩蜂的湧了上去！

韋日明和阿蘭都不是趕時間，所以沒有跟他們爭先恐後。

突然間，阿蘭伸手肘碰了韋日明一下，然後示意着望向人羣中。

韋日明看見一個男子正在佯作爭先上車，趁住擠迫中，開了一名女子的手袋扒竊。

這種情形，此時此地正是見怪不怪，每天上下班時間，無論在電車，巴士和人頭湧湧的擠迫地方，都可以見到這鏡頭。

但是，許多人都怕事，見了也佯作不見，以免惹來一身麻煩。

可是韋日明却不同了，他一個箭步衝前，就想人贓並獲之外，及時叫住已經擠上了車的女子，可惜遲了半步。

巴士司機根本不理有多少人還未上車，只是覺得太擠迫，就立即開車，當時的情形也是一樣，覺得人太多，再不開車就吃不消似的。

巴士開走，依舊留下不少人。

韋日明想制止司機不要開車，可惜現在的「一人管理巴士」，每輛車上只有一個司機，包括了「司閘、收銀和司機」等，一身兼三職。

因此，他根本不知道車站上發生了什麼事，只顧住匆匆開車。

韋日明既然無法制止巴士開走，惟有一把將扒手抓住！當時那傢伙得手後，轉身正想逃走！

他以為一切順利，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於是他極力想掙脫韋日明。

韋日明差點捱了一拳，身形後撤，那扒手就回頭跑！但是韋日明三步兩縱，已搶在他前頭。

阿蘭沒有過來，他留得較後袖手旁觀，因為她對這個都市知得實在太多，根據一般常見的例子，這情形一定有人應接那扒手，但很奇怪，這個扒手竟然沒有同黨接應，否則這時候也應該出面了。

韋日明冷然一笑對那扒手道：「今晚遇上了我，就算你有四條腿也跑不了。」

扒手仍不服氣，他反唇相稽：「你是什麼人？就算你是警探，只怕你也找不到人證。」

韋日明道：「我只信自己一雙眼睛，而且不妨告訴你，我並非警探。」

那男子眉毛一揚，連語氣也變了：「你不是警探，為什麼要管這閒事？」

韋日明笑了笑。「也許我出世之後，便注定是專管閒事的吧。」

「那你現在想怎麼樣？」

「跟我到警局裏去，把手袋裏扒得的物件，歸還給失主吧。」

「好，」那男子的態度變得冷靜而悠閒起來。

他一邊說話，一邊自口袋裏把一包物件摸了出來，韋日明看見這情形，也一邊迫近他！

路燈照射下，那是一個可以夾證件的摺疊式銀包，是啡色人造皮製造的。

就在韋日明將近走到那男子面前時，那男子驀地出手，「察」地一聲，刀光一閃，一把彈簧刀的刀鋒，閃電似的，掠過韋日明的胸前。

「嘶」地一响，韋日明欲想後退閃避，已經來不及了，他胸前被劃了一刀。

阿蘭這時再不敢袖手旁觀了，急忙飛奔過去！

那男子得勢不饒人，反手又是一刀，刺向超人胸前的心臟部位。

韋日明的確有過片刻的驚愕，因為剛才那一刀已將他的衣服劃破了，至於他的肌膚有沒有受傷，只有韋日明自己才知道，但表面上，他却若無其事。

然而這一刀接連地刺出，却是要命的，眼看韋日明這一回非死即傷！

只見韋日明身形稍偏，左手一揚，首先撥開了那男子的手臂，右拳「蓬」的一聲，橫揮而去，只見那男子踉蹌地往後倒跌過去！

阿蘭看得胆戰心驚，趨前正想將那男子制服。

但是，那男子這時候已站穩了脚，當重心獲得平衡時，他並未跌倒，隨即見到他把手一揚，刀光凌空一閃，那把彈簧刀已脫手飛了出去，直對準超人韋日明的胸前擲去，勢似奔雷。

阿蘭欲想制止，可惜鞭長莫及，在這剎那間，阿蘭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高聲向韋日明發出警告：「日明，小心！」

儘管如此，到底還是遲了一步！

韋日明當時正由那邊急急叫過來，目的自然是要制止那男子逃去無踪，加上光綫昏暗，他竟然來不及閃避。

「篤」一聲，刀鋒直插向韋日明胸部，憑彈簧刀那一股去勢，韋日明雖不致於死，也會重傷。

但是，韋日明趨前的去勢却未停止，反而彈簧刀已墮向了地上。

那名被疑為扒手的男子以為傷了韋日明，大可以安然擺脫了對方的糾纏，於是轉身就走。

韋日明雖未傷倒地上，但到底還有一段距離，眼看無法追及，但阿蘭却把臂一橫，及時阻住了那男子的去路，亦足以令到對方吃了一驚。

那男子眼看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情急之下，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動手對付阿蘭。

阿蘭沒有避開他！她明知即使自己鬥不過他，也不怕讓對方逃去，因為韋日明已近在咫尺之間了。

那男子越急，越是手忙脚亂，所以即使面對阿蘭，還是感到吃虧。

他氣喘喘地，想擺脫阿蘭的糾纏，覺路而逃，可惜韋日明三步兩縱地趕到了。

韋日明看來並未受傷，他的身子還是那麼的靈活無比，那男子絕非他的對手，尤其是彼此赤手空拳，吃虧的肯定是那個

男子。

那男子氣喘如牛，章日明立刻手到擒來！

阿蘭急忙檢視章日明胸前，問道：「日明，你覺得怎麼樣了？」

在她的想像中，章日明胸前的肌膚最少也在冒出血來，因爲她目睹他最少捱了兩刀。

但是，除了衣服被劃破了之外，章日明並未受傷。

那傢伙被章日明反手扣住，巳無餘力反抗。

「你的同黨呢？」阿蘭問話的時候，仍然担心地四下裏張望，以防突然之間，有人向他們圍攻過來。

那男子看上去只有三十歲左右，他怔怔地反問道：「什麼同黨？」

阿蘭道：「別裝蒜了，幹你這種行業的，決不會單來獨往，最低限度也有一個同黨爲你接贓的！否則，你如何能站得住脚。」

那男子道：「不！你們弄錯了，我並非扒手。」

章日明把手收緊：「你咀眞硬，人贓並獲，居然還敢否認？」

那男子一條手臂被拗向後，登時痛得叫將起來：「請放過我！」

阿蘭道：「有話還是留待到警局裏去說吧。」

章日明於是推着他，沿住行人道走。

那男子雖然身不由主，但是他還是苦苦地哀求：「兩位，我並非騙你們，我眞的不是扒手，所以我根本也沒有什麼同黨，我只是一間私家偵探社的探員而已，請相信我吧。」

「好藉口。」阿蘭道：「那你爲什麼要扒竊？」

「那只是一項任務啊！」那男子說。

「任務？」章日明怔了一怔，問道：「什麼任務？」

「嗯——」那男子瞪住章日明和阿蘭他們：「我說了出來，你們是否可以放我一馬？」

阿蘭從旁道：「那要看你有沒有說謊的成份。」

那男子道：「我保證，百份之百是眞的。」

章日明和阿蘭交換了一個眼色，一邊打開那男子手中的摺疊式銀包，發覺裏面除了一些鈔票之外，還有一些證件。

阿蘭道：「好吧，你就說來聽聽。」

於是那男子開始講述他的故事：「我是受僱於一間私家偵探社的，最近我們接受了一宗委託，本來顧客的事不能向外界透露，但你們如果能保密的話，我也不妨說說，以交換你們不將我送交警方。

「有一位太太，她年前改嫁後，帶在身邊的女兒突然死了。

「這件事本來也沒有什麼特別，死了就是死了，但是，奇事却發生在死後不久，有親友告訴她，她的女兒仍在人間。

「當初她不敢相信，但是終於她自己本人也相信了，因爲她竟然也親自見過她的死去女兒，就是剛才我跟踪的人。」

章日明不作聲，他是故意讓阿蘭說話，因爲對於人類世界的事情，他自問知得不够阿蘭多。

阿蘭道：「你的故事十分動聽，可惜我不相信！」

那男子忙說道：「我講的都是眞事，你可以致電我工作的私家偵探社，查查我的身份。」

章日明在旁問：「你叫什麼名字。」

「胡志仲。」那男子又說：「我工作的地方，就是神探私家偵探社。」

阿蘭從章日明手中接過那個銀包，把裏面的證件取出來，在路燈之下一邊看，一邊問道：「那麼，你當然知道那少女的姓名吧！」

「她原名岑芬妮，我們的委託人就是岑太太，但我們查得剛才跟踪的少女姓郭，叫郭玉貞。」胡志仲道：「我要扒去她的證件，第一，要證明她的身份，第二，要看看她的證件是否假的。」

阿蘭發覺銀包中的證件果然是「郭玉貞」的，因爲她自始至終，看見胡志仲扒竊之後，至今仍未有機會細看那銀包的證件，然則，他又如何能知物主的姓名？由此可見，他說謊的機會很少。

這件事看似無關重要，而且又已證明胡志仲沒有說謊，在情理上，總應該放過他了，但是阿蘭一想到「死人復活」的事，就要把他留住。

阿蘭問胡志仲：「我想知道你對死人復活的事，有什麼高見？」

「坦白說，當今科學昌明，這一類神怪事，我絕不會相信。但是——」胡志仲突然頓住了！

他用一種充滿了疑問的目光，瞪住章日明和阿蘭：「請問二位究竟是什麼人？我並非查根問底，只是顧客委託的事，實在不可以向外人講得太多。」

章日明道：「你放心，我們除了保密之外，說不定還可以帮帮你。」

胡志仲想了想，終於又說：「聽說同類案件，這巳不是第一宗。」

「你的意思是：你們偵探社還接受了同類的委託吧？」章日明出奇地瞪住胡志仲。

章日明這時候也跟阿蘭有了同樣的想法，就是胡志仲跟踪的可疑少女，會不會又是一名拜月教教徒。

胡志仲道：「我只是一名探員，知得最詳細的，只是我們社長和主任，可惜二位不是警方人員，否則我可以介紹你們認識，讓你們的好奇心滿足。」

阿蘭道：「請留下咭片，讓我們明天按址拜訪好嗎？這些東西暫時還給你。」

胡志仲於是留下了一張他的名咭，同時也取回「扒得」的證件和銀包。

阿蘭看看咭片上欵印了一個放大鏡和一個指模，那是「神探私家偵探社」的商標。中央部份印了胡志仲的中英姓名，下欵則是辦事處的地址和電話等等。

阿蘭終於讓胡志仲走了，因爲他相信了他的身份是不會假的。

× × ×

馮志結夫婦二人帶着他們的女兒馮美美，由警局裏出來的時候，巳經是凌晨時份。

他們是被泰萊警司親自帶走的。目的是要問一些關於死者馮奇的資料。

街道上很靜，靜得像墳墓，這種環境對一家三口的馮志結等人來說，足以令他們的心情重得有如一塊鉛鐵那樣，絕對難受！

那並非因爲馮奇是他們唯一的兒子，而是那一份足有二十年的感情。

街上巳經沒有了公共汽車，馮志結惟有截停了一輛街車，那是當時他們唯一可以見到的街車。

三個人剛上了街車，司機就一邊開車，一邊問道：「馮先生嗎？有人托我帶個口訊給你們，叫你們忍耐到舊曆十五月圓之夜，屆時一切將成過去。假如你們胡亂說話，我們將無能爲力。」

馮志結一家三口同時怔了一怔：「你是誰？」在驚愕中發問的，是馮美美。

那街車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不要管我是什麼人，總之，如果你們希望馮奇有生還一日的，就不要向外間透露得太多。過了幾天，便是農曆十五，屆時將會有人通知你們到一個地方去。如果你依足我的話去做，不但可以見到馮奇，而且，還是一個活生生的親人。」

馮志結夫婦聽了這一番話之後，不但驚奇得說不出話來，還以爲遇上了鬼魂。事實那聲音的確像幽靈。

馮美美較爲冷靜，最少她以前也聽過一些關於拜月教的傳奇故事。但一直以來，她只是信疑參半。事到如今，她對死人能復活的事，還是存有很大的疑問。

她問了街車司機許多問題，但對方沒有回答她。

一直等到街車停在她的家門前，司機還是沒有再說過一句話。

街車停下來之後，車門立刻彈開。

馮志結摸出銀包想付錢，但是司機却擺手示意：「算了，就當作我們的見面禮吧！」

三個人下了車，街車隨即開走！

馮志結呆在路旁，吶吶地說：「我們是否應該報警？我眞懷疑，剛才我們見了鬼。」

馮美美道：「不！我們絕對不能驚動警方，否則大哥就會完全沒有希望。」

「嗯！」馮太太也說：「是的，爲了阿奇，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馮志結再無主意。一家三口終於返家去了。

× × ×

神探私家偵探社的小厮剛把辦公室的大門打開，就來了二個不速之客。

他們是章日明和阿蘭。

小厮以爲有生意上門，招呼他們到會客室去。

會客室之內的牆壁之上，掛了好一些照片，都是這家偵探社社長、主任和探員們，在警界服務時獲奬的照片。目的自然是爲了增加顧客的信心。

章日明和阿蘭都可以見到他們的社長屈臣是一名退休警司，獲奬最多。此外也有不少主任級的警官探員，都是由警界退休出來的。單從陣容看，這間私家偵探社巳給人一種「人才濟濟」之感。

不久，有個外國人在他們面前出現，他正是社長屈臣。此人頭髮斑白，身材高大，雙目烱烱生光。他非常有禮貌地，招呼章日明和阿蘭二人。

阿蘭爲了方便說話，也把章日明的特殊身份介紹了出來。屈臣對他果然肅然起敬。

章日明和阿蘭坦言說出了來意：他們要知道偵探社被委託的事。同時又把如何遇上胡志仲的事，都一一說了出來。絕不轉彎抹角。

屈臣很大方地說：「本來我們的業務必須保密，但是我知道閣下是警方的得力助手，超人的大名我不但聽過了，同時泰萊警司又是的我好朋友，所以你們的要求，我一定盡力而爲。」

說着，他巳示意二人跟他走。

他們走出了會客室，然後走到外面的走廊；繞過走廊，進入另一個門口。這也是這幢商業大厦的另外一個單位。但門前並無任何標記或名牌。

屈臣向二人解釋，這是他們偵探社的實際工作室。剛才那一間辦公室只是要來會客和接生意的。

因此，他們進去之後，看見許多人正在忙於進行各種工作。

據說，他們是一日二十四小時，分三班制，全日輪值工作的。

由此可以想像得到，這家偵探社的生意的確不錯。

就眼前所見，那幾間可以互相貫通的房間，最少巳有十多個男男女女，正在忙於工作，他們正在忙於進行指紋核對，照片冲印，化驗分析等等工作。

屈臣把一名領班召來查詢，那位領班很快就把一個文件夾取了過來。

領班對屈臣說：「社長，岑芬妮和郭玉貞原是一個人。資料都在這裏。」

屈臣把資料翻閱過之後，對章日明和阿蘭說道：「我們是根據那位太太交來的證件，套取了上面的指紋之後，再與胡志仲交回的證件互相核對，證明同屬一個人。兩位不妨看看。」

阿蘭接過文件，與章日明逐一翻閱，其中有那位岑太太交來的照片和證件，亦有胡志仲扒竊回來的。

他們就是將二者之間的照片核對過，也將證件上留下的指紋互相找出核對。證明「岑芬妮」亦即「郭玉貞」云。這也是剛得到的結果，他們將會通知岑太太。

阿蘭道：「我們也想認識那位岑太太，同時希望瞭解一下其他同類案件。可以嗎？」

屈臣毫不考慮地答允了。因爲他對二人的身份絕無半點懷疑成份在內。

於是屈臣又把二人帶回他的辦公室那邊去。

他的辦公室內有其他顧客委託的檔案資料。但章日明和阿蘭他們，只想知道與岑芬妮同類的案件。

也就是說，他們想知道「死人復活」的事，到底是眞是假？

屈臣找出了一份檔案，在他的辦公室桌上攤開了。對二人說：「這是另一件奇事……。」

章日明和阿蘭的視綫，不由自主地集中到屈臣的手上去，發覺他正分別持有二幀照片，一幀黑白的，另一幀是彩色甫士咭。

（未完）

武器科技

烏蘇里江畔一場猛烈的坦克戰

亦雄・譯

壹玖捌×年十一月五日,中(共)蘇開仗了。

這是凌晨五時三十分正,部署在烏蘇里江畔的中共軍隊,突然向蘇聯境內開火,使用了接近二百門的大炮和多管火箭炮。目標是達曼斯基島(即珍寶島)的南方約五十公里的烏蘇里江東岸。這是蘇軍第一百零壹師所屬的第三十七摩托化狙擊團的駐地。該團的約二千名官兵,就住在一個小山坡上面,俯瞰着流向中國境內的烏蘇里江。

那裏一直就是中蘇雙方軍事對峙的第一綫。

中共的炮兵部隊預先準備了射擊陣地。這些射擊陣地幾乎是隱藏在地下的,從地面上什麼也看不到,只有觀測彈着點用來修正瞄準和提供數據的觀測兵,配置在靠近烏蘇里江的中國領土的高台上。他們的頭上都罩着僞花網,並且還挖了個人掩體。

從炮聲和射程看,中共軍隊使用了三種炮。射程一萬四千米的一二二毫米榴彈炮約四十門,射程約一萬八千米的一五二毫米榴彈炮約二十門,這兩者都是屬於炮兵師的火炮,明顯地,中共已經動員了完整編制的一個師,另外就是射程二萬七千米的一三零毫米的加農炮,這種炮的存在,說明更強有力的炮兵部隊也參加作戰了,這是師的上級部隊。

如所週知,一三零毫米加農炮是從遠距離用低彈道發射的,炮彈的炸藥量多,而且威猛。由於遠距離發射的關係,敵方是不容易捕捉到它的位置的。

除掉上述那三種炮之外,就是約點四十門的多管火箭炮。這種武器,一門裝有四十發火箭炮彈,只消二十秒鐘,就可以把全部炮彈發射掉。它擁有在轉瞬間即可以把分散在數百米廣闊地區上的敵人全部殲滅的威力。這本來是蘇聯陸軍發明的,但現在却落在中共軍手裏,還向着他們的士兵發射哩。

從炮擊的規模和時間來看,這顯然是以北面部隊進攻爲前提的準備射擊。中共沒有動員空軍部隊。如果空軍兵力集結在附近的機場,就有可能被經常越過邊境前來的蘇聯偵察機發現,突襲的意圖便會事先被發覺,就因爲這個關係,所以中共空軍才完全沒有出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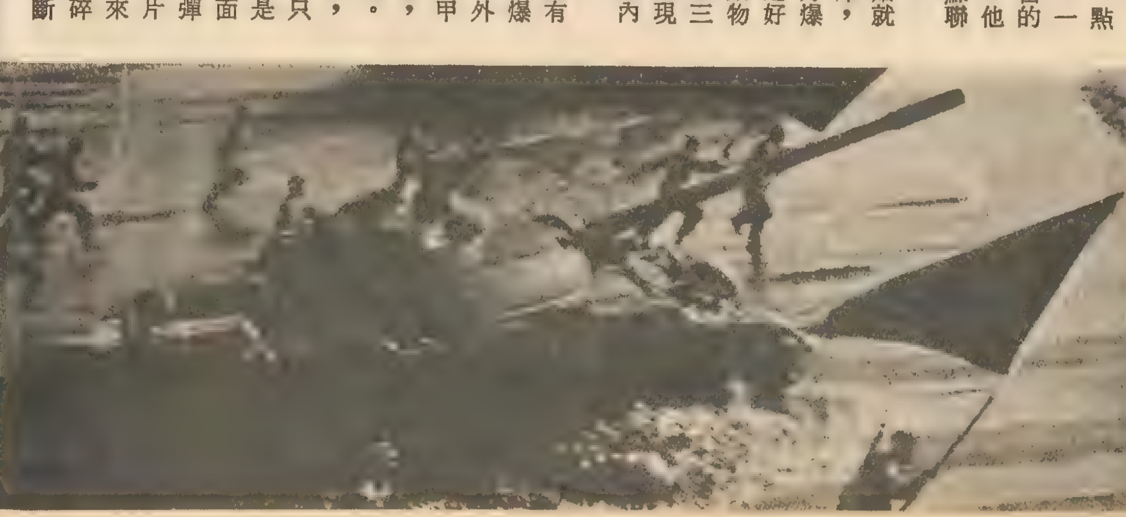
駐地上的蘇軍完全不知道中共軍有此一着的,竟然來一次拂曉攻擊,於是,在炮彈橫飛的黑暗中,出現了極度混亂和悲慘的情景。

駐地上的蘇軍在事前完全得不到一點情報,原來在射擊陣地上的中共軍隊,一早便和十多公里的後方的友軍保持緊密的聯系,通過埋在地下的有綫電話進行,他們之所以不使用無綫電話,就是防止蘇聯方面偸聽。

中共的炮擊也準備得很好。一開始就用穿甲榴彈擊中了蘇軍駐地上的燃料庫,彈藥庫,司令部和通訊站,叫這些地方爆炸起火。在這次突襲之前,中共軍先造好了一個蘇軍駐地的精確模型,各個建築物都縮小到分寸不差的程度。這些情報是三個月前因不堪種族歧視和老兵虐待而從現在中共軍隊炮轟的蘇軍駐地逃往中國境內的西伯利亞的少數民族提供的。

穿甲榴彈是一種可怕的炮彈。它裝有穿過很厚的混凝土和磚牆而到了內部才爆炸的特殊雷管,具有除坦克的厚裝甲以外的普通東西都能打穿的威力。在這種穿甲榴彈的轟擊下,地下通訊室也遭到破壞,於是跟外邊脫了節,混亂情況益發嚴重。

本來這個時候,蘇軍是還沒起床的,炮聲把他們吵醒,於是大部份的兵士,只穿着身上原來的那襲衣服便往外逃。但是,這時射過來的炮彈,却裝有在離開地面約十米的地方才爆炸的雷管的。這種炮彈是有穿透能力,但它四處濺開的鋼鐵碎片,都具有猛烈的殺傷力。不少蘇軍還沒來得及回到他們的戰鬥崗位,已經被炮彈碎片擊倒,使到屍橫遍野,到處都是殘肢斷腿。



對於第三十七摩托化狙擊團團長伊凡諾夫上校來說:這是一樁不幸的事情,自己的炮兵部隊沒有在身邊,否則也可以對中共軍還點顏色,這就組織一場反炮兵戰。不過,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就算他可以調動蘇聯的炮兵部隊,但要發現和破壞從設置在地下的堅固陣地進行發射的中共炮兵部隊,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甚至出動蘇聯空軍,也未必勝券在握的,而且非常危險。在日出前的黑暗中,對地面攻擊能够準確到什麼程度,這是難以預料的,要是攪得不好,很可能在努力發現目標時,已經變了中共最近才增强了的地對空導彈的犧牲品了。



這麼說來,現在就只有靠自己打了。伊凡諾夫上校相信,在炮擊結束之後,中共軍隊的坦克和步兵部隊,一定再進行地面進攻的。

於是他立刻下令殘存的士兵,集中到駐地的西端。那裏有幾個預先尋好準備野戰的防禦陣地,監視着下面的烏蘇里江的,與此同時,他又命令把沒有被大炮擊壞的反坦克導彈,反坦克無後座力炮,機槍,步槍等能够使用的一切武器,都配置到那幾個野戰陣地上去。

伊凡諾夫上校自己也進入了事先準備的在野戰陣地中央的鋼筋水泥建造的指揮部,和倖保性命的士兵在一起,決心擊退即將迫近的中共軍的地面攻勢。因爲在這裏,即使用傳令兵,也可以指揮部隊的行動。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在下一個瞬間,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顆一三〇毫米的穿甲榴彈,把這個中央指揮部和伊凡諾夫上校的軀體,炸成粉碎。倒塌的混凝土和糜爛的肌肉拌成一團。

中共軍繼續進行了三十分鐘猛烈的準備進攻射擊,直至天亮才停止。

負責地面進攻任務的是中共的第一百八十六裝甲師,這個師是特別爲準備打蘇聯而編制的,是中共陸軍的一支秘藏部隊。一年前,中國長春郊外,已經裝備了自己開始生產的西德豹式二型坦克約三百輛。這種坦克是中共軍隊現代化的王牌之一。裝有和超微型電子計算機聯動的一二〇毫米主炮,中共軍方首腦指望它可以勝過蘇聯最新式的坦克T七二。

此外,師屬下的約五百輛裝甲車,大部份都裝備有德法聯合研製的射程四千米的反坦克導彈,這種導彈的威力,可以從T七二坦克的主炮有效射程外,一發便可以摧毀T七二。

多年來,蘇聯的裝甲部隊,一直是中共陸軍最害怕的部隊,可是現在,中共自己終於開始建立了只比蘇聯強而不會次於它的部隊裝備和編制。

這一天,對於接受連續猛烈訓練的中共第一百八十六裝甲師來說,是首次上陣的日子。

烏蘇里江一進入了十一月,就會結成厚厚的冰,足够負担四十五噸的豹式二型坦克通過而毫無問題,但是,到了一二月份的嚴冬,氣溫就會從零下三十度降到四十度,這時候,最新式的武器,也會凍結得不能行動,而軍隊在野外的行動自然也會打了折扣,這是無法依賴裝甲師進行迅速機動打擊的時期,中共選擇了十一月對蘇聯進行突襲,原因在此了。

中共第一百八十六裝甲師那約莫三百輛坦克,編爲三個團,每團擁有坦克百輛,它們相隔兩公里,從三個方向形成三條長綫,分別以蘇軍陣地爲目標,開始行動起來。

在最北進發的是第八十七裝甲團。團長張中校是一位留學西德的裝甲學校回來的,早已經是中共陸軍頭等的坦克戰名手了,在運用豹式二型坦克方面,無人能出其右。

張中校指揮下的一百輛坦克,警惕着來自蘇軍陣地的反坦克導彈的反擊,各輛坦克之間,相隔五十米,形成一列縱隊,橫渡烏蘇里江,它的兩側各留一百米的空隙,像保衞坦克行列似的運載機械化步兵

的裝甲車行列，以相同的速度平行邁進，大部份裝甲車載有霍特反坦克導彈。

在渡過結冰的二百米闊的烏蘇里江中途，張中校指揮下的六輛坦克，成了蘇軍陣地射出的反坦克導彈「薩格爾」的犧牲品。坦克戰不是全員當場死亡，就是毫無損傷，二者必居其一。燃燒起來的六輛坦克動彈不得，同伴們只好把它放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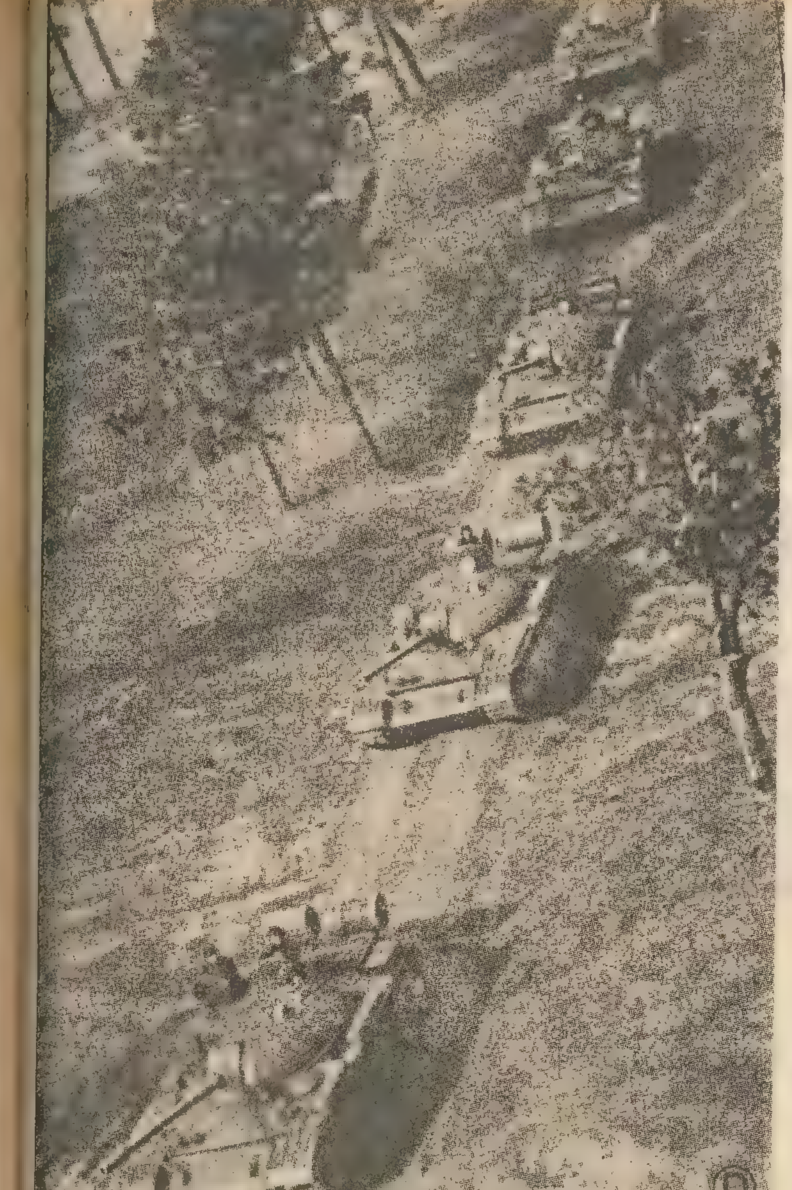
中共的裝甲部隊是不怕犧牲的，他們勇猛地開上丘陵地帶，衝入蘇軍陣地，隨行的裝甲車立即卸下步兵，準備好步槍，機槍和反坦克無後座力炮，一邊找尋目標，一邊分別散開。這一切都是按照訓練時的做法進行的。

張團長最担心的是蘇軍摩托化狙擊團直屬的約三十輛T七二坦克的出現。

「因為裝甲很厚，我方炮擊恐怕也打不壞它。但是，如果它的坦克兵因炮擊而死掉，或者負傷，那沒它就不能活動了。」張團長準備使用這種辦法。

張團長乘坐的坦克，在直屬的一個連和四輛坦克的護衞下，匆促地在蘇軍陣地內轉動，他為掌握情況和向下級指戰員傳達命令而忙得不可開交。張中校的判斷是：蘇軍的抵抗好像已經大大減弱，指揮也混亂，有組織的抵抗快要結束了。

突然，在晨曦中，右二十度方面，距離約六百米處，以燃燒起來的燃料庫的火燄為背景，出現了T七二的黑影，張團長所乘坐的坦克的炮手，不敢怠慢，沒有請求射擊許可，就瞄準了T七二發射出穿甲彈，一發就擊中了，以五倍音速發射的穿甲彈，憑着彈頭的硬鋼和運動能量，打穿了T七二坦克的炮塔正面，炮塔的裝甲本來也不薄的，厚達十五厘米，可是轉瞬之間，它便變了鐵屑。



本文各圖說明：Ⓐ中共軍由坦克掩護直衝越軍陣地Ⓑ共軍的戰車及坦克陣Ⓒ越軍全力反撲Ⓓ越軍經常進行假想侵入中國的戰事演習，但結果只是心勞日拙。

坦克戰一定要先發制人的，一定要儘快發現對手，即使相差是一秒鐘，也是以發射較快的為上算。所以張團長對於這個炮手沒有得到車長准許，便獨行獨斷的發炮並沒有加以指責。

可惜他沒有注意到，當時蘇軍陣地還沒死去的一名蘇聯兵士已經用反坦克導彈瞄準了團長的坦克發射了，這枚導彈在空中飛行了約一千五百米，落點就在團長乘坐的坦克炮塔的後部，把那裏所貯藏的彈藥引爆了，那是裝甲最薄的部份，炮塔被炸得飛離二十多米遠，團長乘坐的坦克隨即變了一副鐵棺材。

團長的坦克之所以被當成目標，這是因為車上的通訊天綫上面，高高地掛着團長旗。

結局是中共的最精銳的裝甲師大批出動，實行突襲進攻，達到了預期目的。戰鬥了約莫四個鐘頭，戰事結束了，中共方面大勝，上午十時許，中共裝甲師撤離現場，再次渡過烏蘇里江，回到自己的陣地去，蘇聯並沒有用另外的部隊追擊或者截擊中共軍隊，原因是中共所沿着撤退的道路，早已經配置了強有力的防禦部隊，蘇軍自量，不敢輕舉妄動，同時，那裏的地形是高山地區，不適合於機械化的蘇聯部隊行動。

這四個多鐘頭的戰鬥，中共方面死傷的人數是八百一十三名，其中戰死的是一百六十三名，蘇聯方面，可傷亡慘重了，不但他們的團長伊凡諾夫上校做了炮灰，駐地上那二千名兵士，倖免於難的，寥寥可數！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蕭逸・文

黃白石・圖

塞外飛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寒谷二老的勾魂使者「黃面無常」康淮來到崑崙山上，遇上了杜鐵池，康淮要杜鐵池指引他去找秦冰，杜鐵池說不知道，康淮遂獨自向林內繼續尋去，而杜鐵池却迅即來到秦冰隱身之處，把此事告訴秦冰，不久，康淮也找到了該處，杜鐵池挺身維護秦冰，康淮趾高氣昂，要杜鐵池少管閒事，杜鐵池恨他那氣焰盛天的樣子，決定管到底，因此雙方展開了激戰，一時間，雙方劍光在空中翻騰糾纏不清，一時難分高下，後來，康淮取出一口骨鑲，唸唸有詞向空中一拋，天空中出現九個骷髏，口中噴烟，把現場罩住……

此地不宜居　遷地最為良

杜鐵池手裏取出「破月三寶」之一的「兩刹神珠」，正待施展，耳邊上却聽見秦冰的傳聲道：「道友注意，這廝的『化屍毒瘴』厲害得緊，不可讓它近身……」聆聽之下，由不住使得杜鐵池為之吃了一驚。

——他早先由秦冰咀裏悉知寒谷二老的「化屍神光」厲害非凡，此刻黃面無常所施展的「化屍毒瘴」，雖非同樣物什，似乎却有雷同之處。

心念方動，鼻子裏已嗅到了一種異味，初嗅之一霎，似有一種異香，由不住心旌為之大大搖動了一下，這才知道不妙，慌不迭忙即止住了呼息。

然而，雖說如此，這一嗅之害，却也大是可觀。

杜鐵池當時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眼前金星亂冒，差一點倒了下去——。

他又那裏知道，眼前黃面無常康淮所施展的「化屍毒瘴」，雖不若寒谷二老的「化屍神光」那麼厲害，却也是非比尋常，以眼前情況而論，差一點道行的人，即使只要吸上這麼一點，也會全身癱瘓，一時三刻之內全身化為膿血而亡！

杜鐵池一來道基深厚，再一方面因他服食過曠世難逢的「靈石仙液」，整個體質皆有了變化，算得上脫骨換胎之妙。

有了這雙重原因，才使他免於眼前一步大難。

雖然如此，他却也難以當受得住，在一陣天旋地轉裏，手上的兩刹神珠先已出手，化為紅紫兩道耀目奇光，風扇般地旋轉昇起。

眼前黃光慘霧，吃前者旋光一絞，頓時四下飛散開來，杜鐵池却是再也挺受不住，身子晃了一晃，終於坐了下來。

雖然如此，他頭腦却依然還能保持清醒，自己知道已經為對方化屍毒瘴所中，暫時不能有所施展，只宜運功調息，設法將毒氣逼出體外才是上策。

這麼想着，他遂即排除雜思，只管抱元守一，運功調息，暫時不向對方出手。

「黃面無常」康淮先見對方身軀不穩，似已爲自己所放出的毒瘴所中，心裏不由大爲驚喜，後來雖見對方出手法寶過於神奇，惟既然他中毒於先，便不愁他不倒斃當場，由是心裏大爲篤定。

那裏知道，情形並非這樣。

眼前杜鐵池雖然面現不支的坐了下來，可是看來情形却顯然並沒有繼續惡化。

「黃面無常」康淮心裏拿不定，先自口發狂言，一聲怪笑道：「小輩，你已爲道爺毒瘴所中，如果沒有道爺獨門的特製解藥所救，一時三刻之內便將性命不保，化爲膿血而亡，怎麽？你還眞的要爲那個姓秦的賠上一條性命不成？」

杜鐵池耳中雖然聽知一切，却不便回答，他知道毒瘴厲害，刻下爲自己功力逼向丹田，如果一開口出聲，保不定中氣外洩，便難免中毒受害，是以閉口不發一言，却只把七修仙劍收回，只賴那顆兩刹神珠所幻化的紅紫旋光護住身體，不使對方魔焰毒烟再次攻入。

「黃面無常」康淮說了兩遍，見對方不答，情形却並沒有繼續惡化，當下咬了咬牙，繼續催動骷髏魔鐶，一時魔火毒烟充斥了整個山巔，奈何杜鐵池賴以防身的那顆兩刹神珠，却是神威無匹，雖然杜鐵池並沒有繼續行法施展，却已是甚爲了得，康淮在施展的魔火毒烟一任何等猛烈，却是無論如何，連一點邊兒也沾不上。

康淮這樣猛攻了一陣，並未奏功，他原以爲杜鐵池既爲毒瘴所中，萬不能支，那裏想到，等了甚久之後，猶不見什麽動靜。

他原思再施別樣法寶向杜鐵池進攻，忽然轉念一想，頓時改了主意，身形電轉之下，化爲一道赤焰撲向山巔石林之上。

——他既然已經測知了秦冰藏身之處，杜鐵池又爲毒瘴所中，刻下動彈不得，眼前豈不是向秦冰出手的最佳時機？

原來這個「黃面無常」康淮跟隨寒谷二老已有數百年之久，一身法力饒是可觀，有這門功力確是詭異莫測，當世罕見。

當下身形縱處，借助石遁之術，實地向地下隱去，便一逕向着秦冰藏身之處潛來。

對於秦冰來說，此一刻也實在是尷尬之極，他的觀察極爲敏銳，並非不知康淮向這邊潛來，只是實在無力再行照顧，長嘆一聲，也只有靜中觀變了。

眼前紅光一連閃了兩閃，「黃面無常」康淮已現身眼前，却只見秦冰直睡冰榻之上，週身上下圍繞着一層淡淡青霞，康淮雖然已屬穩操勝算，却也知道對方秦冰法力高深，鬼智多端，是以一上來還不敢十分造次，冷冷一笑，一雙三角怪眼瞬也不瞬的向對方逼視着。

「秦冰，久別了，想不到你竟然還沒有死……沒別的事，奉了兩位老祖宗的命令，請閣下跟着我回去一趟，嘿嘿……你是聰明人，下面的話我也就用不着再多說了，你看着辦吧！」

「黃面無常」康淮爲防對方有詐，話聲出口，也學對方一樣，先自放出一蓬內罡氣，護住了全身上下，倒要看對方如何回答。

却只見冰榻上的秦冰緩緩睜開雙眼，用一種異樣冷漠的目光向康淮注視着。

「康淮，你不過仗着紅木嶺兩個老兒的勢力，就敢如此橫行，居然胆敢用化屍毒瘴，向人亂下毒手，那麽杜道友乃是前輩仙人七修眞人的三世嫡傳弟子……這一次你闖下了大禍了。」

康淮怔了一怔，雖然杜鐵池方才自認是七修門下，到底未經證實，現在秦冰也這麽說，想來是不會錯的了，果然如此，這個禍却是闖得不輕。

轉念一想，無非是因爲秦冰而起，不禁把一腔怨恨全都發洩在秦冰身上。

當時冷森森的笑了笑道：「這只怪他要爲你這老兒強自出頭，怪不得我，廢話少說，秦冰，你這就跟我走吧，要是敢玩一點花樣，可休怪我手下無情。」

秦冰聆聽之下，似乎十分吃力地欠身坐起，一面氣息喘喘的道：「這件事我已想過很久，與其在此冰室渡日如年的挨着，過着不死不活的日子，倒不如尋個痛快，我就隨你去見一見兩個老兒，尋個了斷，又便如何……只是我而今五中俱虛，行動不便……哼哼……如果你一定要我走，少不得要借助尊駕大力了！」

「黃面無常」康淮見他這麽說，心裏大爲高興，他原以爲對方無論如何也不會順從，一場拚殺在所難免，却沒有料到竟是這麽容易就答應了，如能生擒此人回去送交二老，不啻是大功一件。

心裏一樂，康淮表面却故示沉着，冷冷的道：「這倒還像是兩句人話，姓秦的，你可得仔細着點，眼前你這條命可全操在道爺我的手裏，我要你活你便能活，要你死你便是有一百個也活不了……你要是有甚麼鬼主意，我勸你還是少施爲妙。」

秦冰冷笑道：「你既然這麽說，那就一切看着辦吧——我也無能爲力了！」

說時，病軀微伸，却又緩緩的躺了下來。

縱然是這麽輕微的動作，在他作來却是吃力萬分，咀裏頻頻喘息不已！

面前人影倏閃，康淮已站立榻邊！

——他見眼前秦冰，的確是傷勢嚴重，以他目前情況料難與自己匹敵，又懼他何來？

「好吧，秦冰，此去紅木嶺，相隔千里，路途遙遠，你打算怎麽個走法？」

「我已無能爲力！」秦冰苦笑着搖搖頭：「自然由你携帶同行了！」

「不過——」秦冰緊接着又有氣無力的道：「此去一路天風凜烈，即使賴尊駕托護，我也萬難支持，只怕未到尊府之前，先已經命喪黃泉……倒是有勞……尊駕一場了……」

短短的幾句話，他却半天才陸續說出，襯着他微弱的神態，失神的眸子，眞像是一句話接不上馬上就要完蛋！

「黃面無常」康淮心裏倒着實的爲之吃了一驚，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正可大大的在寒谷二老面前表功一番，可不願意他這麽就死了。

——是以秦冰這麽一說，倒是把他唬住了——當然，他所以期望秦冰不死，其中是有原因的，只是此刻却不便道出，讓對方先已心存警惕！

微微頓了一下，他冷笑道：「眞有這

麽嚴重？哼哼……你不要用死來嚇唬我，道爺可不吃這一套……」

秦冰看得清楚，對方雖然咀裏說不吃這一套，事實上的確還是吃這一套！

「唉……」秦冰輕嘆一聲，冷冷一笑道：「既然這樣，尊駕就看着辦吧！」

說時，他乾脆就閉上了雙眼，不再答理康淮！

又過了一會兒，「黃面無常」康淮才哼了一聲，道：「依你之意，要怎麽個走法？」

秦冰緩緩睜開了眼睛道：「我此刻五內儘虛，中氣已散，如要御空駕氣，長時飛行，非得要暫時內繼乾元不可，這一點你豈能不知？」

康淮點點頭，沉思了一下，對方說的倒是實話，只是這麽一來，自己却要拚耗不少元氣，好在以自己的功力，兩三天之內便可恢復，倒也不必在意！

「哼——好吧。」康淮冷冷的道：「我們這就走吧，這一去，你是不會再回來的了，有什麽隨身東西，却要帶好了！」

秦冰苦笑着微微搖搖頭道：「我還有什麽東西……？來吧——借點眞氣給我！多謝，多謝！」

一面說，他緩緩探出了一隻白皙瘦手，另一隻手將袖子翻起，現出了曲池脈門，這副樣子只等着黃面無常康淮以眞氣深注而入了。

康淮深知對方爲二老的化屍神光所中，竟然不死，實屬意外，這種情形也只宜藏身冰窖氣溫極寒之境，才得苟保一時，不使傷勢發作，自己既要將他擒返紅木嶺，數千里長途飛行，出入大氣層，顚簸奔波，只有以乾元內力暫時灌入對方身體，捨此一途，實在也別無良策了！

他那裏知道秦冰百十年冰室靜居，練成了一門外界罕知的「冰魄寒禪」之功，端的厲害無比，可笑康淮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竟然沒有想到憑着秦冰的聲望與地位，何至於卑下到以自己命運來聽憑人家安排地步！也是康淮昔日爲惡多端，今日才有此報應。

當時聆聽之下，康淮以爲事在情理之中，竟然不疑有變，遂即於丹田之內提吸起一股眞氣。貫注於手掌之上，這才向前一步，探手直向着秦淮腕脈上抓去。

那裏知道，就在康淮的手掌，方自一抓上對方腕脈，尙還不待運力的當兒，先是一股極大的吸力，將他整個手掌吸住，緊接着一股寒流，冰電也似傳了過來——以康淮之閱歷，自然知道是怎麽回事，可是到了這一霎，再想收手已來不及……

只聽見「波」的一聲輕震，一片血光，陡地自康淮身上噴了出來。

那眞是奇異，難以想像的一霎。

原因在於康淮內蓄的元罡暖和之氣，猝然爲秦冰的冰魄極寒氣息攻入，這一暖一寒兩種絕不能相容的氣機乍然接觸之下，再加以自秦冰脈穴之內所傳出的一股冰魄功力，乃致於猝然爆炸了開來。

這一炸之威，甚是可觀，「黃面無常」成了「血面無常」，非但如此，自顏面以下，小腹之上，整整的上半個軀體全然炸碎了開來。

事發驟然，以「黃面無常」康淮之老謀深算，竟然不會料到會有此一手，一時之疏忽，却爲他帶來了無以彌補的殺身之禍。

隨着這一聲爆炸之後，緊接着是慘不忍睹的血肉橫飛場面。

一股血光直由康淮殘餘的下半個身軀裏衝天直起。透過千丈寒冰，直起當空。

秦冰焉能不知放過了對方元神的後果厲害，只是這一霎，在他施展出「冰魄寒禪」功力之後，已是再也提不出任何力道了，只得眼睜睜的看着康淮元神借助血遁之光脫逃而出。

「黃面無常」康淮元神，借助血遁之光一逕衝開了千丈冰層，帶着一聲淒厲的尖嘯，方自騰空而起，活該他流年不利，命該如此，就在此一霎之間，平空裏一蓬銀絲，有如漁夫撒出的一張漁網，自斜刺裏驀地衝霄直起，只一下已將空中康淮元神網兜於其中。

眼看着那面銀絲細網乍然向後一收，已將網內康淮束了個緊，一任其在網內東西亂闖，休想能脫身而出，只急得在其中頻頻打轉不已。

眼前金光乍閃，現出了個綺年玉貌的道姑，正是後山主人，崑崙七子中的「飛花仙子」藍宛瑩。

那束在銀網中的康淮元神，雖說是法身已毀，到底修爲已久，元神已固，原可借血遁之術返回紅木嶺，懇請「寒谷二老」再爲他另覓色身，行法復元，或是再生爲人，雖說曠日費時，到底還有轉生之機，這一霎爲藍仙子飛網擒住，那能不焦急萬分。

藍仙子駢指在當空指了一指，那面飛網頃刻間又自縮小了一些，同時間急速下降，就落在藍仙子當頭上方，只管頻頻轉動不已。

「那裏來的妖道，胆敢在我崑崙山撒野，今天却是饒你不得！」

一面說，藍仙子手指當空，眼看着那面銀絲細網閃爍起一片刺眼銀芒，只待向裏一收，「黃面無常」康淮這條性命，無論如何便萬難保住。

網內的康淮，一眼認出了對方女子，敢情竟是名震寰宇「崑崙七子」之一的「飛花仙子」藍宛瑩，久聞此女一向是嫉惡如仇，乃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自己此番出魂，不幸的又落在了她的手裏，看來眞是命當如此，萬無倖理了。

情急之間，偏偏又不能開口出聲，只急得康淮頻頻叩頭不已。

藍宛瑩冷冷一笑，注視着光網之內的康淮元神道：「哼——你只當現在我認不出來是你麽？你做的壞事還不夠多？今天既然向秦道友趕盡殺絕，我也就饒不過你，就是得罪了兩個老怪物我也不在乎！」

——她匆匆來此，只見康淮元神血遁而出，一時莫名所以，只以爲秦冰已爲對方暗算，念及昔年與秦冰之一段情誼，不禁大爲感傷，一腔怒火也就必然的發在康淮身上，恨不能立時要對方形神俱滅！

眼前情形，康淮已是無能爲力，藍宛瑩話聲一落，也就不再留情，手指一指，那面銀光細網，一陣力收之下，耳邊上只聽得「吱吱」兩聲尖叫——康淮元神已喪之大半。

耳邊上忽然有人尖嘆一聲道：「七妹施不得！」

聲出，人落。

奇光閃爍裏，「巧雲仙子」崔玫忽地自空飛墜而下，隨着他手勢力探之下，自其纖纖五指尖上，各自暴長出一道白光，一出即落，驀地抓住了那面銀色光網，一掙之間硬性的把那面光網給拉開了一縫。

是時康淮元神已喪其大半，只剩下一縷游魂，却也萬萬不會錯過這一霎良機，帶着一絲淒厲的哀鳴。這絲游魂，已化爲一道黑氣，直循西方，疾若電閃星馳一般地消逝不見！

藍宛瑩乍見此情景，由不住微微一怔，正待追上去，却已爲「巧雲仙子」崔玫一把抓住道：「七妹不可！」

藍宛瑩用力的掙脫了她的手掌，這才發覺到那位游魂早已逃走無踪。

「四姐妳……？」

藍宛瑩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賭氣不言。

崔玫看着她輕輕一嘆，微似埋怨的道：「妳這又何必？太任性了……？」

藍宛瑩冷冷一笑道：「我的事妳以後少管？天塌下來都由我來担當。」

崔玫素知這位幼妹行爲任性，眼前在氣忿頭上，竟連自己的話也是難以聽進，却也不與她爭論，哼了一聲道：「那一個又要管妳的閒事？只要到時候不來找我就好，妳自己看着辦吧。」

說罷，伸手向着空中微微舉了一舉，一片霞光閃過，便已無踪！

藍宛瑩賭氣也沒有理她，遂即走向一邊，只見杜鐵池已經撤去了護身法寶，正自閉目打坐調息，她在旁邊靜觀了一刻，見他出息均勻，面色已轉紅潤，料無大碍，遂即放心離開。

她才走了幾步，却又定了下來——心裏實在又有些放心不下——地下的秦冰刻下是死是活？到底怎麼樣了？

輕輕嘆了一聲，她站立在當地發了一會兒呆，終於忍不住行法向地底潛來！

多少年以來，她雖然明明知道這位昔年的戀人就在地底冰層受苦受難，但是爲了不再重蹈覆轍，爲了向道心切，雖然近在咫尺，也狠下心來不再去理他，當眞是所謂「咫尺天涯」了。

然而這一霎，她却實在忍不下來再不去看看他了。

以藍宛瑩之無上法力，幾乎無所不能，眼下紅光一綫，帶着她的化身，地底游龍也似的一逕把他帶到了秦冰所隱身的那間小小冰室！

幾乎是沒有帶出一點點聲音，她已經站在了秦冰的冰榻旁邊。

冰榻上的秦冰看起來是那麼的消瘦、纖弱……這一霎，如非藍宛瑩親眼所見，簡直令她難以相信——

這個看上去瘦骨嶙峋的人，就是昔年翩翩風采，仙風道骨的秦冰？

「不……不……」她心裏震撼的叫着：「絕對不是他，絕對不是他……」

然而，緊接下來，他的信心又爲之動搖了。

——就在那張蒼白的瘦臉上，她認出了那雙斜飛出鬢的長眉，認出了那挺直的鼻樑……正是昔年心上人的最佳寫照，儘管歲月匆匆，百年荏苒，但是秦冰所留給她的神采記憶，却是永遠也抹滅不了的。

看着看着，她一陣心痠，幾乎流下淚來。

她很想探出手來，試探一下秦冰的傷勢、病情……也許他已經死了吧？

——這原是一個最自然不過的平常動作，然而，在藍宛瑩行來，却是那麼的躊躇……

她却也忘不了那段戀情帶給自己的災難、傷害——設非是「銀眉子」以次各兄姐的惠於援手，她已經身陷情刦，爲情魔所困，至今落到一個如何下塲，簡直不堪深思！

由是——那隻伸出的手，在幾乎已經觸及秦冰面頰的一霎那，却又慢慢的收了回來。

然而，即使是這麼輕微的一個動作，却已足够驚動了冰榻上的秦冰！

——他忽然睜開了眼睛！

在他的目光，忽然觸及到面前藍宛瑩的一霎，簡直像是觸了電似的爲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四隻眼睛有如磁石引針般的緊緊對吸住了。

「啊……妳……？」

那麼長久的無邊歲月都已經過去了，在萬般無奈，充滿了失望與感傷的今天，這一霎，又讓他看見了這個人，這張曾是他朝思暮想，令他爲之神魂顚倒的臉，竟然會不可思議的又出現在自己眼前——不會是作夢吧？——簡直比夢境更令人難以捉摸。

「妳……妳怎麼來了？」

說了這句話，他隨即作勢要坐起來，只是體質過於虛弱，竟然不能從心。

藍宛瑩看在眼裏，不得不伸出一隻手來制止住他——

「用不着……你還是睡着好了……」

「我……」秦冰苦笑了一下：「妳請坐下……這裏太小……太……」

「用不着客氣！」藍宛瑩吶吶的道：「我只是順便來瞧瞧你，一會兒就走。」

「啊……是……我知道。」

說了這幾個字，秦冰又閉上了眼睛。

然而這一霎，他整個心都亂了。

原是想狠下心來，不再理她的，可是一想到對方馬上就要走，在這裏只不過片刻的逗留，這「一面之緣」，該是何等的寶貴？豈容錯過？

眼睛便又睜開了！

「這些年月以來，你還好麼？」

——問了這句話，藍宛瑩立刻發覺到語病太多，只是想收口已是不及，話已經出口，也只有處之泰然。

天知道，她的心該是多麼的淒苦？

「哼！」秦冰深邃的眼睛裏，顯示着一種被嘲弄的憤怒：「妳問我……『還好』？……妳……看呢？」

藍宛瑩臉上顯現出一絲惻然！

——她微似尷尬的道：「你的事我都知道……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妳是說……要我忘記過去所發生的一切？」

秦冰的目光幾乎是冷酷的！

藍宛瑩輕輕一嘆道：「秦道友，你我都已是過來的人了，什麼話都不必再說了，你身經大難，很抱歉，那時我未能及時救你，以至於使你落到這般田地，說來實在是有些不當，但是那年我本人亦身遭大故，正所謂自顧不暇……唉：這些也就不再談了，只希望你能心平氣和，好好自修珍重，不要再記掛這些過去的事吧……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請求……望你接納！」

「很好……」秦冰冷冷的點頭：「妳能說出這幾句話，也算……」

說着，他情不自禁的閉上眼睛，嘆了一聲，搖搖頭，不能盡言！

藍宛瑩頓了一下，秀眉輕蹙道：「這裏既已爲人發現，看來你是不能再住下去了，未來你可有個什麼打算？」

秦冰又睜開了眼睛，臉上一片淒涼。

藍宛瑩道：「我剛才看見寒谷二老的手下康淮元神遁出被我擒住，本要毀了他的元神，一了百了，不意四姐忽然救了他，使我功虧一簣，却也受了重創，這麼一來可就與那兩個老怪的仇結得更大了！」

秦冰道：「對妳來說，這誠然是很不智了……」他冷冷一笑道：「說來全是我的罪過！」

藍宛瑩低下頭道：「這怎麼能說是你的罪過呢？是我自願的！」

秦冰情不自禁的抬起目光來，默默地看向她！

藍宛瑩與他的目光才一交接，趕忙移視一旁，簡直不敢與他對視，心裏怦然吃驚。她如今已登仙籍，平素接觸，幾乎已無可能使她爲之分心，然而這一霎在與秦冰的目光接觸，兩相面對，互吐心聲之下，竟然會爲之心搖神蕩，幾番難以自已！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昔日的無情雖說已成既往，到底不同凡响，有其刻骨銘心之處，此時此刻，目睹着昔日愛得死去活來的心上戀人，眼見他憔悴如斯，焉能會不爲之動心、痛心？

「說吧！」終於她違背了自己來時的初衷：「我還能爲你盡些心力麼？就算用來彌補過去對你的不周之罪吧！」

秦冰搖搖頭道：「妳不欠我什麼！」

「眞的你會這麼認爲？」

「我確是這麼認爲！」

「好吧！」宛瑩輕展愁眉，微微一笑道：「到底我們是老朋友了，站在一個老朋友的立塲，在故人落難之際，爲他盡些心力，總也是不爲過之吧！」

——她情眞意摰的道：「請你告訴我，我能爲你做些什麼呢？」

秦冰搖搖頭：「我別無所求——妳今天來這裏看我，已經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意外收穫了！」

宛瑩心裏一陣惻然，忍不住脫口叫了聲：「冰……」

這聲稱呼彷彿又把秦冰拉入到久遠的夢境，使得他睡在冰榻上的軀體爲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兩個人都呆住了。

在藍宛瑩來說，她似乎已經警覺到自己的情緒的變動，一時驚止，內心却翻起了層層漣漪，這一霎之心神交戰，端的非局外人所萬難瞭解、洞悉！

秦冰又何嘗不然！

他終於支起了瘦骨嶙峋的軀體，身子在此一霎間，抖動得那麼厲害。

「宛瑩……妳……？」

藍宛瑩上前一步，搭住了他搖搖欲墜的身子！

當眞是神仙亦有情，心裏一陣難受，兩行熱淚由不住點點滴滴順着兩腮滑落下來！

——她的一雙攙扶着對方身子的手，亦不自禁的爲之輕輕顫抖——這雙手遂即不自禁的落在了秦冰的掌握中！

「宛瑩……」

秦冰語音淒楚的道：「妳眞的就要走麼？」

藍宛瑩試着想把被他握住的手抽回，一來對方握得甚緊，再者，自己兩隻手承担着對方全身的重點，一旦收回來，對方勢將非跌倒不可，略一猶豫之下，只得讓對方繼續握着。

「唉！」她輕輕嘆息了一聲：「妳這又是何苦？」

秦冰苦笑了一下，緩緩收回了那雙緊握着對方的手，藍宛瑩乃得輕輕把他身子平着放下來。

「我今天來看你，情知是很不智！而且……」說到這裏她立時頓住，輕輕嘆息了一聲道：「這些也不去說它了，只希望自今日之後，你能把我忘了，好好珍惜自己，也不枉你我過去相交一塲……」

秦冰搖搖頭道：「我已經完了……倒是妳能有今天的成就，實在不容易……妳說得不錯！今天妳來看我，對妳來說，實在是很不智……更何況又開罪了寒谷的兩個老怪物，憑妳如今的道力，自是可以不懼，但到底是一件痲煩的事，妳却要好好作一番防備才是！」

藍宛瑩苦笑着搖搖頭道：「這你倒不要爲我操心，寒谷二老眞要是不知好歹，來到西崑崙尋仇，哼哼，我也只好放手與他們一拚了，眞要敵不過，我那幾個兄姐也不能看着我吃虧，只是那麼一來，這塊海內三十六洞天福地之一，便只怕要遭受破壞，萬難保存，那倒是一大罪過了！」

秦冰喟然道：「這一切皆是因我而起！想不到事隔百年之後，我又爲妳帶來了痲煩！」

說到這裏，他微微一頓，冷笑一聲道：「寒谷二老也未免欺人太甚，我如今落到了這般田地，他們兀自放不過我，與其在這裏坐以待斃，倒不如找上門去，看看他們如何對我發落！」

藍宛瑩搖搖頭道：「我認爲這可是下下之策，你打算着那兩個老怪物不敢麼？這麼吧……」

——微微思索了一下，她眉頭微蹙道：「——我有一個主意，不知道你肯不肯屈就一下，當然，這樣對你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秦冰微微怔了一怔，奇怪的向對方注視着！

藍宛瑩道：「你現在的住處以及本身已經被人知道，往後的日子只怕更爲險惡，不如……還是遷地爲良吧！」

秦冰點頭道：「妳當我不想麼？只是我的傷，只適宜在此苟延——」

藍宛瑩插嘴道：「那也倒不盡然！我

倒有個地方，如果你能去那裏，實在强似在這裏百倍！」

秦冰眼睛爲之一亮——這是他朝思暮想而不可得的事情，焉能會不答應？只是這件事太以離奇，倒要聽聽看是什麼一處所在了。

藍宛瑩這才注視着他微微一笑道：「我有一位道義之交，提起這個人你當然也認識，你當然聽過洗星老人這個人吧！」

秦冰怔了一怔道：「妳是說君也平那個怪人？」

「就是他！」藍宛瑩道：「他爲人雖然有幾分輕狂，但是却很重道義，眼前因爲南極墜星之事，須要我們七人帮忙，又因爲他與我頗爲投機，所以如果我有事相託，他一定會全力帮忙！」

秦冰黯然點點頭道：「倒也罷了，只是我這傷勢，須要特殊地方才得療養！」

「這個我當然知道！」

藍宛瑩一笑道：「洗星堡雖說不是極寒之地，但是你不要忘了，那裏經君也平開鑿了一道寒泉——」

「啊——」

一言驚醒夢中人。

秦冰立時如夢方醒似的，恍然憶起了究竟！

「是吧！」藍宛瑩道：「那道地底寒泉，爲的是配合君老頭子所練的至陽之功，如今據說他的元陽功力已然練成，那道寒泉却仍然存在，並在那裏建有一座『奔雷殿』，據說我輩道家中人，如能居住於彼，日夕身受寒泉洗濯鍛鍊，將是大有裨益！」

秦冰聆聽至此，頓時大爲興奮！

——他原是對於自己身體之復元，已不存希望，這時聽藍宛瑩提起，一時間信心油然大增，木然凝固的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番喜色！

「這可是眞的？」秦冰的聲音微微顫抖着：「果眞這樣，我總算得救了！」

藍宛瑩輕輕一嘆道：「說來眞應該怪我，我始終還不知道你竟然會落到如此地步，要不然我早就……好在亡羊補牢，也許現在還不算太晚！」

秦冰忽然面色又轉得頗爲沉重，苦笑了一下道：「君也平這個人怪得很，我與他過去雖有一面之緣，但是却談不上什麼交情，以他的爲人習慣，雖有妳大力推薦，只怕也不一定能爲他所收容……」

藍宛瑩一笑道：「那也不妨一試？」

一面說，她遂即左右打量了一眼道：「你這裏可有什麼需要隨身携帶的東西沒有？」

秦冰輕嘆一聲道：「我以爲洗星老人那邊……」

藍宛瑩道：「這件事你就不必再遲疑了，杜道友還在外面，我意不妨約他一同前往！」

秦冰點點頭道：「這位杜道友可眞是我的救命恩人了。爲了我，害得他幾乎遭刦……我可是罪莫大焉了！」

藍宛瑩道：「這位道友福星照命，每一次遇難，皆能逢凶化吉，我們已爲他詳細推算過，經過眼前這一步刦難之後，便有驚無險了！」

秦冰原有無限離情別緒，待要向對方吐訴，此去洗星堡原有一段距離，正可好好傾訴一番，如有杜鐵池同行，便不能暢所欲言了，自是遺憾之事，只是轉念一想，藍宛瑩何以要拉着一個局外人走上這麼一趟？莫非杜鐵池與洗星老人二者之間，還有什麼夙緣？或是含有什麼深意？——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多疑！

藍宛瑩含笑道：「杜道友來了！」

秦冰再一留神，施展透聽之術，果然隱約聽見一陣細微的絲絲之聲漸行而近，如非運功細心留神傾聽，簡直是聽它不見，而藍宛瑩却能在未發之先，竟然先已有所測知，的確別具不同凡响之功力，心中好不折服！

思索之間，杜鐵池已施展地遁之術，來至室外。

藍仙子不待他先發言，遂即笑道：「杜道友請進無妨，我們敬候多時了！」

一面說時，遂即由手掌心裏飛出了一道青濛濛的氣體，向着正面石壁上照射過去！

敢情藍仙子法力通神，無所不精，即以眼前所發射這道青色氣體而論，乃屬五行遁術中之「石青太乙」之術，端的微妙之極！

一時之間，只見青光照處，眼前冰室正面石壁，霍地湧現一洞，像是開了一扇門戶一般！

就在這扇門戶乍開的一霎，杜鐵池已駕着一幢白光湧身而入。

雙方見面之下，杜鐵池頗感驚異的道：「原來仙子也在這裏……這就好了！」

他心裏一直在担心秦冰的安危，乍見藍仙子在此，不由寬心大放，再者他二人原是昔日愛侶，此番相會，自是難能可貴，自己顯然來得魯莽了。

當下轉向秦冰抱拳道：「秦前輩曾爲那妖道所傷？」

秦冰感激的道：「還好，只是傷了些元氣而已，道友如何？」

杜鐵池道：「總算有驚無險，那妖道下落如何？」

藍宛瑩在一旁微微含笑道：「秦道友壞了他的肉身，我却傷了他的元神，只是還是讓他跑了！」

杜鐵池搖搖頭輕嘆道：「看來他是命不該絕，只是這麼一來，怕是與那兩個老魔頭結怨更深了！」

藍宛瑩輕輕挑了一下細長的眉毛，面色微慍的道：「人善被人欺，這一次我出手，就是故意給點顏色讓紅木嶺那兩個老怪物瞧瞧，他們如果知趣就此安份守己，不再興風作浪，倒也罷了，要是他因此啣恨，再來尋仇問罪，我倒要看看他們兩個能有什麼能耐，胆敢與我們兄妹爲敵？」

杜鐵池原以爲秦冰將獨自赴難，面當寒谷二老之威，內心着實爲他担憂，現在聽得藍仙子這麼一說，顯然已甘願爲秦冰担當一切，似乎二人已捐棄前嫌，內心不禁大爲放寬，好不爲秦冰慶幸！

——他二人咫尺天涯，已百年未曾謀面，此番見面，正不知有多少話要待訴說，自己實在不便久留！

一念之興，杜鐵池遂即向二人告辭道：「二位前輩必有事商量，在下這就告辭了！」

却不料藍宛瑩笑阻道：「慢着，我們正要邀你同行一路，不知道友可願意？」

杜鐵池怔了一下，却不知作何解答！

是時冰榻上的秦冰却向着杜鐵池含笑道：「藍道友有意讓我遷居『洗星堡』，道友有意一路同行否？」

藍仙子道：「這一趟道友是理應前往的，據我所知，洗星老人與令師當年交非泛泛，他曾在人前人後一直樂道其生平最爲折服之人即是令師，是以道友如猝然往訪，必令他不勝驚喜，也破格招待了！」

杜鐵池其實對於洗星老人此人早已心存响往，這時聽藍仙子一說，顯然對方與自己師門亦有深交，這麼一來，自己反倒不能推却不去了。

無意間，他却又發覺到秦冰眼睛裏透露出來的渴望目光，心裏不禁爲之一動，這才忽然想到也許他們邀約自己同往，正有借助自己之意，這麼一想，便更爲不能推脫不去了。

藍仙子見他沉思不語，不由微笑道：「你大可放心，此行對你只是有益無損，且可對秦道友借住之事，有所帮助，正是一舉數得，何樂不爲呢？」

杜鐵池見藍仙子也這麼說，於是點頭答應。

——他心裏却在惦念着石蘭兒，自來崑崙分手之後，到目前還不知道她的下落，正待開口向藍仙子詢問，後者却已猜出了他內心所思——

「蘭兒那個丫頭才來半日，已盡得人緣，現在已與五哥心愛的弟子雲姑交上了朋友，已蒙譚五哥青睞，刻下正在傳授我們崑崙門的心法呢！」

杜鐵池不禁甚是心喜，寬心大放的道：「這麼說，譚眞人已然應允收她入門下了？」

藍仙子搖搖頭道：「那裏會這麼容易——老實對你說吧，我們七人另有要務，已無暇再收弟子，蘭兒資稟雖佳，却不得不引荐別處，亦是無可奈何之事！」

杜鐵池微微一怔道：「這個姑娘自幼失怙，不沾世事，世間一切凶險，全然不知，仙子却要對她破例成全呢。」

藍宛瑩一笑道：「這件事不勞道友費心，我心裏已有打算，只是時機還不成熟，不便先行透露罷了。」

杜鐵池見她這麼說，自是寬心大放，藍仙子既然這麼承諾，自是胸有成竹，當下也就不再多慮。

藍仙子眼看着昔日戀人秦冰身臥冰榻，一臉痛苦表情，心裏大爲不忍，遂即催促道：「我們這就走吧。」

秦冰苦笑着微微點了一下頭道：「偏勞！」

即見藍仙子伸手向着空中微微劃了一下，杜鐵池只覺得身子一轉，再看時，三人已移身戶外，緊接着藍仙子手勢微揚，一幢五色祥光已將三人簇擁着騰空直起，直向着東方快閃而逝。

此時秦冰兀自保持着他平睡的姿態，甚至於他身下的那一塊冰也同他一併昇空直起。

在藍仙子玄妙的仙法促使之下，三人前進的速度快極了，一路衝破雲層，其勢如電，眼看着已是百十哩之外——杜鐵池打量着脚下崑崙諸峯，好一派雄偉氣勢，差不多的高峯俱爲白雪所覆，日光之下閃爍出一片刺目的銀白色，簡直不容逼視。

三人進勢奇快，不消多久已遁出了眼前諸峯，眼看着來到了天山嶺域，就在此一霎，驀地由地面爆發出一道血色紅光。

這道光華幾乎有合抱般粗細，其勢極快，一經發出，宛若神龍經天一般，直向着三人眼前遁光襲來——

由於這道光華來得極其突然，其勢既烈又猛，一經昇起，有如神龍捲尾直向着三人護身之光罩上捲了過來，由於事發突然，簡直迴避不及，這幢光罩頓時被紅光圍住，緊接着一併直墜下來。

藍仙子雖是功力蓋世，但是當此一瞬，事發突然，却也是有些應接不暇。

於是三人一體，齊向着積滿白雪的一座山峯頂上墜落下來——與此同時，藍仙子已自其身後發出了匹鍊也似的一道光華，將那道紅光擋於身外，於是一紅一白的兩道光華，有如神龍交尾般的在空中纏鬥了起來。

杜等三人這才看清了眼前情景——

就在對面一棵大雪松之下，併立着一對男女老者，其中那個女人，貌相甚是駭人，生得一對三角眼，鷹勾鼻，滿頭白髮覆蓋着一張既黃又長的瘦臉，臉上的那一塊青色斑記，看來端的嚇人——

這個人杜鐵池是認得的，當然對於藍仙子秦冰二人來說，却也並不陌生！——

敢情正是那個幾陷杜鐵池於死地的雷姑婆。

雷姑婆原是對藍宛瑩存有戒心，不敢輕易招惹的，此刻竟然胆敢正面向三人挑戰，顯然是有恃無恐，看來是與她身邊那個人大有關聯。

——那是一個黑臉長身的道人，看過去年歲顯然不小了，滿頭花白長髮，理了一個道髻，一身黃綢子長衫直沾向地面。

這道人看上去較諸他身邊的雷姑婆更要怪異，顯著之處是佈滿在他臉上的層層重疊的皺紋，尤其是雙眼之下的一雙眼胞，色作晶紅，深深的垂下來，像是懸掛在臉上的一對紅水晶。

先時飛出的那道血紅光華，正是道人所出，有如一道經天長柱，自道人頸後直飛而起，乃與藍仙子所發出的那道白光糾成一團，看上去其勢猶烈，並沒有顯現出絲毫敗象。

以此而觀，這個道人功力必也十分可觀了。

藍仙子與秦冰幾乎在乍見這個道人之初，俱都爲之吃了一驚。

秦冰仰身於冰榻之上，只當藍仙子不識對方來歷，仍傳音道：「此人頗像是棲霞嶺的『天蜈上人』，是也不是？」

藍宛瑩在初見此人第一眼時，已看出了對方的來歷，現在秦冰一說，更證明了所判不差。

却聽得對面的雷姑婆大聲嚷道：「那不是藍道友麼？其實這件事與閣下毫無關聯，只把秦老鬼與這個姓杜的小輩留下來，我們絕不開罪如何？」

藍宛瑩冷笑一聲道：「雷姑婆，妳還執迷不悟麼？妳已經一錯再錯，再不悔改，管教妳報應臨頭。」　（未完）

游俠英雄傳

太極手雲中劍之子

蹄風·文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中國武術最盛的時候，是在滿清康熙末年至太平天國起義以前的那一段期間，各派名手迭起，創立各式各樣的劍法拳宗，那時武術已轉入發揚光大的一途；由於各派有各派的獨到，各家有各家的專長，因此就分開了不少派系名稱來，大別來說，不外是南北兩大派別，南派以少林為正宗，屬於外家功夫；北派以武當為正宗，屬於內家功夫。本來內外家的名稱，在宋朝張三峯以後才有劃分的。少林兩字在地方誌記載的有：「少林寺僧人曾應官兵的號召擊破沿海倭寇。」少林寺僧的武技，往日稱作外家，善於跳躍奮擊，處處以出擊為主。直至明代中葉嘉靖以後，才眞正有內家拳創立。這一派的拳技是以靜制動的，目的在於禦敵，非遇危急關頭不出手，這和外家的以出擊為主又自不同，可說是當時武術上的一種改革。不過內家拳技定要有輕功的修練，且須有十年以上的苦功，然後算得踏進門檻。所以一般人都趨尚少林拳技，因它可以循序學習，祇要有幾分氣力，便容易學得上手，若說到融會貫通，獲深刻的造詣，那就談何容易呢？

後來武術中一般有頭腦的，知道兩家功夫各有長短，到了滿清初葉，凡是有上乘武術的人，多數兼習內外家功夫，雖然名目上分開少林和武當兩大派別，其實內外家武功已混在一起，那時武林中人，是以地域來劃分南宗北宗。北方名手多出在河北滄州，山西五台，四川峨嵋等處。南方的武林人物，就要數嵩山少林，湖北武當，雲南白鶴等派。但說到得天獨厚，那就仍是北方的武林名宿，比南方人材鼎盛。

河北滄州府昔日接近京畿，交通發達，這地方是通往山東和山西兩省的岔口，是人所共知的一個專產武術人才的搖籃。滄州人自小便耳濡目染，到處是武林門第，技術家風，男女老少都沒有不曉得幾手拳棒的。州裏隨處有練武場，敎練靶子戳竿子的師傅，出來幹保鏢和禁宮敎練，京裏王公府上護院，富家少爺們打手的，多如牛毛，可稱得是武術世家。少年子弟，如果不識得馬步弓箭，劍術拳棒的，便會給人家看不起，正和江浙讀書人一樣，他們世代相沿下來，有種種秘笈册籍，考試卷子，成就自然比人高一籌。

如今再說山西的五台，這地方就在五台山下，那處是個險要地方，北出雁門，就是大漠風光的塞外，昔日奇能異士，遁跡潛踪之所；南便近着陽曲，連着太行山脈，黃河之水天上來，把山西環着一鈎，憑河山氣勢，歷來便出了不少豪俠志士，幹着驚天地泣鬼神的工作。武林人物雖不若滄州的多，可是，傑出英才，名動武林的宗師，以往也有過不少。

且說這天五台山下來了一個武生打扮的人，騎着一匹嘶風白馬，後面跟着個像隨從的人，也騎了一匹駿馬，兩騎如飛趕路。那武生頭上裹着淺綠絲巾，綴了一塊白玉，身上湖水綠綢短褂，鑲了翠綠邊沿，腰間黃緞帶，足上黑皮短靴，揹着長劍；面色紫棠，唇上小小髯髭，年紀不過廿四五歲。正是未看其人，單看裝扮出色，儀表軒昂，英武中帶着文采，便曉到他是個不尋常的人物。只見他的腋下，掛了鏢囊，馬鞍還繫上一個長布袋，沉甸甸地，他背後的劍鞘，是五彩燒青套子，鵝黃絲穗下垂，在背後飄起來，十分氣派。那武生目光如電，一派正氣，他把馬韁提起，輕輕一拂馬鬃，那頭白馬展開四蹄，風一般直向官道跑去，那僕從在烟塵滾滾裏，拚命開鞭，追得氣也透不過來。

天色已近黃昏，官道前頭一帶樹林，酒帘子古樹下飛翻着。武生拿鞭向前一指，回頭對僕從道：「阿丹，我們就在李二店裏歇會兒，餵餵牲口罷。」那僕從應了一聲，兩人揮了幾鞭，風馳電掣一般把道上迎面前來的行人抛在腦後；那些行人都是趕路的客商，他們拖着驢子馱貨進城，見了兩騎奔來，連忙讓路。武生的兩騎人馬到了店前，很熟落地拉馬入店，那是一家兼賣酒食的茶館子。掌櫃的見武生下了馬，便起身迎進，連呼道：「王公子，趕路忙了，請進來歇歇。」招呼人到上座，又叫店小二把馬拉到後栓去飼料。

茶館裏坐着幾個本地客商，也正在歇脚，他們看剛才的武生叫小二泡上兩碗茶，要了幾籠熱飽子，匆匆吃過，回頭便催小二備馬。兩人走出店門，武生投下了一錠碎銀子給掌櫃的，接過了馬韁，匆匆又復上道。這時店裏人都注視着，其中一個年紀後生的問旁邊的人道：「老哥，你看剛才的不是崇明二公子嗎？怎的這晚才出城，又是行色匆匆的？」那人點了點頭，回道：「正是他呢，五台王家，那個不曉得，我看又是那處忘八東西惹了他的氣，趕着前去算帳呢。」旁邊桌上另一個漢子，喝上了幾口，聽見兩人說話，便張大了眼睛問掌櫃的道：「老闆，這兩位老哥說的崇明二公子，是不是太極手王家後人，他父親是鼎鼎大名的雲中劍呢？」掌櫃的似乎怪他見識少，白了他一眼才答道：「

你老兄既然知道，還問我幹嗎？要是本地土人，誰個不識他們兩兄弟。」店小二站在旁邊沉不住氣，便插進一把口來，對那漢子道：「客人，你怕是初到罷，說起王家兄弟來，就是一天也說不了。自從雲中劍王老爺死後，他們兄弟行俠仗義，遠近結交，把一副身家都花了；前幾年那位大公子，聽說去了太行山學劍術，現時祇有這位二公子崇明在家，就是愛管閒事，好打不平，他因自小便跟五台山凌空長老練少林拳技，到父親死時才下山，仍不時要往見他的師傅，這時他多是趕到白鹿苑禪林去呢。」店小二說得口沫橫飛，店裏的客人都聽到出神，那掌櫃的覺得店小二說話多了，忙用眼色止着他。

不說茶館裏談論着，那個叫崇明公子的主僕兩人，一口氣直奔五台山，漸漸山道崎嶇，古木環繞。五台山綿亘着幾百里，山上寺觀梵宇，觸目都是，內中都是道觀居多，像上清宮、蓮花宮，往日道侶有幾百人；但寺宇祇有兩處，其中「白鹿苑禪林」，從宋朝便建下來，經過明清兩代修建，寺貌莊嚴，寶塔殿堂，矗立山間。主持白鹿苑的是個大有來歷的高僧，法號凌空長老，年紀已是七十多歲。這個凌空長老，是北派少林的高手，早年已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後來到了五台，和太極手王家的雲中劍王維揚結交，訂下生死之交，幾十年來兩個人一直都互為標榜，把內外家功夫融合起來，未逢敵手。到了雲中劍王維揚死後，凌空長老一身集少林、太極兩派的大成，武技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地，他便把平生的功夫傳授了三個徒弟。大徒弟便是王崇明，二徒弟是個僧人，法號邯曇，俗家姓趙，第三個徒弟也生得聰明俊秀，叫做班加。這三個弟子中，凌空長老最愛的是王崇明，因為以往和雲中劍有了幾十年交情，崇明五歲時便託給他教技，這二十年來凌空長老一直把少林、太極兩派絕技都傳給崇明，直到雲中劍王維揚身故，崇明才離開他返家裏去，仍不時上山來伺候師傅。那個二弟子邯曇，性情耿直，對佛門精義，頗有心得，所以長老便給他剃度，做了佛門弟子；說到最後一個弟子班加，原是長老收養的孩子，聰明絕頂，但是帶些浮躁，他的武技不弱於王崇明，可是凌空長老對於這個少年平日的舉動，總覺得帶些狡獪，而且眸子不時轉動，因此傳技上總會多少隱藏，不若對王崇明那樣眞摯，事事盡情指點，但班加為人甚識看風頭，他對王崇明十分恭順，有時和崇明較技，又故意遍取幾手絕招來，崇明也開誠出手示範，班加便看出師傳對他還未像對師兄一般無隱藏地傳授，心裏便記下來，不時暗中窺伺。班加這幾年來雖仍寄身寺裏，但已在外間交結到不少武林朋友，也好和江湖人物來往，遇到手頭拮据，便去找大師兄崇明商量，崇明本是揮金如土，疏財仗義的人，對這個還未出頭角的師弟，不時給些欵子濟急，視為常事。

現在王崇明到了白鹿苑禪林，匆匆下馬，直奔進二門，早見師弟邯曇和班加兩人在那裏等候。兩人告知他，師傅已病了多日，這幾天來正運起禪定功夫，等候他到來，有後事吩咐。崇明聽了，忙跑到方丈室，在微弱燈光底下，見到了師傅凌空長老，打坐禪牀上，面容灰暗。他不禁跪下來，口裏連叫着：「師傅。」

凌空長老見崇明來到，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微開雙目，說道：「崇明，你來到好了，我知道已逃不出大限，不久便須離開肉體了，這次叫你到來，有很多未了的事要交給你……」長老說到這裏，回頭望着邯曇和班加，吩咐道：「你兩個可以出去，我有事要對你師兄說，今晚你們不必伺候了。」兩人應了一聲，便走出室，班加踏出室門時回頭一望，脚步踟躕，崇明覺得他的目光有些異樣。

長老命崇明掩了室門，又着他把百葉窗拉下，崇明舉目窗外，都是叢林茂草，山間响着虫聲，月色黯淡，一片漆黑。

長老把身體微向禪牀倚着，望着崇明，一會才道：「崇明，我三個弟子當中，論性情度量和武藝功夫，都以你為最好；你兩個師弟，邯曇空虛脫俗，生就佛門品質，但他的武藝，還未及班加。我已寫下遺言，待我圓寂之後，着邯曇作白鹿苑的主持；因你和班加都不是空門中人，而且你知道我這幾十年來，負了一項重任，至今一直未得成功，將來繼承下去，都全付託在你的身上。」長老停了一停，着崇明坐下來，繼續說道：「你覺得班加這人如何呢？」崇明連忙答道：「三師弟年少聰穎，做事有胆量，而且追隨師父日久，就是武功和品德，也多少受到師傅的薰陶。」長老見崇明這樣說，嘆了一口氣道：「班加這孩子聰明能幹，的是有餘，可是賦性帶些陰險；常言道：『知子莫若父』，我以為應說是：『知徒莫若師。』有我在時，他自然不敢有些越軌，但我恐離開你們之後，怕你和邯曇都管他不了。這孩子我自小養大，他的品性我怎麼不知，他城府很深，和你的豁達完全不同，我一向都有點担心。他曾有幾次暗裏把我的東西移動，想偷窺秘密；近年來他在外間結交之江湖人物，都是些外派走斜路的傢伙，他把我瞞着，還說要較量別人的所長，有點是逼我傳授他幾手絕技的意思。論武功他和你雖差不多，但你根基比他好，而且王家太極十三勢的奧妙，你是繼承人，我一生得來的內外功拳技和劍法，你也已盡得傳授，將來他總會向你探討的，那時你應知道防範，我担心這孩子總不是我門下的好弟子。」

崇明只是唯唯應諾，不敢加言，他生性純厚，不疑惑有他，還以為師父過慮便了。凌空長老嗆了兩聲，着崇明把他扶起床來，把戒刀拿在手裏，又着崇明移開禪牀，隨着道：「崇明，你扳到室頂去，數着樑柱，到第十五根時，把樑木轉動一下。」崇明還未明白長老的意思，但他一向對師傅依從，他望望樑桁有丈七八高，只有用輕身功夫竄上。他微微納氣，雙足使出「半段飛雲縱」便扳着了樑木，雙足貼近牆壁，用「壁虎游牆脚法」黏着；長老在下面幫他數着樑子。他一路將身移過去，到了第十五根，長老已在下叫着：「扳着向右轉去！」他依言用手按着用力一轉，只聽底下嘩喇嘩喇聲响，原來放着禪牀下面的大階磚有兩個沉下去，露出一個穴洞來。長老這時招手叫崇明下來，只見他

拿戒刀把穴旁一撬，一件鐵板脫開了，長老伸手下去抽出一個楠木箱子上來。崇明扶他回到禪牀，長老把箱子打開，面色一沉，對崇明鄭重地說道：「崇明，我如今交託你幾件事，你要記着，依期一一辦妥……」他先取出一封書來交到崇明手裏說道：「這封書你要在七天內交到金陵玄武湖，那處湖中心有幾個小洲，其中一個四面垂柳，洲內有十幾家漁戶的。你找到了門前有一口三眼井的姓潘人家，說出我的名字來，自然有人同你收信了。如果你見到屋裏的老婦人和小姑娘時，她們定會告訴你一些關係，那時你便知道她們是什麼人了。」長老這時又從箱子裏拿出一把短劍來，鑲作得甚是精巧，他把劍抽出來，立刻一度寒光耀目，閃閃生輝。長老雙手遞給崇明，說道：「你收下這柄寶劍吧。你到玄武湖交妥了書函，便對姓潘的老嫗說，要往見靜因老尼，她們便會帶你到鷄鳴寺附近竹林裏的一間小庵堂，庵前寫上『檀度庵』三個字的：你在那裏叩見老尼靜因，她是我的師妹。你一說出了來歷，把劍拿出來作表記，她自然會當你姪兒一般看待了。到時你不妨把我不久要圓寂的事告知，說明孝陵的約會沒法到來，是畢生憾事，要她不可因我就擱了日子，就是今後帮會裏的事情，也要她多出些力。至於北五省把舵的地位，將來由你繼承下去。崇明，這口寶劍就是你未來繼承我做五省把舵的信物，你定要好好地收藏。老尼靜因知你是我徒兒，她定把帮會裏一些規矩告訴你的。」長老說到這裏，叫崇明倒了一杯淨水給他喝下，又道：「崇明你記着，辦妥這兩宗事後，定要在半月之內歸來見我一面，這幾天我都是運起了元神，想等你來把事情幹妥，歇一會給我施一手易筋手法，增强我的心脈，這樣我總可以把元神留住，等待你回來。」

凌空長老雖是出家人，但說到這裏，也不禁黯然傷感，低下頭來，微微唏噓，崇明站在旁邊也落下淚來。長老又把楠木箱下一層拉開，露出一件黃絲巾的小包裹來。他拿到手裏，眼望着崇明，似是欲言又止。崇明看了這情景，便跪下來道：「師傅還有什麼要說的？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弟子一定赴湯蹈火都把它幹妥。」長老舉起頭來，眼睛裏閃出了光輝，拖着崇明起來，說道：「好罷，崇明，我信得你的心地光明，本來這是一件關係民族前途的大事，倘若所託非人，那就所誤非輕。我本想待你歸來時才告訴你，但世事很難逆料，就索性把內裏秘密說給你知罷。這是前人沒有尋到的一宗寶藏，它的價值可以養起五十萬兵勇，足三年的餉械開支，這宗財物就是埋藏在五台山上，最初是李自成在關中搜刮刦掠的金銀財物，還有一些是攻入北京時洗刦的珍寶。闖賊後來給清兵窮追，到了山西，他的親信副將把這筆財物藏起來，把埋藏的士兵都殺光了。那副將便設下一種暗記來，也虧他想得出，他是用兩塊玉石，雕刻了寶藏的地點和發掘路綫的目標。他的心思十分精巧，他不採取平常信符的砌合方式，而是一圖兩面。想知道寶藏的所在，先要把其中一塊玉石的雕紋用墨摹出，然後在燈光下把拓本合上另一塊白玉上去，便影出全幅寶藏地點的圖形出來。此外兩塊玉石的一邊還刻有一行文字，是對寶藏地形的解說。不過這幾行文字不是連貫的，一定要兩塊玉石在手，然後將每塊玉上的一行文字，用梅花間竹的讀法，才成文義。比方用干支十二個字作爲例子，就是一邊刻上『子寅辰午申戌，』另一邊刻『丑卯巳未酉亥，』合起來間格讀去，便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所以就算得了一塊，也是沒用的。當時他把一塊玉石放在身邊，另一塊却用一個鐵箱，放到山上一個秘密地點去，又恐日久把埋藏白玉的地點忘記了，於是他便將身上那塊玉用牛皮縫好，把燒紅的鐵枝刻上表記和簡單的圖形。這些表記祇有他自己才看得懂，別人看時便不解的。他這樣的佈置，眞是十分精細而又巧妙……」凌空長老這時將黃絲包裹打開，拿出一具皮套來，約有手掌大小。崇明接過在燈下細看，只見皮套子上面似用炭火劃上一個向上的尖峯，像等邊三角形的兩股，對上有一小圓圈；那尖頂底下有兩筆垂直綫條，綫條中間又是一小圓圈，這個圓圈裏有一個交叉形的符號，兩行直綫裏又有很多一點一點的東西。崇明對着這皮套的古怪記號，看去像是小孩子寫的畫，也像木匠繪的綫條，一時看不出什麼意義。長老見他一派狐疑神態，便道：「崇明，我拿到這塊玉石和皮套，也費了十數年的推敲，又走遍了五台山，這才猜測出來，原來這個尖頂的東西便是五台山的最高峯丈人峯，底下兩行直綫是峯脚下的山澗，那就是落雁澗了。上面圓圈，是個月亮，直綫裏的圓圈是月影在澗水裏，那一點點大概是澗底亂石罷：再推深一層，底下圓圈的交叉點自然是那另一塊玉石埋藏地點了。我費了五年的光陰，每逢十五月圓之夜，便跑到落雁澗踏勘，看到月影把山峯倒映在山澗裏，那峯尖影子所在的地點，附近的石頭差不多都經過我的移動，可是仍沒有一些影跡。後來我去踏勘多了，發覺到每月份裏到了月圓的時候，峯頂倒影的位置都時有不同的，我便苦苦尋思，卒給我悟到了。原來那圈裏地交叉符號，不祇代表玉石埋藏之處，還暗示着要四月份月圓的晚上，峯巔影在澗裏，那塊巨石才是地點。」長老說到這裏又停下來，一會才說下去道：「當我再到澗邊發掘時，兩晚都發現峯腰處有人跟踪窺伺，這還不過是前年的事罷。那跟踪的人穿了黑衣，離得很遠，使我沒法追到，此後我便停止前去找尋了。到了去年四月裏，我爲避免人家知道，先幾天便下山去，那次便是到你處住了兩宵，你還記得嗎？」崇明點了點頭，長老又道：「其實我在十五那晚上偷偷回到山裏，那晚月色正好，我心裏非常興奮。看準了峯尖影在澗底的石頭，把它移開，可是又失敗了，那處什麼都沒有。但我並不就此灰心，我乘夜把附近的澗石一一移開察看，雖然仍找不出那塊玉石的鐵箱，可是給我尋到了一些東西，證明我的推測沒有錯，只是另有其他原因，把地點弄錯便了。因爲我在離目標一丈開外，發現了一把銅鎖，那鎖也有半個手掌那麼大，銅軸子却已斷開了。我細看軸子不是生了銅綠腐蝕，而是給重壓力撞折的，從斷口處可以看出來，可能是給澗中石



她舉足向水桶一蹴，那桶就飛到兩丈外一具大瓦缸上，桶裏的水剛傾落其中。

頭冲來撞斷了，才給水流沖開。我看那銅鎖的製作十分精巧，便斷定不會從別種物件掉下來的。我正想再找遍附近澗石，希望圖窮匕現，突然風吹草動，在我聳耳裏，這種衣拂風聲，夜行竄身的影跡，自然瞞不過，原來廿丈開外，樹上正有人伏身窺探。我連忙一個蜻蜓點水，從澗底躍起追趕。詎知那人十分乖巧，輕功也頗來得，但見他一起一落，在林子裏竄了幾下，便躲到密林去了。你曉得這正是夜裏釘梢子的顧忌，所以沒有趕進去，不過我還是在林外徘徊，突然鏢衣（鏢的小飄帶）嘶風聲響，我隨風聲接着，果然兩枚三稜鏢從林裏打出來，鏢身頗爲墜手。當下裏本想回打過去，可是人家佔了黑處，自己先吃了虧，一想並未失去什麼，而且他只是釘梢，還沒惡意。因此我轉身展開黑夜飛行本領，回到你家，鷄還未唱呢。」

崇明聽到這些聞所未聞的秘密，已忘記他的師傅正在病中，他不禁抽空兒問道：「師傅，弟子有些不明，這一片白玉，師傅當初是如何弄到手的？」長老唔了一聲，答道：「這事說起上來和你父親有關，到了今日，你也無須認眞根究過去了，今後你負起尋到這一筆寶藏的任務要緊呢。不過也不妨說一些給你知道，好教你曉得當日一般忠臣烈士的用心。據說自從清兵入關，史閣部在揚州督師，當時各方勤王兵馬，所缺的就是餉秣：那些北方豪俠志士，便想到李自成的一筆藏寶身上來，經過千辛萬苦地才把那個經手藏寶的副將弄上了手，搜出他身上那片白玉，正想糾集一般俠士到五台山去起出藏寶，不料那副將有一晚竟給人暗殺了。他們沒了嚮導，祇憑着皮套的記號去找，自然不會尋到。不久史閣部兵敗身亡，那時地方混亂得很，那些志士對於這一筆寶藏，也不願發掘出來，成了爭奪的目的，又恐落到異族手裏，同時對於圖記裏的藏處還未弄清，因此便擱下來。直到了後來甘鳳池、白泰官、呂留良等組織了反清復明的帮會，他們便把這片白玉獻出來，指定將來作舉事的用途。你們王家太極手，先日也是帮裏的掌舵之一，保留下來到你父親手裏。」

王崇明這時聽得出神，一會又熱血沸騰，只見長老臥下禪床，吩咐崇明道：「你今宵就在此伴我，明晨一早出發罷。我已經血脈枯乾，只憑元神支着身子，你若依期在半個月回到白鹿苑來，我相信我的丹田氣還可以留得住元神，你現在就給我推一手易筋促脈，來壯壯心血，那就更有希望了。」說畢解開衣服來，崇明便跨在禪床上，給他施展「推按挪搠」的易筋經手法，配合他的丹田呼吸，經過半刻光景，凌空長老果然血脈流暢，剛才灰敗的面色也漸紅潤起來。這是內家所謂易筋促脈，加以長老本身修煉過的體質，雖然油盡燈枯，延壽已難，但把生命保留一個短時期，却是做得到的。

長老這時把楠木箱裏的寶劍、玉塊和一封書函都交過了崇明，看着他裹在身上，又叫他重躍到樑間，把第十五根樑柱照原位翻轉過來，那地穴又是嘩喇嘩喇地合上，沒些兒痕迹。崇明把窗戶打開，長老又叮囑他道：「如果將來尋到另一片白玉，屆時定要約來三個同門行事，才好把寶物打開，大家點視過。」崇明一一應諾，記在心裏。

他們師徒兩人聯床共話，室裏燈光已熄，忽然窗外浮雲吹開，月影射入，崇明一眼望向百葉窗間，忽然斜裏射入黑影，一閃便過。長老也看到了，口裏便說聲：「外間有人！」這分明不是樹影，也不是飛鳥掠過。崇明腰子一挺，「銅盤起月」，就在榻上騰身出窗，飛鳥般直竄到窗外。他四處一望，月色當空，萬籟俱寂，都不見有人影。本來崇明挺身出窗够快的，但那黑影更如電光火石，只是一瞬便失所

在。

第二朝鷄聲才唱，崇明先打發隨從「施丹」返家去告知嫂嫂潘氏，說他有事要到別處一行。這才拜過師傅，洒淚起程。一騎白馬飛奔下山，直奔陽曲，向南進發。他行囊裏帶備銀子，沿路換馬，正是披星戴月，馬蹄追風，不日便到金陵地面。

玄武湖在金陵舊城北面，十里湖光，四周栽着楊柳，映着東北方紫金山高高低低的羣山，和南邊一帶天然林木，露出城牆來，環境十分幽美。那玄武湖中，大大小小共有五個小洲，其中只有鸚鵡洲和白鷺洲有一條長堤接連，近着鷄鳴寺。

且說王崇明因有任務在身，也不暇欣賞景色，他在堤上遠望湖心，果然有一個小洲給楊柳圍繞着。他喚了一艘遊湖小船，划向那處登岸，看看洲裏竹籬茅舍，也有十幾戶人家，林木茂草，鳥語花香，另有一番景色。不久便見到一口古井，砌着三個石井欄，那裏正有一個小姑娘在處吊水。崇明看時，不禁一愕，原來這個小姑娘是用一根繩子吊在樹幹上，一端懸着大水桶，另一端却拉在手裏。她把水桶向井裏一沉，輕輕地便把桶吊出井來；只見她擧足向水桶一蹴，那桶便一直飛開，到了兩丈開外的一間屋前，門口放着一具大瓦缸，小姑娘看準了水桶飛到瓦缸上面，離地有丈多高，她這邊手裏把繩子一抽一鬆，那水桶便在空際一翻，桶裏的水傾瀉下來剛落到大瓦缸裏去。那吊桶在樹上又復拐回來，到了井口時，她又把繩子一甩，桶子再吊到井裏去了。崇明看了一會，知道小姑娘是弄「飛雲套索」的本領，她那腕力要內外功兼施，才能來得這樣準繩。因為十八般兵器當中，套索一門最難使得好，這姑娘的本領自是不弱。

當下崇明便走上前去，對小姑娘施禮，並道：「請問姑娘，這家主人是不是姓潘的，在下有信帶來，要見見老太太。」那小姑娘瞪了他一眼，也不答話，放下繩子，回身走進屋裏。崇明跟着站到門前，一會才見一個五十年紀的婦人走出來，見了崇明，一時便瞪目張口，似乎認得他的一般。崇明這時又再一揖，說道：「晚生是五台山白鹿苑禪林來的，這裏有凌空長老的書要交給伯母。」那婦人連忙讓他進屋，招呼坐下。婦人看了凌空長老的來書，望着崇明，口裏不期叫出：「二官人」來。剛才的小姑娘從屋裏捧出茶來，婦人忙呼道：「纖兒，這是你的義兄王崇明公子，快來叩見阿哥。」崇明這時眞是處在葫蘆裏一般，不知是什麼關係。那婦人把屋門關上，回來執着崇明的手，懇切地道：「二官人，你當然認不得老身了，你如今長大得這樣英偉，眞使老身欣慰了。」

那婦人把書信藏好，便對王崇明說出下面的一段歷史來：原來這個小姑娘正是廣東袁崇煥的後代，袁崇煥在明朝將亡的一個期間，是薊遼督師，明將中抵抗滿洲最力的一個。後來被讒通敵，誅滅九族，這一段歷史上莫大的冤獄，至今和岳武穆受害一樣，受到後人的崇仰。自袁督師死後，他手下一班豪傑都遁跡各地去，變成了江湖俠士，暗地裏仍然保護着袁家後人，當時也幹了不少轟烈事蹟。袁崇煥當日有一個嫡孫給俠士救了出來，那時已經是清兵入關之後，康熙皇帝當朝。清宮裏各皇子當中蓄養了一班奇能劍客。那個袁家的嫡孫是混跡在一家鏢局裏，已娶妻生了兒子，那料忽然一天晚上給人暗刺了。那班保護他的志士，知道是皇宮裏派人暗殺的，幸而還留下一枝血脈，那孩子名叫無愁，數起來是袁督師的曾孫了。到了袁無愁長大，已學了一身武藝，可是仍不時給朝廷派人追尋，定要斬草除根。經過了一班志士們的保護，在江湖上東避西躲，總算未遭到了毒手。後來得王維揚掩護，把他養大。當時無愁已生了一個女兒正在週歲，已避居山西五台縣來，担任保護的正是太極手後人雲中劍王維揚，和凌空長老等兩人。有一晚，給四個宮裏劍客尋到了，來一場惡鬥，雲中劍，凌空長老，無愁，這三個人的武藝都十分了得，但只交個平手，終於把四個刺客趕走了。無愁看到了處境的危險，便乘夜出走了，這十幾年來都是遠匿雲南邊境，在那地方的猺族土番裏藏身。他的週歲女兒改名纖雲，放在太極手王家裏撫育，由王家一個女管家領着，那時崇明才七八歲，已到了五台山學技。本來纖雲可以在王家安居下去的，無奈魔王一定不肯放過，幾次派遣刺客前來窺伺，連這一個弱質女孩也想殺害。凌空長老經過和雲中劍商量，便暗地裏着女管家潘氏，帶了纖雲南下到金陵，寄跡在玄武湖畔的一間檀度庵裏，那庵的老尼靜因是凌空長老的師妹，到纖雲五六歲時便日夕教她練武技。不過靜因老尼見庵裏住着潘氏和纖雲，終會啓人疑竇，因此便找到玄武湖人跡罕到的一個漁洲地方，安置她主僕兩人，仍由潘氏保護着，老尼也不時來看纖雲。因此潘氏見了崇明，還依稀認得，但崇明便認不得潘氏了。崇明聽了他的老管家潘氏老嫗說出了這段歷史來，他才如夢方覺，心裏也不怪凌空師傅不早些告訴他，都是恐防秘密洩出，如今師傅自知不久人世，才寫下親筆信，教我趕來見她們一面，內裏當然含着今後要把照顧的責任放到我的身上了。他正想得出神，潘氏老嫗已開言問道：「二官人，凌空長老就要圓寂，老身聽了眞感到無限的悲傷，你今晚就在此住宿一宵，明兒才趕路回去罷。」她這一說，驟然驚醒了崇明，他還有要事去幹。當下他便把要往見靜因老尼，傳師傅口信的事告給潘氏。老嫗聽了，想了一想，答道：「二官人既然還有要事去幹，就趁這黃昏之前，我叫纖兒帶你去罷。」崇明心裏自然樂得有人同去，便等候纖雲換過衣服，勿促就道。

青龍會武術說源流

王、袁兩人稍一結束，別過了潘氏出門。他們也不喚渡船，因為玄武湖心有五個小洲，其中只有較大的鸚鵡洲和白鷺洲有柳堤和岸上貫通，其他的三個小洲來往就要憑小船載渡。纖雲每日來往慣了，她都是運起「登萍渡水」功夫，那湖裏又都長滿了蓮花菱角，只隔數十丈之遙便是白鷺洲，那處有堤通到岸上去。這時月出西山，湖光十里，景色十分動人。

纖雲自小便不纏足，只見她展出輕功，雙肩一晃，來個「燕子飛雲」，憑空騰



燕于南給清兵一鬨圍上，連忙拔刀抵擋，竄出重圍。

起身軀，一縷輕烟似的躍到湖心，腳下落到一葉荷錢上去；才一點貼，又是一轉身連隨竄上，數起數落，驚鴻一瞥地瞬便到了十丈開外了。崇明跟在後面，看到這小姑娘輕功那麼了得，比起自己來並沒輸虧，心裏暗暗折服。他也忙使出「一鶴冲天」的身形，向湖心一縱，已是兩丈開外，雙臂展開，脚尖輕點，帶起一團勁風，是太極本門「猿猴縱躍」身法；纖雲故意不喚渡船，是有心試試崇明武功底子，她在前面聽到衣袂飄風，拂耳而過，身旁影子隨風送來似的。擧目看時，崇明已是衣襟飄揚，從身後趨過，眞是倏然而來，寂然而去，不愧上乘功夫，心裏也惺惺相惜。

這鷄鳴寺，就建在紫金山下，玄武湖畔，江寧舊城的東北面，到過南京的人不少遊玩過的。寺後一帶山坡，遍植了密密竹林，落葉滿徑。崇明向前瀏覽，竹林裏隱現着小庵一間，環境十分幽靜。庵外圍着小竹籬，長着山籐，遠遠便聽到磬聲，悠揚傳到。纖雲輕輕把庵門推開，便見到一個年紀十二三歲的帶髮小尼姑，迎着纖雲叫聲：「師姐。」

纖雲問道：「偃月，師傅在處嗎？」那女童笑着道：「師姐，你來得恰巧，她正和李師叔說話呢。」說了就望着崇明出神，似乎覺得纖雲帶着個陌生男子到來，有些詫異。

纖雲對崇明一招手，領着直進，轉過了一度月門，曲曲折折穿過廻廊，來到一間紗櫥靜室，內裏坐着一個精神矍爍的老尼姑，正和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說話。他們見纖雲身後跟進一個少年公子，也不禁微微一愣。纖雲連忙上前請過了師傅的安，便說道：「師傅，這位就是五台王崇明公子，他是白鹿苑禪林派來謁見師傅的。」

崇明上前跪下，口裏叫聲：「師姑奶奶，姪兒王崇明叩見。」靜因老尼把他扶起，面上現出了淒愴的容色來，說道：「你師傅一定有要事差你前來，這幾天我總覺心神不寧，在禪定裏知道了師兄塵功圓滿，不日便要圓寂。姪兒，這裏都是自己人，你有話儘管說來。」又轉頭向着那座上的人道：「這位是河南六合派大師李振師叔，你和纖兒都上前叩見罷。」

崇明、纖雲當下上前叩頭，那人聲音像洪鐘一般，忙道：「你們不用行禮了，我受不起呢。」

崇明敍過禮後，便把師傅凌空長老吩咐的話，對老尼稟過一遍，又從身畔把劍拿出來，雙手呈遞，啓稟道：「師傅命姪兒這番到來，要求師姑奶奶指示一番，好教姪兒今後追隨各長輩做事，有個門路，知些源流規矩，師傅現還等候姪兒趕回去稟報，望師姑奶奶此時就當面教導。」靜因老尼接過劍在手，提起衣袖拂拭幾遍，望着崇明說道：「阿彌陀佛，你師傅這次命你帶劍前來，就是要你承繼他的地位和職掌。也好，你是太極手王家後人，憑武林聲望自是担當得起；你知道這一柄龍吟劍的來歷麼？這是青龍幫北五省把舵的信物，當日我和你父親幾個人，眞是打遍江南江北。」她說到這裏又望着六合手李振，續又說道：「就是李老闆的尊翁，也都和我們出生入死，你們後一輩的，對這過去事蹟不能不知。現在你來得剛好，趁李

老闆在處，就照我們幫裏規矩，行過儀式，今後你便是北五省把舵的承繼人了。」說畢便叫偃月道：「快些把風燈點上來，我們就要向後洞去呢。」王崇明隨着靜因老尼，六合手李振走出庵門，纖雲和偃月兩人持着風燈照路。他們出了竹籬向山後行了幾十丈，到了一面石崖，那裏有一間圮了的破廟。老尼叫了兩聲「阿林。」隨聽到犬吠聲，門開處，一個中年漢子走出來，見了老尼連忙打躬。老尼着他進去開洞門，都跟着走進廟裏，正間已沒有了神像，只有神龕一座。那叫阿林的漢子把神座一推，便露出一度石門來。阿林先走進洞裏，把琉璃燈燃着。崇明細看，這是一間天然石室，洞頂有幾處石隙，通到崖頂，微微見到星光。那嚴石嶙峋垂着，洞裏也有兩丈多面積，盡頭處便是神座，供着石桌，琉璃燈照得洞裏光亮起來。神座是雕花漆屏間格，懸着黃羅帳幔，老尼走上前把帳鈎起，便露出神像來。那像穿着明朝衣冠，烏紗兩翼帽，身着蟒袍，手裏執着牙笏。崇明看了微微吃驚，他看到那神像的面容，竟是和眞人一般，也不像木雕泥塑，不過顏面上似乎多了一層光潤的釉彩，映着燈光發出亮影來。

這時阿林已燃起了香燭，老尼靜因和六合手李振都跪下叩頭，起來肅穆地瞻望着神像。一會，阿林移過一張宮座椅擺在神像前，又拿了一個蒲團和一塊刻上字的木板，都放到座椅面前。李振着崇明到神前一盆水裏洗過了手，過來跪到老尼跟前，李振也在旁站着。老尼把龍吟劍捧在手裏，對崇明說道：「王崇明，你現在跪在『大明督師輔臣史閣部』靈前，宣讀誓言，終身效命，在青龍幫會裏負起華北五省把舵職掌，誓要驅除異族，恢復中華。這龍吟劍是你成功成仁的信物，如果你違背今日誓言，你便怎樣？」

崇明一字一字的聽着，他看看面前擺着的黑漆板上，便有幾行紅字刻上，心裏明白過來。他便依着那字句應道：「我王崇明加入青龍會，追隨先烈志士，一生效力，誓除韃虜，如有背誓，我王崇明受千刀萬剮而死。」說畢叩了三個响頭。

老尼把龍吟劍察的一聲抽出，寒光閃爍，叫崇明伸出手臂來，劃上一個交叉，鮮血滴下，李振已捧着一個瓷罌在旁，把蓋揭開，接着流下來的血滴。老尼說道：「這瓶子裏都是青龍會兄弟的血，今後你便是自家人，大家同心協力幹去。」便把劍交過身旁的李振，李振雙手舉劍在神座前一獻，又交回老尼手裏，靜因接着，持劍向崇明頂上輕輕一按，然後放回鞘裏，遞給崇明。崇明雙手接過，再叩謝老尼，又向李振照樣叩過，他們五個人才走出洞來，返回庵裏。

靜因老尼那時已是年屆花甲，但武功根底湛深，沒有絲毫老態，祇看她一雙眼目，神光聚斂，便知她身手非凡。崇明也聽過她早年在長江流域會過不少武林名手，僅是她一手「鐵念珠」和「達摩杖法」，已震驚着南北。數十年來，那一處江湖豪傑不畏懼她幾分？她在青龍會裏是「掌印」的地位，比各路「把舵」還高一些，原因是她的出身是大有來歷的。

當下王崇明隨老尼回到庵裏，已是三鼓時份，偃月烹了香茶，又搬出素食來。他們幾個人剪燭夜話，靜因便把青龍會過去的經歷講述一番，聽到王崇明和袁纖雲兩人，眉飛色舞。

× × ×

自從清兵入關，把明朝後裔像桂王福王等，趕到走投無路。明臣史可法在揚州督師，到頭來也是兵敗將亡，壯烈成仁。當時史可法有一個忠肝義胆的將官，冒死把首級盜出，用藥浸過保存。到了大局敉平，才配上檀香身，建了一間小廟供奉着。日久恐官府知道，才暗闢山洞藏起來。

那個將官從此便隱姓埋名，躲到廬山上去，自號黃梅居士。他本來也是在江西黃梅習到少林武技的，黃梅是六祖惠能得傳衣鉢的地方，寺僧世代流傳達摩祖師的正宗少林武術。黃梅居士自歸隱廬山，每年都到金陵，拜祭石洞裏史閣部眞身。

他的武藝涵養極高，內勁施出，能够穿牆倒樹；外勁搏擊時，拳風也可把飛鳥吸攝下來。他一生中就是收了三個徒兒，大弟子陸元華，隨他最久，便是後來皈依佛門的凌空長老；二弟子是金陵世家子弟，名叫燕于南；三弟子却是個女流，長江紅槍會總頭目的女兒，名叫花尙武，這就是靜因老尼的前身。

當黃梅居士到了老年，便要三個弟子離開廬山，出外創一番事業。他帶着了三人來到金陵檀度庵，夜間便到石洞來，要三個弟子在史閣部靈前滴血結盟，他又取出兩件寶物來，一柄是龍吟劍，另一件是玉印。龍吟劍交給大弟子陸元華，要他到幽燕地面會見青龍會的把舵太極手王維揚，玉印却交給二弟子燕于南，着他聯絡各地秘密幫會，聯絡抗清。女弟子花尙武也吩咐回到她的父親那裏去。

那時各省盛行幫會的秘密組織，華北有青龍會，山東有紅燈教，安徽有稔黨，福建江西有天地會，廣東有三合會，獨有長江流域分開兩帮：上游一帶，自宜昌起至四川全境，屬青帮勢力範圍，都歸大龍頭統轄；下游屬於紅帮勢力，紅帮的原名是紅槍會，就是後來响應太平天國起義的一股民間武力，所有上海南京至武漢三鎭，那時都是紅帮的範圍，帮裏的總頭目是湖海有名豪傑——「神手紅纓槍」花青雲。江湖上稱他作花老闆。花青雲早年也是青龍會的「紅棍」出身，目不識丁，可是豪俠仗義，急人之急。說到武藝方面，他把六合槍、鎖喉鎗、八卦槍變式，創出一手「無極青雲槍法」，把當年江北豪傑收在他的槍桿下，組了紅槍會。他平日義薄雲天，救弱扶危，長江一帶湖海英雄都願受他指揮。這時他年已半百，膝下祇有一個女兒，乳名飛紅，生來就愛好武事，不類弱質女子。因她小小年紀便隨着父親跑碼頭，所以對社會人情世故懂得最多，而且一向就是男兒裝扮，自號尙武公子。後來長大了，花青雲見隨着自己在江湖上闖不是辦法，才送她到黃梅居士處習武技。

自從黃梅居士打發了三個門徒出外，轉眼已是幾年。花尙武回到紅槍會裏，仍是男兒打扮，在長江下游各地混跡，也結交到江湖上不少朋友。那時她的二師兄燕于南，已在山東打出地位來，原來燕于南一向就不滿意家庭裏的禮教縛束，因此他別過黃梅居士後，便捧了玉印去找一個人。這人也是朱明後裔，相貌不凡，練得一手好武藝，正在山東地面組設紅燈教，信奉白蓮祖師，教友有好幾千人，分佈在山東直隸兩省。燕于南見到了紅燈教主朱藩拿着「大明輔臣督師」的玉印號召，聯合起來，勢力逐漸擴大。幾年之間，燕于南已是紅燈教裏坐上第三把交椅的頭領。可是教友裏面良莠不齊，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作爲邪教通緝。燕于南的容貌，也就給官府畫了圖形，張貼到各處關隘。

那天燕于南身上携着聯盟長江帮會的文書，要往見紅槍會花青雲和上游帮會的大龍頭卞金剛。他南行到了浦口，那處就是清兵汛地；看看將近渡口，清兵正嚴密搜檢過往行人。燕于南給清兵查看背包，見到了十幾錠白銀，便裂唇作笑，竟乘機取了兩錠，燕于南也不願計較，匆匆拾回背包走過。才行了兩步，帳裏突有一個兵官走出來，喝他止步。燕于南回首一望，那兵官已追到身後，一掌摑來，打得燕于南火星直冒，他見自己負了重任，仍是忍着氣不作聲。那兵官第二下把他手裏的雨傘奪去，略一察看，便發覺那傘柄是鑌鐵打成的，愈是疑心。細看之下，便找到了傘柄上接合的痕跡。兵官用力一旋，那傘柄分作兩截，內裏空出洞口來，藏了一束文件。那兵官不看猶可，一看便見到公文上蓋着紅燈教的印信，還有一面黃布小令旗，便當堂變色喝道：「奸細，快些給我拿下！」旁邊兵士本已持着刀槍圍着，這時便一鬨上前要捕燕于南。燕于南早已預備有此一着，立刻一手把兵官手上的文件攫回，揣在懷裏，驀地一縮身子，縱起離地，越過衆兵士的頭頂，脫出重圍。手裏從腰間抽出白鍊劍來，金刃劃空聲响，迎風揮動，回身來個「大鵬展翼」，白光閃處，追前來的兵士，瞬已人頭飛起。

那兵官覩狀，急忙一躍上前，舉劍直撲過來。才交兩合，燕于南大喝一聲，已把兵官的劍削做兩截，再來一勢「妙手摘星」，向着敵人咽喉點去。那兵官想竄身退後，詎料劍隨身走，燕于南早已趕上一步，斜身舒臂把他挾在腋下。外圍兵勇，見長官受了挾持，那還敢動手。燕于南揮劍突圍，烟塵起處，人影已杳。兵士尋到百丈開外，才見到兵官倒在路旁，胸前鮮血直冒，已是僵直了。

那晚鎭江城外的一處地方，名叫華蓋莊，莊前有一度水溪圍繞，莊門外幾株大榕樹，把莊院一半蔭蔽着，那便是紅槍會總頭目神手紅纓槍花青雲的宅第。夜裏有人叩莊門要見花尙武小姐，莊漢問他姓名，那人不肯透露，祇着告知花小姐，說二師兄來拜訪便得。那時花飛紅正陪着父親在廳裏，聽說便飛奔出來，果然看到莊前站着她的二師兄燕于南，這一喜非同小可。原來花飛紅在廬山學技的五年裏，和燕于南最合得來，因爲大師兄陸元華年紀比她大上廿多歲，祇有燕于南和她相若，兩人性情都是豪爽磊落。燕于南雖是貴家公子出身，但沒有一些兒紈袴氣習；事事又都能遷就她，所以一顆芳心早就對燕于南有着寄托終身的意思。不過他兩人都是武術中人，不會像常人一般談情說愛，祇是大家有着一個難忘的印象便了。

現在和燕于南久別重逢，花飛紅連忙招呼進入大廳裏，介紹父親花青雲相見，兩人不免有一番客套。那花青雲是江湖俊傑，交朋友不拘形跡，燕于南這幾年間出來創過大事，胸襟氣度，處處也都表現英雄本色，這番兩雄會面，雖是年紀相差廿多年，但也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花青雲叫家人擺開酒菜來，着女兒陪着，他和燕于南擧杯相對，一談便談到了深宵時份；他答應燕于南今後和紅燈教聯盟，有事起來互相協助。燕于南又把不日想前往宜昌見大龍頭和日間殺了官兵的事向花青雲吐露，言談裏有意懇花青雲帮他一忙。那神手紅纓槍聽了，皺起眉頭，說道：「燕世兄殺死官兵的事還小，但說到要賫書往見大龍頭，那就非常冒險了。我看你們紅燈教定是摸不清門路，沒些眼點子。那卞金剛陰險毒辣，和他父親卞雲龍往日的俠義行爲是背道而馳。我和他雖是分掌長江上下游帮會的龍頭，可是向來祇是見過一次，說不上什麼交誼。就算是和他們帮裏有很深淵源的華北青龍會，昔日裏太極手王老前輩就蹈過他們設下的陷洞子，江湖裏誰都說他們沒道義。你這番前去，老夫實在替你担心，也沒能够帮你一手。最好你還是打斷了和他們結盟的念頭，就是去也非步步提防不可。」花青雲一番話，把燕于南澆了一頭冷水。但他一想：「這次在紅燈教衆兄弟面前誇了大口，說定要把花青雲和卞金剛兩帮人馬拉攏過來一起行動，怎能够打消此行呢！」當下燕于南便問清楚了卞金剛那邊的情形，和青帮裏的組織。才知道卞金剛的根據地，是在宜昌北面的峽谷，地名盤山，那一帶四面高山環抱，祇有東西兩路可通，都是險要隘口。盤山境裏有百餘處鄉村，都歸帮裏人統治的。卞金剛還有四個結義兄弟，都稱作二龍頭，各有一手本領。他們五個龍頭，無惡不作，當地官府也要忌他幾分。就是地方上的皂吏兵勇，大部是帮會中人，卞金剛每年到各地巡帮，沿途迎接大龍頭的人，比大官兒上任還來得熱鬧。

燕于南聽了，沒有一些兒畏懼，決定第二天便起程前往。花青雲更暗暗佩服這個年輕人的意志堅强，不畏懼艱險，可是他的確不便出面帮忙。祇有吩咐部下找了一艘帮裏人的風帆，配上拉夫，準備給燕于南駛到宜昌去。又派了幾個精幹隨從在船裏招呼，還千叮萬囑地要燕于南小心。

花飛紅送到江邊，祇祝燕于南馬到功成，早些回來見面，兩人都沒些兒依依惜別的俗態。

轉瞬便是數月，花青雲絕沒半點燕于南的信息，那個要人稱她做尙武公子的女兒，更是焦急。好容易當日燕于南乘的專船回到鎭江來，方才知道燕于南終於陷進了虎口，不日便要解到漢口，轉陸北上。

× × ×

當日燕于南亮出了紅燈教會副頭領的大紅拜帖在卞金剛眼前時，他眼珠一轉，着手下人回話，說五位龍頭剛離開了盤山到宜昌，明日定會歸來。於是招待燕于南在盤山裏一間精緻的客館住下。燕于南藝高人胆大，祇有暗地提防，也不懼到暗算。這時卞金剛已聚集了幾個兄弟到來，大家一查燕于南的底子，知道身上担了很重

的賞格，還正在各地「懸紅購緝」。但跟到武林派系上，就是黃梅弟子中的一個。他們不是畏懼紅燈敎的力量，因爲地域各不相關，不一定要賣他的帳。所怕的還是他兩個同門兄弟，一個是陸元華，目前是華北青龍會裏的新扎人物。卡金剛父親在日，原是青龍帮的長江把舵，到了他手裏才反會出來另立門戶，自不想和青龍會全帮人作對；其次是花尙武，她正是花青雲的女兒，如果紅槍會來要人時，有些難辦。況且以往給過釘子與太極手碰了，江湖上都指責自己沒義氣，這次斷難再硬幹下去。然而又不甘肥羊落到口裏吐出來，這個燕于南，近年給江湖人起了個混名叫「八臂郎君」，想來武藝子也是不好惹的，還是借刀殺人，落得將來推個乾淨。

第二天，卡金剛在大廳上接見燕于南。獻過茶後，燕于南把身上文書遞過，又取出令旗來，插在面前桌上，這是往日代表某一方面的憑證，江湖唇典叫「亮照子」。卡金剛收了來書，答應明天再決定。這晚又大排筵席，把燕于南招待得無話可說，心裏也有點認爲花青雲過信人言。

翌日卡金剛回答了，他應承和紅燈會結盟，他日有事時定必相助，即席便由掌牘的擺開盟約來，兩方簽押，燕于南代表了紅燈會，畫下花押。雙方舉起杯來，慶祝結盟。卡金剛說道：「燕頭領，小弟現還有一事奉託，不知可否辦到？」燕于南聽了便答道：「大龍頭卡老兄，未知是什麼事，祗要兄弟辦得到時，決不推辭。」

那卡金剛便道：「這事最適合是燕頭領替小弟斡旋，兔小弟日夕梗在心頭，後悔不迭。我想燕兄也會聽到，幾年前小弟一時聽人唆撥，把太極老手前輩王維揚賺到漢水來，把他保管的一宗寶藏玉石用計取到了手，那是一件用羊皮套着的白玉塊。可是單憑這塊玉是取不到藏寶的，小弟事後非常後悔，早就有意送還給他，但一直都沒有恰當的人替小弟帶回去解釋。其實當時也不是小弟個人意思要賺王前輩的，還有當任的道尹凌向時做撐腰，而今那塊玉就放在他那裏保管着。他早已致仕家居，也願意交還出來，消除雙方積怨。燕頭領你意下如何呢？」

燕于南一路聽一路放心想：「原來花青雲說他給過陷洞子王維揚蹈着，就是這樣。」當下他便一口應承。卡金剛即席修了一封書給凌向時，着把玉石交與燕于南，他又告訴燕于南說：「凌向時現就又在宜都，離這裏祇一天水程，屆時小弟再派幾個隨從同往。」兩人說妥了，卡金剛詐作千般感謝，又再舉杯一飲而盡。

燕于南性子爽直，萬不料到這是一個毒辣的圈套。他那裏知道退了官的道尹凌向時，正是青帮裏的師爺，一向就是朋比爲奸，是卡金剛幕後出色的謀士。他的故里宜都，在宜昌下游，是個不大不小的城鎮；凌向時憑着他的地位，在宜都包庇烟賭，走私漏稅，財雄勢大。他的府第是臨江建築，四面高牆，警衞得非常嚴密，祇是警犬便有十幾頭，隨從衞弁更是不少。

那天凌向時公館裏，華燈燦然，正是他接見燕于南，兩人在廳上談着。凌向時是一名癮君子，兩頰深陷，架上近視眼鏡，笑得很不自然。祇聽見他說道：「燕頭領，這番大龍頭拜託老兄把玉石圖記帶回五台去還給王老輩，眞是好極了，但未知燕頭領那時北返？」

燕于南答道：「凌老先生，小弟今次乘了專船前來，打算見過尊駕，明天一早便返回宜昌趁原船到下游去了。」凌向時把眼鏡微微架起，望着燕于南，裂開嘴唇來，又說道：「好極了，這樣就等兄弟把藏玉拿出來，交給老兄收好。」說罷便起身，對燕于南一讓道：「請燕頭領隨兄弟到書房裏去罷。」

燕于南隨着凌向時到了一間密室，開了鐵門，進到室裏。燕于南感到是些異樣，便處處留神。凌向時已從身畔取出鎖匙來，走到一具鐵櫃前開鎖。燕于南把手摸一下腰間七首，注視着凌向時的舉動。祇見他開了一會，還未把鐵門拉開，氣已喘不過來，便回頭對燕于南道：「老了眞沒用，那箱門有些銹蝕了。」說罷放下手來喘氣，望着燕于南，似乎想他帮拉一下。

燕于南見室裏祇他們兩人，那凌向時又是有氣沒力的，便不顧慮。他走前到凌向時身旁，抽着鐵門挽手，用力一拉，果然應聲便啓。忽然櫃裏一陣烟洩出來，像爆了皮球一般，烟裏滿佈着胡椒粉和一些藥末，很快便射到燕于南雙目去，視綫立刻封閉起來。這刹那眞快如閃電，令到燕于南沒法提防，鼻子裏頓時嗅到一陣氣息，異常難受。他叫聲「不妙！」一個鷂子翻身，回身一掠，不料凌向時乘着櫃門打開的同時，掩着鼻子將身拚命向後一縮，燕于南便抓了個空。跟着聽到隆然一聲，屋頂落下一度鐵板，把室裏完全格開兩半。原來凌向時剛一縮身，那鐵板便閘下來，因爲，燕于南眼目受了刺激，一時看不到凌向時的舉動，所以便落了陷阱。這時燕于南忙拔出七首，向鐵壁刺去，那裏動得分毫，知道中計，剛才吸進了幾口濃烟，一會便頭腦昏昏地失去了知覺。

那艘泊在宜昌等候燕于南的帆船，等了很久不見燕于南消息。幾個花青雲派來的親隨到盤山詢問時，卡金剛的手下說：「燕頭領經巳來過會面，後來他有事要到宜都去了。」那親隨候了多日，仍沒音訊，便駛船到宜都訪查。一查便大吃一驚。據官裏人佈露，前些時正捕獲了一個紅燈敎的叛徒，罪狀是化裝潛來宜都，向道尹凌向時勒索巨欵，不日便要解京訊辦。那幾個親隨嚇到不敢再問，連忙開船順流駛返鎭江，向花老闆報訊。

神手紅纓槍花青雲兩父女聽到這個晴天霹靂的噩耗，心裏十分胡疑，他們還不知道內裏有這麼多的曲折，還以爲不是卡金剛落手幹的。後來經過了紅槍會人馬佈了很多眼綫，才獲到一些蛛絲馬跡，又查出凌向時的底蘊，知道事情嚴重。花青雲便派人飛馬向紅燈敎總頭目朱藩報訊：花飛紅又遣親信到華北青龍會找她的大師兄陸元華前來營救，她對燕于南因是眞摯情感，知道父親和卡金剛一向就有了心病，何況這次卡金剛用借刀殺人的毒手，表面幹得乾淨，就是用紅槍會名義向他討人時，也一定推得振振有詞的。花青雲見女兒終日愁眉不展，知道她心裏焦躁，便担當起營救的責任，向江湖上和自己有交情的豪傑發出援救訊號來。（未完）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晒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為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晒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Ulfenbo
FURNITURE OF SWEDEN
歐化寶
瑞典名廠傢俬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

